Eugène Germain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 le capitaine Garnot
du 31e d'infanterie

Avec 30 gravures
et un atlas de 10 cartes en couleurs

Editions Delagrave
Paris

**Réédition bilingue en français & chinois
avec la version chinoise de 1959 de
Li LieWen
éditée par la Bank of Taiwan**

**Edition à 50 exemplaires
réservés aux amis des
Editions René Viénet**

**Belaye
2005**

臺灣研究叢刊第七三種

[stamp]

法軍侵臺始末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刊物（一）

臺灣特產叢刊

第一種臺灣之糖
*第二種臺灣之米
*第三種臺灣之茶
*第四種臺灣之香蕉
*第五種臺灣之煤
第六種臺灣之金
*第七種臺灣之木材
第八種臺灣之樹薯
第九種臺灣之鳳梨
第一〇種臺灣之樟腦
第一一種臺灣之鹽
*第一二種臺灣之水果
*第一三種臺灣之蔬菜

臺灣研究叢刊

*第一種臺灣之纖維資源
*第二種臺灣之經濟地理
第三種臺灣之地下資源
第四種臺灣之水利問題
*第五種臺灣之肥料問題
第六種臺灣稻米文獻抄
第七種臺灣之造紙工業
*第八種臺灣之澱粉資源
*第九種臺灣之人口
*第一〇種臺灣之土地
第一一種臺灣之燃料資源
*第一二種臺灣之經濟昆蟲
*第一三種臺灣之水產資源
第一四種臺灣之竹林與竹材
第一五種臺灣之醱酵工業
*第一六種臺灣之電力問題
*第一七種臺灣之畜產資源
第一八種臺灣經濟地理文獻索引
*第一九種臺灣林業文獻索引
第二〇種臺灣之地下水
*第二一種臺灣之森林工程
第二二種臺灣之金融史料
*第二三種臺灣之蠶業
第二四種臺灣米糖比價之研究
*第二五種臺灣經濟史初集
*第二六種臺灣氣候誌
*第二七種臺灣魚類誌
*第二八種臺灣之林業問題
*第二九種臺灣之森林保護
第三〇種臺灣之植物油脂資源
*第三一種臺灣之花業
第三二種臺灣經濟史二集
*第三三種臺灣之食品罐頭工業
第三四種臺灣經濟史三集
第三五種臺灣鹽業史
*第三六種臺灣之地質
第三七種臺灣交通史
*第三八種臺灣之煤礦
第三九種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第四〇種臺灣經濟史四集
第四一種臺灣之紡織工業
第四二種臺灣漁業史
第四三種臺灣先住民之藥用植物
第四四種臺灣經濟史五集
第四五種清代臺灣經濟史
第四六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一淡水廳誌
第四七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二噶瑪蘭廳誌
第四八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三彰化縣誌
第四九種臺灣方誌彙刊卷四鳳山縣誌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刊物（二）

第五〇種臺灣之土壤
第五一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五澎湖廳誌
第五二種臺灣十種礦產紀要
第五三種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特徵
第五四種臺灣經濟史六集
第五五種臺灣方誌彙刊卷六諸羅縣誌
第五六種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
第五七種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
第五八種臺灣之伐木事業
第五九種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二冊）
第六〇種老臺灣
第六一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七臺灣縣誌
第六二種臺灣方誌彙刊卷八臺灣府誌（二冊）
第六三種臺灣之交通
◦第六四種臺灣方誌彙刊卷九臺灣通志
第六五種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一
第六六種臺灣之工業論集卷二
第六七種臺灣方誌彙刊卷十苗栗縣誌
第六八種臺灣經濟史七集
第六九種臺灣六記
第七〇種臺灣之原始經濟
第七一種臺灣經濟史八集
第七二種臺灣之稻作農家經濟
第七三種法軍侵臺始末
第七四種臺灣之伐木工程（二冊）

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種臺灣割據志
第二種東瀛識略
第三種小琉球漫誌
第四種臺海使槎錄
第五種臺灣鄭氏紀事
第六種臺游日記
第七種東槎紀略
第八種東瀛紀事
第九種蠡測彙鈔
第一〇種赤嵌集
第一一種閩海紀要
第一二種東征集
第一三種靖海紀事
第一四種平臺紀略
第一五種臺灣鄭氏始末
第一六種平臺紀事本末
第一七種治臺必告錄（四冊）
第一八種臺灣志略
第一九種海東札記
第二〇種臺陽筆記
第二一種巡臺退思錄（三冊）
第二二種海紀輯要
第二三種閩海紀略
第二四種海上見聞錄
第二五種賜姓始末
第二六種海國聞見錄
第二七種劉壯肅公奏議（三冊）
第二八種臺灣雜詠合刻
第二九種福建臺灣奏摺
第三〇種臺陽見聞錄（二冊）
第三一種臺案彙錄甲集（三冊）
第三二種從征實錄
第三三種靖海紀略
第三四種臺陽詩話
第三五種靖海志
第三六種臺灣紀事
第三七種雲林縣采訪冊（二冊）
第三八種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二冊）
第三九種甲戌公牘鈔存
第四〇種臺海思慟錄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刊物（三）

第四一種北郭園詩鈔
第四二種海南雜著
第四三種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
第四四種裨海紀遊
第四五種臺灣輿圖
◦第四六種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
第四七種戴施兩案紀略
第四八種苑裏志
第四九種東溟奏稿
第五〇種滄海遺民賸稿
第五一種臺灣生熟番紀事
第五二種安平縣雜記
第五三種臺戰演義
第五四種臺灣教育碑記
第五五種臺灣采訪册（二冊）
第五六種閩海贈言
第五七種割臺三記
第五八種嘉義管內采訪册
第五九種瀛海偕亡記
第六〇種臺灣外記（三冊）
第六一種新竹縣志初稿（二冊）
第六二種楊勇慤公奏議
第六三種樹杞林志
第六四種臺灣詩乘（二冊）
第六五種臺灣府志（高拱乾）（三冊）
第六六種重修臺灣府志（周元文）（三冊）
第六七種鄭成功傳
第六八種淸一統志臺灣府
第六九種鄭氏關係文書
第七〇種嶺雲海日樓詩鈔（三冊）
第七一種臺灣日記與稟啓（二冊）
第七二種無悶草堂詩存
第七三種鳳山縣采訪册（三冊）
◦第七四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良璧）
第七五種恒春縣志（二冊）
第七六種南天痕（三冊）
第七七種天妃顯聖錄
第七八種淸代臺灣職官印錄
◦第七九種臺灣私法債權編
第八〇金門志（三冊）
第八一種臺東州采訪册
第八二種內自訟齋文選
第八三種中復堂選集（二冊）
第八四種福建通志臺灣府（六冊）
◦第八五種南明野史
第八六種所知錄
第八七種斯未信齋文編
第八八種左文襄公奏牘
第八九種臺灣遊記
◦第九〇種番社采風圖考
◦第九一種臺灣私法商事編
◦第九二種噶瑪蘭志略
第九三種斯未信齋雜錄
◦第九四種劍花室詩集
◦第九五種廈門志
◦第九六種東南紀事
◦第九七種張文襄公選集
◦第九八種平閩記
◦第九九種海東逸史
◦第一〇〇種哀臺灣箋釋

銀行研究叢刊

第一種現代中央銀行發展論（Sayers著）
◦第二種國外滙兌概論（Crump著）
◦第三種中央銀行論（De Kock著）
◦第四種現代銀行論（Sayers著）

歷年臺灣金融年報（十冊）

*表示已缺　　◦表示印刷中

法軍侵臺始末

目次

法軍侵臺始末

挿圖目次

法 軍 侵 臺 始 末

地圖目次

（據法文本封面記載：此書應有彩色地圖十幅，但今國立臺灣大學所藏原書中此項地圖已悉數不見，惟日譯本中留有根據原彩色圖描出之石印單色圖九幅（第五圖已被略去或遺失），想係法文本中原圖被日譯者拆下描繪，以後未再裝訂復原，以致遺失，殊可惜耳！——烈文附記）。

譯者弁言

本書法文原名"L' 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譯爲中文當作「1884年至1885年臺灣的法國遠征軍」，日譯者板倉貞男譯爲「佛軍臺灣遠征史」，頗與原文意義相近，但我覺得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難以接受帝國主義者對被侵略者或殖民地所慣常使用的「遠征」之類的言詞，故依據史實，逕改爲「法軍侵臺始末」。

譯者所根據的法文原書，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1894年巴黎 Ch. Delagrave 書店出版的原本，同時還參考了前述板倉貞男的日譯本。該日譯本亦爲國立臺灣大學所藏，係日本昭和7年（1932年）2月在臺北出版的100部油印本之一。拙譯內地名及軍用器材的名稱等多借助於日譯本；惟日譯本常有漏譯及誤譯之處，且將原書附註全部略去，僅擇其最重要者編入正文中，以致面目大異，殊不足取。拙譯則一字一句，力求忠實，縱遇法人對吾國吾民有不遜之語，亦耐心一一譯出，以存全貌。

據法文本封面所載：此書除有照相銅版圖30幅外，尙有彩色地圖10幅，但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原書中，此項彩色地圖已悉數不見，而日譯本中則留有根據原彩色圖描出之石印單色圖九幅（內缺第五圖），故譯者推測當時日譯者所根據的原書亦卽譯者此次所根據的同一冊原書，原彩色地圖被日譯者拆下描繪，事後未再裝訂復原，以致遺失，殊爲可惜！

若果如譯者所設想，日譯者所根據的原書亦卽譯者此次所根據的同一冊原書，則關於此書之來源亦尙有可述者。據日譯者在其譯本前面所刊「本書出版之由來」一文中，有大意如下的一段挿話：「此次梅田海軍大佐隨上山總督一行人同去澎湖，在該處的海軍司令部獲得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珍本而欣然歸來。該書乃明治17年（1984）中法戰事發生，法將孤拔攻入臺灣數年後，由一法國人所著，可說是一冊法文的臺灣誌。此乃編纂臺灣史者所不可或缺的史料；而其中所挿入的照相版，誠亦頗饒興味者。且此書在大正12年（1923），當上原陸軍大將赴臺之際，亦曾在澎湖看到而求借入手；可惜在返國的途中，正當他在船上埋頭閱讀時，不料一陣風來，竟將這珍本吹入了海中。大將懊喪之餘，一時毫無辦法。回到東京後，尋遍了所有的大小書店，也不見此書。於是祗得委託日本駐巴黎的武官，請他在巴黎搜購，却也不容易找到。費盡了心力，才從一個鄉村中訪求到這一本書，寄回國來，使大將得以償還澎湖的海軍司令部。而這次梅田大佐所帶回來的，卽是這償還的一冊。」云云。可見此書不獨在臺灣爲一難得之珍本藏書，卽在法國亦爲一絕版已久、無法購到的罕見書籍。譯者獲有機會得將此珍本譯成中文，流佈海內，對臺灣文獻工作略貢微力，彌感欣幸！

本書內許多閩南音地名的翻譯，全出友人曹永和先生之助；特此敬誌謝忱。

黎烈文

一九五九年九月於臺北

編者贅言

譯者把本書的校定樣交來之後，很嚴肅地告訴我：書中有地圖九張（應該爲十張，原書缺一張，祗有九張）是否付印，這由編者負責決定。我當時感到這話來得奇突，以爲是開玩笑的。校稿經過清樣，即將付印；我回憶起譯者那付嚴肅的態度，有點不放心，寫信去問他：這是當眞的還是開玩笑的？他立刻回信：絕對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這使我愕然了。試想！一本在1894年由巴黎 Delagrave 書店公開出版的法軍侵臺始末、我們在66年以後的今天把它譯成中文、書中的地圖會成問題，這話從何說起？難道這過去的66年眞是白白地過去了的？譯者拿這責任向我身上推，我去問誰呢？說起來，大家都以我們沒有出版審查制度爲榮，衡諸事實，我却毋寧以無此制度爲苦。

那怎麼辦呢？不負責任的辦法，自然是把地圖删去算了。管它的？但是，這樣做，至少就一本完整的書籍來說，是不很妥當的，是萬不得已的。讓它刊出吧，如果眞有問題，這責任如何負得起！而且我們還有過這樣的經驗；畢生從事佈道事業的加拿大 MacKay 牧師的著作 From Far Formosa（省文獻委員會譯爲臺灣遙寄、周學普先生譯爲臺灣六記），出版於1895年，譯成中文，也曾發生了一些意外。如此一回憶，使我對這問題更難處置了。難！難！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最後，我想起了陳正祥教授。他是多年來專門從事關於地理方面的著作的。這些地圖可否刊出，他一定比我們知道得清楚。我不要他負責，祗是向他請敎。誰知他說來話多，議論滔滔，而結果呢，還是删了。

本書的目錄上有地圖，本書的正文裡還常提到見地圖的話，現在地圖沒有了，我不能不說明經過，對讀者有所交代，並致歉意。

周憲文於臺北惜餘書室

致師團長 Duchesne 將軍

將軍：

請接受這本書的敬意。這是將軍部下之一關於將軍曩日領導我們得到勝利的這片臺灣土地的尊敬而又忠誠的表露。

在以基隆之名而顯著起來的一些姓氏上面，翺翔着一種不容爭論的光榮：這卽是那位曾經作過我們大家的首長的可敬的水兵孤拔提督的光榮。自從那可怕的年頭（譯者註：當係指發生普法戰爭的1870年）以來，他是第一位給予法蘭西以眞正光榮日子的人。雖然不公平的命運不讓他在群衆歡呼喝采聲中凱旋故國，至少他的成功的消息曾使軍隊感到一通震動，並使所有的人心起着戰慄。

別的比我更有資格的人，曾經先我而寫過在他那輝煌的成功內他的艦隊所得的光榮部分：順安和山齊、福州、Sheïpoo、澎湖群島等等；可是將軍領導的極少數健兒所擔負的十個月的努力和光榮的戰鬪，却還留在暗影下面。

這個缺點，我想把它補上；我在一種絕對誠摯的情緒中做着這事。眞相已經說來太美了，用不着加以裝點。

這無多的篇幅都是那小小的臺灣遠征軍——對抗着佔有壓倒性多數的強敵，忍受着非人所能堪的疲倦和毀壞身體的氣候的那些英勇的海軍部隊和亞非利加部隊——在基隆周圍所演脚色的簡單的敍述。憑着異常高昂的代價換來的他們的成功，並不曾發生過像東京勝利那樣的反響。我因能够將這些成功表露出來，並在我們著名而受尊敬的領袖——孤拔提督的巍峩的紀念碑上加上一個石塊而引以爲幸。關於孤拔提督的囘憶，我相信將永遠活生生地留在那些曾經得有榮幸在他麾下服務過的人們的心上。

E. Garnot

1893年12月 1 日於 Blois

序　言

1884年5月11日，法國政府全權委員海軍上校 Fournier，和代表中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簽訂了天津條約。

以 Rivière 司令官之死（1883年5月19日），山齊（Sontay）的佔領（1883年12月16日），北寧（Bac-Ninh）及興和（Hung-Hoa）的佔領（1884年3月12日及4月12日）等等著聞的東京戰役的第一期，便在上述條約簽訂的同日宣告結束。

和平到來了。巴黎方面發出了命令，準備將遠征軍的一部分於最近期內調回本國，而將其餘的部分派往 Madagascar。中國政府一方面，也不遺餘力地使我們相信它的和平意向，並派遣了李鴻章本人到芝罘（Tché-fou）向海軍少將 Lespès（註1）表示敬意。

「5月24日這天，法國艦艇均滿飾旗幟，當直隸總督李鴻章登上法國戰艦 Galissonnière 時，站在帆架上的人們發出了五次「共和國萬歲」的呼聲。參觀過24發大砲的戰鬪演習以後，李鴻章便轉往戰艦 Triomphante，並在該艦受到完全相同的儀式。他參觀了一些 Withehead 魚雷的發射演習。隨後，當他轉回自己的船舶時，每一艘戰艦都鳴放了19響的禮砲」。（註2）

這番禮儀的交換，似乎是一種長久而又永續的和平先兆。事實却完全不然。

同年6月23日及24日，由 Dugenne 中校率領約1,000名的部隊去接收諒山時，在北隷（Bac-Lé）附近，受到了中國正規軍隊的攻擊。經過一番絕望的抵抗並受到重大損失以後，該部隊不得不退往北江（Phu-Lang Thuong），而未能完成其任務。

這卽是所謂「北隷伏擊」（註3）。這消息在法國引起了重大的刺激。「北隷伏擊」便成了比第一期戰役更爲長久且更爲困難的另一個新的戰役的出發點。而這新的戰役係以東京方面諒山的佔領和宣光（Tuyen-Quan）的圍攻，以及臺灣的遠征和海軍提督孤拔（Courbet）在中國海的戰役等等著聞。

至若由於中國政府食言而來的談判情形，則不在本書記述範圍以內。該項談判曾繼續約一個半月之久；終於由法國方面發出了以1884年8月1日爲限的最後通牒。

從上述限期開始，法國將恢復它的行動自由，而且必要時將以佔領有效保證品作爲手段，藉以克服中國政府的固執。

7月31日過去了，並未接獲來自中國的任何答復，於是8月1日法國政府便向海軍提督 Courbet 發佈命令，以破壞基隆港的防備和佔領該城附近的煤鑛爲目的，將海軍少將 Lespès 派往臺灣，從而展開了所謂「報復」狀態，和嗣後世人所謂的「保證政略」(politiqre des gages)。

（註1） Lespés 是中國海和日本海的海軍艦隊分隊司令。

（註2）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L' Escadre de l' Amiral Courbet)。

（註3） 見 Lecomte 上校所著：「北隷伏擊」(Guet-apens de Bac-Lè)。

法軍侵臺始末

第 一 章

臺灣島——北部地方——基隆及其附近

古代地理學者稱為〖大琉球〗的 Formose，在中國話則由於其首府的名稱而稱作〖臺灣〗。十七世紀之初，最先看到此島的歐洲航海者為葡萄牙人。因為對於島上的高峯峻嶺、夜間給船舶作着天然燈塔的火山、被蒼鬱的森林蔽覆着的谿谷等等不勝數賞，葡萄牙人便將此島稱為 Formose，即是〖美島〗的意思。Elisée Reclus（註1）曾說：〖在大洋中再沒有其他島嶼比它更值得此一名稱了〗；這話至少可以適用於東海岸。因為西部沿岸，例如淡水附近，山脈盡處多為略帶紅色的斷崖或砂丘，一切都和臺灣對岸的福建沿海山脈相似。

臺灣島乃始自堪察加而終於 La Sonde 群島的蔓長的火山脊的露出脈之一。

它在北緯22度乃至25度，東經118度乃至120度之間，有着長約100法里（註2）、最寬處約34法里的面積。從 Sianki 岬至 Nan-Sha 角，島的長橢圓形被一個長長的火山脈分割着，這火山脈由北部擴展到南部，但它有着由西北傾向東南的分水線。

人們從東西兩岸都可看到大山（Tâ-chan）山脈的鋸齒形稜線的外廓。在南部，山峯不會超過 2,400公尺；在中部，被英國人稱為莫里遜山（Mont-Morrisson）的山峯，高達3,600公尺；更向北部，則 Sylvia 山及其他的山峯，高達3,900公尺以上。

從地質上說，Tâ-chan 主要地是由含有炭質的石灰岩構成；可是山上出現有火山岩，並且有人模糊地談起一座燃燒着的山：即是聳立於山脈中央部分的 Kiai-chan（註3）。尤其是在北部，為數頗多的活火山、溫泉、間歇性噴出溫泉和噴氣坑等證明了地下力量的活動力。

島上的氣候有規則地受着兩種季候風的影響。夏季，風從馬來群島吹來；冬季則從日本的島嶼上吹來。因為是島國，臺灣有着被雨水充分澆灌的好處。

由於和黑潮（Kuro-Sivo）接觸而變成微溫的極地的信風，正像熱帶的季候風一樣帶着水蒸氣來到島上，因此臺灣雖被寒暖相反的風交互地吹着，一年內却每月都有雨水（寒風在中國大陸上因不含水分便造成乾旱）。在熱帶地區，夏季的雨水比較豐富。而在臺灣則恰恰相反，冬季有着最大的雨量；尤其是北部，在太平洋上發生的黑雲，被島上的高山阻住而凝縮成雨。基隆的最大雨量達到三公尺。法國遠征軍在基隆度過的1884年至1885年的冬季，天空始終呈現着灰色，有太陽的日子竟還不到10天。籠罩在地上的厚雲，凝結成霧一般的細雨，但却如此透入，因而濡濕得異常普遍。由於這雨彷彿由平行的雲層慢慢地落在地上，人們便將它稱為〖水平之雨〗(la pluie horizontale)。任何物件都不能逃過這樣一種潮濕的作用。雖是最仔細地藏在行李箱內的衣服，幾小時後便蒙上了一層眞正的黴。從1月26日至3月3日，在37天內，太陽全未露面，而在這時期

內，雨却使人絕望地一成不變地落着。雨水浸漬着道路，令人無法通行，並且使得我們絕對無法恢復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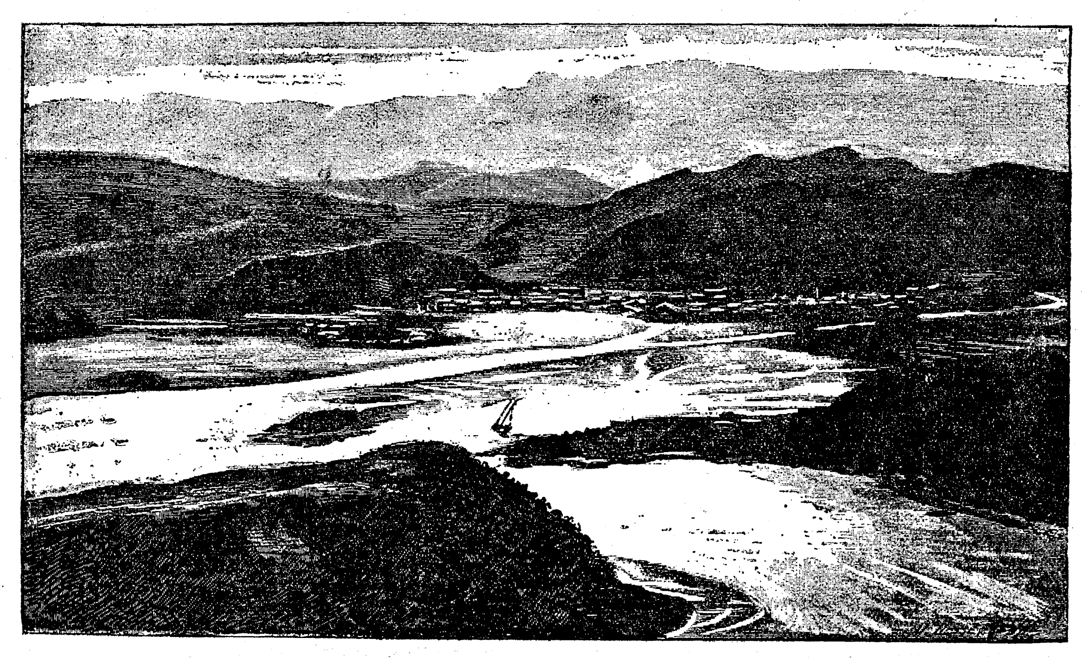
這種有規則的雨，通常在五月初停止。在炎熱的季節內，代之而起的則是由西南季候風帶來的強烈颶風。

當夏季告終，主要的是在九月間，海水的溫度最高，而空氣中飽和着水蒸氣，一旦氣壓稍失平衡，便構成了旋轉着的暴風雨。這類旋風幾乎始終在黑潮[註4]上面擴展着，特別蹂躪着島的東部和北部。1885年6月，一陣颶風竟在數分鐘內將作爲基隆南砲臺駐屯兵營舍用的堅固的竹堡完全摧毀。

豐富的雨水，尤其是在島的北部，使得水的流向具有特殊重要性。流泉奔湍在北部地方爲數極多，山溪細流更是隨處可見。另一方面，在一片如此跼蹐的地方，河流是既不會長也不會深而且廣的。幾乎所有的河流都只在潮水可及的河口可以通航。可是戎克船却可上溯新店溪而抵艋舺，而小型的舢舨可上溯淡水溪而至與基隆等高的暖暖[註5]。而且河流常被淺至不能通行小艇之奔流急湍所阻斷；可是船夫不顧辛苦，每遇阻礙，便將貨物卸下，將舢舨拖至河水較深之處再將貨物裝上。『人們在臺灣可以遇到最不同的氣候和溫度，一方面有經常積雪的 Tâ-chan 山頂，另一方面有夏季熱如洪爐的臺南平原，此外尙有打狗（高雄），可以稱作中國海的 Madère[註6]，它以氣候良好著名，人們常將肺結核患者及病後療養之人送往該地。因此人們可以理解我們不能對於臺灣全島提出一些關於衞生的普通原理。可是北部諸港的確有着不好的名聲，而在南部地方則歐洲僑民的健康是很使人滿意的』。[註7]



圖一　從 Clément 山所見之基隆（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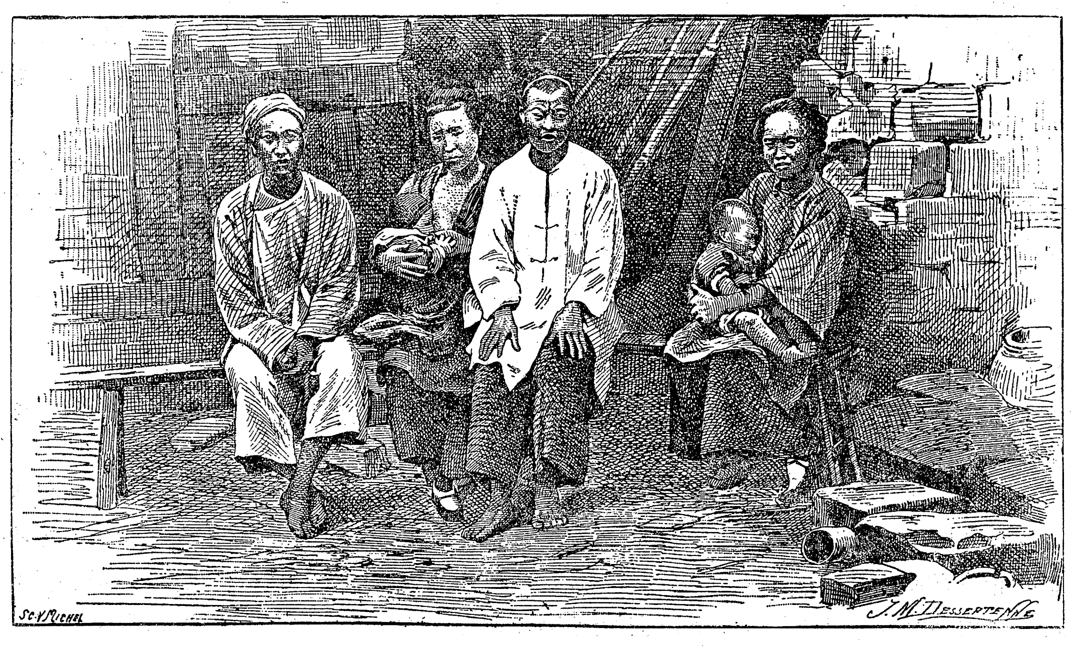
在基隆、淡水地區，虎列剌是一種風土病。森林熱，亦卽和 typho-malarienne 一樣的畏寒的熱病，也非常猖獗。這種熱病的來源，主要的是由於飲了被分解中的植物性物質所染汚了的水的緣故。

法國遠征軍到來之前數年，曾有 1,500名中國軍隊於二月間在基隆登陸，並駐紮在一座正在建築的堡壘中。到同年九月杪，曾有 300 人死於各種疾病，而主要的是死於一種使人衰弱的熱病（註8）。而他們還是中國人呢！

臺灣名義上雖然屬於大淸帝國，並且行政上爲福建省的附屬地域，受厦門道台的管轄，但事實上中國人的勢力只限於島上已有他們移民的一部分。在半野蠻狀況下生活着的殘存的原住民族——許多獨立的部落，都已逃往內部的山岳地帶，他們在那邊有力地抗拒着他們的侵入者。

有些可靠的年代記證明中國人曾在1430年左右第一次登陸臺灣。因爲和中國大陸相距咫尺，臺灣島確是應當在這時期以前的若干世紀就已被他們知道了的，但當時的中國人也許把它視爲排斥外人的地方而畏懼着，不曾前去。可是經過長久的年月，中國人便大量渡越海峽，設立了一些殖民地；並且與其說是憑着戰爭，還不如說是憑着外交的手腕，他們竟漸漸地從那些不甚聰明但却過份信任的土人手中取得了肥沃的土地。許多市鎭建立起來了，而島上的原住民終於只得避往他們狩獵之地的森林區域（註9）。

圖二　社寮島的一個中國家庭



現在中國人佔有着最好的土地，卽是那些從北到南幾乎綿亙全島而向西傾斜的大平原。他們在這帶地方建立了許多城市，除發揮出政治和軍事的權力外，同時還掌握了當地的財富。至於東部沿岸地方，則還處在近乎獨立的狀態中。中國人在東部只有若干彼此相距頗遠而經常設有堡壘的殖民地。他們在那邊始終處在戒備狀態中，只有東北部屬

於例外（在蘇澳灣的那些殖民地），因爲若干年以來，他們在那帶地方的統治權已經十分穩定了（註10）。

勇敢而强壯的客家人，同樣來自福建省，但他們却說着一種和福建話不同的方言，而有資格的人士便將他們看作和福建人不同的種族。這些客家人佔有和土人接壤的邊境地區，他們是平原上的耕種者的前哨。他們和住在山地的土人有着如此頻繁的衝突，因而他們都手執武器從事耕種，並將他們的村莊加上防禦設備。他們是住在城市的中國人和住在山地的土人間的媒介者，他們供給土人以火藥、鴉片和燒酒，藉以換取樟腦、獸角、獸皮等等（註11）。

土人們雖分成部落，說着不同的方言，但他們似乎發源於一共同的根株——馬來民族。住在北部地方的土人叫作熟番（chekhoans），他們已入半開化狀態，受着中國人的支配，學會了中國人的耕作方法和語言。住在南部的土人叫作平埔番（Pépohoans），雖然說着厦門方言，却保存着馬來民族的特徵。

最後，在內部最僻遠的山岳區域，有着一些完全獨立的部落，他們對於中國人懷着深深的仇恨，而成爲其附近居民的恐怖。這些部落中之最著名者在北部地方爲 Tango 社，在南部森林地帶爲牡丹社（Boutans）。

在沿岸約400公里的地方，船舶只能找到一些不甚安全的港灣，當西南季候風時期此項缺點尤爲顯著。有幾處港灣曾陸續開放給外國通商。在南部地方，島的首府臺灣府（臺南），曾由天津條約予以開放。這是一個有70,000人口的完全屬於中國式的大城，位置在一片低窪的平原上，一入夏季便酷熱如焚。船舶不能駛近商埠，而須停泊在砂洲以外的海面；至於戎克船則可經由一條仄狹的、經常擁擠着舢舨和竹筏的水道，開抵城下。

位置在臺灣府以南48公里的打狗，可以說是臺灣府的商埠，並有電報設備與臺灣府聯繫。打狗爲許多歐洲人僑居的中心地，臺灣南部的貿易幾乎全都集中此處。打狗係於1883年開放給歐洲人通商，而在同年，它的貿易總額便高達20,000,000法郎。

北部地方的兩個重要商港乃是基隆和淡水；我們稍後將再說到這兩個地方。

中國人在東海岸的蘇澳灣有着他們的主要殖民地，他們在那邊建立了好幾個村莊，並和土人們相處頗爲融洽。蘇澳灣爲臺灣最佳的海港。

在世界通史上，臺灣島只佔着很小的地位。葡萄牙人發見了此島，曾試圖在此移民，但却沒有結果。

西班牙人想在臺灣建立他們的統治權，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十七世紀之初，荷蘭人曾於此設置殖民地，在若干年內頗爲繁榮。他們曾在臺灣府附近建築堡壘，人們至今尙可看到其遺迹（熱蘭遮要塞）。1661年，中國海上之王國姓爺率領他的艦隊前來圍攻此城。經過九個月的包圍，荷蘭人不得不開城投降，而一部分移民便遭到屠殺。國姓爺曾試圖在臺灣建立一個不受中國統治的獨立封地（fief），可是他的後裔以後却將他所征服的土地獻給了滿淸王朝。

自此以後，直至1874年，臺灣便無可紀述。到了1874年，有若干遭遇暴風的日本漁民漂抵臺灣南部海岸的琅𤩝灣，被牡丹社的番人所殺。

日本政府要求北京朝廷嚴懲犯人，但中國政府答說它在臺灣南部並沒有足够的權力可以逮捕並懲處日本所要求處罰的犯人。這是一個訴訟不受理的理由。

這時期的日本正醞釀着政治方面的騷亂，並有發生內部革命的危險。江戶朝廷以爲藉着海外遠征可以轉移軍隊與貴族的奮激之情；便決定派遣軍隊在臺灣南部登陸。

日本遠征軍於1874年３月由長崎出發。它包括三艘載運軍隊的汽船、一艘砲艦和一艘二檣輕型帆船；預備登陸的兵士爲實額 3,500名。

軍隊在琅𤩝灣着陸，不曾受到任何威脅，便進佔了附近的高地。

５月22日，經過幾次小偵察以後，日本遠征軍司令西鄉將軍便將他的營地移到牡丹社的領域 Shihon 谷中，並指揮一支由 200 名兵士組成的縱隊向牡丹社的三個村落進攻，且予以焚毀。隨後這支縱隊又佔領了一處防禦陣地，在一番肉搏戰中，日本人死掉了14名兵士。

最後，７月１日，有三支由 300 人組成的縱隊由不同的地點出發，向牡丹社的若干殘餘陣地開始總攻。番人以惡劣的火繩銃猛烈地迎擊日本軍，但終無法阻遏敵人的攻勢，他們便逃入敵人無法進入的深山密林，不再出現(註12)。

戰鬪僅止於此。日本軍獲得這次勝利以後，番人的各獨立部落不久便來投降。迄今爲止，認爲不宜干與此事的中國政府，這時却決定出來表明它的主權。它派了兩名高級官吏去和西鄉將軍談判撤退日本軍隊的問題。

日本軍隊的遠征只認爲是一種簡單的警察手段，中國政府自願負擔遠征軍的費用，而日本軍隊在秋季便撤退了。

1884年至1885年的法國遠征軍，曾引起全世界對於臺灣的注意。在該地展開並且幾乎繼續了一年的惡戰，和日本遠征軍比較起來，具有着一種全然不同的嚴肅面貌。可是這次戰爭僅和臺灣極北部有關；換言之，戰爭地域只限於基隆附近一帶，間或也蔓延到淡水和淡水盆地。

從俯瞰着基隆的那些高地上，我們可以看到重重疊疊、如齒、如針、如鶴嘴的山峯，也有些傾斜的平面突然被一串斷崖絕壁所隔斷，這樣千變萬化的地形一直連接到海岬。無數奔流在窪地的陰影中閃着亮光，穿過無比茂盛的草木而降落到低凹的谿壑。樹、灌木、藤葛、禾本科植物等等，千變萬殊的草木從斜坡一直覆蓋到峻嶮的山巔；裸露的土地至爲少見。主要的樹木雖和日本南部及福建省所產的相同，但臺灣樹木生長力的旺盛和姿態的優美却有其特出的地方。高大的森林中擁擠着灌木和攀爬植物；薔薇、杜鵑、紫藤之類則點綴着樹林與垣籬，由於其枝葉的繁茂、花色的艷麗、氣味的芬芳，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岩石的罅隙中生長着像樹木一樣的羊齒類植物，芭蕉、野葛等等攀在峻嶮的岩壁上，彷彿綠色的桌布蓋住一切。竹是當地主要的植物，它們長成無法清理的密林，彷彿臺灣就是它們的祖國一樣。在遠東任何其他地方，我們看不到有比這裡更高的竹，它們聳立達30公尺之高，而其周圍則不在60公分以下。竹在田畝間正和在山峯上一樣，成堆地生長着，聳出其綠色的冠飾，隨着微風閃動起伏。風大的時候，濃密的竹林間便充滿着由於其莖幹紛亂的摩擦而來的一種嚴肅而又神秘的聲音(註13)。

圖三　八堵中國村莊之土著居民



對於土人說來，竹乃是最好的植物；竹可以用來建屋，也可以用來製造傢具、造紙和作一切家庭用品。而初生的竹筍又是一種大家喜歡的食物。

檳榔樹、椰子樹、橙樹、芭蕉等等，在臺灣也甚為普遍。

在那些向南微傾的斜坡上，種着一層層的茶樹，它們都栽培得異常良好，茶葉的細緻可與四川、福建最講究的茶園的出品媲美。野生的茶樹可以高達兩公尺以上；一經栽培，便很少超過80公分的。仔細修剪以後，茶樹便從地面作扇形發展，長出無數嫩綠色可以產茶的細枝。

茶的栽培在臺灣，20年來有着不停的發達；淡水港是茶的主要輸出中心，尤其是對於美洲方面。此項出產在1868年為292,500公斤，而1880年便達到了5,850,000公斤(註14)。

在長期間內曾是臺灣北部富源的樟樹，現在已只存在於內地的森林中。採伐者必須越過中國統治的境界，進入高山上的谿壑；因此，他們和獨立的土人部落間時常發生衝突。

基隆附近一帶地勢險阻，林莽深密，居民相當稀少；淡水地方的情形則與此大異其趣。荆棘叢生的紅色砂丘向海微傾；那些大山的最後支脈彼此相距頗遠，它們包圍着被多數河流灌溉着的廣大平原。而這些寬而且深的河流連絡着一些人口衆多的市鎮，河中舟楫往來如織。這帶地方全是富饒的稻田與蔗圃。

介乎淡水、富貴角和基隆之間的崇山峻嶺，都明顯地被淡水河劃上了界線。淡水河發源於基隆東部的三貂嶺附近。三貂嶺內部還開發不久，不甚為人所知(註15)。

臺灣島的此一地區，地下潛力的活動最為猛烈。介乎金包里和淡水之間，由東北趨向西南的巍峩山脊，乃是火山的噴起脈，至今還有着幾座活火山，其中大屯（Taïtun）

和 Chow-Soan（或 Vulcans-Peak）二峯高達1,100公尺以上（註16）。

這帶地方有着許多硫黃泉和間歇溫泉，其中五處在 Chow-Soan 山麓。它們噴發的聲音遠達數哩。八芝蘭（Patchina）和關渡（Kantow）之間，有一道熱水流入淡水河中；在某些地方，這道熱水的溫度將近百度。地震時常發生；1867年12月18日發生地震時，海水從基隆港中引退，金包里和八芝蘭受到部分地方的毀壞。淡水亦從此次地震遭到很大的損害，居民遇難者有數百人。1881年9月25日的地震亦甚爲猛烈，且繼續至一分鐘以上。在馬鍞（Masou）和金包里附近，硫黃已予以有規則的開採。大山深處，人口頗爲稀少；居民大都集中在由谿壑展開爲廣大平原的低地，中國農民在這帶地方從事大規模的耕種。

三條相當重要的水道流入淡水河中（註17）。來自三貂角（pic Sam-Tiao）並經過基隆附近的淡水河，是東部地方的主流。到暖暖爲止被急湍所阻的這條河道，從暖暖起可通舢舨。此河經過嶺脚（Niaka）、六堵（Locktou）、水返脚（Switenka）、四脚亭（Sikowdjon）和錫口（Sikkow）等地。在八芝蘭下流一哩處，淡水河容納了水量和本身大略相等的新店溪和大嵙崁溪。大型戎克船可上溯淡水河而至艋舺，該地爲有 40,000人口之工業中心地。使水流因之得名的小小新店，乃是最近興起的市鎭，該鎭位於艋舺上流數哩之地，舟行至此不能再進。

從這三個河流滙合的地方開始，便展開了一片冲積平原，而人口的密度也便迅速地增加着。由八芝蘭過去便是處在大嵙崁溪與新店溪合流之地的大稻埕，這是外國僑民聚居的地方，也是當地最重要的茶葉市場。再向上游不遠，在兩河之間有着臺北府的行政中心。使第三條溪流得名的大嵙崁，距離山岳地帶頗遠。關渡位置在合流處的下游，已是這帶地方最大的商業中心、淡水的附廓之地。

淡水港實際只是淡水河中擴大的砂洲。這是艋舺一切出產的輸出港，人口達 70,000人。港口被一條砂帶阻塞着，船舶至此發見水深不逾兩公尺，可是因爲潮水可以漲到2公尺10公分乃至2公尺60公分，中等吃水量的船舶可以每日通過（註18）。一些高達 500公尺至700公尺的山巒圍繞着砂洲的入口，砂洲盡端的岩礁上有着燈塔的設備。

若干漁村藏在沿岸的小谷中，即是：Alibong 和 Alilou,，金包里和馬鍞。這些漁村藉着一些幾乎無法窺探而只有得到指點才能找出痕迹來的山間惡劣小徑和淡水谷連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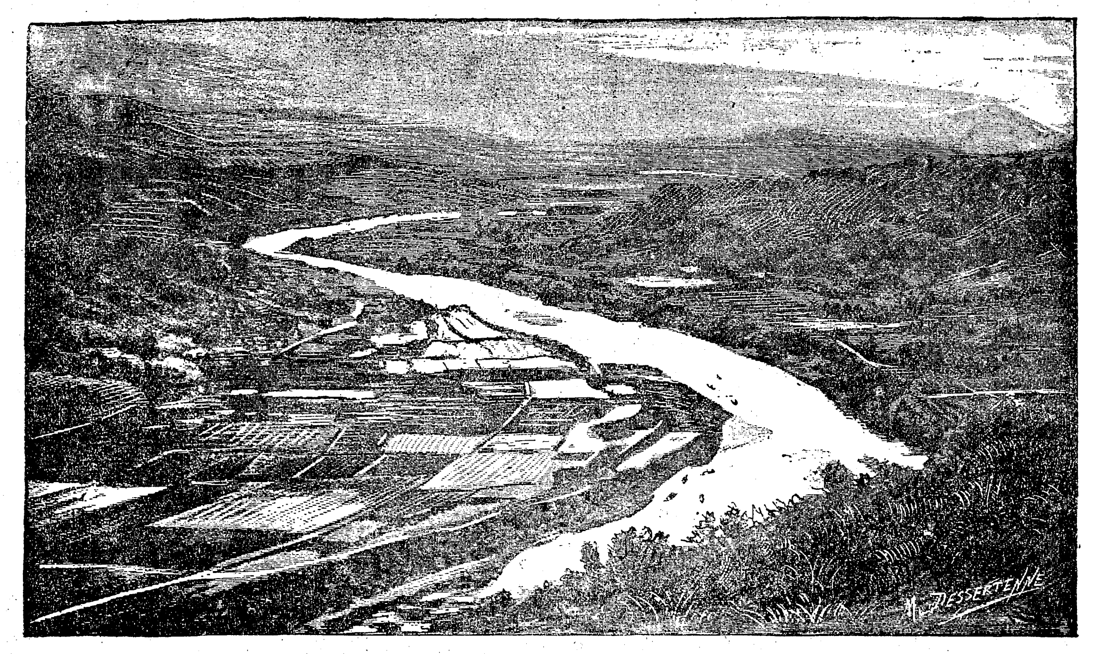
基隆是周圍若干公里內一片沿海小盆地的中心。河流的分水線和海岸相距甚近。依據法國佔領以前即已存在的那些相當精確的地圖看來，基隆是位於藉着一條小運河連絡着淡水河與基隆河的地點。實際上分水線的戶限在暖暖高地的最低部分也超過海拔約100公尺（註19）。

因此，基隆地方形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連山，由這連山發源的溪川注入了一個中心點，即是海灣深處；連山的山峯高達200公尺左右，山峯下面是一片初看似乎無法清理的亂雜的窪地、小山頂、深淵等等，這一切都長着茂密的植物。遠處則又是一些高峯，它們被深深的谿壑與基隆附近的連山所隔開；東方是三貂角和八堵嶺，每逢晴日，

可從基隆看到它們的圓頂；南方是人跡未到的淡水河發源處的高山；西方是大屯山和 Chow-Soan 的長長的山脊。



圖四　從 Bertin 砲台所見之基隆地區及淡水盆地



這些高山的一般傾向是和全島的組成一樣，由東北趨向西南。

地勢形成由北方或西方的斷崖下降的傾斜面。由於地形的複雜，法國遠征軍的測繪人員曾在判斷方面受到種種考驗。

向北方敞開着的基隆灣，成爲新月形深深地嵌入陸地。地勢起伏不平而又長滿着荊棘的社寮島和桶盤嶼，多少可以阻遏那些來自東北方而使海灣內的船舶動蕩不安的巨浪。海灣可以容納20艘左右的船舶，灣底泥濘多石，且不甚深。至於商港本身，因被冲積的淺灘壅塞着，只有吸水量很淺的戎克船可以進入。港內有兩個樹木葱鬱的島嶼，一爲 port 嶼，一爲 Turton 嶼；從海灣上看去，這兩個島嶼遮去了市街的一部份。

五個谷地和基隆市街相接。第一谷地起於基隆西北三公里處，而止於 Clément 山麓。第二、第三及第四谷地則在港底集結成一共通的河口，由於這些谷地漲灘的結果，構成了一個泥質的三角洲，而中國城市的一部分便建築在這三角洲上。原是極爲傾斜的這些谷地，因爲谷底漸漸地被漲灘塡平，後來竟變得完全平坦了。在這帶地方使人覺得相隔頗遠的潮水，却容許輕快的小艇上溯至這些谷地。

最後，朝着東方，在海灣的另一面，和 Clément 山相對，有着在北部海邊地方出現而達到新砲臺 (fort Neuf) 的最後一個谷地，第五谷地。

在這谷地上形成了溪流的小水道，其整個流域的任何部分都不能通航。

所有這些谷地都蓋滿了稻田，稻田間散佈着竹叢和檳榔樹。谷地的斜坡上有着茶圃與甘藷畑，其餘部分則長滿了蓬勃雜亂的植物。

基隆市街分爲數區梯列於沿海灣的地方。在北部，歐洲人的建築物沿着海濱排列，而以 Ber 陣地(註20) 的將近末端的斷崖作爲背景。除開海關的兩所高雅房屋以外，其餘都是些沒有個性的建築物，都是厦門或香港的英、德等國的商行與倉庫。在較南之處，Soo-Wan 的中國市郊由一條沿着海濱的仄狹石堤和城砦及中國人的市鎮連繫着。一所本地人的墓園沿着這條石堤排列着那些用三和土造成的墳墓。最後是一個前面鋪有幾個階級的門廊，通往衙門或城砦。衙門有一道用粗大石塊砌成而外表毫不整齊的圍牆。有十五棟左右用木料和土牆造成、上面蓋着瓦頂的廠屋，平時充作守備兵的營舍。這些廠屋圍繞着守備官的邸宅。朝南那面，有一扇木門通往市街。市街被河流所分隔着，河上有一道石橋，當法國遠征軍到來時，石橋尚未竣工。

圖五　基隆衙門前之石獅



基隆是約有 10,000 人口的大鎮，踢促於海灣與山嶺之間，正和所有的中國城市一樣，只是一堆木造的、磚造的或土築的房屋而已。這些房屋的仄狹門面，有着種種裝飾和種種彩色的繪畫，它們沿着那鋪有大花崗石塊的陰暗小街互相擁擠着。房屋的上層樓面突出來，超過了平面房屋的行列，在有些地方甚至彼此毗連着，因而使得空氣不易流通(註21)。一些木橋連繫着那些建在河口島嶼上的各個不同區域。

在城市附近，有幾座孤零零的寶塔，繞以百年古樹，使人對於中國骯髒街市所感之厭惡爲之爽然。基隆城有一座頗可注意的寶塔，位置在北方，和海灣面面相對。入口的每一邊是兩條相當古怪的花崗石造的巨龍。相隔數步之處，有一些附有 Charles Quint 朝(註22) 的銘記而彫刻精緻的、青銅製的古老短砲，睡在歲月悠久的泥砂中。

除開暖暖或 Wang-Wang 的重要集團以外，基隆附近的住宅都散佈在山麓的竹林、芭蕉林和檳榔樹林中。相當保持清潔的大部分矮屋，是由竹屋架上蓋以稻草構成。

若干從附近森林中取來並且牢固地插在土中的柱子，構成了屋角的支柱。竹編的牆壁則成了房屋的軀殼。這一切都用竹繩和竹栓聯結在一塊。住所四周有着寬大的披檐，既可以遮陽，又可以禦雨。所有這些矮屋通常雖沒有窗戶，却備有活動的門，大家晚上都讓這種活動的門落下。地上都舖着石灰和砂子構成的三和土。

用活生生的竹子構成籬垣，住宅的附近卽是果園兼菜圃；我們在這果園兼菜圃中可以發見芭蕉、檳榔樹、橙樹、檸檬樹、荔枝樹和芒果樹，甘薯和在沿地生長的 taro 等等。

基隆附近並沒有任何堪稱「道路」的道路，而只有一些仄狹的小徑。這些小徑一部分舖有石板，並且有時以多至數百的階級越過丘陵和窪地。

機械全無用處，車輛在這帶地方從未見識過，運輸幾乎全賴人的肩背行之。

在這種條件下開闢的三條步行者的道路，使得基隆與其附近保持聯絡——卽東面和 Port-Coal 或八堵、西面和馬鎖地方、南面和淡水盆地保持聯絡。其餘一些相當嶮峻的仄徑則到處蜿蜒於重巒疊嶂間，可是這些仄徑通常都有隨時消滅的可能，並且也無人加以任何修理。冬季的雨水浸漬着這些含有粘土的仄徑，使得人們無法通行。

基隆由於其附近的煤鑛而顯得重要。它與其東面數公里的 Port-Coal 同爲煤的輸出港。

這些煤鑛位置在基隆市街東面四公里，Gia-kow 村和八堵南面約二公里，處於那些給基隆盆地在這方面劃下界線的崇山峻嶺中。

巨大的桌形高地幾乎全都含有煤炭。煤與地面幾乎成爲水平；某些地方只要把植物層爬開便可發現煤炭。

煤炭的採掘，至今仍然使用最原始的方法。

「歐洲的開採方法曾經實地採用過，可是公司的過早的倒閉使得開採停止了。一位曾經主持過初期採掘的歐洲人，曾估計這一炭坑每日可以採出的炭量爲200或300噸，但如今在中國人手中，基隆所有的鑛井總共僅能出產300噸」。(註23)

中國人的採掘法通常只限於在山的側面向鑛床開一平行的坑口，一面掘取燃料，一面到處留下一些支柱，用來撐住炭坑免得倒下。

採掘並非難事，勞力的價格是不足道的。因而實際上只有運往輸出港口的費用是唯一的開採費用。煤炭由苦力用背負往鑛山盆地的小溪畔，然後用小舟載往大船(註24)。但運費相當浮濫，以致在船交貨時每噸的價格高達30法郎。

這種燃料的品質通常頗爲低劣；煤炭太碎，燃燒時迅卽發出長燄，容易損傷鍋爐。法國海軍艦隊曾予試用，但非放棄不可，而僅只用於某些特殊場合，例如必須得到迅速蒸發的場合。但雖如此，基隆却由於煤炭而獲得商業上的重要性。

基隆煤炭產量每年約爲 50,000噸，一部分由艋舺、淡水和汕頭的製糖工廠所消費。

(註1) 譯者註：Elisée Reclus 是法國著名的地理學者，生於1830年，卒於1905年，所著「世界地理」(Géographic universelle) 在近代學術界佔有很高的地位。

(註2) 譯者註：一法里 (Lieue) 約合四公里。

(註3) 見 Elisée Reclus 的「世界地理」(Géographie universelle)。

(註4) 見地圖一 (臺灣島)。

(註5) 見地圖二(臺灣北部)。

(註6) 譯者註:Madère 是大西洋中葡萄牙屬的島嶼,以產酒著名。

(註7) 見海軍藥劑師 Raoul 醫生所著「臺灣美島」(Formosa la Belle)。

(註8) 同上。

(註9) 見 Thomson 著「中國旅行記:世界一週」(Voyage en Chine:Tour du Monde, 1875)。

(註10) 見 Raoul 醫生所著「臺灣美島」(Formosa la Belle)。

(註11) 見 Thomson 所著「世界一週」(Tour du Monde, 1875)。

(註12) 此項資料採自1874年第二期的「兩世界雜誌」(Revue des Denx-Mondes, 2e semestre 1874)。

(註13) 見 Thomson 著「世界一週」。

(註14) 見 Raoul 醫生的「臺灣美島」。

(註15) 見地圖二(臺灣北部)。

(註16) Vulcans-Peak 曾由 Hancock 氏於1881年11月予以測量, 高達1,112公尺,其噴火口經常發射硫黃氣體。以大屯峯(le pic Taïtun)爲冠的中央山脈的高度由950公尺至1,100公尺不等。

(註17) 見地圖二(臺灣北部)。

(註18) 見 Raoul 醫生的「臺灣美島」。

(註19) 見地圖三(基隆及其附近)。

(註20) 見地圖四(基隆平面圖)及地圖五(基隆全景)(已遺失)。

(註21) 見 Raoul 醫生的「臺灣美島」。

(註22) 譯者註:Charles-Quint 卽 Charles V,生於1500年, 卒於1558年,爲西班牙最富野心之國王,雄才大略,拓地至廣。

(註23) 見 Raoul 醫生的「臺灣美島」。

(註24) 見地圖三(基隆及其附近。總圖)。

第二章

對臺灣的初次作戰——砲轟基隆——8月6日的失敗——對中國的交涉——登陸隊的組成

1884年6月26日，法國政府將東京艦隊和中國海艦隊臨時集合起來，並將指揮權委交順安（Thuan-An）和山齊（Son-Tay）兩戰役的英雄孤拔（Courbet）海軍中將。當時指揮中國海艦隊的海軍少將 Lespès 則被派爲孤拔的副手而隸屬於他的麾下。

多時以來，孤拔提督卽認爲對於中國沿海地方採取强硬的行動乃不可避免之事。依照他的意見，對中國交涉獲得解決的惟一手段乃是明確的宣戰。他這種主張並不是受了北棣伏擊消息的刺激才有的。因此，他一經取得指揮權，便立卽向政府建議對中國沿海各地同時採取行動：北直隸方面的旅順（Port-Arthur）、芝罘及威海衞，江蘇方面的吳淞及福建方面的福州，在適當的時刻，均將由他分遣艦隊予以攻擊。

『他想藉着法國艦隊和將士的優秀來取得勝利；同時也想藉着中國人方面的軍備不佳、因爲法國長期無所作爲而自負起來以致對於我們迅速的行動和突然的攻擊感到意外而手足失措等等情形來取得勝利』。(註1)

但這時期法國政府或則因爲害怕要和中國全力作戰，或則因爲對於和平解決的希望還不曾完全放棄，意見却和孤拔提督不同。臺灣島的北部，換言之卽是基隆及其煤鑛，若干時日以來便已引起法國政府的注意，並經各種刊物紛紛加以論述。國務總理 J. Ferry 先生將基隆及其煤鑛看作最佳的擔保品，同時也是一切擔保品中選擇得最爲適當、最容易保持並且保持的費用也最爲低廉者(註2)。

就是由於以上這類想法，8月2日，孤拔提督便奉到命令，向基隆採取行動。他應當破壞港灣的防禦設備並佔領市街及被推測爲在市街附近的煤鑛。孤拔提督委派海軍少將 Lespès 執行作戰的任務。

『Lespès 少將當時在碇泊閩江中的 Dugnay-Trouin 艦上。將近午夜時，一艘汽艇前來接他，將他載往 Volta 艦。一小時後，他從該艦歸來，而在淸晨六時，便將他的將旗移往 Lutin 艦，而該艦立卽向下游開去。雖然人們早已習慣於突發事件和意外遭遇，但各艦人員對於少將之倉卒出發，仍不免議論紛紛。人們立刻便預感到基隆事件將進入它的實行時期，並以隱語談論此事』。(註3)

海軍少將 Lespès 爲着執行他所奉到的命令，於8月3日乘 Lutin 艦離去閩江的碇泊地。他駛往馬祖。戰艦 Bayard（孤拔提督之旗艦）早已泊於此處。該艦給 Lutin 艦補給了煤炭，並將其所載陸戰隊移往 Galissonnière 艦，同時 Lespès 少將亦移駐此艦。Galissonnière 於午後5時30分率領 Lutin 艦出發，而於翌5日午前11時在基隆灣下碇。巡洋艦 Villars 早已於兩星期前泊於此處(註4)。

自從巡洋艦 Volta 於四月間訪問基隆以來，中國政府於法國人對臺意圖已有所聞。爲預防法國艦隊突襲起見，中國政府曾在島的北部登陸多數軍隊，並構造了一些重大的防禦工事。由中立國船舶運輸的增援部隊和軍用品，繼續集中該地。因此在 Lespès 少

將到達海港的前一天，一艘德國貨船 Wille 載着19門的17cm砲和若干魚雷駛抵基隆。巡洋艦 Villars 的指揮官禁止中國當局起卸這批軍用品。命令已付執行，而貨船 Wille 的船長表示異議。他認爲戰爭狀態與封鎖既都不曾正式宣佈，非有書面命令，他便不能服從。而且，當時淡水並沒有加以監視。『它便泰然駛往該地卸去其貨物，而大砲與魚雷便在該地被利用來對付法軍』。(註5)

由上述情形觀之，可知 Lespès 少將駛抵基隆時，該港已處於防禦狀態中。三座堡壘，或不如說三座低砲台控制着海港的入口。在這三座堡壘中，那以「新砲台」之名著聞的惟一重要的一座，瞰制着處於 Bush 島和 Image 角中的大水道(註6)。這是一座有着三和土厚牆，裝備 20cm 鋼板，鋼板上穿有五個砲眼，可容 17cm 克魯伯大砲通過的平射式砲台。

軍艦 Galissonnière 因爲吃水深的緣故，未能駛入內港，不得不在港外尋覓碇泊處所。Lespès 少將大膽地將戰艦泊在距離新砲台900公尺的地方，並將右舷暴露在敵人前面。他想憑着砲手們的技巧與鎮定來抵銷其位置上的危險。Galissonnière 的左舷則面對一座築於 Clément 山麓，裝有四門 18cm 滑腔砲的砲台，這方面用不着多所顧慮，因爲戰艦砲塔上的大砲可加以轟擊。最後，由戰艦艦尾可以側擊到一座位置在港口西角，裝有三門 18cm 砲的砲台（Lutin砲台），而巡洋艦 Villars 也能以其左舷的砲位控制這座砲台(註7)。

處在新砲台砲火射程以外的 Villars，僅只右舷暴露在一座距離120公尺、建在東海岸的小堡的砲火之下。這座小堡裝有三門 18cm 的滑腔砲。

至於 Lutin 艦，因爲吸水淺的緣故，可以進入港灣深處，它從港灣內冒着一切砲火的威脅，可向兩岸砲位施行側擊或背面攻擊。

上面所述準備完成之後，Lespès 少將便派遣一位副官登陸，向中國方面的要塞司令官發出撤除防禦的最後通牒(註8)。同時，他並將這項最後通牒通知外國僑民以及泊在港灣內的船舶。

8月5日清晨，先一天發出的最後通牒不曾獲得答覆。7時30分，少將向所有艦艇發出戰鬪準備的命令；而在正八時，法國的砲位便向中國砲台發出了猛烈而又準確的砲火，而中國砲台也立即以同樣猛烈的砲火還擊。新砲台的第一排砲便擊中了目標。五顆砲彈中有三顆擊穿了 Galissonnière 艦的鐵甲，其中有一顆甚至挾着吼聲鑽入砲位，爆炸時竟不曾傷及一人，僅使一尊 24cm 砲受到損害而已。在旗艦 Galissonnière 方面，實行了側舷齊射，其命中的準確，使得中國砲位在受到第一排砲擊之後便半數被毀(註9)。少將立刻減少了射擊的速度，而更加提高了命中率。從此以後，破壞情形便達到了可驚的地步。24cm 的砲彈通過洞穿的砲眼粉碎砲架、燬壞砲檐、炸死砲手，而最後在8時45分便引起了一個火藥庫的爆炸。隨後發生了猛烈的火災，並同時延燒到附近的村莊。

新砲台以外其他砲台的抵抗是不足道的。Villars 和 Lutin 兩艦發了幾砲便迫使它們歸於沉寂，以致戰鬪一小時後，全部防軍都已不見，現在留給我們惟一的任務便是前去佔領那些被拋棄了的防禦工事。

圖六 Galissonnière 砲台火藥庫爆炸後之情形



Lespès 少將發出了派遣 Galissonnière 艦副艦長海軍中校 Martin 率領陸戰隊登陸的信號。片刻之後，法國國旗便在東面的兩座砲台上飄揚着，可是不久我們便不得不放棄佔領新砲台，因為火災繼續在吞噬它。

這時候，驚懼稍定的中國軍隊，開始據守着瞰制海港的東方高地。這非儘速使他們離去該地不可。

陸戰隊指揮官 Martin 中校將 Villars 艦的陸戰隊留在東方的小堡內，而使 Bayard 艦的水兵向最高點（註10）進發。這番作戰行動在砲艦幾發適當掩護射擊之下，得以愉快完成，而 Bayard 艦的陸戰隊從他們所剛剛據守的山巔，看到了 2,000 名中國正規部隊的迅速潰退。敵人向淡水道上退去的長長的行列，當通過隘路時，還間或受到 Villars 艦的砲擊（註11）。

午後，水雷分隊以棉花火藥燬壞了一切砲台的設備，因而在五日傍晚，港灣內的防禦已經完全消滅。

由五日至六日的夜間氣候不佳。傾盆豪雨使得那些在佔領地臨時宿營的陸戰隊們不獲任何休息。幸而六日清晨昇起了一輪晴日。海軍少將 Lespès 準備執行他的任務的第二部分：佔領基隆市街及其附近的煤鑛。這即是兩月來使得巴黎的一切新聞紀事據為話柄的那些著名的鑛山，但這些鑛山的準確位置却幾乎不為人知。

六日午後二時，Lespès 少將派遣他的副官海軍上尉 Jacquemier 率領 Villars 的陸戰隊去偵察中國市街和衙門方面。這位軍官除上述任務外，還得偵察一個距離很近地瞰制着市街的築堡陣地（註12）。

偵察隊不久便遇到了一隊為數甚多的敵軍，經過一番猛烈鎗戰之後，竟非退却不可。

在同一時刻，留在高地上的 Bayard 艦的陸戰隊，發見本身已經陷入中國散兵線的重圍。再行採取有力攻勢的敵人，從荊棘叢中潛行接近，並企圖將法國水兵加以包圍。不久鎗戰便遍及全線。指揮官 Martin 面對着敵方 2,500名以上的正規兵。他最多只掌握着 200 支步鎗。這地位是無法支持的，最要緊的是儘速撤退。逆行移動立刻開始了，但却儘可能緩緩地移動，並在全線各處對抗着敵人。Bayard 艦的陸戰隊化了一小時半來通過 1,200公尺的距離並向本艦歸隊。它曾和敵人作戰四小時之久。我們的損失是戰死 2 名，負傷11名。

憑着兵力不足的陸戰隊登陸來執行的佔領企圖，結果終於失敗了。這是一個殘酷的經驗，它證明了 Lesp's 少將無法實施人家强迫他接受的作戰計劃的第二部分。

爲着在 8 月 5 日達到佔領基隆及其附近鑛山的目的，在這時期非有 2,000 名的登陸部隊不可。中國曾經利用了我們的猶豫時間。它在各個受到威脅的地點加强了防禦，增派了援軍，而在七月間可能成功的襲擊行動，在八月間已不再可能了。

Lesp's 少將在基隆已無事可爲。港灣的防禦設備業已消滅，而佔領的範圍無論怎樣加以限制，也無法使其實現。現在只有再行封鎖並等待將來的解決(註13)。

在上述情形之下，Lutin 艦便駛往上海，以便從該處將砲擊基隆的經過電告本國政府，同時 Villars 艦則駛往馬祖，將作戰的結果報告孤拔海軍提督。惟有 Galissonnière 艦單獨留在基隆港外，實行長期封鎖。此項封鎖直到兩月以後，即10月 2 日始行解除。

由於 8 月 5 日和 6 日的戰鬪，各方面一時集中於基隆的注意，若干時日內勢必轉向他處。在中國砲台的砲火瞰制下，大膽地泊在閩江中的法國艦隊，這時成了一切憂慮的目標。

法國政府原希望對於基隆的砲擊會使中國讓步。反之，這次襲擊並沒有收到任何實際的效果。它並沒有使總理衙門受到任何影響，總理衙門竟先發制人，在 8 月12日的照會中，向 Patenôtre 先生（法國駐華外交代表）表示「它對於基隆港被佔領的驚詫，並宣稱並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釀成這一類的意外行動」。法國政府的計劃變成了徒勞無益之舉。8 月 1 日的最後通牒似乎可以解決的問題還停留在原來的地位。反之，法國政府在基隆方面更多了一層困難，因爲它不能放棄基隆的佔領而不承認它的失敗。在第一次敗北之後便將這據點完全放棄，會被人看作一種猶豫的徵象或是一種無力的告白，而這事非極力避免不可。談判在繼續進行，法國政府威脅着，中國則提出最佳意志的保證，但却不讓這種意志達成任何明確或具體的結果。

研究在砲擊基隆以後所舉行而其結果則爲破壞福州兵工廠的外交談判，不在本書範圍以內，兹從略。

8 月16日，Ferry 內閣在上下兩院獲得了恢復對華軍事行動所必需的信任投票，下院在議事日程上宣稱對於政府促使對方尊重天津條約的決心表示信任。

得着這次投票的支持，海軍部長便於22日下令給海軍提督孤拔，對中國艦隊實行攻擊，並破壞福州兵工廠以及閩江沿岸的防禦設備。

軍事行動於23日以砲轟兵工廠和對於中國艦隊的攻擊開始。29日，法國艦隊將閩江沿岸的防禦設備破壞之後，開出閩江，於是孤拔提督向所屬各艦發出如下的訓令：

『將校、海軍將校，士官與水兵諸君！你們已經完成了海軍可引爲驕傲的一件戰績。中國軍艦、軍用戎克船、水雷艇及火船，凡在我們艦隊碇泊處似乎威脅着你們的一切，都已消失不見了；你們曾轟擊兵工廠；你們曾毀壞閩江沿岸所有的砲台。你們的勇氣與精力，在任何地方都不曾遭遇到難以克服的阻礙。全法蘭西都在讚揚你們的勳勞；你們已獲得她的感激與信任。請相信她會使你們得到新的成功』。(註14)

在同一天，中國海艦隊和東京艦隊確定地集合在孤拔海軍提督的麾下，採用極東艦隊的名稱，並且它們不久便使這名稱顯赫起來。

敵對行動雖已再行展開，但須重新加以攻擊的地點似尙不曾決定。法國政府堅持佔領臺灣島北部藉以取得必需的保證品的意見；反之，孤拔提督却反對在這方面的任何陸上行動。據他的意見，爲使中國有所反省起見，必須在它的首都附近、在直隸方面給它以打擊。

整個九月幾乎都在猶豫之中度過。這是一個無所作爲的時期。在這時期內，艦隊中的大部分艦艇都碇泊在馬祖，僅只間或輪流去維持基隆的封鎖，或是送一封電報往 Pic-Aigu (註15)。並且，不論法國政府的主見如何，必須派給孤拔提督一個登陸部隊，而這登陸部隊是需要時間組織起來的(註16)。

9月2日，想要親自視察基隆情況的孤拔提督，乘着戰艦 Triomphante 到達了港灣。他在港灣上見到 Bayard 和 Lutin 兩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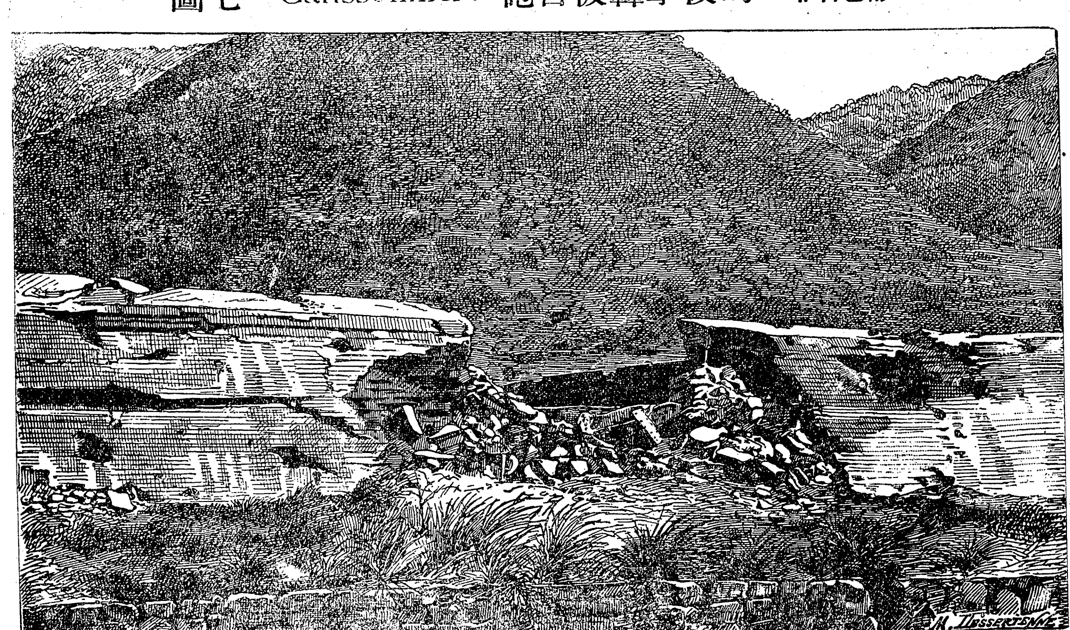
『這兩艦還不知道福州事件的結果，雖然它們對於總司令的驍勇和幸運有着正當的信賴，但仍不免有所憂慮。當它們遠遠地看到 Triomphante 艦的前桅上飄揚着以後威震一時的提督的將旗時，它們的恐懼便完全消散了。戰艦 Bayard 使得船員們爬上檣綱 (haubans)，在吹奏國歌的時候發出歡呼。提督離開 Triomphante 艦時，曾將船員集合起來，在一番他所擅長的訓話中，他掬着自己的熱誠來鼓舞士氣。隨後，他登上了 Bayard 艦，不久便換乘汽艇在港灣內巡視一周。市街是一片平靜。8月5日所毀壞的防禦設備並沒有恢復，而大家已用着攻破那些砲台的兵艦的名稱來稱呼那些砲台：Galissonnière 砲台、Villars 砲台、Lutin 砲台等等。砲台附近及海濱幾乎成了荒凉之境，並已完全被敵人拋棄了。敵人只在山頭，沿着一條新近築成的防禦陣地上可以看到。築造陣地是中國人的特長，他們不停地從事這類工作；他們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各方面築造陣地』。(註17)

孤拔提督視察基隆所得的印象，是和一切佔領的意見絕對不合的。到達馬祖之後，他立刻向巴黎發出如下的電報：

『9月4日發於馬祖。本人剛從基隆歸來。中國人爲預防吾人登陸起見，已在當地四周構築大規模的防禦工事。他們的部隊人數甚多。我軍在聯隊(註18)到來之前是絕對不能有所嘗試的。而且，即使在聯隊到達以後，出征也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爲該地多山且多密林。由於出產煤炭的緣故，基隆的佔領也許是件有利的事，但這始終是一個不能展開大的軍事行動的根據地。能够碇泊大艦的水面甚爲狹狹，且經常有着波濤，當東北季候風到來時，波濤尤爲險惡。此外，這東部的據點和福州一樣遠離北京，我們在這裡所作的一切，對於北京的決定不會有多大影響。如果政府有意攫取臺灣島，澎湖島的港

灣會是一個較佳的軍事根據地；但爲着征服臺灣全島起見，必須有比現在多上三倍的兵力。如果政府無此意圖，則以在中國北部採取行動較爲有利。我們可以佔領芝罘作爲軍事行動的根據地，我們將部隊登陸並駐紮該地，隨後我們便佔領威海衞和旅順」。

圖七 Galissonnière 砲台被轟擊後的一個砲眼



同月六日，提督再向政府提出立卽在中國北方行動的建議；但同時承認我們在基隆既未能有所成就，便有不予放棄的必要。他提議繼續基隆的封鎖，並將淡水的防禦設備加以破壞（註19）。

最後，同月13日，他再行確定他的軍事計劃：

「9月13日發於馬祖。我的作戰計劃是以現有兵力向芝罘進發。一俟軍用品的補充和增援部隊到達，便在芝罘建立軍事行動和補給的中心。從芝罘便可追逐中國海軍，由海上進攻威海衞和旅順。如有可能，便以現有軍力佔領該二地；如無可能，我們便佔據廟島群島的最佳據點，以便封鎖直隸。我不敢假定本月26日以前能從此地出發，而在29日以前到達芝罘，並在九月杪以前開始軍事行動」。

政府雖承認孤拔提督這種軍事行動的效果，但却重新使他注意到政府方面認爲爲着恢復談判起見，絕對非握有一項保證品不可。旅順的佔領，只能是暫時之舉，不能成爲一項保證品；而以後從這據點撤退又有在中國人眼中現得是一次敗戰之虞：無論如何，非轉囘基隆不可。因此政府再度將這據點指示給提督，認爲這是我們使用兩千兵員可以持久佔領的唯一據點，而這些據點以後可能會成爲對中國的交換物（註20）。

在這期間，以前應許給提督的增援部隊，開始從駐（越南）東京和交趾支那的部隊中抽調編成。此項增援部隊包含三個步兵大隊和兩個砲兵中隊，其中一隊裝備着12斤的口裝砲。

提督認爲這12斤口裝砲重量過大，操縱不便，總之不適於將要使用它的軍事行動的性質。提督寧願有一個裝備着80mm山砲的砲兵中隊，可是，或則由於交趾支那缺乏此項器材，或則由於東京部隊少它不得，提督不曾達到他的要求(註21)。因此12斤口裝砲的砲兵中隊被派赴臺灣，它在那邊作爲基隆砲台的武器，被當作陣地砲兵使用；可是，出征部隊因爲不曾在有利的時日內獲得提督所要求的80mm山砲，幾乎直到戰事末期只得以使用不充分的器材爲滿足。

行動的時刻快到了，交趾支那的援軍已在西貢集合，等着要來載走他們的運輸艦。提督仍然不能決定去佔領基隆。他在9月17日，再向本國政府作最後一次的要求(註22)。

法國政府和孤拔提督意見的歧異，頗值吾人注意。這種歧異顯然表露出提督是違背自己的意志而在基隆採取軍事行動的，因爲他確信我們會在那邊遭遇到各種無窮的困難。等到政府斷然承認自己的錯誤時，那會爲時太晚，那時佔領已經完成，而在這類情況之下的撤退會成爲我們所能採取的最壞的決定，於是，不管樂意與否，非進行到底不可。

問題確是異常嚴重。將我們並未成功的佔領基隆計劃完全放棄，那會是一種無力無能的表示，而這種表示頗能增加中國政府的自負；另一方面在九月杪，當冬季和冰雪快要到來時，在直隸各港口採取軍事行動，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它可能牽引我們和中國從事一場大陸戰，而那便非派遣龐大兵力不可。況且法國政府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戰爭，它在繼續談判，它想取得一些保證品，而臺灣似乎是最容易攫得的保證品。

因此，法國政府在9月18日以電報回答孤拔提督，同時命令他以佔領基隆開始；隨後他可以率領他的艦隊在中國北部採取軍事行動。於是政府給提督指定的軍事目標是臺灣島的北部(註23)。命令寫得十分明瞭。

因此提督決定以一部份艦隊進攻淡水，同時他却親自指揮陸戰隊佔領基隆。

陸戰隊編成的情形如下：海軍步兵一個聯隊（由三個大隊編成）、1,800名；海軍砲兵一個中隊（第二十三中隊）、裝備四斤山砲六門；旋廻砲二個小隊（砲手由水兵擔任）(註24)；砲兵一個小隊（第十二聯隊），由陸軍擔任；80mm山砲二門(註25)。

屬於海軍步兵的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擔任各隊最高指揮。

9月17日，海軍步兵第三、第二聯隊的六個中隊（指揮官 Ber 少校及 Lange 少校），砲兵第二十三中隊（指揮官 Champglen 上尉）(註26)、若干工人和12名執行監察任務的憲兵，在西貢灣登上了 Nive 運輸艦。屬於交趾支那參謀部的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率領着他們。

幾乎在同一時間，運輸艦 Drac 和 Tarn 在 Along 灣裝載着其餘的部隊，即是海軍步兵第二聯隊的六個中隊（指揮官 Lacroix 少校）及砲兵第十二聯隊的第十一中隊（實額20人）(註27)。

此外，它們還載運着陸戰隊唯一的運輸能力200名苦力，以及孤拔提督所不願有的裝備着12斤口裝砲的砲兵小隊。旋廻砲二個小隊的砲手當在需用時由艦隊的兵員編成。

全部隊伍都作殖民地裝束，穿着在熱帶地方最適用的粗絨衣褲，軟木製的帽子附有一方用以遮蔽强烈光彩之用的黑布，這種光彩曾在東京方面多次被人證明其不便。

各隊的全部實額爲2,250人。

（註1）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

（註2） 見1884年11月26日在議院的演說。

（註3）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

（註4） 在這時期，孤拔提督所支配的兵力如下：

(1) 東京海岸的海軍分隊：懸着孤拔提督將旗的戰艦 Bayard、戰艦 Atalante、巡洋艦 Châteaurenault、巡洋艦 Hamelin、情報艦 Parseval、運輸兼情報艦 Drac、運輸兼情報艦 Saône、砲艦 Lynx、砲艦 Vipère、砲艦 Aspic、砲艦 Hyène、砲艦 Lionne、水雷艇45號和46號。

(2) 中國海和日本海的海軍分隊（受海軍少將 Lespès 的指揮），6月26日併歸孤拔提督節制：懸着 Lespès 少將將旗的戰艦 Galissonnière、戰艦 Triomphante、巡洋艦 Duguay-Trouin、巡洋艦 D'Estaing、巡洋艦 Villars、巡洋艦 Volta、砲艦 Lutin。

(3) 在這時期泊在東京的運輸艦：受孤拔提督指揮的運輸艦 Nive、八月間受 Millot 將軍指揮而旋即交由孤拔提督指揮的運輸艦 Tarn。

共計戰艦四艘、巡洋艦九艘、情報艦一艘、砲艦六艘及運輸艦四艘。

（註5）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

（註6） 見略圖四（基隆港）。

（註7） 見 Lespès 少將的公報。

（註8） 同上。

（註9） 旗艦 Galissonnière 的武裝如下：24cm砲塔砲2門、24cm砲座砲4門、10cm砲6門、旋廻砲8門、艦員350名。

巡洋艦 Villars 的武裝爲：14cm砲座砲15門、旋廻砲8門、艦員260名。

砲艦 Lutin 的武裝爲：14cm砲座砲2門、10cm砲2門、旋廻砲2門、艦員78名（見海軍將校手册）。

（註10） 以後爲A據點。

（註11） 見 Lespès 少將的報告。

（註12） 以後爲 Ber 戰線。

（註13） 1884年8月7日海軍少將 Lespès 致孤拔提督函：「我以爲我們目前在此已無事可爲。砲台均已澈底破壞，如以我們現有的有限軍力而想佔領市街或鑛山，乃屬愚妄之舉。該地是如此崎嶇多山，果眞欲加以佔領，勢非大軍莫辦；且此種荊棘茂生之地是如此不易進入，一種嚴格的軍事行動在我看來幾爲不可能之事」。

（註14） 參閱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一書中對於閩江軍事行動的動人敘述。

（註15） 英文爲 Sharp-Peak。

（註16） 巴黎方面，8月18日海軍部長電告孤拔提督：「Millot 將軍和交趾支那總督已奉令各人給您準備一個半大隊的海軍步兵。全部兵員爲1,800名」。

（註17）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

（註18） 係指將爲構成登陸部隊主要成分的海軍步兵聯隊而言。

（註19） 孤拔提督9月6日由馬祖給海軍部長電：「如政府贊成在中國北部立即行動，我擬在這行動之前先將淡水的防禦工事加以破壞，並留下兩艦以作封鎖基隆之用」。

（註20） 見1884年9月17日海軍部長給孤拔提督的電報。

（註21） 見9月14日馬祖電：「Brière de l' Isle 將軍通知我說：他派給我12斤口裝砲的砲兵中隊，另加80mm山砲2門。我所要的是80mm山砲的砲兵中隊，而不是12斤口裝砲的砲兵中隊」。

（註22） 孤拔提督9月17日於馬祖發給海軍部長的電報：「將軍隊帶回基隆去佔領此一據點，並非我的計劃。我擬使用這批軍隊去佔領芝罘作爲軍事行動的根據地。基隆爲一不甚理想的拋錨處，煤炭的出產亦屬平常，中國軍隊已經得到充分的補給，而以後也能和我們一樣由中立國予以補給。我懷疑基隆的佔領會對於中國方面的決定有多大影響並使談判恢復。中國已決定作戰。如果您不派遣必需的軍隊往中國北方去取得一種明確而立即有效的結果，則此事勢將長期拖延」。

(註23) 海軍部長9月18日從巴黎給孤拔提督的電報：「17日來電閱悉。盼以佔領基隆開始，政府亟望獲得該地。可俟佔領基隆後，再行率領各艦進攻中國北部」。

(註24) 此一分隊係受 Barry 海軍上尉指揮。

(註25) 由 Naud 中尉指揮，該員以後在基隆以霍亂逝世。

(註26) 由交趾支那總督交給孤拔提督指揮的海軍砲兵人員組織如下：

第二十三砲兵中隊：指揮官 Rouault de Champglen 上尉、Allion 中尉、Clotes 少尉、准尉一名、軍曹長一名、軍曹或給養軍曹五名、喇叭手二名、伍長或砲兵60名。

工兵支隊：砲兵第二隊的 Luce 上尉、士官一名、木工二名、鐵工二名，合計在砲兵中隊的實額內。

(註27) 步兵聯隊第一大隊（海軍第三聯隊，指揮官 Ber）係由交趾支那戍兵抽調而來。第二大隊（海軍第二聯隊，指揮官 Lacroix）係東京舊第二大隊之重複。第三大隊（海軍第二聯隊，指揮官 Lange）係由來自東京之第二十六及第二十七中隊與來自西貢之第二十五及第三十中隊組成。第二聯隊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中隊（Lacroix 大隊）搭乘 Tarn 艦出發。第二聯隊（Lange大隊）之第二十六及第二十七中隊搭乘 Drac 艦出發。Nive 艦則裝運着交趾支那的隊伍。

（摘自「海軍步兵第二聯隊之沿革」）

以下即是在同一時期交給孤拔提督節制而以後稱為「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的海軍步兵聯隊的幹部組成情形。

1884年10月1日的幹部組織

聯隊本部

Bertaux-Levillain，中校聯隊長，來自西貢。

Lemaitre，中尉主計官，原屬海軍步兵第二聯隊的管理單位。

Zaph，同上，原屬海軍步兵第三聯隊的管理單位；1884年在基隆患霍亂逝世。

Cousyn，軍醫官。

Aubry，軍醫官，來自西貢。

第一大隊（來自交趾支那海軍步兵第三聯隊）

大隊部	Ber，少校大隊長。
	Clément，上尉副官。
第二十三中隊	Casse，上尉中隊長。
	Mayeur，中尉。
	Sarda，少尉。
	Pichard，少尉。
第二十六中隊	Marty，上尉中隊長，1884年11月歿於基隆，由 Jacomel de Cauvigny 接替。
	Gardiol，中尉。
	Collinet，少尉。
	Sagols，少尉。
第二十七中隊	Carré，上尉中隊長，1885年正月26日陣亡，由 Lançard 接替。
	Brasseur，中尉。
	Têtard，少尉。
	Collein，少尉。
第二十八中隊	Melse，上尉中隊長。
	Cortial，中尉。
	Maréchal，少尉。
	Teyssandier-Laubarède，少尉。

總計：軍官19人，兵士600人。

第二大隊（來自東京海軍步兵第二聯隊）

大隊部　　Lacroix，少校大隊長，三月回國，由 Chapelet 少校接替。
　　　　　Guyonnet，上尉副官。
第二十一中隊　Bauche，上尉中隊長，1884年12月撤回西貢，由 Schoeffer 接替。
　　　　　Pansier，中尉，2月4日回國，由 Famin 接替。
　　　　　Ansart，少尉。
第二十二中隊　Thirion，上尉中隊長。
　　　　　Gauroy，中尉。
　　　　　Ligier，中尉，3月5日負傷，由 Ozoux 接替。
第二十三中隊　Leverger，上尉中隊長，1885月2月1日返回交趾支那，由 Herrwyn 接替。
　　　　　Cormier，中尉。
　　　　　Perrin，中尉。
第二十四中隊　Onffroy de la Rozière，上尉中隊長，三月間回國，由 Désaleux 昇任。
　　　　　Désaleux，中尉。
　　　　　Lemoel，少尉。
　　　　　Legros，少尉，在馬祖歸還大隊。

總計：軍官15人，兵士600人。

第三大隊（來自交趾支那及東京之海軍步兵第二聯隊）

大隊部　　Lange，少校大隊長，來自西貢。
　　　　　Gaultier，上尉副官，來自西貢。
第二十五中隊　Amouroux，上尉中隊長，1885年3月歸國，由 Logos 接替。
（來自西貢）　Thiérion，中尉。
　　　　　Grimal，少尉。
第二十六中隊　Bertin，上尉中隊長、1885年3月歸國，由 Harlay 接替。
　　　　　Brion，中尉。
　　　　　Buat，少尉。
第二十七中隊　Cramoisy，上尉中隊長。
　　　　　Du Sanssois du Jonc,，中尉，分派在中校聯隊指揮官左右服務。
　　　　　Bergelot，中尉。
　　　　　Gachet，少尉，在馬祖歸還大隊。
第三十中隊　Le Boulaire，上尉中隊長，1885年3月回國，由 Vaillance 接替。
（來自西貢）　Ruillier，中尉。
　　　　　Fraysse，中尉。

總計：軍官15人，兵士600人。

全聯隊合計：軍官53人，兵士1,800人。

第三章

對臺灣北部恢復軍事行動——佔領基隆(10月1日)——淡水的失敗(10月6日)

孤拔提督指定馬祖灣爲集合地。所有部隊既都集合於此,9月29日午後4時,運輸艦 Nive、Tarn、Drac 三艦便載運部隊,由軍艦 Bayard' 和 Lutin 護送着,在提督所發的信號下揚帆出發(註1)。

翌日,在同一時刻,軍艦 Galissonnière、Triomphante 和 D' Estaing 三艦向淡水出發。

渡過臺灣海峽只需幾小時的時間。剛剛離開了亞細亞大陸荒凉不毛的海岸的遠征軍隊伍,9月30日早晨醒來便欣賞到基隆的嵯峨崖壁。長滿熱帶植物的峻嶺圍繞着海港;這卽是以後在悠長的歲月中要消耗那樣多徒勞的努力,那樣多獻身的勇武的那片奇怪而又神秘的土地,而且這片土地以後會要成爲那樣多勇士的墳墓!

午前九時,提督在基隆港內投錨了。他發見情報艦 Saône、巡洋艦 Châteaurenault 及 Duguay-Trouin、情報艦 Parseval 和砲艦 Aspic 五艦會合在港內。

這天其餘的時間用來對於陣地作一般的偵察,並決定攻擊地點和選定登陸地點。

自從孤拔提督於9月2日實施偵察以來,中國人卽以完成那些防禦工事——集中於俯瞰市區和港灣的高地上的防禦工事爲滿足。東西南三方的山巔上看出蓋有一條幾乎連續不斷的鋪着淺草的肩牆,而這肩牆上飄揚着正規軍的無數雜色旗幟。在一定間隔處,由於那種明顯地透露出碧空來的砲眼的空隙,我們看到若干座山砲。

我們容易分辨出三組防禦工事(註2)。以後以 Ber 線的稱呼知名的東方防禦工事,佔據着直接瞰視歐洲人市區的高地。這些工事乃由一道鋪着淺草的肩牆所組成,肩牆從A點的東面,標高 102 的地點開始,經過A點,沿着一個相當緩和的斜面,而在直接處於衙門東面上方的標高65的地點完畢。幾乎不曾中斷的這道肩牆的路線,是準確地沿着各高地的稜線進行的。

肩牆側面有着 2~3 公尺不等的厚度和 1~2 公尺的高度。沿着肩牆築有兩處設堡陣地:第一處在A點後面,另一處則在距離標高 65 地點約 100 公尺,相當拙劣地位置在一個峽路的後方,這兩處設堡陣地同時作爲防軍的內堡和營舍,他們在這裡蓋了一些草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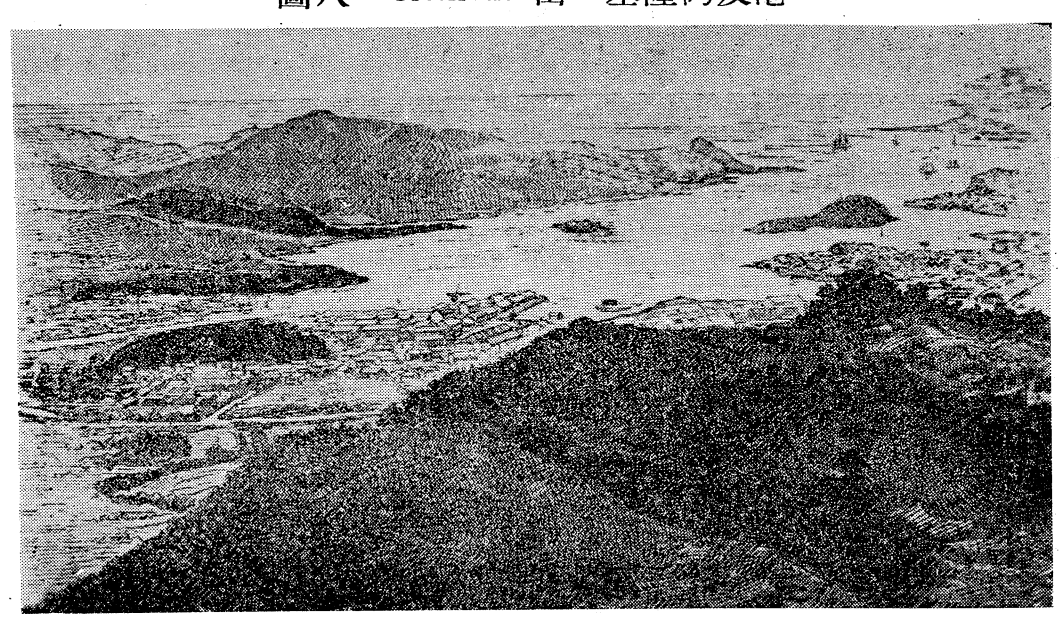
南方防禦工事係由一道同厚同高的連續陣地所構成(註3)。這陣地點綴着那些在南方直接瞰視着中國人市區的高地。在中國工程師們的腦中,這陣線是用來遮斷我們去淡水的道路的。一座在標高155(稱爲「鷹巢」)山麓無甚見識地築成,而以後以淡水砲臺的名稱變得有名起來的小小的設堡陣地,是防禦線右翼的支持點。向西北方延伸的防禦線,在標高97的地點切斷了淡水的道路,再沿着起伏不一的標高 125、140、148 等地的稜線,從兩座古塔下經過,而達到標高133的頂部。在這標高133的頂部,有着一座掩堡(以後稱爲 Thirion 堡壘)成爲防禦線左翼的支持點(註4)。

最後,西方防禦線有着如下的設備:(一)在標高 132的地點立着一座掩堡。一道鋪

有淺草的肩牆使這掩堡和在掩堡西方下部遮斷一個小小峽路的設堡陣地聯絡着。(二)一座開有砲眼的設堡陣地（在 Clément 山西北麓一條峽路後面）瞰制着海灣。中國人將陣地設在這地點上時，似乎忘了攻擊者只須佔領 Clément 山便可使這防禦工事立即撤退（註5）。

一個深深的谷地分隔着 Clément 山和中央砲台，被山上砲台瞰制着的基隆海灣與港埠，使得 Clément 山和東南方的高地隔離起來。孤拔提督將 Clément 山選作第一日的攻擊目標。右方峽路的設堡陣地，通往陣地的道路，使得陣地和海隔離起來的那些丘陵等等，該會容易受到泊在海灣內的艦隊的砲擊。在 Clément 山附近，有一個同樣受着海上和陸上砲火掩護的登陸地點。最後，由高地分出的支脈給進攻者構成了好幾個的掩護階段（註6）。

圖八 Clément 山、基隆灣及港



最後，由於山的高度的關係，從 Clément 山上遠比從海面上容易判定那些防禦工事的性質及其重要性，並且甚至可以瞰制着好幾個防禦工事。

這一切理由使得孤拔提督決心佔領 Clément 山。

軍艦 Bayard、Dugnay-Trouin、Châteaurenault 及 Lutin 泊在可以轟擊峽路上的設堡陣地和西方防禦工事（中央砲台）的位置上。其餘各艦則處在必要時可以對抗東方陣地砲火的良好地位。

登陸之擧決定於翌日卽10月1日實行。

同日，各艦以其慣有的準確性開始射擊。部隊的登陸毫不遲延地由 Ber 大隊開始，大隊在 Clément 山東面以及自8月5日被毀以後業經敵人拋棄的小砲台南面的海濱登陸。

第三聯隊的第二十六中隊（中隊長 Marty 上尉）（註7）立卽準備佔領 Clément 山，

擬從峽路及敵人的設堡陣地進攻。同時，第二十五中隊（中隊長 Casse 上尉）和第二十七中隊（中隊長 Carré 上尉）(註8) 在斜坡的中途佔據位置，並在相距 150 公尺處與敵人交火；他們不久便得到第二十八中隊（中隊長 Melve 上尉）的增援。

被 Marty 中隊從 Clément 山頭射擊着的敵人，不久便倉卒放棄了峽路的防禦設備。午前九時，敵人已全部退却，而勝利已經屬於我們。穿過谷地向中央砲台方面潰退的中國人，被我們的排鎗追擊着而多數擊斃。他們的損失超過 400 人。我們這方面則有 5 人陣亡，12人負傷 (註9)。

在將近11時，登陸的 Lacroix 大隊和 Lange 大隊，佔領了敵人所放棄的小堡，部隊爲着要在山上度夜的緣故，就佔據了 Clément 山的那些高地。砲兵（第二十三中隊）直到將近午後四時才到達陣地。地形的峻險及缺乏可以通行的道路逼使砲兵費去將近四小時的時間才前進數百公尺。

夜間，中國人撤退了他們的第二防禦線，這卽是以後稱爲中央砲台的防禦工事。

這陣地在10月 2 日這一天內由我軍不發一彈地加以佔領，但由於道路的缺如，地勢的險惡，尤其是極端炎熱的緣故，佔領是經過一番重大困難的。

西方諸高地全部由海軍步兵佔領，提督指定陸戰隊佔領東方的防禦工事。

10月 4 日淸晨，佔領東方防禦工事的行動在 Gourdon 海軍上尉指揮之下實行，並沒有遭遇到抵抗。敵人已先一夜向淡水方面撤退。至於南方的防禦工事，海軍步兵隊毫不困難地加以佔領了。

基隆及其隣接地域已經歸入我軍的勢力下。提督立卽開始佔領的工作。

10月 3 日曾將兩門12斤砲卸上陸地。這兩門砲經過莫大困難才拉上 Clément 山，置入陣地。在東方陣地的海軍陸戰隊由 Ber 大隊接防後，歸還了各人所屬的軍艦。

當時我們的陸戰隊如和艦隊的行動配合着向淡水方面急進，也許會很有成功的可能。可是對於實行這樣一種計劃有着多少阻碍啊！軍隊實額的不足、運輸能力的缺如，以至對於所經之地的絕對缺乏情報等等，使人決定不能再行前進。我們是命定要留在基隆及其隣接地域而不得離開該地的。

對於臺灣北部所要實行的作戰計劃是對基隆和對淡水的攻略。當孤拔提督佔領基隆時，海軍少將 Lespès 擔任向淡水施行同樣軍事行動的任務。

他在執行任務時將遭遇到的困難，有着另一種性質的利害，因爲他要克服敵人集中在淡水方面的防禦設備和衆多的兵力。

孤拔提督未能將閉駐在基隆的三個步兵大隊中的至少一個，撥歸他的副手指揮，是件令人遺憾的事。這樣的一種增援會特別使得 Lespès 少將所擔負的任務比較容易。不幸的是基隆方面須預防敵人反攻，而孤拔提督便不以爲應當將如此有限的兵士放在一些情形不熟和準備不周的陣地上去冒險作戰。這是一種錯誤吧？給 Lespès 少將派遣一個大隊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吧？我們是有權這樣懷疑的。總而言之，我們只要將由於佔領淡水而來的結果加以考察，便可看到佔領軍的情況以後會如何不同。

自從有了八月間的攻擊行動以來，基隆方面雖然一直維持着最嚴格的封鎖，但關於淡水方面的封鎖情形並不相同。孤拔提督直到九月杪才獲得准許派遣其艦隊中的一艦前

往該埠。

『砲艦 Lutin 曾於 9 月 3 日在淡水作過一番短短的偵察，當它到達該港時，前桅上懸有召喚領港人的旗幟。任何領港人不曾前來應召；但它却有機會發見淡水河已由一些載着石塊沉入水中的戎克船所造成的障碍物加以封鎖，並且甚至有一艘英國情報艦 Cockshafer 因此被封鎖在港內而無法開出。Lutin 想以萬國信號和這情報艦通話，但英國艦長表示他不能回答任何問題，以免違犯中立』。(註10)

9 月26日，砲艦 Vipère 曾阻止了一艘英國汽船由上海載來的 150 名中國人在淡水登岸，但確實說來並沒有任何封鎖，直到最近才有一種監視，因而有着充分防禦力的敵人，已經準備從事最堅强的抵抗。

海軍少將 Lespès 指揮着 Galissonnière 和 Triomphante 兩艘戰艦，及 D' Estaing 巡洋艦。此外，他應在淡水港外發現砲艦 Vipère。他奉到預定10月 1 日凌晨到達淡水港外的出發命令。

孤拔提督寫信給 Lespès 少將道(註11)：

『我希望您將敵制淡水內港及外港的防禦工事予以破壞。其次，您也許要除去一道由沉入水中的戎克船所構成的障碍。爲着完全開放水路起見，尙須清除埋在該水路中的魚雷。一張由領港人所繪的略圖，會給您指出砲台、障碍物和水雷等的相近位置(註12)。

『關於敵人所敷設的魚雷，最穩妥和最迅捷的方法是佔領水雷的點火哨，一旦到達哨內便將水雷予以爆炸。領港人會給您指出一個點火哨的位置。可是這項點火哨的佔領以及敵砲的破壞工作必須派兵登陸方能達成任務。請您自行判斷您所屬三艦的陸戰隊，由一些軍用小艇掩護着，是否足够。如果不足，您可要求增援，或是試着在登陸地點將水雷點火線挖出。……以小艦艇十分安全地佔領淡水港並予以封鎖，這便是您所要達到的目的……』。

Lespès 少將所率領的艦隊於 10 月 1 日晨 6 時碇泊在淡水港外。始終被封鎖着的英國情報艦 Cockshafer 泊在歐洲人住宅區前面。少將以信號通知該艦：他擬於24小時後砲擊要塞的防禦設備，這便讓歐洲人有避難的時間。

在10月 1 日全日中有 1,000名中國人顯明而且忙碌地工作着的防禦設備(註13)，是由一座正在建築中的砲台（新砲台）所構成，在砲台的胸牆上我們還看不見大砲，可是由於有起重機的設備，我們可以斷定他們正在裝設大砲。此外還有一座兼作燈塔用的，以白砲台的名稱著聞的舊砲台，它被一些砂包掩蔽着，而在它的砲眼內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一門大砲的砲口(註14)。

我們艦隊的碇泊地儘可能接近淺灘，和新砲台保持着 3,400公尺的距離，和白砲台保持着 2,500公尺的距離。

翌日，即10月 2 日，當旭日照耀山巓時，一層濃霧蓋住較低的部份，包圍着市街和砲台，以致它們不爲艦隊所見，而且艦隊的視線早已受到那正面照在砲手眼中的太陽光的妨害。此外，一種從整個海岸昇起的折光現象也改變着目標的外表上的高度。

敵人曾乘機在前一個夜晚將三門大砲裝上新砲台的砲座，現在便利用機會立刻展開了砲火。

法國砲兵只能利用敵人發砲的閃光測出他們大砲的位置；這種不準確的發射直到將近午前七時半、霧已散去、光線比較清楚時，方能予以改正。新砲台不久便受到霰一般的砲彈的重壓，可是中國砲兵們却一直支持到他們的大砲被完全毀壞為止。我們這方面沒有任何損失；中國人所發砲彈都在艦隊前面的岩石上爆裂。只有 D' Estaing 艦的桅檣上受到了若干破片。英國情報艦 Cockshafer 停泊的地位原來妨害着我們向白砲台的發砲，這時改換了碇泊地，開到上游去了。於是我們艦隊對於白砲台集中着的砲火，不久便毀壞了它的砲眼。從這時起，Lespès 少將便滿足於間隔若干時候向這兩座砲台發射數砲。

夜晚旋卽降臨，水路技師 Renaud 便去偵察封鎖港口的障碍物，以便在封鎖線的最好地位上開出一個缺口。他在下游 100 公尺處被一道接連着的浮標線所阻，他認為不將這些浮標的意義調查清楚便越過此線乃是不謹愼之擧。

他轉回了軍艦。第二天，我們的小艇便從事打撈這些浮標。藉巨石泊在水中的這些浮標，從外表上看來，除掉妨碍我們的螺旋槳以外，沒有其他目的(註15)。

可是我們不久便有了相反的證據，在我們的一艘小艇前面旋卽發生了猛烈的爆炸，但却不曾炸中小艇；水雷被引發得太早了。由此看來，陸地上有一個點火哨乃是顯然的事，而這點火哨無論如何非予以佔領不可。

海軍少將 Lespès 認為他沒有足够的人力來執行一次登陸戰。他將 D' Estaing 艦派往基隆向孤拔提督要求若干步兵隊的增援。到五日傍晚，僅有 Tarn、Châteaurenault、Duguay-Trouin 三艦載來了它們的陸戰隊給他增援。這是孤拔提督認為可以派出的唯一兵力。

這項增援給一次陸上戰爭帶來了600名的海軍兵力。人們將他們編成了一個分為五個中隊的大隊，交給 Martin 海軍中校指揮，這卽是8月5日在基隆指揮登陸的同一個人。

登陸之擧，定於翌日卽10月6日實行；可是這一天，以及其後的一天卽7日，至今異常晴美的天氣突然變了，海上波濤洶湧，迫使艦隊改變碇泊的地點。

一切登陸之擧變成不可能了。

到了8日，天氣業已恢復平靜，少將便在午前9時命令陸戰隊登陸。Martin 指揮官這天因為風濕病猛烈的發作，不得不將指揮權讓給 Châteaurenault 艦艦長 Boulineau，Boulineau 指揮官選定 Triomphante艦的海軍上尉 Duval 為大隊副官(註16)。

陸戰隊有五個中隊的兵力，外加兩個水雷兵分隊，每人携帶一日口糧，加上16包彈藥和預備藥莢(註17)。

陸戰隊的作戰目標是向新砲台直接進攻，將它的大砲毀壞，隨後轉向白砲台進發，並將位置在途中的水雷點火哨佔領，使敷設的水雷爆炸，然後歸艦：全部行程約為六公里(註18)。經過地面為艦上砲火所掩護；惟在到達新砲台所俯瞰着的斜坡以前，須穿過一片蓋滿茂林和濃密植物的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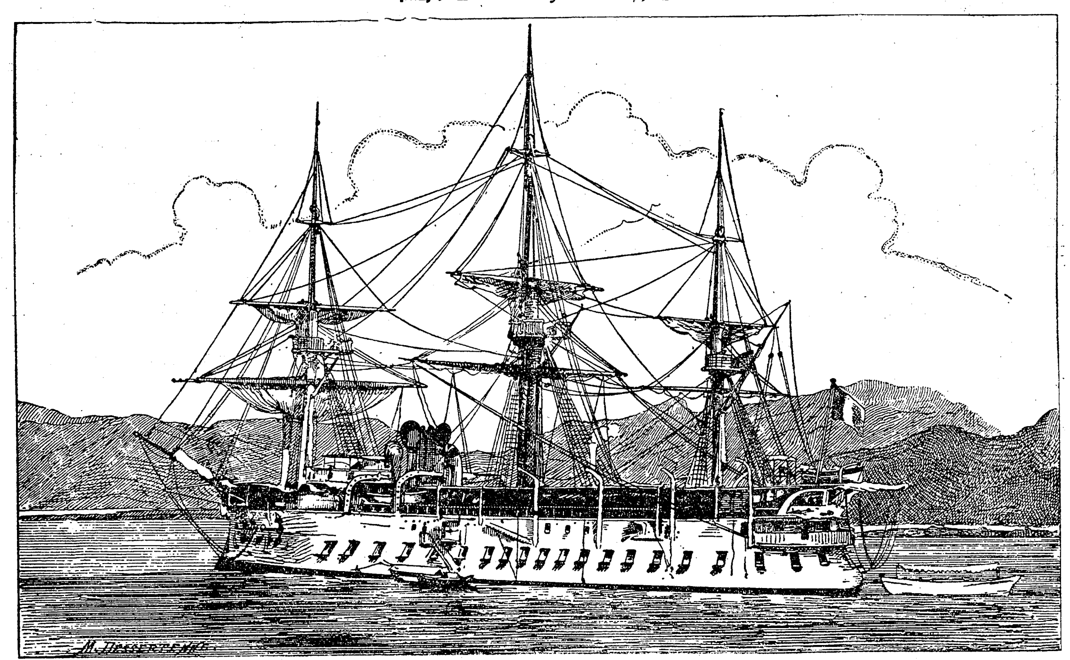
登陸之擧沒有太多困難地實行了。但兵士們不得不將半節腿子沒入水中徒涉着。當軍艦以砲火籠罩岸上敵人的砲台和防禦陣地(註19)時，各中隊便在海濱排列隊伍。

午前10時開始了前進行動。

第一和第二中隊 (Galissonnière 及 Triomphante 的陸戰隊) 立刻展開了他們的戰鬪隊形(註20)，向新砲台稍右的方向進發。在他們之後約200公尺的地方，有第三和第四中隊 (D' Estaing、Châteaurenault、Tarn 和 Duguay-Trouin 諸艦的陸戰隊) 接踵而來，構成預備隊。

第五中隊 (Bayard 艦的陸戰隊) 擔負着掩護左翼的任務，這方面是必須予以警戒的。因此，第五中隊便從這方面着着斜行前進。

圖九 Bayard 艦



『我們越過那些最先遭遇到的蓋滿荆棘的砂丘，便面對着一片與我所期待的土地完全不同的土地；這不是稻田和樹叢，這却是一片非常隱蔽的土地；谷地包含着一些圍以生籬的小塊的耕地和一些有刺的植物；一些茂密的樹木，一些水溝和乾溝，展佈在一片寬達一公里左右的地面。我們非進入這片土地不可；當時我還希望被我們幾發恰巧落下的砲彈逐走的敵人，會不能支持這邊的陣地』。(註21)

一旦進入密林，各中隊及各分隊便互不相見。在這情形下，統一指揮乃不可能之事：只好由各中隊長獨斷獨行，以那還可見到的新砲台爲目標，大家朝着目標前進。

將近午前11時半的時候，有一個中隊和敵人接觸了；鎗戰從右方開始，旋即變得非常激烈，並且擴及左方。固守在密林內的敵人正泰然自若地等着我們。

作爲預備隊的第三、第四兩個中隊幾乎在同一個時候到達戰線，雖已秩序混亂，但尙在可由軍官們予以整頓的狀態。第四中隊立刻去增援在第一線的第一、第二兩個中隊；可是第三中隊本身採取了戰鬪隊形，並且同樣在正面發現了敵人，於是它這方面也開始了鎗戰。由於地形困難而不能在左方斜行前進的第五中隊，已和第四中隊集合起

來，向那些冒着軍艦的砲火從東北方迅速降臨的敵人展開射擊。

在不到10分鐘的時間內，一條長達1,500公尺的戰線展開了射擊，這戰線上有着最大數目的戰士，幾乎全都處於同一高度，第二、第四、第一、第三中隊和左翼的第五中隊全都加入了戰線。再沒有預備隊剩下了。

鎗戰愈來愈密，變成了一種連續着的廻轉。Boulineau 指揮認爲射擊過密，想要使它停止。恰好在這瞬間，他身旁的喇叭手頭部負着重傷倒下了。指揮官便採用口頭號令，並使這號令廣爲傳佈，但沒有用處，鎗戰已入了瘋狂狀態。當時中國人距離法國戰線爲100公尺。

右翼方面，多數從白砲台出來的敵方正規兵，試圖包圍我們。我們的一部分隊伍勇猛地使用刺刀衝擊，才將他們的包圍運動予以遏止。同一時刻，中國人的另一個包圍運動又威脅着我們的左翼；第五中隊快要受到他們的包圍了。從火線上退下來的第三中隊的一部分，恰合時機地支持了第五中隊。這時開始射擊已經大約有了一小時，我們所備彈藥三分之二已經消耗了。負傷者的數目迅速地增加着，傷兵的運送惹起了一種眞正的退却運動；第一中隊的指揮官 Fontaine 上尉、第二中隊的指揮官 Dehorter 上尉、第三中隊的 Deman 少尉等，都因負傷退出戰鬪。

這時左翼後方發出了鎗聲，使人躭心到我們已經完全受到了包圍。第五中隊曾有一時被從左方丘陵降落的中國隊伍切斷過。情況變得最危險了，右翼已經退却：它被逐向左翼；彈藥立刻就要用完了。

午前11時45分，一名信號兵登上港口燈台的石柱用手臂發出信號：『彈藥用罄，損失重大，我們非撤退不可』。(註22) 退却的命令發出了；時候是正午。

退却行動由左方斜行開始，Galissonnière 和 Triomphante 兩艦的水兵（第一和第二中隊）擔任掩護退却的任務。負傷者的運送使得退却加倍困難。

幸而潛伏在密林中的敵人並沒有追擊我們。但我們是禍不單行，海上又起了風浪，因而小艇無法靠岸。

爲着登上小艇，兵士們必須將整個身子齊頸項浸入水中。改變着位置的 Vipère 艦靠近海岸，一面抑制着中國軍隊，一面與小艇停泊在同一小灣內。午後1時10分，一切小艇都已離開海岸，而留下9名陣亡者、8名失蹤者在敵人的手中。負傷的 Fontaine 海軍上尉和運送他的兩名兵士被敵人俘去，三人都立卽被斬首了。

退却時，一門旋廻砲由一艘小艇落入水中，並被棄置在幾公尺深的海底。被敵人割下的我們水兵的首級，給一群熱狂的群衆持往淡水市內歡呼遊行，必須英國的 Cockshafer 艦艦長出來干涉，才把這些可悲的遺骸埋掉。

除掉陣亡9名和失踪8名之外，淡水事件還使我們有了負傷者49名（其中4名爲軍官）(註23) 的損失。若干日後，海軍上尉 Dehorter 在西貢因傷逝世。

中國人方面，據海關官吏說來，則有80名的陣亡者和200名的負傷者。

爲着減輕這次痛苦事件的結果起見，人們將它稱爲偵察戰；實際，這却是一次最嚴重的敗戰。這次敗戰對於以後的戰役必然會發生最壞的影響。與中國的任何協商已經成爲不可能。若干時以來希望美國出來調停的想頭也不得不放棄了。

這次敗戰的第一個原因不容爭辯地是登陸部隊人數的不足，可是，我們也必須這樣說：這次敗戰似乎也應當歸咎於缺乏戰術方面的經驗。

沒有任何前衛來保護戰線的向前運動；不曾有過準備，便冒着那些埋伏着且有堅強掩護的中國狙擊兵的射擊，將戰線投入一片困難而又未經探查過的土地。當剛剛組成戰鬪隊形時，便表現出缺乏統一指揮與團結力。在混亂中開始的射擊，出乎指揮官意表地將預備隊過早地投入戰線，因為軍隊缺乏鎮定而在剎時間便以一種無意義的鎗戰將彈藥用罄，這種種弊病並未能由那些對於陸上作戰缺乏訓練的海軍官兵的輝煌的勇氣予以挽救。步兵的戰術不是臨時可以學會的；陸戰隊非受到這種殘酷的考驗不可。

『當戰鬪時，必須讓海軍鎗手擔任他們的唯一任務，那任務即是從本艦的檣樓和甲板上向着敵艦的甲板與船橋射擊。除開短促的軍事行動以外，決不可以讓他們登陸，而且那種軍事行動要受到艦隊大砲的掩護，並且要在沒有任何類似有組織的軍隊存在的、某些幾乎可說是未開化的國度行之。學會了歐式操練，能够散開、集合、從事潛伏射擊的中國人，對於海軍鎗手早已是太強了。

『Lespès 少將對於陸戰隊沒有多少信心。「決不要讓水兵登陸」！10月2日傍晚他曾這樣叫喊過。實際的需要逼着他將水兵派上陸地，而一種嚴酷的宿命却要使那樣明白表示出來的他的意見，在他眼前得到最悲慘的確證』。(註24)

10月8日對淡水所實行的作戰行動，以後再也不曾重演過。這據點變成了中國軍隊對基隆的作戰根據地。直到中法和平條約簽訂為止，法國艦隊僅止輪流着在淡水河口對這海港加以最嚴格的封鎖而已。

（註1） 福州，9月30日，午前11時。孤拔提督給海軍部電。

『馬祖，9月29日：

『我今天出發往基隆。我將儘可能地每兩日和 Pic-Aigu 保持通訊』。

（註2） 見地圖四（基隆平面圖）和地圖五（港灣與商埠全景）（已遺失）。

（註3） 見地圖三（基隆及其附近）及地圖八（南面警戒地區）。

（註4） 見地圖三（基隆及其附近）及地圖七（西方各線）。

（註5） 見地圖四。

（註6） 1884年10月18日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7） 數星期後，Marty 上尉以霍亂症歿於基隆。他是那些墳墓受到中國流氓侵犯者中之一。被斬離身軀的他的頭顱，被那些企圖獲得中國政府懸賞金的褻瀆者拿走了。

（註8） 以後於1885年1月26日被敵人殺死。

（註9） 1884年10月1日及日的陣亡者或負傷者，海軍步兵第三聯隊：Vermare、Reniac、Nurdin、Abadie、Laurencine 等陣亡；Martini、Pichot（給養伍長）、Chevalier、Aubain、Gallan、Contosse、Laffargue、Roret（伍長）、Théas、Getten、Dagonas、Lambert 等負傷（見「公報」）。

陣亡者均埋在 Clément 山麓，中國海岸砲台的側面。

（註10）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

（註11） 1884年9月29日於馬祖。

（註12） 『交給 Lespès 海軍少將支配的領港人，乃是淡水唯一的領港人。他自願向孤拔提督效勞，於九月初通知提督說他離開臺灣島，將出現於香港的法國領事館。他立刻被以每年五萬法郎的價格僱用了。他所供給的情報是那樣正確，以致我們可以確信擔任閉塞淡水河的工作者即是他本人，尤其是那些放在障碍物前面的水雷是由他指揮敷設的。他給中國人服務過以後，又來向我們出賣他的助力，他

認爲在兩個槽中取食是有利的。這些水雷共有10枚，都有炸藥和通電自動爆發的裝備。水雷的點火和觀察的哨所，據他說來，是設在白砲台後面（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3） 見地圖六（淡水港）。

（註14） 見 Lespès 少將的報告。

（註15） 見1884年10月13日 Lespès 少將的報告。

（註16）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7） 海軍鎗手裝備着叫作 Kropatcheck 的海軍鎗。

（註18） 見 Lespès 少將的報告。

（註19） 見地圖六（淡水港）。

（註20） 見 Boulineau 指揮官的報告。

（註21） 見 Boulineau 指揮官的報告。

（註22）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3） Dehorter 海軍上尉、Deman 海軍少尉、及海軍見習士官 Rolland 和 Diacre。

（註24）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第 四 章

在基隆的安頓——佔領之初的數月——寒熱症——臺灣沿岸的封鎖宣告——向基隆增派援軍

10月1日及2日兩日在我軍輝煌的成功之下過去了。那樣幸運地開始着的基隆佔領，使人有權對於戰爭前途從事良好的預測；可是淡水的敗戰突然發生，它一方面使我們看出中國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也使我們明白局勢的危險。這次敗戰是難以補救的。從陸上進攻淡水成了一種瘋狂之舉：那必須在除開若干苦力以外沒有其他運輸能力和幾乎沒有炮兵支持的情況下，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經過50公里的路程；最後，在保衞軍事根據地的基隆以外，我們所能運用的兵力是微不足道的：最多只有一個大隊。

由於缺乏人手，於是佔領工作在登陸初期便一時陷於停頓；佔領鑛山的念頭更不得不根本予以放棄。這些有名的鑛山是位置在市街東面若干公里的地方，並處在防禦圈以外，而佔領軍則不得不局限於防禦圈以內。

因此，小小的派遣軍除安頓下來以外，別無可爲。這項安頓工作在若干星期內成了孤拔提督的日常掛慮，同時他向政府報告：若不獲得新的有力的援軍，已不能向前再進一步（註1）。

在提督的卓越和勤勉的策動下，基隆在數星期內成了糧庫和艦隊的補給中心。改爲防禦陣地的它的附近各處，勉强掩蔽着軍隊以備敵人的反攻，幸而敵人在佔領初期並不想怎樣冒險。

我們的一般防線是依照那些直接瞰制海灣和市區的第一線高地設置的。這些高地本身又很厲害地受着第二線高地的瞰制。佔領第二線諸高地是較爲合理的。因此砲台的位置顯然應當設在瞰制着附近一帶的兩座花崗石的大山峯上，即標高 205 和標高 212 的地方（註2）。可是，這事儘管如此合理，但選擇這樣一道防禦線便非擴大防禦圈不可，而這却和部隊的實力不相稱。此外，交通能力的缺乏，特別使得各種困難及安頓的遲緩更形錯綜複雜。因此，非放棄第二線高地不可。我們做着最爲急迫的事，我們滿足於第一線高地。這第一線高地在地勢上雖有缺點，但它使我們易於集中兵力，並使全部防禦力置於最高指揮官直接命令之下。

敵人爲防禦海灣而建立、但在設計方面有着種種缺點的那些堡壘，是可供我軍利用的。我們通常只要使這些堡壘改成相反的方向就行，同時還可利用中國正規軍在那裡所搭的棚屋。這些堡壘大部份以後都得到了最先指揮這座堡壘的軍官的名稱。

我們的防禦陣地包括以下三個防禦區：

（一） **西方防禦線** 切斷馬鎖方面的道路。

Clément 砲台建築在那位於西南方瞰制着海灣入口與它同一名稱的巍峩的斷崖上，而我軍10月 2 日的登陸便是在這斷崖之麓實行的（註3）。從佔領之初着手，它是全部由部隊造成的。這炮台由兩座堡壘構成：一座小堡築在標高131的地方（稜線的最高點），以西北方的小谷地作爲射界，另一座半方形堡築在山坡上，以海灣和市街爲射擊目標。

小堡有12斤旋廻砲二門裝在木製的砲床上。守備兵最初爲一個中隊，後因這砲台從未受到敵人的威脅，守備兵便逐漸減少。中國人築在山坡上的設堡陣地，因對我們毫無用處，不久便在冬季豪雨的作用下崩潰了。

Clément 砲台所在的高地和相距1,040公尺、建築中央砲台的巍峩的斷崖之間，有一片深深的谷地分隔着；這斷崖在西南方有一些險阻的斜面，反之，對着海灣一面則是一些長長的沒有變化的緩坡(註4)。

這是一座以前屬於中國人的砲台，我們只要將斜面加以修理，將副防禦設備加以補充就行了。它在砲兵裝備方面得到了80mm山砲一門，以西北谷地及馬鎖方面爲射界；又四斤旋條山砲及 Hotchkiss 式旋廻砲各一門，以南方高地爲射界。它的守備兵爲一個中隊，另加一個砲兵支隊。砲兵支隊的大部分係由第十二聯隊（陸軍）所屬第十一砲隊的小隊所編成，支隊長 Naud 陸軍中尉不久患虎列刺逝世。

爲着補給砲台對於西北方視界的不足起見，在標高146的地點設置了有着散兵壕的複式監視哨。

Thirion 砲台補充着西方防禦線的全線。建築這座砲台的高地和建築中央砲台的高地有着同樣的趨向和同樣的地質上的構造。它那非常廣泛的視界，可以讓人監視馬鎖谷地以及那些向淡水盆地降下去的樹木茂盛的斜坡。

Thirion 砲台係利用一座設備甚爲完整的中國砲台而改成，只略加修理便可應用。砲台的守備兵爲 Thirion 中隊。不幸這一個早已爲東京水土所苦的中隊，不久便受着傳染病的嚴重打擊。人們因此過份心痛，而將那使中隊損失多人的病源歸之於砲台所在的地址。爲着迅速解決這事起見，提督便決定將守備兵全部暫時從這砲台撤退。以後的情況沒有使得守備兵再去據守，而砲台便一直被放棄，僅只有時由若干斥候兵前去視察一下而已。

被海灣和港埠將市街隔離了的西方防禦線的給養，大部分係由小艇輸送。我們在港內小嶼對面，中央砲台之麓的東方地點，設了一個專供小艇來去的碼頭。從這裡起，有一條寬一公尺半的水路循着小河的河口前進，在分出一股通向中央砲台以後，這水路一直延伸到 Clément 砲台。由陸地通往西方防禦線，則須經過中國人市街，並從兩座木橋越過那圍繞市街的河流的兩道支流。隨後，便沿着那向各方面分出許多小徑的馬鎖的鄉道前進。這條鄉道正和當地所有的道路一樣，是一條步行者的便道，大部分鋪有石塊，但却不能通行車輛，而這帶地方的人都從來不曾見過車輛。這條鄉道一直延伸到馬鎖。

（二）**南方防禦線** 像「圓形劇場」一樣圍繞着基隆的那些高地，微向南方傾斜着，而在標高97的峽路地方容納着連絡基隆和淡水的那條步行者的小路。一條有百級左右的石梯可以攀登聳立在北面的峻坡。爲着遮斷這峽路，中國人曾設立一道伸向西北而一直到達 Thirion 砲台的連續的防禦線。這防禦線在東南方得到一個小規模的設堡陣地的支持。這爲着抵抗來自海灣的攻擊的防禦工事，設在南面斜坡的中腰(註5)。

這設堡陣地雖然具有種種缺點，但它却有着一切設備現成的好處；它被充作一個防

禦堡，最初稱爲 Leverger（註6）砲台，以後稱爲淡水砲台。這堡壘的坡面向着敵人方面傾斜，而它的北面則靠着一座懸崖。它的壘道成了敵人射擊的目標；同時由於它較其他堡壘的位置更爲突出的關係，又成了敵人一切攻擊的對象。我們爲着防護堡壘的營舍起見，在那邊裝上密柵一類的蔭蔽物；這工作長久而又困難，而該地的安全是始終不可靠的。

當中國人在堡壘南面相距數百公尺的齒形高地設下陣地時，我們的守備兵便時常白晝在堡壘內負傷，而軍官們進餐時亦時常受到從餐廳防護密柵的間隙中穿過的敵彈所驚擾。

南方防禦線的防禦設備，由兩座裝甲防舍（Blockhaus）補充着：一座設在西北方，直接控制着通往淡水的道路；另一座設在東南方一個險峻山峯的峯巔（標高 155 的地方），這山峯得着「鷹巢」這有深意的名稱，同時控制着淡水砲台。後一座裝甲防舍的武器爲12斤旋條砲二門和旋廻砲一門。這項武器以後又獲得 Lahitolle 式 80mm野砲二門的補充。設在西北方的那座裝甲防舍則裝備着旋廻砲一門。

淡水砲台和兩座裝甲防舍的守備兵爲兩個步兵中隊。這些防禦工事內的砲兵裝備是相當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佔領軍只有着極爲有限的砲兵人數。爲着補救這事起見，提督便將由一位海軍少尉（註7）指揮的一個海軍砲兵分隊派往淡水砲台。他們擔任操縱大砲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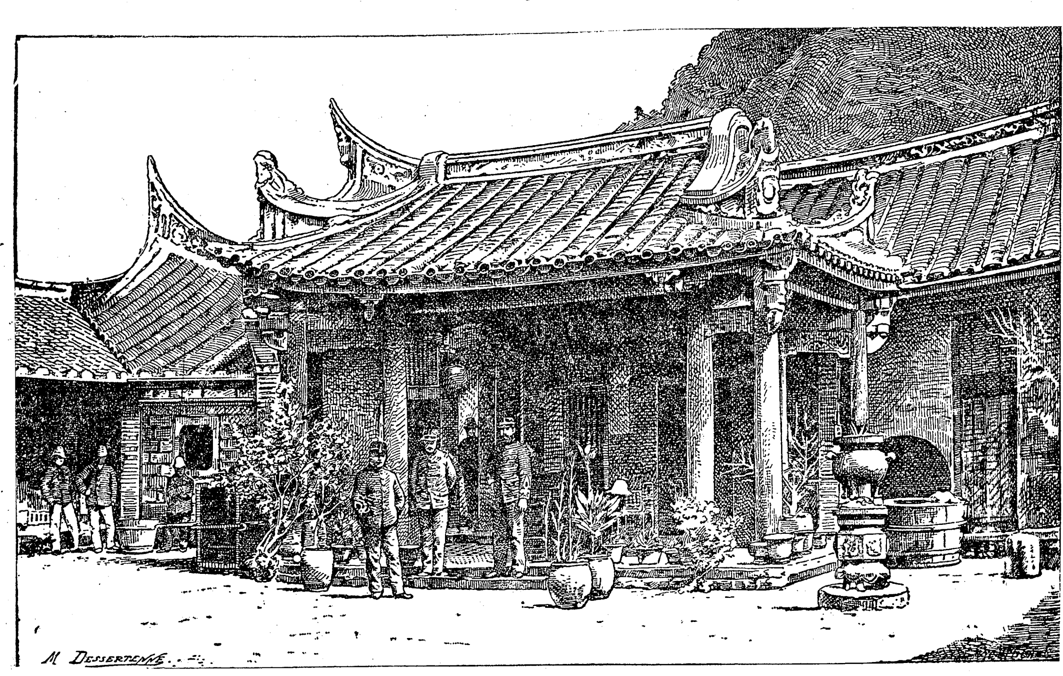
在基隆南方的谷地上流過一條小河，沿河有一條連絡着暖暖街和淡水谷地的小徑，從一堆叫作 Naï-Nin-Ka 的小屋前面經過。這谷地的平坦部分佈滿着稻田並且散佈着竹林和檳榔樹林，這是最適於隱藏敵人遊擊隊的進行的。不使中國人侵入基隆市街乃是重要的事。爲着這個目的，我們在基隆市南面一所方形大建築物內設立了一個防禦哨。這建築物是一位中國富豪的住宅。它被穿上一些鎗孔，設立一些障壁，並且造了一些防禦用的方型射擊塔。它得着海軍步兵第二聯隊的一個中隊、即由 Cramoisy 上尉所指揮的第二十七中隊作爲守備兵。經常保持警戒的這一中隊，曾屢次向中國遊擊隊開火；它因負責保持市區安全的緣故，曾經幾度發生殘酷的殺戮（註8）。

香港和上海的英國報紙因爲缺少稿件，便將 Cramoisy 上尉佔領廟宇式的建築物一事加以報導而使其改變性質；可是，模倣着拉·封丹的猴子（註9）的誤會，他們把一個人當作了 Pirée（見註9），於是 Cramoisy 被用 “Red”（註10）這字來翻譯。再又譯成法文，“Red” 變成了 “Rouge”，由於他的名稱便使人連想到一些殘酷的場面，並讓小說家的想像力獲得自由的馳騁（註11）。

那「紅色」廟宇一方面瞰制着同樣叫作「Cramoisy 谷地」的谷地，另一方面又有稱着使南方防禦線和東方防禦線保持聯絡的好處。它部分地補足了這防禦線所面對着的那稱爲「圓形劇場」（Cirque）的花崗石的大隆起部所有的缺陷，這大隆起部在 1,500公尺的距離從 212 公尺的高處瞰制着市街。蓋着一層葱鬱的樹木，聳起一些巨大的岩石，這隆起部由一些垂直的崖壁和附近的高地（註12）連繫着。若干通着羊腸小徑的缺口使人非常困難地達到這片斷崖；它不單是控制着附近的高地，却是控制着市街和海灣全體。我們不得不將佔領這地方的念頭放棄，因爲這項佔領將超出一切比例地增加防禦圈的面積。

這防禦圈被移到 Cramoisy 廟和城砦，以便和伸出在 Soo-Wan 鎮上的高地線會合，而東方防禦線卽是設在那些高地上面。

圖十 Cramoisy 廟的內部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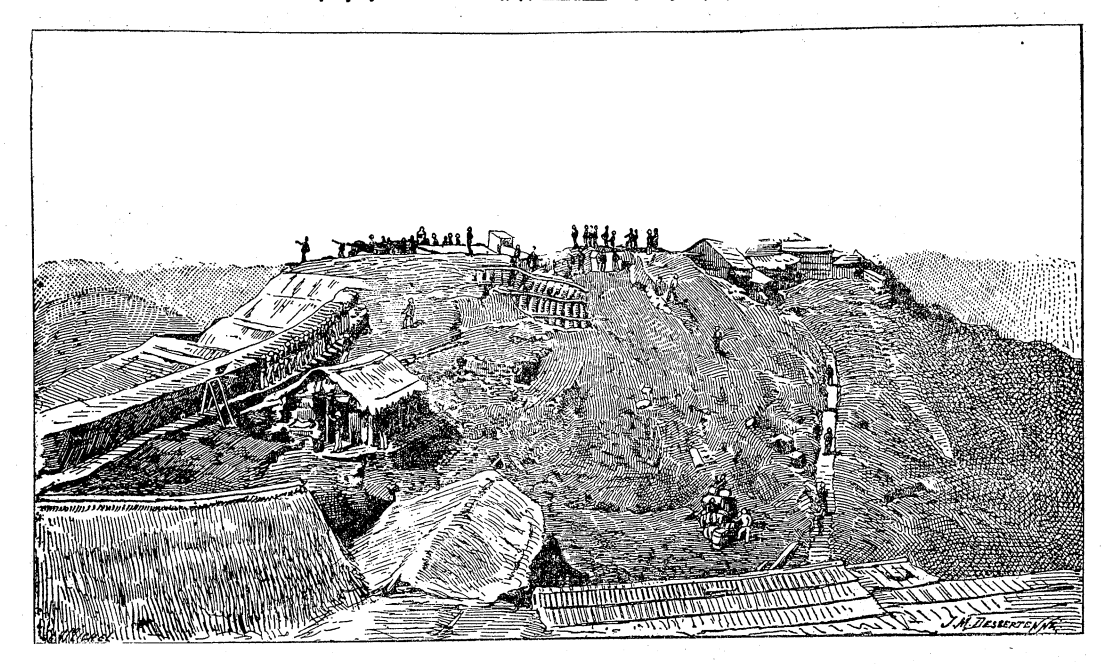


（三） **東方防禦線**(註13) 利用敵人防禦工事改設的東方防禦線，包括三座堡壘，由一條中國人所留下的鋪有淺草的胸牆連繫着。三座堡壘卽 Ber 砲台、Gardiol 砲台和 Bayard 砲台。其中 Bayard 砲台平常更以A點的名稱爲人所知。A點乃是防禦線東部的支持點，它曾被我們大加改造，有着一座附有露台的半圓式砲座，在整個佔領期間，這砲座發揮了最大的效力。A 點在砲兵器材方面裝有12斤旋條砲二門、80mm 野砲二門、80mm 山砲一門，全部都由海軍砲兵操縱，這些海軍砲兵大部分都派在砲台內部。步兵守備隊乃 Ber 大隊所屬的兩個中隊，其指揮官員有東方防禦線的最高指揮責任。

Gardiol 砲台位置在A點和 Ber 砲台的中間，駐有一個中隊（指揮官 Gardiol 中尉）的守備兵。

最後要說到 Ber 砲台；它和中國人市街距離最近，從65公尺的高處瞰制着中國人市街，也有一個中隊的守備兵，這是 Ber 大隊的最後一個中隊。這座砲台係由一道築在高地上的簡單的肩牆所構成，它裝備着四斤山砲一門。這座砲台的守備兵，在南方斜面的半腰原屬中國人的營地，有着他們的棚屋，而將他們的平臺暴露在敵人射擊目標之下。中國人可以從「圓形劇場」高地向這砲台瞄準射擊。幸而中國人從來不懂得鑑定他們的兵器所能達到的眞確距離，否則他們確乎會使得 Ber 砲台以及 Gardiol 砲台無法防守；Gardiol 砲台是在和 Ber 砲台類似的條件下設置的。

圖十一　A點堡壘的內部情形



孤拔提督擬在淡水砲台和A點附近建築四個裝甲防舍來補充這些防禦線，但要在堅固和設備良好的條件下設置這些裝甲防舍，以佔領軍的有限能力竟無法實現。爲着這事，他曾屢次向法國政府提出種種建議。10月6日政府曾給他發出照准的命令，可是同月30日的一通電報又命令他擱置此項計劃(註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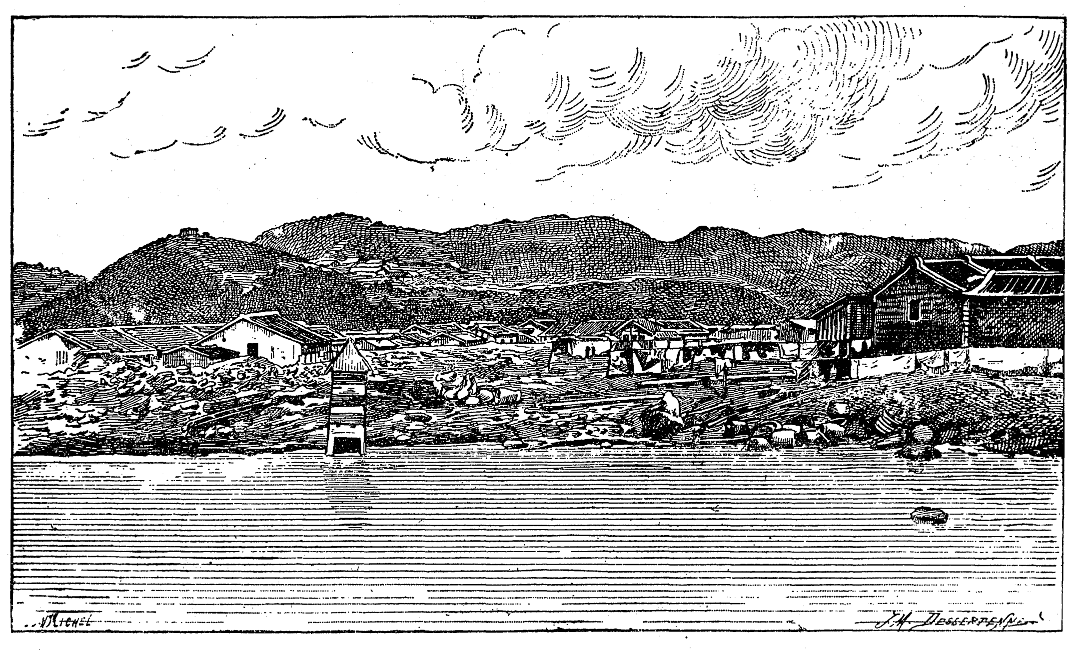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將保衞防禦圈的全部兵力加以概說，我們會承認幾乎全部砲兵和12個步兵中隊內的八隊都已用在防禦圈內。實際，可以運用在防禦線以外的軍事行動上的兵力僅有步兵四個中隊，80mm 山砲一門、四斤旋條山砲三門而已。這樣的兵力不足，迫使佔領軍在新的援軍到來以前只能從事幾乎屬於被動的抵抗，只有新的援軍到來才能使它脫出無爲的狀態。

佔領軍的參謀部、勤務部、病院和倉庫等等都設在 Soo-Wan 鎮和歐洲人的住宅內。中國人市街及衙門都暫時沒有分配用途。

當佔領之初，當地居民由於我們的態度而安心起來，大家都留在市內，專心從事日常的工作，甚至還和我們的兵士發生某種程度的睦誼。可是不久，居民們服從着中國官吏的命令，從我們四周撤退，他們帶走了最貴重的東西，去和敵兵合在一塊加入那快要開始的殘酷的戰爭。市街不久便被完全拋棄，白天只看到我軍携着武器的雜役從屋架上搜取生火的薪柴，夜晚則只有敵人的遊擊隊進出，企圖襲擊我們的步哨。那些半毀的店舖從洞穿的板壁內伸出那些一度引起我們兵士的興趣而隨後却被用足跟搗碎了的傢具。家庭用具、塗釉的陶器、形狀奇特的漆器、竹製的靠椅、寫着金字的長招牌、佛像的殘肢斷胴、用動物大腸製成的各種顏色的燈籠、商人的帳簿等等，充斥着街路，被行人們踐踏着。

一種强烈的火災臭味和受害的居民們所發散的麝香和鴉片的氣味混合着。間或有一匹壞脾氣的狗和一頭饑餓的貓在黑暗中溜過，當牠們在搜索那被牠們作爲唯一糧食的無名殘骸時，不意給人發現了。

圖十二 東方陣線和中國市街



爲使宿營地空氣流通起見，提督決定將這些給匪徒們作爲巢穴並在必要時可以掩護敵軍(註15)的破屋的一部分予以破壞。和中國墳場相近以及位置在 Soo-Wan 鎮南面的一堆堆的房舍和茅屋便這樣完全削平了。一道蓋着淺草的石造的障壁遮斷了市街這一部分和 Soo-Wan 鎮之間的道路(南方障壁)。

Soo-Wan 鎮成了海軍步兵預備中隊的宿營地，他們在殘骸和廢物當中，在中國人屋內所有的惡臭當中，竭其所能地好好安頓了下來。

Soo-Wan 也住着憲兵分隊，在憲兵隊附近留有一處地方收容戰俘，並且有一座苦力的宿舍。我們也在那邊設立了糧庫。

在 Soo-Wan 的北面海濱，還不曾到達歐人住宅的地方，一座相當廣濶的建築物作爲砲兵預備隊的宿營處，附近的幾座小屋則成了軍官的住宅。

歐式建築物的第一群用作司令部、砲兵廠及病院等，砲兵廠的設備不幸非常簡陋。像山一般堆積在海濱的大量煤炭，在整個佔領時期，供給了取用不盡的燃料，可是因爲炭質不佳的緣故，時常受人排斥。士兵們覺得把當地人民住宅的木架拆來取暖更爲簡便多多。在佔領之初，我們艦隊的船舶曾試圖利用這種燃料，可是這種過於細碎且含有大量瀝靑成分的煤炭，一經燃燒便產生巨大的熱量和許多煤煙。它迅速地弄髒了鍋爐。

『它帶着長長的火燄，燃燒得很快，以致 Vipère 艦使用這種煤炭的第一天，燃燒不久便發現它的煙囱通紅，並且飛散的火星使得它的桅檣和帆具發生火災。艦長只得下

令將爐中的火停熄，並且張帆繼續它的航程。從此以後，艦隊使用基隆煤炭時，必須將它混上另一種緩燃性的煤炭。它僅被用來維持在碇泊中的火爐。當我們想要使火旺盛恢復蒸汽的壓力時，則宜於使用這種煤炭』。(註16)

這種煤炭非煉成焦炭不可。孤拔提督曾向政府要求供給他以煉炭設備，可是政府埋頭處理當時發生的各種緊急事件，提督這項要求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註17)。

而且，中國人爲要阻擋我們使用這項煤炭，曾在煤炭堆上澆上石油而放火。儘管有着冬季不停的雨水，在我們整個佔領時期，煤炭堆却繼續在緩緩地燃燒。

在煤炭堆置場以外，海關的建築物構成了歐式住宅的第二群。這些建築物被用作病院（不久便住滿了患者而非擴充不可）和醫生們的住所。末了，最後一所房子便成了最高指揮官及其僚屬的宿舍。

一條電話線將這所房子和A點連絡起來，以後這條電話線發揮了很大的效用。

更遠一點，沿着海岸，恰在海灣的入口，在 Galissonnière 砲台的石灰牆脚，靠着 Ber 防禦線的末端的斷崖，有一片在基隆附近很少見到的、幾乎平坦的土地，成了法國遠征軍的墓場；這可悲的地方在幾個月之內居然容納了約 20 名軍官和 500 名以上的陸海軍士卒。

『最後，我們組織了一個港務部。Chateaurenault 艦的一位海軍少尉 Guédon 負責其事。兩艘從香港購來的小蒸汽船 Georges 和 Kowlown，以及兩隻汽艇和一群改成艀舟的戎克船，均交由該部支配。社寮島上設了一個貯炭所，補給的工作由懸着德國或俄國旗航行的香港方面的汽船擔任。貯炭所保持着至少 2,000 噸的貯藏。一個棧橋通到貯炭所。在它附近有12～13個小板屋用作倉庫，還有一個有着起重機的拋錨處。在基隆前面，我們設置了兩個供小艇用的棧橋，以及飲用水蒸溜所、麵包製造廠等等』。(註18)

在整個10月份內，佔領軍的安頓工作異常敏捷地進行着，並沒有任何戰爭的意外來擾亂它的單調的氣氛。人們幾乎要說中國人已經消失不見了。

敵人駐在基隆的守備兵從10月 2 日的戰鬪獲得了慘痛的敎訓，便退往淡水方面，並在水返脚（Switenka）附近據守着一個設堡陣地。而且中國政府似乎從基隆的喪失上打定了主意，集中所有的力量於淡水的防禦，而終於在10月 8 日勝利地抵抗了我們的攻擊。可是由於淡水曾使我們受到挫敗這一事實，它是應當準備自己成爲我們最近反攻的目標的。敵人將島上所有的預備兵和在島上登陸的援軍全都召集到淡水。在幾星期內，爲着防備我們從海上去的攻擊，淡水竟成了一個非凡地設防和武裝地域的中心。在這地域內的中國正規兵受着我們不得已而有的無爲態度的引誘，一面輕視我們的計劃，一面在等着機會讓他們自己向基隆攻擊。

我軍10月末的軍事行動，因此僅限於基隆周圍數公里內的小偵察。而且由於兵力的不足和行走的困難，這種小偵察變得幾乎與人無害。——在一個除開 3～4 條徒步小徑以外，一切交通道路幾乎全付闕如的地方，行走有着使人難以置信的困難。

到 11 月初旬爲止，除開若干炎熱的日子外，天氣顯得非常良好。

在這時期內，法國遠征軍在軍事方面雖是幾乎完全平穩無事，但另一方面衞生狀況

却不久便變得非常惡劣。

10月23日，孤拔提督發電給巴黎：

「兵士不服水土，多數染上傷寒症，甚至數人有虎列刺徵候。從11日至23日，我們損失了11人，現有56名病人住入病院，其中12名情況嚴重。直至不健康季節的終了，我將儘可能節用部隊，但此舉不免使各種工作及敵情偵察大爲延誤」。

從交趾支那守備隊或東京軍團徵集而來的法國遠征軍的兵士，大部分都已完成了他們的兩年殖民地服役。這卽是說：他們的勇氣和他們的犧牲精神雖是照舊無可比擬，但他們的健康由於熱帶的氣候或參加一個戰役的過份勞苦，却多時以來便已受到損害。在這次戰役中，他們已給法蘭西取得山齊（Sontay）、北寧（Bac-Ninh）、紅和（Hong-Hoa）、太原（Thaï-Nguyen）和宣光（Tuyen-Quan）等地。對於疫病已經無力抵抗的他們，便必然要給基隆的不衞生付出巨大的代價，基隆多時以來便是亞細亞沿岸有名的最不衞生的地點之一。

他們死於什麼疾病呢？死於赤痢、一般衰弱、傷寒症等，但尤其是死於一種被醫生們稱爲「森林熱」（fièvre des bois）的怪病。這種被人叫作「病」（maladie）的寒冷的發作，人們都歸咎於當地溶解有植物性物質的飲水中毒。這種病由激烈的頭痛、暈眩、嘔吐開始，隨後便突然發熱，伴隨着關節部的疼痛、全身衰弱、精神錯亂、惡寒、以至死亡。病的全部發展每每只需數小時的時間，因而有人早晨還是壯健的，午後却已經死去，連將他送入病院的時間都沒有。

這種病最初發生在西方陣地，該地守備兵迅卽死亡多人。死亡的比例是那樣大，因而士氣（儘管海軍士兵是那樣善戰、那樣耐苦）大受影響。爲着謹愼起見，提督不得不將病勢最爲猖獗的 Thirion 砲台的守軍撤退。大家認爲當地的水和土都已中毒。最初只是臨時性的撤退，以後却成爲永久的了[註19]。

雖然有着這類措施，疫病仍舊繼續着。11月9日，運輸艦 Nive 載運病人52名駛往西貢。在這時期，佔領軍的實額減至1,750人，其中350人由於健康的原因不能服務。從11月1日至9日，有17人死去。

季候風的易向所帶來的連緜的雨水，也妨碍了各方面的改善。

當這小小的遠征軍集中全力於它的防禦和安頓的工作，艱苦地和有碍健康的水土奮鬪着的時候，決定作一次大戰的中國政府，却在大陸上準備新的援軍和軍需品，想利用適當的機會把那些人員和物資投在臺灣島上。爲着運輸那些兵員和物資，中國政府求援於中立國船舶的協助，而那些船舶都由自稱「沿岸兄弟」（les frères de la côte）的各國冒險家指揮着，他們始終在追求冒險和發財的機會。

等到敵人再有力量採取攻勢時，我們將要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目前阻止敵人援軍登陸，乃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提督曾經懇切要求本國政府脫出那種「報復狀態」（l'état de neprésailles），斷然對中國宣戰，那樣便可擺脫使得我們艦隊的行動受到限制的一切束縛。政府却不以爲應當走上這條道路。

然而政府却准許提督對臺灣沿岸施行「和平封鎖」(blocus pacifique)，政府似乎認爲「和平封鎖」已足防止中國人將化費很大費用集合起來的軍隊和軍需品送往臺灣島的北部。

10月20日，孤拔提督從 Bayard 艦上發出了如下的宣言：

「法國遠東艦隊司令長官孤拔海軍中將依照其所有之權力宣佈下列事項：

「自1884年10月23日起，從南岬即 Nan-Sha 經過西部及北部（前者爲北緯21度55分，東經118度30分；後者爲北緯24度30分，東經119度34分）以至蘇澳，所有臺灣各港埠、海灣都處於本長官所屬海軍兵力封鎖狀態之下。一切武裝艦船務希於三日內裝載完畢並退出各封鎖區域(註20)。

「對於一切企圖侵犯上項封鎖的艦船，將依照國際法及現行條約之規定處理」。

這樣開始的封鎖最初將船舶的檢查權限於島的直接沿岸；隨後，11月22日，此項限制擴大到沿岸五浬。在這界限以內，法國艦隊有權檢查中立國船舶，並且甚至有權以武力驅逐它們；經過一次特別通知以後，法國艦隊有權扣留中立國的船舶。但在這界限以外，法國艦隊沒有戰爭狀態所授與的任何權力(註21)。

這種被各國所承認、而英國曾在本世紀內屢次實施的封鎖，經各中立國家毫無異議地予以接受。我們並不在公海上執行檢查權和逮捕權，但我們保有嚴密禁止船舶出入被封鎖港灣的權力：「總之，這種封鎖只有一點和一般戰時封鎖不同，而這一點當然是重要的：即是我們不對中立國的船舶在公海上執行檢查」。(註22) 另一方面，據法國政府的意見，這種封鎖也有下列利益：即當我們願意的時候，它可以讓我們恢復談判；這種封鎖使我們有權對中國採取一切戰爭措置而不必宣戰，因此也可使英國不致宣告中立而不讓我們的船舶進入它的補給港和碇泊港，如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末了，這種封鎖使我們有權捕獲那些懸掛中國旗幟航行的船舶(註23)。

這種和平封鎖在政治的觀點上雖有着種種利益，但它在實行上却有許多不便，而其中最嚴重的一點，當然是需要監視的沿海面積和我們巡洋艦有權執行其有效活動的極受限制的區域，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巨大的不均衡。我們的艦隊最近雖然得到 Rigault-de-Genouilly、Nielly、Champlain 三艘巡洋艦的增援，但由於雨、霧、海濤和東北季候風所帶來的連續的風暴等無數的困難，要執行有效的封鎖，艦數仍嫌不足。

「爲使封鎖有效起見，那些以梯形配置在沿岸的艦艇應當始終是每兩艘一組，彼此相望。可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便必須將孤拔提督所轄的巡洋艦數目增加四倍才行(註24)。以現在所有的艦數，各艦的距離無法更爲接近，而各艦之間的空隙便給沿岸留下了一些解放地點，爲中立國船舶所容易接近。並且，監視艦的有無，可由島民以信號通知那些侵犯封鎖的船舶。根據我們的巡洋艦是一艘、兩艘或三艘，他們便在海岸上燃起可從公海上看到的一處、兩處或三處的火。而且，如果巡洋艦沿岸航行時，火也朝着相同的方向移動，表明某處或某處被監視着，而某處或某處則未被監視」。(註25)

臺灣海峽幅員的狹小使得中立國船舶容易實行它們偷運的旅行。一種眞正的走私業不久便在大陸各港組織起來。受着中國政府提供的巨額報酬的鼓勵，正在尋覓貨運的亞洲沿岸的各國汽船，相率願供中國政府調遣，改變爲大膽的侵犯封鎖的船舶，它們趁着

風雨之夜，瞞過我們艦艇的監視，把它們所載的兵員、武器和軍需品投在臺灣沿岸的僻地。英國汽船 Namoa、Ping-On、Dauglas、Activ 等，尤其是 Wawerley，曾數次成功地載渡過劉銘傳(註26)將軍所期待的兵員及軍需品；以致在1884年9月僅限於5,000名的劉銘傳的軍隊的實力，到1885年1月竟達到30,000名戰鬪員的數目，而且全都有着良好的武器和裝備。

至於法國所想捕獲的中國商船，它們只要名義上已賣給外國人，換上國籍(註27)，便可不受法國巡洋艦的檢查。

法國巡洋艦的努力雖然未能壓制那些侵犯封鎖的船舶，但它們至少捕獲了大批商用戎克船，我們依照這些戎克船所載貨品的性質，或是用來增加基隆佔領部隊的給養，或是送往西貢作爲敵人的鹵獲品將它賣掉。此外，封鎖開始不久，一艘中英稅關所屬的砲艦 Feï-Ho，不顧自己的諾言，破壞了臺灣府（臺南）的封鎖，被法國海軍扣留（10月30日）。直至敵對行動終了，該砲艦的幹部人員被分別拘留在法國艦隊的好幾艘艦艇上，而一位法國海軍上尉被派指揮該艦，且由於吃水淺的緣故，該艦在基隆附近的軍事行動中，曾被孤拔海軍提督作過有益的利用。

當中國政府對於我們所佔領的地點準備從事那樣堅强的防禦時，終於認識了遠征軍力量不足的法國政府，便準備派遣新的援軍。可是，仍舊採用在東京戰爭中所已採用過的不澈底手腕，政府竟爲幾個大隊而和提督討價還價，提督要求3,000兵員和若干大砲(註28)，政府則僅派出兩個戰時編成的大隊和一個80mm野砲的中隊所有的裝備。11月初旬，非洲兵團的兩個大隊被召往遠東在孤拔海軍提督麾下服役。這是駐屯在 Batna 的輕步兵第三大隊和駐屯在 Saïda 的外國人第二聯隊的第四大隊。這兩個大隊須於11月20日完成出發準備。決定向 Compagnie nationale 租用的兩艘運輸船 Cholon 和 Canton 裝載他們，並且剋日將他們運往基隆。提督曾同時向政府要求派遣一位陸軍少將來在他節制之下統率遠征軍並指揮陸上作戰。當時在東京服務並以 Yuoc 之役大著勳名的 Duchesne 上校被指派擔任此職。

運輸船 Cholon 於11月22日由 Philippeville 出發。雖然它經常保持12浬以上的速度，僅在新嘉坡有24小時並在西貢有48小時的停泊，這船却直到1885年1月6日方抵基隆。另一艘船 Canton 更直至同月20日方才到達。

遠征軍一直等到這個時期才可準備恢復攻勢。中國人却不曾等待這樣長久。爲我們的無爲狀態所鼓勵，他們不久便走出了他們在淡水方面的陣地，於是，越過了谷地，不單沒有受到我們的威脅，也沒有給予我們以警戒，便悄悄地接近了我們。11月2日，對我們南方陣地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因而再度展開了敵對行爲。

（註1） 1884年10月18日孤拔提督關於佔領基隆的報告：

「以後我們在敵人所放棄的堡壘內努力加强防禦工事，或不如說在一部分這樣的堡壘內加强防禦工事。我們必須將我們所保存的堡壘加以澈底的改變，而拋棄其餘的堡壘。我們初到時所顯示的兵力不足，自從淡水失敗以來更加厲害了。因爲缺乏泥土工人，我們的兵士每天要工作八小時。

「目前我們滿足於認識敵人可能前來反攻的道路和谷地。

「一俟可能實行的時機到來，我們便將佔領那些礦山。

「再沒有什麼地方比 Corse 島和基隆附近的地方更加相似了。因爲我們沒有大量兵力，在這邊採

取守勢固然需要嚴重警戒，而採取攻勢也需要十分慎重。等到目前在進行中的設堡工事完畢之後，便非將聯隊的半數留在堡壘中不可，只有其餘的一半可以用作活動縱隊。這是很少的人數，這是太少的人數。因此我們在原則上要將軍事行動的範圍限制在數公里以內」。

(註2) 參看地圖九(南方及東南方陣地)。

(註3) 參看地圖四(基隆)。

(註4) 參看地圖七(西方防禦線)。

(註5) 參看地圖八(淡水砲台)。

(註6) 從 Leverger 上尉得名。

(註7) 起初是 Wallut 海軍少尉，隨後是 Marsay 海軍少尉。

(註8) 將近10月杪，南方防禦陣地的守備兵時常看到一群群的島民往來於 Cramoisy 谷地和基隆市區之間。

11月1日第二聯隊的第二十七中隊(Lange 大隊)被派往谷地偵察。率領該偵察隊的 Cramoisy 上尉證明那許多中國人只是在搬運大量存放在廟宇內的稻穀，而這廟宇以後便被按上了他的名稱，叫做 Cramoisy 廟。

Cramoisy 歸來對這事提出報告時，曾附帶說及：如果我們將這廟宇附近的若干房屋拆去，使得廟宇孤立起來，它便能充作前進哨所，可以同時瞰制煤鑛所在的盆地及所謂「鷹巢」的東方盆地。此外，它還可以防阻敵人前來搶掠市區或是脅迫那些想要留在市區的居民離開基隆。第二天早晨，Cramoisy 上尉奉令率領他的中隊佔據那座廟宇；這事立刻就實行了。午後孤拔提督由 Bertaux-Lavillain 中校陪同前來視察那座廟宇。

提督發現哨所的環境很亂，必須儘速將鄰接廟宇的那些房屋牆垣拆去。Cramoisy 上尉奉令立即將那些妨碍射擊的房屋燒去或拆去，藉以在他的哨所四周開闢射界。在兩三天內，廟宇的周圍環境都已肅清了。此外，廟宇的門戶都已堵塞，只有朝西的一道門除外。這一切都由 Cramoisy 上尉負責執行。

11月3日午前，一群相當多數的敵兵前來進攻廟宇。守備兵任令敵人前進到相距約20公尺的地方，然後以迅速的射擊迎擊敵人。發狂般的敵人消失不見了。這番教訓對於中國人已經夠了，從此以後，他們便不再從事強力進攻。

若干日以後，他們利用了一個黑夜，把一箱火藥靠住大門放着，並在那上面點上了火。幸而守備兵都是慣於戰陣的。聽到哨兵告警的叫喊，每個人就走上他的戰鬪崗位。院子裡冒着濃煙。守備兵列隊站在最初還以為是牆上的一個破孔後面，鎗上裝好火藥，插上刺刀，等待着行動的時刻，中國人却消失不見了。大家定下心來一看，門還仍舊立着，僅有一部分屋頂已經炸壞了。炸壞的地方立刻被修好。第二天，我們在大門的右邊造了一個小小的木製的防舍，它可以使我們以後不再受到同樣的襲擊。

(註9) 譯者註：拉．封丹(La Fontaine, 1621-1695)是法國十七世紀大詩人，所著「寓言詩」(Fables)中有一篇題名「猴與海豚」(Le Singe et le Dauphin)，大意謂雅典附近有舟遇難，舟中人多為海豚所救。中有一猴，海豚以為是人，亦救之。途中猴自吹為雅典望族，但當海豚詢以是否認識 pirée (雅典商港)時，猴以 Pirée 為人，答以：「他是我的朋友，我們有着很久的交情」。海豚不覺失笑，回首凝視，始知自己所救者為猴，遂棄之水中，再趨難舟救人。誤將 Pirée 當作人名，以後在法文中便成了一常用之「典故」，藉以譏笑人之無知或誤會。此處作者藉此典故譏笑英人誤將 Cramoisy 一字纒作 Cramoisi。

(註10) 譯者註：Cramoisy 為一固有名辭，無何意義；但法文中另有一形容詞 Cramoisi，意為「深紅」。英人誤將 Cramoisy 看作 Cramoisi，故譯為 Red，其後 Red 再譯為法文便成了 Rouge (紅色)。

(註11) 參看 Jean Dargène 所作，題名「臺灣之火」(Le feu á Formose)的小說。

(註12) 參看地圖九(南方及西南方陣地)。

(註13) 參看地圖四(基隆)。

(註14) 10月2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根據工兵上尉的設計及預算，按照西貢的價格，一座

容納60名兵士的防舍需費12萬法郎。而且必須將建築防舍的材料、工人、工頭等等從西貢運來此地。我已詢問印度支那總督能否在西貢覓一包商同意在工兵監督之下建造此項防舍。這將是最迅速的方法。我們一邊等着回音，同時當先將地面塡平』。

11月4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目前必需四座防舍。將以最經濟的方法建築之』。

（註15）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6） 同上。

（註17） 1月21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我們在此處及 Pétao 港所發現的煤堆包含着大量粉末，不適於我們艦隊的火床之用。這種狀態與其說是由於炭質如此，毋寧認爲是採掘法上的缺陷，然而不論使用何種方法，此項煤炭勢將始終包含很多粉末；因此我以爲倘要將此項粉炭加以利用，必須在此設一焦炭製造廠。在等着煤鑛自由開採時期到來之前，我希望將目前所存數千噸粉炭加以提煉改造以供艦隊之用；否則將成廢物。在 Brest 軍港有一座海軍工廠不常使用的焦炭製造機和一些熟習此項製造工作的工人和工頭。懇求您下令將人員、器材和必需的配合物，全部運來基隆』。

（註18）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9） 10月29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從上半月以來，西方防禦線的守備兵被帶有類似虎列剌徵候的嚴重的傷寒熱所侵襲。在其他陣地亦出現了爲數雖多但較不嚴重的病症。中國軍隊的地方性的傳染似乎是第一類病症的來源。我們在當地發見有一些傷兵，甚至一些死者。

『經過一番仔細的調査，加之病者的數目雖有增加，但嚴重的病況却已逐漸減少，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疫病瀰漫的原因是由於不服水土、是由於酷暑與淫雨輪流交替、而且特別由於從東京調來的部隊的疲勞。在由東京調來的大隊中，那在太原方面駐屯很久的中隊，被疫病侵襲得最爲厲害，軍官們也不能比兵士們易於避免傳染。

『由於謹愼和顧及第二大隊的士氣起見，我將受到疫病打擊最嚴重的第二大隊，從他們所據守的陣地撤退。如果衞生狀態恢復平常情形時，我將在半月內再行遣派守備兵進據該陣地』。

（註20） 參看地圖一（臺灣島和臺灣海峽）。

（註21） 見提督的訓令（11月22日）。

（註22）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3） 見11月6日國會席上 Jules Ferry (1832-1893, 法國政治家，當時的國務總理。——譯者）對「東京貸款委員會」(Commission des crédits du Tonkin) 的答覆。

（註24） 11月11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我對於由禁止檢查中立國船舶而來的新的阻碍，深感遺憾。在目前這季節內，封鎖的任務在海軍是極端困難的，因而大部分失去了它的效力。如果裝載着違禁品或軍隊的中立國船舶在封鎖區外不必躭心受到檢查或被沒收，它們定會找到機會逃過我們艦艇的警戒。爲着防止這些中立國船舶起見，我們必須用上40艘艦艇來從事此項封鎖』。

（註25）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6） 劉銘傳是在臺灣的中國軍隊的總司令。

（註27） 以李鴻章爲大股東的中國唯一的輪船公司招商局 (China Merchant Company)，從八月份起便以525萬兩卽約4'000萬法郎賣給美國的 Compagnie américaine Russel。這也許只是一種名義上的出賣。可是招商局所有的船舶此後却已取得懸掛美國國旗航行的權利（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8） 10月23日，卽宣佈和平封鎖的翌日，孤拔提督致本國政府電：

『基隆的佔領，對於中國政府的決定將不能有所影響。可是由於淡水敗戰而勢在必行的對於臺灣的封鎖，却將使我們的大部分艦艇受到牽制。這一時地不宜的戰役，勢必促使我們在明春使用更多的海陸兵力來予以結束』。

作爲臨時措置，法國政府曾於10月30日通知孤拔提督，不久卽將派遣援軍1,000人；隨後由於在淡水遭遇的失敗，政府認爲攻奪該地乃不能免之事，又於11月4日電囑提督將攻取淡水所需援軍數量，包括步兵、工兵、器材和軍火等等立卽估計呈報。同時，提督又獲通知：實額800人的一個亞非利加大隊卽將派來給他（1884年10月30日及11月4日各電）。

11月11日，孤拔提督覆電稱：當此東北季候風時節，企圖登陸淡水乃屬全然不可能之事。在此季節內，必須在外海軍艦掩護之下，從基隆出發作陸地的進攻。此一軍事行動，據提督估計，必須至少派遣步兵3,000人、山砲兵二個中隊、工兵一個中隊、軍需人員及對於6,000兵員的補助員等。以上各項並不包括業已通知派遣的亞非利加大隊在內，同時還須假定海軍步兵各大隊的兵額均已補充完備。當時在基隆和淡水間的中國軍隊爲10,000人，而在臺灣府（臺南）者數目相等。最後，提督因親自對陸上作戰從事有效指揮過於疲勞的緣故，同時要求派遣陸軍少將一名前來擔任佔領部隊及出征部隊的司令官（1884年11月11日孤拔提督的電報）。

如此規模的兵力擴展被法國政府認爲是不可能之事。對此問題加以一番新的審議之後，法國政府乃將進攻淡水的行動予以延擱，並囑提督暫以佔領基隆附近的鑛山爲滿足，同時通知提督：因此目前只有亞非利加大隊的派遣已成定局（11月14日及16日電）。

最後11月21日，法國政府又改變此項決定而通知提督說：載着由1,000人編成的外國兵團的一個大隊將於11月25日由阿爾及爾（Alger）啓程駛往基隆。

第 五 章

在基隆恢復作戰活動——中國人對南方陣線的攻擊——11月13日及14日的偵察——齒形高地的偵察——12月12日的軍事行動——Duchesne 上校之到來——1885年1月1日的情況

11月2日清晨六時左右，南方陣線的哨兵報告有大批中國軍隊接近陣線，他們從淡水河轉彎處出現，朝着通往 Leverger 砲台（淡水砲台）的谷地前進。我們陣線上立刻吹起了作戰的號聲並且展開了射擊(註1)。中國軍隊以想要繞過我們右翼防線的方式進行着。他們的第一目標似乎是我們三天前因爲守備隊受到傳染病蹂躪而予以放棄的 Thirion 砲台。這一特殊事件顯然已被他們知道。

敵人的此一行動立刻受到了阻撓。被我們以排鎗、榴霰彈及 Hotchkiss 砲猛烈迎擊的中國軍隊，半小時後便放棄了他們的包圍運動並向西南高地的後方尋覓退避之處。

在同一時刻，另外一群中國軍隊出現在東南方，出現在通往淡水盆地的山峽頂上，他們蓋滿了山峯並以戰鬪隊形朝着我們防線的左翼前進。因爲間或必須暴露身軀來進佔地方，這批中國軍隊受到了顯著的損失而最後也只得退却了。

敵人的進攻在整個防線上受到了阻撓；然而他們並不認爲戰敗。到了七點鐘，他們又對「鷹巢」發動攻擊；他們甚至將一門輕砲拉到距離200公尺的地方射擊着防舍的一部分(註2)。這是一場激烈的戰鬪，中國人在這番戰鬪中顯得非常勇敢。法國兵的防禦陣地一時受到完全的包圍，而「鷹巢」曾幾次擊退敵人猛烈的進攻。敵人既受到我們防舍守備兵的近距離步鎗射擊，又受到淡水砲台的砲兵和海軍銃隊的背射和斜射，經過半小時沒有效果的努力以後終於撤退了。敵人邊戰邊向南方退走，藉着叢林和地皺的掩護而消失了踪跡，只將一面高級將官的旗幟丢棄在我們手中。這時候，一支援軍從基隆開來了：這是由 Lacroix 少校率領的第二聯隊的第二十三中隊。這支援軍不過加速了敵人的撤退，援軍在道路西面的高地佔領陣地，用排鎗射擊退却的敵兵直至午前十時才止。

根據以後所得的情報看來，爲着這次戰鬪，曾有2,000名中國兵夜半從距基隆17公里而居於淡水路上的水返脚營地出發。2,000人中有1,200人曾參加戰鬪。他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死傷實數未能確定。我們這方面則僅有負傷者一名(註3)。

11月4日，我們的輕裝部隊（由 Thirion 上尉及 Cramoisy 上尉率領的第二聯隊的第二十二中隊及第二十七中隊以及第三聯隊的兩個中隊）在 Lacroix 少校指揮之下，於清晨六時離開了基隆，去偵察淡水盆地。我們的部隊於 Tché-Taon 徒涉處越過淡水河而前進至法國陣地前方約四公里的地點。這偵察隊和一個謹愼地藏在我們步鎗射程以外的敵人交換開過幾鎗之後便轉回了基隆。輕裝部隊不曾受到任何損失(註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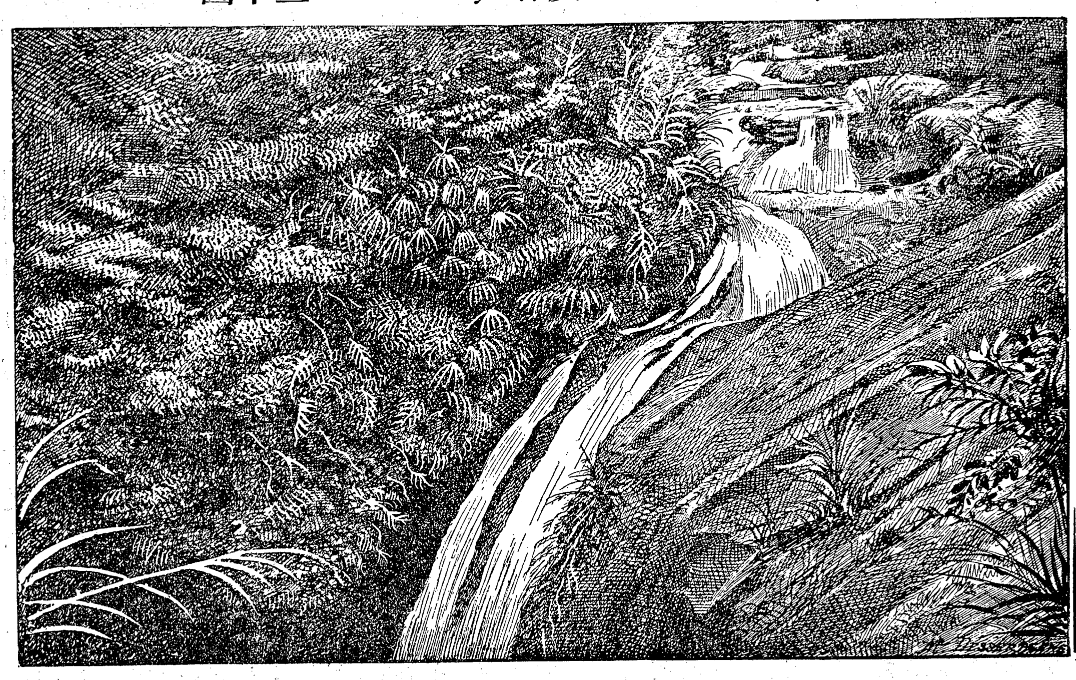
11月2日敵人對於淡水砲台的奇襲戰是很猛烈的。由於我方哨兵警戒的嚴密而致受到挫折的敵人的進攻，虧得淡水砲台指揮官 Leverger 上尉的智能才鎩羽而退。這位軍官和海軍砲兵小隊長 Wallut 中尉、「鷹巢」砲台台長 Perrin 中尉及 Cormier 中尉等同時受到艦隊及遠征軍司令的明令褒揚，而後面三位更因此機會分別晉級爲上尉(註5)。

中國軍隊的恢復攻勢作戰證明他們有着我們前所未見的勇氣與自信。這是敵人已經獲得强大援軍的明顯徵候。我們這方面的兵額則不但未能增加，且已日漸減少。繼11月2日戰鬪之後，我們本應立卽以兩三個大隊的兵力繼續追擊敵人，並將敵人從水返脚的前哨陣地逐走；但我們却沒有這樣作的力量。當時我方能够執起鎗來的兵士最多只有1,400人。而在這些人中能够集合起來去從事追擊的只有兩三個中隊（註6）。

11月2日的事件，在我們是一番沒有收穫的成功，在敵人則是一番嚴厲的敎訓。從此以後，認爲恢復攻勢作戰並無利益的中國人，便採取一種更加適合於他們性格的戰術。他們以如下方法對基隆作有計劃的攻圍：在佔領一個陣地之前，他們必先在那裡築造壕塹；他們必先遮斷谷地，封閉接近的峽路，佔領山巓，然後向我們的陣地徐徐接近，但却始終受着掩蔽。

11月12日，我們派了一個中隊到那將「鷹巢」和「圓形劇場」諸高地分隔起來的谷地去從事偵察。將近谷地的盡端有一道瀑布，而在瀑布附近則有着叫作 Naï-Nin Ka 的小村。中隊到達那落下瀑布的高地時，突然發見有敵人新近設置的防禦陣地。這是一道設在一個四周似乎無法進攻的險峻之地的壕塹。突然受到步鎗的攻擊，偵察隊便以排鎗牽制着敵人，保持完整的秩序轉來了（註7）。

圖十三　Cramoisy 谷及 Naï-nin Ka 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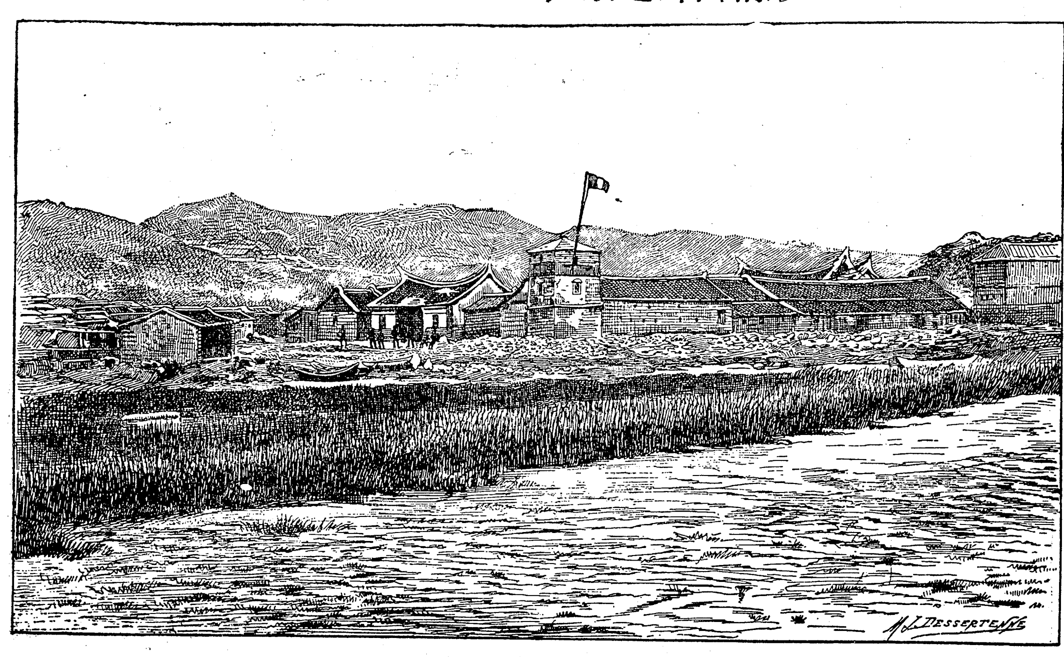


敵人顯然已在從事新的計謀，而這非迅速認識其力量和性質不可。於是我們集合所有能够調動的兵員組織了一個强有力的帶着攻勢的偵察隊。該隊包括四個步兵中隊和一個砲兵小隊（註8），在 Lange 少校指揮之下，於11月13日淸晨出發。Bertaux-Levillain 中校則部署偵察隊的行動並監督其執行任務。

敵人所佔的陣地在距離基隆約兩公里的地方。似乎只有一些若隱若現的小徑通達該處。偵察隊進入那些直接瞰制着東方谷地的高地。在高高的野草和厚密的林木間異常艱苦地步行兩小時之後，偵察隊的前衞碰上了一大隊的中國人，幾乎受到近距離的攻擊，但却沒有任何損失(註9)。偵察隊立卽佔據了左側附近的高地，那地方能够架設大砲。敵人不久便被砲彈逐走，可是天色已經不早，不能再繼續向前活動。

雖然天氣看來很不穩妥，偵察隊却作就地過夜的準備。這宿營的地方距谷地的入口和 Cramoisy 廟宇恰好700公尺。

圖十四 Cramoisy 廟之外面情形



經過不斷下着傾盆大雨但却不曾受到敵人驚擾的一夜，第二日卽11月14日，天方黎明，大家重又開始前進。地形的困難使得步行比前一天更爲艱苦。現在再沒有小徑了，大家慢慢地從荊棘中開闢一條路來。兩小時後，偵察隊的前鋒到達了先一天被敵人據有着的高地，並安然無事地在那裡佔下陣地。前鋒已經在右方陣線前進了 300 公尺。受着剛將大砲裝在新的陣地的砲兵的掩護，偵察隊的前鋒便以同樣的困難降落到其次的谷地。不久，一道無法越過的絕壁擋住了一切去路。這非退回來並尋覓一個山峽不可。怎樣艱險的地方啊！並且，敵人如要設法消滅偵察隊又是怎樣容易的事啊！最後發現了一個缺口，原先擋住去路的絕壁已被繞過，而偵察隊前鋒突然出現在 Naï-Nin Ka 和中國人的陣地前面。敵人已經撤退了。當偵察隊的一部分朝着南方佔領陣地時，臨時編成的作業班便破壞敵人留下的陣地和一個小小的擋住一條小徑的防禦工事，——那小徑似乎是和淡水的道路相通的(註10)。我們很有理由認爲是敵人補給中心的 Nai-Nin Ka 的茅舍已被焚燒了。

偵察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大體上，我們只遇到了一些敵人的監視哨。中國的大隊人馬却在後面，在六堵和水返脚(註11)。11月13日，當我們的偵察隊剛剛出發時，他們曾有援軍由這兩個據點派出；可是監視着淡水谷地的我軍南方防禦線，藉着 Hotchkiss 砲的威力抵制了他們的進行。

露宿了兩夜的偵察隊，於 11 月 15 日午後 4 時精疲力盡地轉回了基隆。一位軍官(Cortial 中尉）和兩名兵士受到了輕傷。

要求多時以來便患着貧血和衰弱症的兵士作這樣一種努力，是決不能改良他們的健康狀態的；反之，風和雨的不斷的打擊却加速了他們健康的惡化。從11月 9 日至20日，有16人死亡(註12)。截至11月20日止，計有住院病兵 136人，休養兵 229人；因此，能服軍務的健康兵已減至 1,200人。

此外，有 272 名下級軍官與兵士業已或即將到達他們的退役期。這些兵士和下級軍官非趕快遣送回國不可，遠征軍的實力因此將降至 900 人。已經決定派來的援軍的確將要出發，可是他們至少還得六星期方能到達基隆，而在這段時期內，原已不穩的局面可能會變得最使人懸慮。

孤拔提督想向交趾支那借用幾個中隊的安南士兵，習慣於遠東氣候的他們，在亞非利加兵到達以前，會給基隆盡最大的義務。11月14日，提督向交趾支那總督府提出了含有這種意思的要求(註13)；可是交趾支那總督在徵求過部隊司令官 Bouët 將軍的意見後，通知提督說，他無法將此項兵額派遣給他(註14)。

除了獨力支持以外，現已逼至別無他途的遠征軍，唯有懷着最厲害的焦急之情等待援軍的到來。交替作着土工或戰鬪員的兵士，有時放下鎗而拿起鋤；他們努力抵禦他們所遭遇而無力對壘的圍攻行動，或是費盡心力地來修葺我們防禦陣地被豪雨所造成的損害。一大部分用茅草蓋成的營舍已經變得無法藏身，必須儘速用較爲堅固的建築物來代替。提督和西貢的一位包商商議建造木棚。

此外，關於改善生活狀態，尤其是維持軍隊的士氣，亦無一事不曾加以考慮。

『提督的掛慮是如此有恒而又熱切，因而任何人都不會感着失望。每天不論風雨怒濤，不論事務如何繁重，他都離開旗艦 Bayard 號到病院巡視一周；只要一句話，他便使得這些爲熱病或痢疾所苦的可憐的人們恢復了信心；而每一位軍官因勞逝世時，他必定要親自執紼直至墓地。他將旗艦上的樂隊派赴陸地，好讓病兵及病後療養兵略得安慰(註15)』。

由於提督的要求，法國 Messageries maritimes 輪船公司由香港往日本的定期郵船都在基隆停泊，以便將法國郵件和新鮮的食物載來。這些郵船通常只需四天便可從橫濱航抵基隆。它們載來一些活的牲口（有些小小的肥牛後來被手執武器的看守者在A點附近放牧），大堆大堆的獵獲物，鹿、兎、雉、家禽、鷄蛋，以及在基隆絕對無法得到的一切東西。

馬鈴薯來自香港，麵粉則來自澳洲或加利佛尼亞。

一個名叫 Marty 的、在香港的法國商人，帶着種種色色的罐頭食品跑來基隆開設店舖。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也同樣跑來開店；可是，被我們懷疑和敵人有着關係，

他們不久便被驅逐出境了。

在這時期內，業已恢復自信的敵人，逐漸接近了我們的陣地。在「鷹巢」對面，有一個位置在東南方300公尺地方由岩石構成的高地，顯出一顆牙齒的形狀，而將其斷崖朝向北方。其比較緩和的南方斜面則完全逃避了「鷹巢」的視界。這齒形高地以約20公尺的高度瞰制着「鷹巢」。這是天生給敵人設置監視哨的一塊地方。中國人利用了它（註16）。

11月27日，一個中隊往齒形高地偵察過一次。它發現該地被敵人佔據着並將敵人逐走，可是中國人等我們的偵察隊離開後，立刻便再行佔領該陣地。

12月7日，一個新的偵察隊被派往同一地點。指揮偵察隊的 Thirion 上尉在那裡襲擊着一隊藏在暗壕內的中國兵。他在執行任務時破壞了敵人的防禦工事，但當敵人獲得多數援軍舉行逆襲時，他便不得不轉回我們自己的陣線。Thirion 上尉曾發現在齒形高地後方300公尺的一道斷崖上，中國人設有新的陣地，而這新的陣地是「鷹巢」和淡水砲台的砲火所無法射擊的。這陣地完全控制着通往 Cramoisy 廟宇的谷地。

上述新的陣地，毫無疑問乃是敵人想在這方面着手的防禦工事的一端。因此我們這次便組織了一個更爲強大的新的偵察隊，以便將敵人的守備兵逐走並將施工中的諸防禦工事加以摧毀。

新的偵察隊由兩個中隊構成，總數有130人，由 Thirion 上尉指揮。南方防禦線的守備兵約200人，由 Lacroix 少校指揮，將對這次軍事行動予以協助。

偵察隊在淡水砲台集合，於淸晨六時出發。出發之前，我們不曾發射一砲一鎗，以免引起敵人的注意（註17）。Thirion 上尉率領100名兵士直衝敵人的防禦工事，同時以兩個小隊（每隊有鎗30桿）埋伏在南方和東方，從側面襲擊防守的敵軍；第一隊由 Cormier 中尉指揮，在淡水砲台南面一個大山的支脈上進入陣地，第二隊由 Legros 中尉指揮，則在「鷹巢」之南防守着。

懷着周到的警覺前進的 Thirion 中隊，在7時20分到達了敵人的堡壘，却不曾引起敵人的注意。一瞬之間，Thirion 中隊進入了堡壘。駭瘋了的中國人趕快去取武器，一部分逃走了，其餘的則被刺刀就地解決了。這簡直是一場肉搏戰。大約有20個中國人閉藏在暗壕內。只有一張低矮的門通入暗壕。要想不受到嚴重損失而進入暗壕是不可能的事。Thirion 上尉在幾分鐘內叫人在門外堆上一堆枯乾的野草並點上了火。被煙嗆着的中國人一個接着一個地走出來，都給殺死了或在出口被捕了。

敵人的堡壘係由一道胸牆所構成，這道胸牆形成一個三角形的圍廓，其最高部係朝着我們的陣線。這堡壘包括兩個暗壕，一個業已竣工（這卽是被煙燻的那個），另一個正在建築中。將它們加以摧毀乃是最急之務。

Thirion 中隊的一部分，將他們剛才那樣沉着使用過的武器放下，立刻從事這項破壞的工作，不久，他們便得抵抗一大群冷靜下來重又採取攻勢的中國軍隊。當若干小隊向那些藉着叢林掩護進至不及100公尺的近距離的敵人射擊時，從事摧毀工作的兵士有幾人負了傷。

帶着一中隊援軍到達「鷹巢」的 Bertanx-Levillain 中校，派了一小隊去支援 Thi-

rion 上尉，並給他送去了火藥。

最後，在9時30分，敵堡朝向我軍陣地的一部被破壞了，Thirion 中隊秩序井然地向淡水砲台退却，敵人則緊緊地尾隨着，他們以爲這種退却是由於他們的火力的效果。

敵人的這項追擊運動不久便被 Cormier 小隊和 Legros 小隊猛烈的火力突然阻住了；巧妙地隱藏着的這兩個小隊正等着這片刻功夫來暴露自己。敵人立卽狼狽逃遁，並且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死傷的人數超過 300名。我們這方面則僅有一人陣亡，七人負傷（其中二人重傷）。

由 Thirion 上尉憑着同樣高度的勇敢與果斷所領導的這次軍事行動使我們的軍隊獲得了光榮。我們的軍隊在那裡又一次證明了對於一切試鍊的堅實性(註18)。可是，正像在這以前的一切試鍊一樣，這次試鍊雖使中國人更加愼重，但却未能使他們遠離到可以保證我們防線的安全，而這種安全却是我們的防線所需要的。

日復一日，包圍圈緊縮起來了。12日所破壞的防禦工事，還有齒形高地，不久便重又被佔據了，而且這次是以一種確定的方式佔據的。從此以後，在齒形高地和南方防禦線之間，每天交換着步鎗的射擊。

有時候，爲着使鎗戰告一段落起見，淡水砲台便發射一顆砲彈將敵堡的頂部摧毀。於是我們可以得到幾小時的寧靜。可是，夜晚一來，中國人便安全地修葺着他們的堡壘，而翌日黎明時份，猛烈的鎗戰重又開始了。

從12月中旬開始，顯然已經獲得新的援軍的中國人，朝着東面擴展，以致有一天早晨，Ber 線的哨兵發現自己對面，在谷地的另一邊，有些敵方的哨兵藏在新堆起的土墩後面監視着我軍。敵人已經佔據了 「圓形劇場」 高地，他們蓋滿了從 Cramoisy 谷地直至八堵道路的諸山巔。他們最初據守着標高212和標高171的地方，而在標高89的地方封鎖了一個通往另一斜面的山峽，同樣也封鎖了八堵道路越過分水線所經的梯路。隨後他們便加强那長長的斷崖的次要的山峯，卽標高180及147諸山峯，這一切都由接連不斷的壕塹連絡着。

我們任憑他們去做；既然我們無法防止他們再行開始，那麼冒着流血的犧牲去驅走他們又有何益處呢？我們耐性地等待着援軍，在他們到來之前是毫無辦法的。

而且健康狀態也更加惡化了。從11月20日至12月1日，有26人死亡，有220名病人充塞於各病院，因而非將病院重新予以擴充不可。此外，各中隊內尙有 260 人正在休養，不能擔任軍務。我軍全部有效實力僅爲 1,100 人(註19)。12 月 23 日，有效實力更降至 1,000名以下。

中國人在夜間從 「圓形劇場」 高地和 Cramoisy 谷地的深處派出一些別動隊一直推進到基隆；我軍些微雜役的移動都必須有武裝兵的衞護。營舍附近和基隆市街都充滿着間諜和從事刼掠的中國正規軍。

中國的將軍們都懸賞徵求法國兵的首級：每一個兵士的首級賞銀 50兩，卽比 350法郎略多少許。Maurice Loir 對於這事有着以下的敍述：

「這種對於法國兵首級的懸賞，誘發了一些無法形容的慘酷行爲。中國人趁着夜晚去發掘新的墳墓，將死者從土中拉出並割下首級。因此我們必須用帳幕設立一個哨所，

派人負責守衞墓地。敵人對於死者的這種汚瀆行爲，極度引起我方兵士的反感，於是有幾個兵士便想出了一種很正當的報復辦法。他們擧行了一次虛僞的埋葬。棺材裡面由砲手們放下兩顆砲彈，由於某種處置，砲彈的信管會在棺材揭開時轟然爆炸。當天晚上果然發現有割取首級的人在墳墓附近徘徊。衞兵聽憑他們去完成那可悲的工作；不幸砲彈並沒有爆發，可是那些兇惡的黑夜工作者仍舊被當場鎗決了」。

孤拔提督不斷地將當前局勢可慮的一面報告政府。爲着稍稍鞏固佔領軍的地位並在攻勢的偵察戰中能够得利起見，他曾有一個短時間等着他向交趾支那總督所要求的300名安南土兵的到來。可是他終於只好放棄得着他們的希望。

陸上司令官 Duchesne 上校於12月15日乘坐 Vipère 艦到達基隆；他毫無保留地和提督採取同樣的意見（註20）。

我們的艦隊因被禁止在公海上執行檢查，對於中立國的走私便顯得無力應付。而繼續在儘量利用中立國船舶的中國政府，則乘此間隙擴展着它的戰爭準備。香港和上海的報紙充滿着那些每天在臺灣島各方面投下物資和援軍的闖關者的勇武的記載。

「這是我國政府不願對中國政府公開宣戰而只採取報復狀態的結果。在閩江事件以後，孤拔提督曾經希望脫出此種狀態。他當時以爲政府會決定對中國宣戰而替他除去這些障碍的。他還希望在福州之後，旅順將是他的艦隊的唯一作戰目標。他曾不斷地一再主張：我們必須在中國北方作一次新的攻擊。他9月13日的電報明白陳述着他的作戰計劃，可是他的懇請沒有任何效果。他曾徒勞無益地表明過他反對佔領基隆的全部想法，而他却絕不曾預料到在基隆所遇到的一切憂困。

「基隆及其鑛山的佔領，根據孤拔提督的意見，是既不能作爲軍事行動的根據地，也不能作爲認眞的保證佔領。即使我們佔有了淡水以及基隆淡水間的整個地域，我們也只能從這項佔領上取得一些和必要費用不成比例的利益。中國會在這帶地方和我們不停地作戰。至於目前，準備激戰的敵人，其主要目的也許不在將我們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們將海陸軍都固定在這地方；因爲我們的海陸軍在中國其他地方會更加有效地使敵人受到威脅，敵人便竭其所能地來將我們牽制在這地方。從這最後的觀點說來，最近的發展已使敵人感到「正中下懷」。基隆的佔領由於兩個原因對我們變成了不幸：一是淡水的敗戰使得封鎖勢在必行；二是遠征軍的可悲的衞生狀態，逼使提督非將所有可以動用的兵力留在基隆保護病兵不可」（見1884年12月24日，孤拔提督致海軍部長電）。

當此時機，又突然發生了一個新的困難。中國政府利用英國報紙有聲有色地宣傳：一個中國艦隊由直隸出發向一個未知的目的地駛去。據那些英國報紙說：這艦隊包括木造艦一艘、情報艦一艘、鋼鐵快速巡洋艦三艘，各艦艦長由德國人擔任。這時期正值法國政府運往東京和臺灣的大量援軍乘着租用的郵船在航行途中；因此，七、八千兵士有受到中國戰艦攻擊的危險。對這種情形感到憂慮的法國政府，便命令提督從西貢起對這些郵船派艦護航，並且要不惜一切代價地捕捉和消滅敵人的巡洋艦。爲着能够調動幾艘戰艦起見，提督便決定暫時取消南方封鎖區域，將封鎖僅僅局限在基隆和淡水兩地之間（註21）。最初是 Dugnay-Trouin 艦，其次是 Villars 艦，都出發往西貢去迎接運輸船 Cholon；若干日後，另一艘巡洋艦被派去保護運輸船 Canton。

圖十五　成爲廢墟之基隆



「這種對於中國艦隊的憂慮，迫使提督每逢想要送一通電報往 Sharp Peak (Pic-Aign) 的電報站時，都得下令組織一個眞正的遠征隊。兩艘大巡洋艦護送着那往電報站發報的砲艦。已經遇到這樣的困難，於是提督決定以後一切電報都由香港轉發」。(註22)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便展開了1885年。這是基隆佔領後第四個月，和臺灣封鎖實行後第三個月。

在等着援軍於最近期內到來的期間，孤拔提督吩咐 Duchesne 上校向他提出一個關於軍情的報告。此外，他又將 Poyen-Bellisle中校(註23)召來基隆，要他考察堡壘工事和營舍的新設工事或改良工事。

依照 Duchesne 上校的意見，已經宣佈的援軍的到來可以助我們佔領鑛山並將敵人逐退數公里，可是要從臺灣部隊中分撥一小部分到中國本土沿岸去作戰，却是絕不可能的事。

爲着佔領淡水，必須增派3,000兵員和砲兵、工兵、以及附屬的軍需人員。

最後，爲着供應目前的需要，而並不是以遠征淡水爲目的，Duchesne 上校要求派來150匹騾馬和鞍具，以便在可能恢復攻勢的時候，供運輸糧食和火藥之用。

Poyen-Bellisle 中校於1月21日提出了他的報告。他的結論認爲必須築造一些裝備得更好的新的堡壘，並將作戰區域儘速予以擴大。對於西方陣地，他建議保留 Clément 山，在 Thirion 砲台增築一個堡壘，並將中央砲台撤廢，或至少只在該砲台留下一個簡單的、連絡兩個砲台的監視哨(註24)。

對於南方陣地，他認爲緊急的事是佔領桌形高地及「圓形劇場」高地（這會促成齒形高地的佔領），並在那些高地上建築一些設備良好的砲台，而將 Ber 線的守備兵移駐

在那些砲台裡面。最後，他要求派來一個工兵分隊和必需的器材以供武裝那些新設堡壘之用。

1月3日，孤拔提督以電報向本國政府陳述 Duchesne 上校的結論(註25)。

法國政府明白了在臺灣作戰的錯誤，並且懂得了卽使增援在途的兩個大隊到達以後，那小規模遠征軍在臺灣所能獲得的成功也是了無價值的。

可是同一時期，強有力的援軍也在開往東京的中途，對諒山的進軍正在準備中，而在戰爭舞台的這一部分，法國有權豫期得到可使中國政府妥協的勝利。

如果事實和豫期相反的話，法國政府便決定公開宣戰。因此我們可以估計春季有對中國沿岸作戰的可能，一旦這種場合到來，便必須恢復孤拔提督由於封鎖臺灣而失去的行動自由，並使他在一些新的作戰根據地從事一連串新的敵對行動。

因此之故，法國政府決定在公開宣戰之時，臺灣將豫先撤退。屆時軍事行動將局限於下列地點：一方面在東京或在中國的南方，另一方面在孤拔提督用他的海軍和臺灣佔領軍的一部分所能攻佔的地方，那些地方將只是作爲補給中心所必需攻佔的地方，此外不會再有其他永久性的佔領。

根據這類想法，我們卽可希望：孤拔提督有了交戰狀態所賦給他的一切權能，這便能給中國造成一種顯著的痛苦，加上在中國南方的軍事行動和對直隸方面的封鎖，可能使得中國表示退讓。

如果要派出一支強大的遠征軍往中國北部，必須調派一個包括 50,000 人的軍團才行，這是當時法國內外情勢都不容許從事的。因此法國政府完全摒除這種主意而通知提督說：由運輸船 Cholon 和 Canton 所載來的援軍卽以此爲限，將不會再予增加。如果這批援軍不足佔領淡水，至少他們足以佔領鑛山並使敵人蒙受一次重大的失敗。同時政府並囑提督對於今後他認爲可能採取的作戰計劃，尤其是關於佔領澎湖列島或廟島群島作爲今後補給中心的可能性方面，提供他個人的意見(註26)。

如果臺灣島的撤退必須實行的話，爲着消滅此事必將引起的不良印象起見，最好在撤退之前打一次勝仗，而接着便立刻在中國沿海開始行動。政府覺得厦門是一個適於第一項作戰的目標，在這次戰爭中可使全部遠征軍參加，但在這次戰爭以後，提督應將他不能收容在戰艦上的所有海陸軍部隊送還東京。

孤拔提督對於這些建議回答說：在目前的情形下從臺灣島撤退會招致可悲的結果(註27)。這番撤退至少應在必需的援軍到達三星期後行之。基隆有着可以用到4月1日的糧食，此外還存有大批的物資。

根據上述情形，政府便決定：原則上已經擬定必行的基隆方面的撤退，應不在四月份以前付諸實行，而佔領應當一直維持到這一時期。在此時期以前，諒山的佔領和在臺灣島方面可能獲得的勝利，也許會使中國接受法國對它提出的那些並不苛刻的條件，那卽是承認天津條約的效力作爲臺灣撤兵的代價。

在以上預測之下，提督便被授權可將遠征軍調往他處；但他的永久性的設置祗能限於爲着部隊的幸福與安全所必需的範圍內。

最後，爲着緩和放棄基隆所生的後果起見，法國政府決定要佔領澎湖群島，由於該

群島的中心位置、港灣及資源等的關係，它們成了未來的春季作戰有利的基地。關於這些計劃，應當嚴密保守秘密(註28)。

預備給臺灣遠征軍增援的一個海軍砲兵中隊，在 Toulon 港準備着。這砲兵中隊於1月17日在 Toulon 登上租用的運輸船 Cachar，該船同時還載有大批軍用品，一部分載往東京，一部分則載往中國海。砲兵中隊包括軍官4人、下級軍官11人、兵士89人，帶同80mm山砲若干門。這些山砲是由陸軍部讓給海軍部的(註29)。

Poyen-Bellisle 中校於1月21日提交給孤拔提督的報告書的要旨，立即由提督轉達給政府。這報告書的要旨支持着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書的要旨，且給它們加以補充。

爲着補充現有砲台並裝備不久即將在「圓形劇場」高地建築起來的砲台的武備起見，孤拔提督於1月23日以電報向政府要求80mm野砲8門和80mm山砲10門及每門砲彈400發，又附有山砲架的旋廻砲四門及每門砲彈2,500發，另加工兵一小隊及作業監督官工兵上尉一名(註30)。

政府並沒有預計到如果自己捲入一場春季作戰可能會要持久的軍事行動，竟立刻準備發放此等材料。2月4日，政府電告提督：決交同月20日出發的定期運輸船Shamrock運去80mm野砲10門、80mm山砲10門、旋廻砲四門、以及提督所要求的軍火與人員(註31)。

最後，工兵上尉 Joffre 由 Messageries maritimes 輪船公司即期開行的郵船出發。這位軍官在二月杪到達了基隆。

當第一批援軍到達基隆的時候，一切情形大致如上所說。1月6日午後6時，載着亞非利加第三大隊的運輸船 Cholon 在基隆海灣下椗了。

(註1) 見地圖八(南方防禦線及淡水砲台)。

(註2) 見1884年11月10日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3) 砲手 Delrne，頰部爲鎗彈所傷。

(註4) 摘自「海軍步兵第二聯隊沿革」(Historiqne du 2e régiment d'infanterie de la marine)。

(註5) Perrin 中尉於1892年在東京陣亡。

(註6) 見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7) 見地圖三(基隆南方陣地及東南方陣地)。

(註8) 帶有四斤山砲二門，由苦力運搬。

(註9) 見1884年11月25日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10) 同上。

(註11) 見地圖二(臺灣島的北部)。

(註12) 其中包括 Marty 上尉。

(註13) 11月14日，孤拔提督從基隆致交趾支那總督電：「至12月31日，將有砲兵8名、步兵264名服役屆滿五年。估計在那些業已在殖民地服務兩年的人員中還有許多應予除役。您能否派300名安南土兵前來代替他們？目前泊在西貢的運輸船 Nive 可將他們運來」。

(註14) 見12月23日交趾支那總督致孤拔提督函。

(註15)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6) 見地圖八(南方防禦線及淡水砲台)。

(註17) 見1885年12月23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出的報告。

(註18) 見孤拔提督的報告。Lacroix 少校、Thirion 上尉、Cormier 中尉及 Legros 中尉等均由遠征軍總

部明令褒揚。

(註19) 12月1日，孤拔提督從基隆致海軍部部長電：『健康狀態之惡劣乃前所未見。從11月20日至12月1日，已有26人死亡。今天有220人住入病院、260人臥在床上。請派一位在陸上服務的軍醫上校前來。能夠擔任勤務的人，今天僅餘1,100人』。

(註20) 12月23日，孤拔提督從基隆致海軍部部長的報告：『目前我軍處於能執武器狀態者僅有千人。我曾預計有兩個中隊的安南土兵到來，以便將我們的佔領地稍加鞏固，並在由於敵人的逼近而必須舉行的攻勢偵察戰中獲得較佳效果。但交趾支那總督在徵詢過 Bouët 將軍和 Miramond 中校的意見後，不得不拒絕給我派遣這批部隊。因此我現在唯有焦灼萬分地等待援軍的到來。在援軍到達之前，局勢至爲不穩，且隨時可以變成危殆。本月15日乘 Vipère 艦到來的 Duchesne 上校，他毫無保留地贊成我的意見。

『看到我軍的毫無動靜，並且對於我軍的健康狀態以及由於健康狀態不佳而來的實力的減少全非不知的敵人，逐漸膽壯起來了。他們將自己的陣線推近我們的陣線，並在距離我軍陣地數百公尺處建築了一些防禦工事。於是我們從各中隊內選拔一些壯健的兵士，組織一個小小的縱隊，將敵人逐走。這便是11月13日和14日及12月12日偵察隊出動的目的。敵人竟因此受到了比我們最初所估計的更爲重大的損失。根據從中國人方面得來的情報，11月13日及14日敵人有300或400人死傷；而12月12日的損失則超過了300人。

『這些嚴厲的教訓使得中國人在若干時日內較爲謹愼，但却不能使他們遠離至可以保證我們得到幾許安定。有過一次這樣的偵察戰以後，我們必須能够前進並將敵人逐至若干公里以外才行。可是由於兵員的減少，不容我們有此夢想。

『基隆市街及其附近充滿着中國的間諜和兵士。那些被我們捕到的都已鎗決了。居民們漸漸地對我們變得更爲疑懼，他們說我們軍隊的人數太少，不能保證他們將來不受中國兵士的報復。由基隆市街遷居他處的人增加得那樣厲害，以致我們簡直無法在市內募到工人，只有社寮島 (l'île Palm) 給我們提供若干苦力』。

(註21) 12月23日，孤拔提督致海軍部長函：『遠征軍的不安定的情況使得我們一部份海軍力量受到影響，這些海軍力量如用在別處是非常有用的，即使僅只用來阻止中國巡洋艦的出海也行。爲着防備中國巡洋艦萬一會有的進攻起見，我只得將封鎖的範圍局限於兩個主要地點：基隆和淡水。我們的巡洋艦便環繞這兩個地點監視着海岸，但僅僅在一個小小的圈子內監視着。在運輸援軍的郵船到來並將擔任護航的三艘巡洋艦交還給我調度之前，我都只能如此安排』。

(註22)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3) 在西貢擔任砲兵指揮。

(註24) 見地圖三（基隆附近）。

(註25) 孤拔提督1月3日由基隆（即1月8日1時50分自香港發出）發給海軍部長電：『我收到您12月27日發來的電報。Duchesne 上校在視察陣地並研究地形以後，認爲已經宣佈派出的援軍可使我們佔領鑛山並將敵人逐退數公里，但却無法分出必需的兵力往澎湖群島或芝罘建立封鎖基地。如欲佔領淡水，尙須增撥3,000人，及必不可少的砲兵與工兵。我同意 Duchesne 的意見。交趾支那總督不能給我派來運送糧食與火藥的苦力，務懇於最近機會發給我150匹附有鞍具的騾馬。此一數目爲目前需要所必需，而並非爲攻擊淡水之計』。

(註26) 見1885年1月12日海軍部部長致孤拔提督電。

(註27) 1月22日，孤拔提督由基隆發給海軍部部長電：『臺灣島的撤退將產生可悲的結果。主要的一點是此項撤退須於必需的援軍到達後三星期實行。目前所有的糧食可維持至4月1日，此外尙有大量物資』。

(註28) 1885年1月28日，海軍部部長由巴黎發給孤拔提督電：『此電爲對您1月22日及24日來電的答覆。基隆的撤退既只能於四月實行，政府決定將佔領維持到這一時期。我們希望在這時期以前，諒山的佔領以及您可能在臺灣島獲得的成功，會使中國接受我們對它提出的條件：即是中國方面對於天津條約的承認，我們這方面則由臺灣島撤退。

『根據以上推測，您可以實行在1月3日及14日的電報中所報告的軍事行動，但因爲基隆的撤退已是旣定的原則，以後關於永久性的建設，您當以對於軍隊的幸福與安全所必需者爲限。

『爲着緩和我們放棄臺灣島所生的結果起見，政府決定佔領澎湖群島。由於該群島適中的位置、港灣及資源等的關係，可以給您以後的軍事行動提供一個良好的基地。

『對於上項行動，務宜保持最大秘密。

『我現在再度通知您以中國艦隊從揚子江出動的傳說。援軍到達後當可使您將封鎖圈縮小並可使您隨意調動若干戰艦。

『在沒有得到相反的證據以前，政府相信北京雖可從陸路取得糧食的補給，但對直隸的封鎖仍舊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註29） 1885年1月7日，海軍部發給 Lorient, Cherbonrg, Brest, Rochefort 及 Toulon 等各海軍軍區司令的電報：玆將下列人員派在海軍砲兵第七中隊之二，計開：

Lefournier，海軍砲兵第十中隊隊長一級上尉（Cherbourg 軍區）；

Silvani，二級上尉（Brest 軍區司令部）；

Lubert，海軍砲兵第二中隊一級中尉（Lorient 軍區）；

Fritsch，海軍砲兵第十六中隊少尉（Rochefort 軍區）。

（註30） 見孤拔提督1月21日電。

（註31） 從12月31日以來，由於孤拔提督的要求，海軍部部長便已決定並通知孤拔提督：海軍砲兵上尉 Périssé 即將首途前來，該員被指定擔任臺灣的砲兵指揮。這位卽將昇任大隊長的軍官，當於晉級之後仍留原職。他於1885年1月20日從 Toulon 港出發，乘 Annamite 運輸船到任（見1884年12月31日海軍部長致孤拔提督電）。

此外被派乘運輸船 Cachar 前來基隆者尙有以下人員：

（一） Mélo，海軍砲兵上尉，曾在工兵隊實習。

Oswald，砲兵技工長。

（二） 軍曹二人，伍長二人，工頭二人，工人23人，上列人員均派在二十三中隊服務。

第　六　章

援軍的到來——1月10日事件——1月25日及30日之戰鬭——前進哨所——2月1日夜間之戰鬭——遠征軍在二月杪之情況——對於以臺灣撤退和澎湖佔領爲目的的春季戰役的新準備

亞非利加大隊眞是個特殊的部隊。有的是從陸軍監獄和苦役場釋出的犯人，有的是在入伍之前犯案纍纍的年青兵士，這便是大隊的組成份子。他們自稱「西風」(Zéphirs，爲受懲治而被送往阿爾及利亞的苦役兵之意)或「快樂者」(亞非利加聯隊的綽號)。他們的身份簿上沒有一人不有犯刑記載的。他們都有着盜竊和刼掠的趨向；與其說無紀律毋寧說他們是以無紀律自誇的；他們都熱心於作壞事，但也能够作出一些美好的行動：最要緊的是要懂得利用他們的缺點正像利用他們的優點一樣。渴欲做些光榮動作的他們，把生命看得並不十分重要。他們堅決不移地想要出名，想要投身於一些最荒唐的冒險。習慣於阿爾及利亞南方艱苦生活的他們，視疲勞和缺乏爲慣有的命運。對於生活一無牽掛的他們，在防地雖是不良兵士，發揮着他們最壞的本能，但一旦置身戰場，尤其是在苦戰之際，憑着他們的忍耐和他們那令人難以相信的冒險精神，他們却成了奇妙的戰鬥工具。爲着指揮一批這樣的兵士，作爲領袖，尤其是作爲軍官，必須具有鐵一般的手腕並懷抱着深深的好意與正義才行。不多說話，很少提供意見和讚美，但須有迅速的決斷和有力的壓制。

當「西風」——阿爾及利亞的苦役兵確信長官的意志無論如何非服從不可，並且自己不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可從長官那裡得到自己所應得的保護與公道時，他便成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好兵。不要僅僅向他要求不可少的軍隊中的日常勤務，而須以一種絕對的方式强迫他從事那種勤務；倘有過錯，要毫不容情地處罰他，可是要處罰得當。對於「快樂者」——亞非利加聯隊，依照軍隊中的一句俗語說來，必須拿麵包、軍餉和監獄來應付。

「西風」們的軍官必須準備應付最出人意外的突發事件。如果他能隨時使用武器來强迫部下服從，那麼當他的部下懂得畏懼他，同時也懂得信賴他和尊敬他的時候，在大多數場合，他便一定能從那些人身上得到一種盲目的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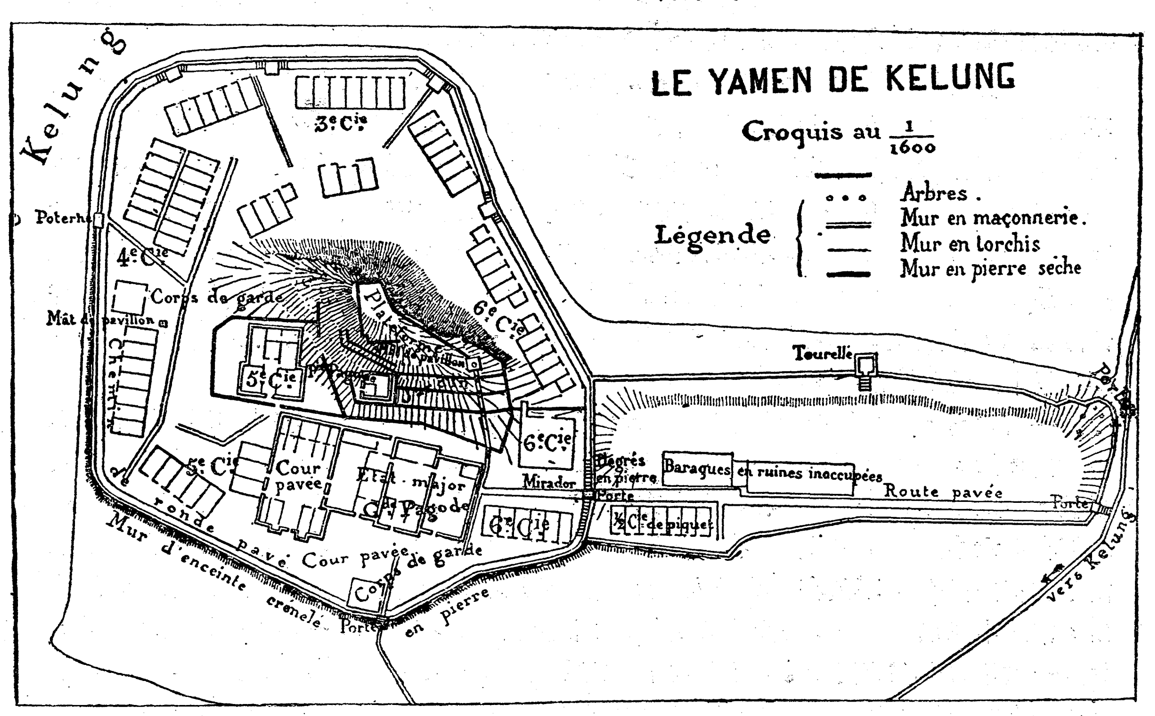
大部分的准士官、軍曹、伍長等係來自各步兵隊，主要地係來自阿爾及利亞輕步兵隊及狙擊兵隊。渴欲升級或單是想要冒險的他們，都是出於志願申請而調來大隊；他們都强壯而有魄力，澈底了解那些和自己寢食相共的部下，並且他們知道自己的主要任務是使得部下服從。

然而兵士們並沒有斷絕晋升之路。他們除開能以一般比例取得一等兵的袖章外，如果他們勇猛而又果敢，確實被認爲適於統率他人時，他們還能取得伍長甚至低級軍官的袖章。以後在臺灣得到這類袖章同時還得到「前科赦免」(réhabilitation)的權利者不止一人。對於軍官們說來，這種「前科赦免」的許諾，是統率上一種極有力的手段。(註1)

在1月7日登陸的亞非利加大隊，被安頓在當時一直未派用途的城砦或「衙門」

(Yamen) 內。營舍圍有一道土築的障壁，向南的一面開有銃眼。營舍內的地面蓋滿一座座有着土牆的木板屋，每座約可收容30人。中央部分有幾座石造的建築物和一座大廟，供大隊長和幕僚人員居住。這座汚穢不堪而又充滿垃圾的營舍，在幾小時之內便掃除潔淨、並且修葺一新了。

圖十六　基隆衙門圖



第二天，那些木板屋的面目改變了。一些鎗架和行軍床，係利用從中國街市內徵收來的材料臨時造成；一些厨房很方便地安排起來了；一些集合場整頓在每個中隊的營舍前面。由於和敵人非常接近的緣故（營舍距離「圓形劇場」高地不過1,400公尺，中國人從那高地上可以觀察到我軍的一切行動），Duchesne 上校絕對禁止使用號聲，並且這一處置適用於野戰（註2）。

雜役召集、日常集合、武器操作等，都在靜寂中並且比平時更有規則地更爲準確地舉行。營舍的安全勤務減至嚴格的必要範圍以內：不設徒然使人過於勞頓的營外前哨；僅只沿着營舍的圍牆派駐哨兵，供給半個中隊的衛兵以交代勤務。

登陸的第二日，安營的工作已經完畢了。被敵人佔據着的「圓形劇場」高地，引起新來部隊的最高度的好奇心，尤其是那幅綴在長竹竿端而飄揚在標高 212 地方一座堡壘角上的中國國旗。因爲那面中國國旗綴在竹竿上的緣故，「西風」們便將那座堡壘命名爲「竹堡」，這名稱以後一直給它保存着。當亞非利加大隊到來時，這面中國國旗便成了各種解釋和各種最狂妄的賭注的目標。經過在船上渡過的45天的無爲的生活，毋需乎比這更大的目標來刺激他們的頭腦了。

1月10日，將近正午的時候，第六中隊的 Mourier 伍長和11名兵士打賭要到竹堡去奪取這面好像冒犯了亞非利加大隊的中國國旗。因為營舍有人守衞並且禁止外出，他們不能從各門通過，便携着武器和彈藥翻牆而出。儘管有人一再命令他們轉來，他們却迅速地穿過鑛山盆地，消失在那些覆蓋着「圓形劇場」高地之麓的荊棘叢中。

這時奉令去焚燬敵方狙擊兵時常潛伏的大建築物——海關倉庫並偵察附近地形的同大隊的第五中隊，已經武裝齊備。該隊離開了營舍，以戰鬪隊形越過盆地，而它的前鋒小隊便佔領了沿河左岸的圓形山頂，以便掩護我們的軍事行動。

我們仍舊希望 Mourier 伍長一群人的瘋狂無謀之舉不至惹起什麼事端；可是我們不久便看到他們攀登着「圓形劇場」高地的斜坡並和敵方狙擊兵發生了鎗戰，敵方狙擊兵把他們看作我們縱隊的先鋒。若干分鐘後，Mourier 一群人已經到達了高地的中腰。

從衙門的圍牆上看到這批攀登的亞非利加大隊的其餘三個中隊的兵士都興奮到了極點。當時人心騷亂到指揮官不得不下令向任何走出圍牆的人開鎗。正在這時候，得到通知發生了事故的 Duchesne 上校到來了。由於大隊長 Fontebride 少校的要求，他准許部隊出動，其目的為儘可能防止惹禍的 Mourier 一群人落入敵人手中並附帶偵察「圓形劇場」高地的陣地(註3)。

一瞬之間，大隊便武裝起來了。第六中隊奉令渡河並進至位置在「圓形劇場」高地中腰的斷崖，藉以牽制當時正在荊棘地帶追擊 Mourier 一群人的中國軍隊(註4)。片刻以後，第六中隊的第一線便在前面左方回報着敵人的射擊。這非加以支持不可。第四中隊便在第六中隊的左翼並幾乎在同一高度展開。兩個中隊的隊長在沒有奉到新的命令以前不當再向前進。不久在距離敵人 400～700 公尺不等的整個戰線上展開了射擊。這時候，第五中隊已經完成了它所擔負的任務；海關倉庫已在燃燒，一層濃煙籠罩着盆地，構成一道帷幕介在衙門和「圓形劇場」高地之間。第五中隊 Michand 隊長帶領他的中隊向前參加作戰。他使第五中隊在海關倉庫北面的凹地加入了戰鬪。這中隊迅速而無何困難地到達了凹地的先端；可是，在這地方，它被相距尚有 400公尺的敵人戰線上的猛烈射擊阻住了。兩個樹木叢生而又無路可通的谷地在這前方構成了無法越過的障碍。第五中隊只好停止前進，在附近高地立下陣地，掩護着僚隊的右翼，防止從西方來的敵人可能有的企圖。

大隊長 Fontebride 少校率領着這時唯一不曾和敵人發生戰鬪的第三中隊，接在第四中隊之後出發。第三中隊冒着至為猛烈的射擊，越過第四中隊所通過的同一凹地之後，奉令將兩分隊展開為守勢鈎形，以便對抗那從山巔堡壘、荊棘叢中及若干茅屋發出的、朝着第四中隊的左側襲來的敵人的射擊(註5)。

第三、第四兩中隊的火力不久便抑制住敵人的前線並迫使敵人退入壕塹。

這時已是午後三時半。Mourier 那群人大部分已回到各自的中隊。在亞非利加大隊和敵人交戰的各小隊前面聳立着無法越過的斷崖。竹堡已被發現其左右兩方都沒有側防堡。各堡附近又有構成交叉火力的附屬防禦設備。這次軍事行動的偵察任務似乎已達到其可以實行的限度(註6)。

因此，Fontebride 大隊長便決定立即開始退却。處在最前方的第四中隊應當首先

停止戰鬪；隨後便輪到第六和第三中隊。撤退應當順序實行。

恰在這時候，想以一種大膽的舉動進入敵方堡壘中的第四中隊 Fradel 隊長，率領部下的一個小隊一直衝到了竹堡下面。一些不能超越的斷崖阻住了他的突進。由 Rolland 中尉指揮的第四中隊的其餘部分擔任保持陣地，以便等待在敵方陣線之下發生戰鬪的分隊轉來。在幾分鐘內，該分隊受到了慘酷的損失（註7）。

這番無謀之舉使退却運動遲延了一小時以上，直到將近五時才能實行。到了五時，第四中隊才開始了它的退却運動，同時非常困難地搬運着它的死者和傷者。第六中隊接在第四中隊後面順序撤退；最後是第三中隊，奉令在左翼支持陣地直到最後，它在夜晚降臨時才開始撤退。

大隊的撤退運動受着在右翼保持陣地的第五中隊的掩護。這一中隊直到夜深才轉回基隆，它並不曾受到敵人的威脅，因為敵人的射擊已經完全停止。大隊長 Fontebride、大隊副官 Bercand 及醫生 Didier 等接在中隊後面最後入城。

大隊所受的損失為14人陣亡，34人負傷；負傷者中有一名軍官，即 Leconte 中尉，此外尚有三人失踪。這三名失踪者是屬於 Mourier 伍長一群的；以後他們的屍體在荊棘中發現，已經被那些在營舍四周徘徊着的野犬嚙去了一半（註8）。

這次事件過去之後，Rolland 中尉由於在敵人猛烈射擊之下維持第四中隊所表現的勇敢和堅定，獲得明令褒揚。這次事件同時證明了「西風」們的無紀律的氣質及在敵人砲火下的堅强性。並且他們不久便在以後的戰鬪中對於這種堅强性提出了輝煌的證據（註9）。

圖十七　亞非利加大隊和外國人聯隊之紮營地



這次偵察運動揭露了處在我們對面的敵人陣線的力量及其面積。這次偵察也使我們明白知道任何對敵人的正面攻擊都屬不可能之事。爲着戰勝敵人起見，必須集合一切可以調動的兵力組織一支眞正的遠征隊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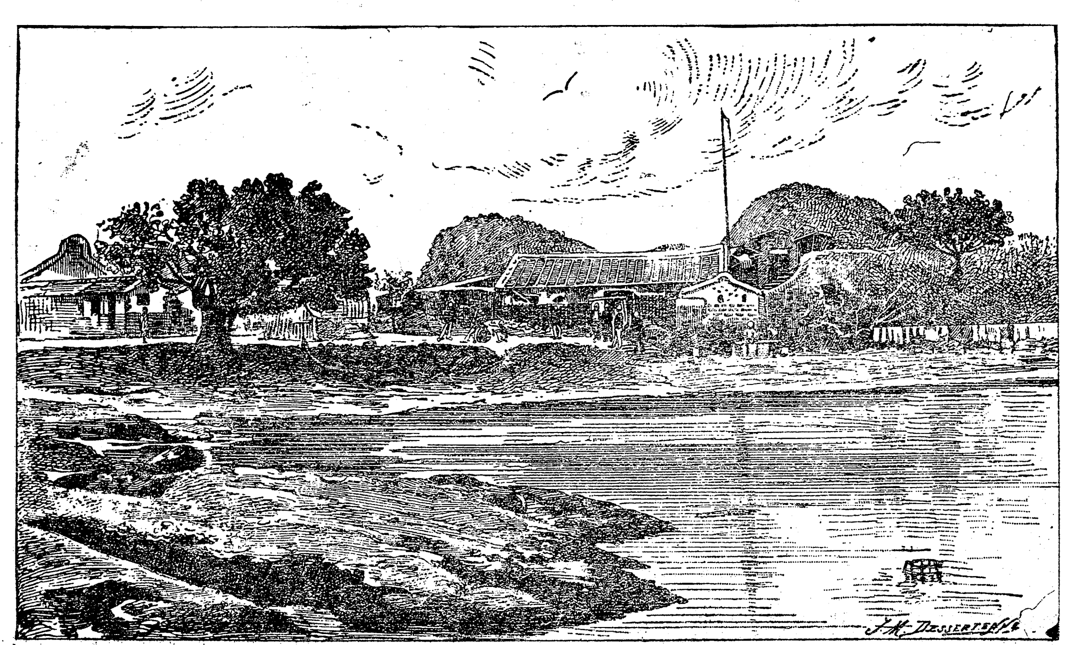
載着第二外國人聯隊的運輸船 Canton 已經發出啓行的通知。此外，天氣又開始降雨，使得計劃一次新的攻擊的全部可能性都予延擱。因此，孤拔提督決定等待 Canton 的到來(註10)。

儘管如此，但亞非利加大隊的到達，却有着將遠征軍過於危險的情況予以部份改善的效果。對於我們陣地的安全，這是一種重要的援助。在等待再行發動軍事行動的時期，Duchesne 上校將亞非利加大隊的各中隊派去擔任小小的偵察任務，目的在使新來者熟悉附近的地形並使兵士們習於戰鬪。因這緣故，起初是第五中隊，隨後連續着第三、第六和第四中隊都派往西方陣線以外，尤其是被派往 Thirion 砲台，那邊時常有敵人的隊伍出沒。

並且這時如果兵士單獨走出陣線以外，比從來都要危險。因爲敵方的遊擊隊一直前進到了社寮島。港務指揮所的兩個水兵受到一個婦人的陰謀引誘，被割去了首級。儘管戎克船從社寮島經過時日夜受到監視，並且所有的舢板日落後都被看管，但敵方兵士仍舊泅水到島上來刼掠民家。提督不得不將一個小隊派在島上，藉以保護港務指揮所及島上居民，因爲在那些居民當中還可能徵集到若干稀少的苦力(註11)。

衞生狀態改良得甚爲緩慢。1月20日，病院中有患者155人；從12月23日以來，有過12名死者。亞非利加大隊至今尙無損失；只有1月10日戰鬪中的傷亡減少了它的兵員(註12)。

圖十八　社寮島之哨所



南方海面封鎖的解除和全部軍艦集中在北方海面的結果，是任令敵方多數新的援軍來到臺灣。因此，儘管中國艦隊還不曾折返其藏身的港口，提督便在一月上旬決定將Triomphante、D' Estaing 及 Champlain 三艦派回臺灣（臺南）沿岸。從1月5日至20日，這三艘軍艦在臺灣（臺南）、打狗（高雄）及澎湖之間實行了一連串的往復巡邏。恢復這種巡邏的結果是擄獲了約30艘的戎克船和200名俘虜，這些俘虜都被送往基隆，用來運搬軍需品及糧食。完全等於馱獸的他們，補足了人手的不足和騾馬的缺乏。他們對我們成了很大的帮助，並且有過眞正的貢獻（註13）。這些俘虜由小隊携有武器的兵士監視着，他們奉令對企圖逃走的人射擊。儘管有着這類戒備，而能够逃往中國陣線的仍然不少。當1月10日亞非利加大隊發生戰鬪時，便有一小隊運送彈藥的俘虜將他們的負荷品抛在地上，推倒他們的監視兵。其中約20名當場被擊斃了，可是其餘的人約60名左右，居然穿過荆棘地逃走了。

1月20日，運輸船 Canton 終於到達了基隆。21日登陸的外國人大隊，在中國市區的東部，和亞非利加大隊的營舍相距不遠，僅隔一條河流的地方選定了營舍。

這是一個超過1,000人的堂堂大隊。從各方面說來，比之其他三個同一來源的大隊都毫無遜色。將近一年來，這大隊便在東京作戰，給外國人軍團的紀事上增添了那麼多光榮的武績。從歐洲四面八方招募而來的這大隊，主要的組成份子是逃避德國兵役的阿爾薩斯•洛南人（Alsaciens-Lorrains）和以外國人名義投效的法國志願兵。德國和奥國的逃兵在這大隊內也佔着相當大的數目。所有的國家都相聚於此；外國軍團的兵士只有一個祖國，即是他們的聯隊；只有一個家庭，即是他們的中隊。他們把服從紀律的精神、犧牲的精神和瘋狂般的英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在這大隊內言語非常混亂；但在極端混亂中，法語和德語却佔有優勢：法語是公用語，德語是日常會話用語。不懂德語的兵士，日子久了也就學會了。留心一群人的談話吧，聽聽一隊雜役兵走過吧，您經常會聽到一些 “also”（德語：「那麼」或「所以」之意）和一些 “Ya”（德語：「是」的意思）。

被一些具備各種軍事才幹的軍官卓越地領導着，外國人大隊的兵士對於他們的長官都是盲目地服從。當他們簽字於入隊志願書時，便已獻出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勇敢只有他們的鎮定可以匹敵，他們的無所掛慮只有他們的忍耐可以匹敵。他們有着「西風」們的一切長處，却沒有他們的缺點。比較不那樣好說話，比較冷漠而又比較沉靜，外國人大隊的兵士似乎一直在想着各自的過去或將來。他們的過去或許是一種輝煌的但被他們仔細掩藏着的生活，而他們的將來則有着百分之一的希望或許會給他們恢復他們所已失去的地位。

第二外國人聯隊的第四大隊不久便證明了他們的輝煌的軍事才幹（註14）。

我們的臺灣遠征軍終於獲得了它所期待着的一切援軍；它們的實力雖還不足使遠征軍從事一次大規模的出擊，却至少可使它將基隆附近的敵人加以掃蕩。

1月10日的偵察已經充分證明：由於敵人堡壘中的兵力和地形上的困難，正面向「圓形劇場」高地方面敵人的陣地進攻，只會遭遇失敗。我們勢非尋覓一個新的目標不可；Duchesne 上校選定了桌形高地，這是聳立在基隆東面約二公里的一座巍峩的懸崖，如

果佔領了這一高地，便可從背面進攻「圓形劇場」高地的守軍而使該陣地陷落。桌形高地的頂部似乎沒有堡壘的設備。只有一些孤獨的防禦工事據守着某些山峯或是封鎖着某些山峽，那些防禦工事大部分是沿着分水線而設。因此進攻的困難似乎並不是不能克服的。

1月24日，一個遊擊縱隊終於編定，由 Bertaux-Levillain 中校負責指揮。被苦痛的疾病留在基隆的 Duchesne 上校，不得不放棄親自對這次軍事行動作有效的指揮。

縱隊包括以下各部：

步兵部隊 海軍步兵一個中隊，係由三個中隊中的最强壯的兵士編成，隊長 Carré 上尉，人數 150 名。亞非利加第三大隊：人數 750 名。第二外國人聯隊第四大隊：人數 900名。

砲兵部隊 一個混合的砲兵中隊，包括 80mm 山砲一門，四斤山砲三門。人數約 60名。隊長 Champglen 大尉。

工兵部隊 係由亞非利加大隊及外國人大隊中的工兵群編成的一個輔助小隊；人數 20名；隊長爲海軍砲兵隊的 Luce 上尉。

救護隊 一個輕裝救護隊，隊長爲海軍醫官 Gayet 醫生。

以上各隊總共約1,900人。

海軍砲兵隊的 Wuillemin 上尉和海軍步兵隊的 Saussois du Jonc 中尉都被派在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的麾下服務，前者擔任參謀，後者擔任副官。

遊擊縱隊沒有配備輜重隊。每一兵士携帶彈藥 120 發及四天的糧食，行軍在地形如此崎嶇的地帶，這實在是極大的負擔，可是由於交通的困難和運輸工具的缺如，這是萬不得已的準備。任何馱獸都不能隨同縱隊進入它所要走的小徑；砲兵器材、救護材料和每一中隊的兩箱預備彈藥等都由人揹運。從安南和東京徵集而來的苦力幾乎完成不了這次任務。至於隨同兩個增援大隊的軍官們來到基隆的那些阿拉伯馬，在到達基隆的當日，牠們的主人便認爲在這地域幾乎無法使用，而那些軍官便乾脆將牠們留在營舍內。此外，所有的軍官因爲指揮刀在葛藤中每致牽絆，是行軍的不斷的阻碍，大家都放棄不用，而代之以綴有矛鐵的長竹竿，對於山國的行軍再沒比這更爲適用了。

在1月24日至25日的夜間，各部隊瞞過了齒形高地和「圓形劇場」高地敵方前哨的監視，從營舍走出，在沿着 Galissonnière 砲台南方海濱的路上編成了縱隊。

行軍的隊形配備如下(註15)：

前衛 指揮官 Vitalis 少校：海軍步兵一個中隊，外國人聯隊一個小隊，四斤山砲一門，外國人聯隊一個小隊，補助工兵隊，救護班。

本隊 指揮官 Fontebride 少校：外國人聯隊二個中隊，砲兵隊（四斤砲二門，80mm 山砲一門），外國人聯隊第三及第四中隊，亞非利加大隊第五、第三及第六中隊，救護班。

後衛 亞非利加大隊第四中隊。

縱隊向右轉，進入 Galissonnière 砲台東面的谷地，再朝北面迂廻着A點的陣地。大家前後密接着所走上的那條僅有的小徑，沿着險崖蛇行，穿過葛藤和竹叢，時常被一

道活躍的急流所切斷，而小徑便在許多地方消失於河床之中。行軍顯然被這類困難所躭延着。

黎明時份，前衞的先鋒部隊——海軍步兵隊終於到達了那可通往八堵谷地（註16）的峽路。他們卽時受到了設在左方高地並隱藏在荊棘中的敵方壕塹所發出的射擊。

前衞的先鋒部隊立刻以排鎗迎擊，同時前衞的其他部分則展開來並將四斤山砲裝上砲座。本隊的先鋒部隊及外國人聯隊第二中隊不久也加入了戰線；在片刻間，這中隊便佔領了位置在前面及左方的、並有敵方狙擊兵發出密集射擊的小樹林，隨後，轉向左方，它從背面進攻敵人的防禦工事並將其守備兵逐走。

這時候，中國人從位置在法國戰線右方的三個小丘上發出了猛烈的射擊。我方本隊的砲兵裝上了四斤砲二門，朝着這方面轟擊；隨後外國人聯隊第二及第三中隊便以刺刀突擊，佔領了那三個小丘；當時留在原陣地的前衞會以砲火從後面掩護着突擊隊的左右兩方。

這時是午前10時30分。當這番有力的攻擊掃蕩着敵人的前哨地帶時，縱隊的其餘各部便在峽路後面漸漸集合起來。在我們前面，在南方二公里的地方，桌形高地的巍峩斷崖露出了它的側影。那些斷崖似乎不曾被人佔據，但高地的前方支脈上旌旗林立，明白表示那是中國軍隊據守之地。

到了11時，我軍分作兩個平行的縱隊，從那些朝着八堵谷地傾斜的山巔上繼續向南前進。外國人聯隊及海軍步兵隊沿着西面的山巔前進，亞非利加大隊沿着東面的山巔前進，順次包圍着標高 168 及標高 128 的山頂，並將佔據那些山頂的少數敵方哨兵逐走。敵方的抵抗是不足道的，可是前進運動是如此緩慢，以致夜幕降臨時，我們幾乎只朝着桌形高地推進了一公里。這時大家停下來以便在一個堅強的陣地朝着南方紮營過夜。和本隊極爲接近的前哨線，以約百公尺的距離瞰制着八堵盆地的水田。夜間不斷地受到驚擾，這是因爲中國遊擊兵利用長鈎想要捕捉我方哨兵所引起的。由於黑暗的緣故，我們無法探明敵人的動靜；由 Jannet 中尉所指揮的兩個外國人聯隊的哨兵負了傷。天明後，我們在相距很近的地方發現了四具中國人的屍首（註17）。

在25日這一天，外國人聯隊所屬的 Vitalis 少校不幸摔了一跤，跌斷了腿。他只得將大隊的指揮權移交給 Césari 上尉，而被撤回基隆。軍醫會議決定將他送返法國。屬於同一大隊的中隊長 Devillers 上尉，初來時身體已很孱弱，這時也只得同樣離開他的中隊而被撤回。從 1 月25日起，直至軍事行動完畢，外國人大隊第四中隊由 Jannet 中尉指揮。

26日清晨，濃霧瀰漫着整個谷地；只有那些最高的山峯好像一些小嶼一樣浮現在這氣體的海上。我們祗好等着霧散再行恢復軍事行動。

將近九時左右，天氣開朗了，桌形高地附近的壕塹都插有旗幟；進入戰鬪地位的敵人在等着我們開始攻擊。攻擊由我們這方面以猛烈的砲轟開始。縱隊和桌形高地之間（註18）隔着一個以 Y 形分成兩個支脈的非常高的突起地帶，而這突起地帶的絕頂（標高180）建有一座小堡。Y 字形東面的支脈在西北方有着斷崖高地的形狀；反過來，朝着東南方那面，却依照這帶地方山岳的一般規則，緩緩地傾斜着。在一處隆起的地方有一

座前面附有防禦工事的茅屋。更加靠後的地方，有着第二個防禦工事瞰制着兩個支脈的會合點，最後有着第三個防禦工事，即上文已經提到過的防禦工事，它設在標高 180 地方的最高點(註19)。

A點的砲兵一方面掩護着縱隊的砲兵，一方面轟擊上述敵方的第二個和第三個防禦工事以及成為當天攻擊目標的桌形高地。我們很容易地辨別出有一群中國人在桌形高地觀察我們。從A點巧妙地發射出來的一顆 80mm砲彈恰巧落在那一群人的正中。一個中國人被拋入空中炸死之後再落回地上。那一群人立時消失不再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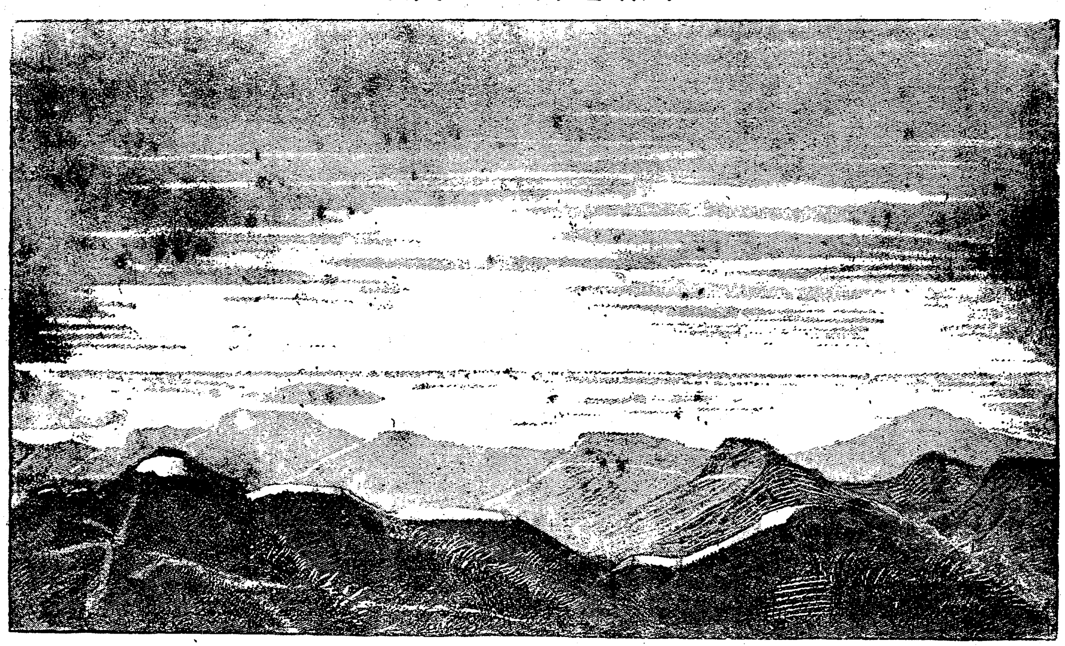
亞非利加大隊的第五和第六中隊用排鎗射擊着敵人的茅舍和相隔最近的防禦工事；敵人有力地還擊着。敵人從桌形高地周圍的樹林和Y字形高地的堡壘發出非常猛烈的射擊，鎗彈在竹林內發出喧囂的爆音，却並沒有造成多大損害。攻擊已經決定了。它將由兩個方向進行。海軍步兵中隊將攀登西方的突起地帶，後面跟着有一個外國人聯隊的中隊。這兩個中隊在進軍中將陸續獲得增援(註20)。對於東方突起地帶的攻擊則由亞非利加大隊擔任。該大隊的第四和第三中隊被指定組成戰鬪配置(註21)。

亞非利加大隊的第四中隊走下八堵谷地（後面隨有第三中隊），很容易地渡過了在這地方並不很深的河流，不曾開鎗便朝着茅舍走去，雖然在短時間內佔領了茅舍，却受到了殘酷的損失。第四中隊的先頭分隊幾乎被敵人的射擊全部消滅了。在這段時間內，右翼縱隊（海軍步兵隊和外國人縱隊）在南方直進，由右方的突起地帶接近了敵方的中央堡壘。它沒有射擊，却從高達六尺的荊棘中開闢出一條通路；我們看到荊棘在人潮的壓迫下漸漸倒落下來。縱隊的先頭部隊利用地形在距離敵人不及 100 公尺的死角內展開。這時候，站在總指揮 Bertaux-Levillain 少校身旁的號兵吹起了亞非利加大隊和外國人聯隊的進行曲，繼之以衝鋒號。兩個縱隊都同時開始突擊。把軍帽掛在竹竿頂上的 Fradel 上尉(註22)有力地引導着他的「西風」們，並將他們揮入中央堡壘，而在這堡壘前面同時出現了海軍步兵隊和外國人聯隊。儘管中國人的快速射擊使得前面幾行中的許多人喪命(註23)，但却沒有將我軍阻擋住，中央堡壘被我軍用刺刀佔領了，一部分敵方的守備兵被拋入基隆谷地的深淵。其餘的敵人一步一步爭先恐後地沿着狹狹的山巔向第三個防禦工事退走；我方的兩個縱隊則冒着無比的困難沿着山巔追擊前進。將近10時30分的時候，第三個防禦工事也如前面兩個防禦工事一般，被我軍佔領了。這番有力的攻擊使我們進至距離桌形高地 375公尺的地方；可是卽在此處，一道高達 30公尺以上的垂直斷崖阻住了攻擊者的突進。斷崖的各方面掛着厚厚一層葛藤、竹子和樹木一樣的羊齒類的植物；沒有任何小徑可以通往斷崖。縱隊的先頭部隊想要在那裡開闢一條通路，但却沒有成功。

中國人終於懂得了一向防備薄弱的桌形高地的重要。他們在那裡召集他們的預備隊。不久桌形高地的各個山頭便配置着一道厚厚的狙擊兵的陣線，新造的肩牆在那裡聳起到一目了然。我方的損失變得顯著起來了；敵人已恢復了攻勢。從標高 155 峽路降下的敵方的一個強大縱隊，進入八堵谷地並且衝向我們的右側。亞非利加大隊的第三及第六中隊和它對抗着，用快速射擊將它阻住，並藉着這幾分鐘戰鬪將穿過谷地漸漸在Y字形高地後方集中起來的敵軍的綿延不斷的行列終於向桌形高地方面擊退。可是雨又開

始了，一切軍事行動爲之停頓。在一小時內，一層皂質而滑溜的泥濘使得我們淸晨以來所走的仄狹小徑，又一次變得無法通行。背負重荷的兵士，無法在這仄徑上保持平衡，每行一步便要跌倒。砲兵艱苦地拖着他們的裝備；爛泥蓋腿的砲手和苦力牽曳着那些一半沒入水窪和泥中的大砲（註24）。

圖十九　前進哨所



將近五時左右，敵人的射擊顯然緩和了。我們便重整隊形並淸點人數。這一天使我們遭到了80名的死傷，其中包括 Carré 上尉。又一次受到損失的亞非利加大隊的第四中隊便單獨有了20名的死傷。我們的成功是不完全的，因爲我們並沒有佔領桌形高地。進攻計劃勢非改變不可，於是決定採用一個朝着左方迂廻的大運動，決定從東面，換言之即是從山頭去接近敵人最後的陣地。從這方面進攻，至少地形的困難似乎不是無法克服的；可是這樣的一種軍事行動是不能在雨中進行的。於是我們不得不駐在原處等待天氣的改變。

因此，亞非利加大隊便在東方支脈上用堡籃構築塹壕作露宿準備；海軍步兵隊和外國人聯隊則在西方支脈上立下陣地，一個中隊便警戒着通往八堵的道路並保護那移到峽路的救護班。

雨是整夜不停地落着，而夜間時時受到那些恢復攻勢的中國軍隊的驚擾。

翌日（27日），雨落得更加厲害。我軍不得已而留在原宿營地。26日這天縱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功，我們所佔領的陣地却至少可使我們沿着那些瞰制鑛山盆地的山巔，對桌形高地到竹堡的敵人的全部防禦線作背面攻擊。敵人的這一部分防線實際已經全部撤退了。總指揮 Bertaux-Levillain 少校想要利用這種情形從東面去直接進攻竹堡，而將桌形高地放在一邊，因爲究竟說來，桌形高地的佔領並不是絕對必要的。

因此，28日淸晨，儘管雨仍然在下，縱隊却準備離開26日所佔的陣地向標高 212 的地點出發。亞非利加大隊的一個中隊、外國人聯隊的一個中隊及砲一門，當留在原宿營地，以便掩護縱隊在將近午前十時開始的前進運動。

縱隊以下列隊形進入由基隆往八堵的道路越過分水線的梯形地點。

前衞　指揮官 Césari 上尉：外國人聯隊一個中隊半，砲一門。

本隊　指揮官 Fontebride 少校：外國人聯隊一個中隊半，砲二門，工兵班，海軍步兵一個中隊，亞非利加大隊兩個中隊，救護班。

後衞　亞非利加大隊第六中隊。

縱隊冒着據守桌形高地的敵方射擊開始行動。好幾個兵士負傷了。外國人聯隊的 Weber 中尉屬於最後離開陣地的一員，但腰部卽時受到了一顆鎗彈。他在一種絕望的狀態中被運返基隆，而在2月1日死去。

當縱隊奉到命令返回陣地時，前衞已經進入敵人所已撤退的第一線設防地點(註25)。

前進運動立卽停止了。孤拔提督決定等待天晴再行恢復攻勢；可是我們同時必須保持26日所佔的陣地，因爲如將這些陣地放棄便等於自己承認失敗，而敵人勢必利用機會當作他們的勝利。

因此，第二天卽29日，海軍步兵隊及外國人聯隊的部隊都轉回基隆，而將亞非利加大隊留下擔任防守那被稱爲「前進根據地」的新陣地的任務。由 Ledieu de Ville 准尉指揮的補助工兵隊及四斤山砲三門都留給 Fontebride 少校支配，少校將他的兵力分配如下：

對於中央高地，分配四斤山砲二門，砲兵半小隊。

對於西南防禦陣地，分配第五及第三中隊。

對於桌形高地對面的東方支脈，分配第四中隊的一個小隊（隊長 Rolland 中尉），及第六中隊的前哨中隊。

對方西方支脈，分配第四中隊的第二小隊，駐守一座方形堡。

我們的陣地須加强至能保護守備兵不致受到桌形高地敵方發出的射擊。爲着這一作用，Duchesne 上校發出命令在A點準備堡籃送往前進根據地。

此項土工工事在當天便開始實行；可是在大部分地點，由於中國人發出的不停的射擊，不得不放棄在日間工作。亞非利加大隊的 Pénasse 上尉在指揮他那中隊的工作時，被一顆敵彈擊中胸部卽時死去。因此我們改在夜間築造堡壘。

在二月份內，雨繼續不斷地落着，在超出一切預期地延長着這番佔領的期間，壕塹汎濫着，小徑變成了溪流，使得一切補給工作達到極端困難的地步。

我軍在這「悲慘堡壘」(註26)的駐屯實在可憐到了極點。這落不完的雨水像冰塊的尖鋒一樣打着人的臉孔，它常使人們費盡氣力燃起來的火熄掉，並將宿營的地方變成一片泥塘。在這番雨水之下，兵士們都臥在一尺深的泥漿裡面。汚穢不堪的制服，再也分別不出顏色了。由於寒冷或是發燒而在索索抖着的安南苦力，令人目不忍睹。大部分苦力都穿着或是從病院盜竊而來或是從兵士的憐憫而得的歐洲人的舊衣；其中有些人幾乎完全赤裸着或僅僅披着一點襤褸，爲着保持少許體溫起見，他們便用草蓆或簑衣包着身

子。

在那將陣地肩牆與鑛山盆地的斷崖所覆蓋着的道路分隔起來、寬僅若干公尺的平地上，不規則地堆積着「西風」們利用樹枝和帳幕(註27)臨時構成的宿營地。並且他們懂得利用他們的創造精神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那些被派往陣地附近採集乾柴的雜役兵，終於發現了一些隱藏在凹地的孤獨的小屋。那些小屋的稻草屋頂可以拿回帳幕作爲墊褥，雖然稍許有些潮濕，但比先幾日的泥塘好多了。此外又有幾隻迷路的豬玀被捕獲而屠宰了，這使得每天不變地吃着罐頭食品(罐頭牛肉)、餅干和乾菜等的兵士得以愉快地換換口味。這類小小的搜索終於變得漫無限制而不得不加以禁止；兵士們被冒險精神所誘，走得最遠的人竟達到敵人的前哨線，並每天引起一些小衝突，幹部們費盡心力才沒有讓這些小衝突變爲眞正的戰鬪。在這些使得肉體受苦的難堪的日子，亞非利加大隊却並不缺少興緻和好脾氣；並且不守紀律的行爲和處罰從來不曾比現在更爲稀少。這些幾乎全都有過前科的兵士，其不屈不撓與刻苦耐勞的精神遠超一切讚揚之辭(註28)。

1月31日，我方防禦工事大部分完成，可以完全不虞敵人恢復攻勢。一道由蔭蔽壍壕、堡籃堆成的肩牆、遮蔽道路等構成的臨時防禦線，可使我們從右翼到左翼得着幾乎安全的交通。中央方形堡的凸面及砲座的築造也已完成。有時候，當濃霧散開之際，我們便和桌形高地的敵方守軍互相射擊着；而由A點發出的我方砲彈則在壍壕上面呼呼飛過，大聲地在敵方肩牆內或是岩石上炸開來。可是，通常却由於一種暗默的休戰，幾乎兩方面都沒有射擊。

在31日這天，我方新陣地的指揮官 Fontebride 少校奉令將在東方支脈上擔任前哨中隊任務的第六中隊移防由基隆往八堵的道路，扼守着通往鑛山盆地的峽路。這番調動有着將亞非利加大隊的中央陣地及砲兵隊暴露在敵人面前的弊害。敵人若是稍許冒險的話，可能以一次突然的攻擊，將那在新的狀態下由標高 180 地點到鑛山盆地的峽路擴展約 900 公尺的防禦線切爲兩段。

根據上述佈置可能發生的危險勢非立刻予以補救不可。Fontebride 少校毫不遲延地將第四中隊的一個小隊(隊長 Rolland 中尉)派往中央方形堡前面100公尺，在那將Y字形高地的支點和東方支脈連接起來的狹隘地方擔任前哨的任務。Rolland 中尉同時奉令在該前哨陣地儘速築造一座銃眼堡，以防敵人在這方面的任何策動。就在當日傍晚，該堡工事完成了。這工事的完成正當其時，因爲當晚（從1月31日至2月1日的晚上），豫料中的敵方的攻擊便發生了。

當夜11時左右，和桌形高地最接近的第五中隊的壍壕守軍對那將敵我陣地分隔起來的峽路方面傳來的特殊喧騷和武器的響聲引起了注意。立刻得到報告的指揮官便加派了步哨。過了一會，在將近11時30分的時候，傳來了從基隆谷地發出的朝着我方第六中隊所佔陣地射來的鎗聲；可是警報只繼續了幾分鐘。將近二時左右，又有朝第六中隊射來的新的鎗聲，可是這次是從八堵盆地發出；同時，在右方距離第五中隊的壍壕若干公尺的地方爆發了戰號及銅鑼的可怕的聲音。敵人試着從兩翼來迫近我們。

在幾秒鐘內,我方每人都已處在戰鬪崗位；鎗聲卽時開始了。至爲猛烈的敵方射擊，綿延到整個戰線，隨後更達到了陣地後方。我軍以敵方射擊時的閃光作爲目標，用速

射和排鎗應戰。敵人受着喊聲和樂器的鼓舞，曾經三次試着衝鋒，主要的目標是 Rolland 中尉所守的東方支脈上的銃眼堡和第五中隊所佔的陣地。好幾次，我方的兵士不得不使用刺刀。當A點的砲兵向桌形高地發出數彈時，中央砲座的四斤山砲二門便發射霰彈迎敵；砲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隨着砲聲發出的閃光將遠達基隆的谷地都照得通明。最後，將近四時左右，屢次進攻均被擊退的敵人便在混亂中退却；只有若干頑強份子還向我軍陣地猛襲，但却悉數被殲了。

這番戰鬪因爲夜間黑暗和防線過長的緣故，統一指揮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事，但由於指揮官、軍官和士卒的稀有的鎮定，仍然獲得了良好的結果。在塹壕內受到良好掩蔽的亞非利加大隊戰死和負傷者都僅祗一名（註29）。中國人方面的損失則非常可觀。他們留下將近 200 具的屍首在戰場上。第二天，我們還在距離第六中隊不到20公尺的地方，在第五中隊對面的另一個窪地，發現 60 具敵人的屍首，其中有一個繫着三色帶的歐洲人（我們猜測是一名來自上海的美國人）和好幾名中國官員（註30）。

並且，在這整個時期內，中國人都以一種罕見的敵愾心從事戰鬪。根據孤拔提督所得的情報，從 1 月25日至 2 月 1 日，敵人的全部損失高達死傷700人的數目。

第二天，亞非利加大隊官兵在這次戰鬪中所發揮的鎮定，成了 Duchesne 上校給孤拔提督的報告中的讚揚的對象，而報告的結果，Rolland. Henrion. Thomas de Colligny 及 Garnot 四中尉被薦舉晉級上尉，而 Crochat 少尉被薦舉晉級中尉（註31）。

同時，Duchesne 上校考察全部作戰，對 Bertaux-Levillain 中校及 Fontebride 少校、Champglen 上尉、Fradel 上尉及 Césari 上尉、Brasseur 中尉、Saussois du Jone 中尉及 Jannet 中尉、Gayet 軍醫官、外國人聯隊的 Colin 軍曹等予以明令褒揚（註32）。

從 2 月 1 日至 4 日，我軍熱心地進行着土工工事。稍稍處在閑散地位的第六中隊，被調駐中央砲台的中腰，並在新的營地上構造一個瞰制八堵盆地的防禦陣地。四斤砲一門被裝在西南支脈的南端，瞰制着桌形高地，尤其是瞰制着藏在A點視界以外的「圓形劇場」高地的斜坡。

2 月 5 日，在前進根據地的亞非利加大隊由外國人聯隊的三個中隊接防。亞非利加大隊曾在傾盆大雨中及桌形高地敵方堡壘射擊之下留在前進根據地11天之久。

孤拔提督始終希望有一個無論怎樣短的好天氣，以便恢復軍事行動。但好天氣却完全沒有。在整個二月份內，雨不停地落着，使得任何攻勢運動都不可能。在這段強迫性的無爲時期內，亞非利加大隊、外國人聯隊，隨後還有海軍步兵隊，在一月間所佔的陣地上互相接替着，兵力保持二至三個中隊不等（註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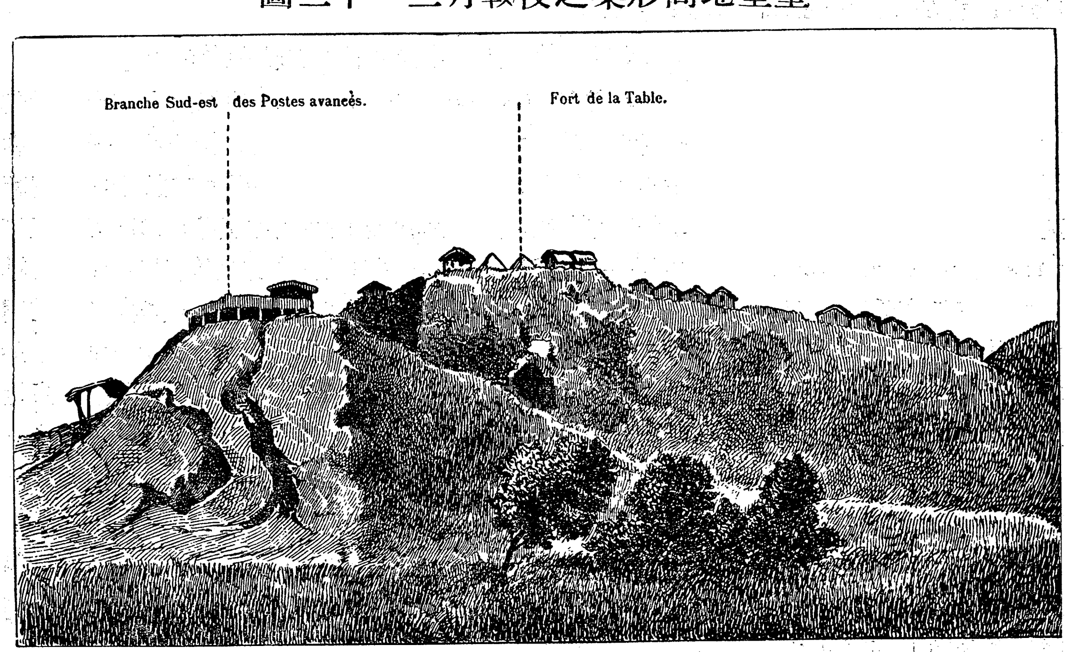
在這段時期內，中國人所發揮的活動是異乎尋常的。他們在我們面前聚集防禦的物資，獲得一次又一次的援軍，在島民中徵募到大隊的勞工。在一個月內，他們將桌形高地和「圓形劇場」高地諸陣地造成了一個可怕的設防陣地，裡面駐屯着多數的守備兵，裝備着豐富的糧食、兵器和彈藥（註34）。

一道長達一公里、有着壕溝和附屬防禦物、外衞及竹垣等的連續防禦設備，在二月杪的時候，圍繞着那面對八堵的斷崖和那些轉向「圓形劇場」高地的斷崖。朝着東面，

在桌形高地的防禦設備的末端，有一個掩堡支持着。朝着南面，在標高165的地方，有一個同樣性質但較不重要的堡壘，結束了西方的塹壕線。在那些中間的主要山巔則設有一些小型的內堡。

在竹堡和桌形高地之間，沿着那些瞰制着鑛山盆地的南方斜面的山頂，敵方早已放棄了一部分受到我軍前進根據地砲火的瞰制和側射的舊陣地；可是，從一月杪起，中國人預料他們的右側面將於最近受到攻擊，便和上述舊陣地線成垂直形地設置新的防禦工事。敵人原是精力絕倫的土工，他們最初即繞着竹堡的斜面施工，其次是182高地，再次是始終受到掩蔽地向我方接近，終於由北到南，從標高171的地點起，開了一道長達600公尺、裝有掩蔽物並設有銃眼的塹壕。在這防禦線的後方，正像在桌形高地的防禦線的後方一樣，結集成幾個營舍的守備兵，都固定地住在一些茅舍內，準備一有警報便前往哨所(註35)。

圖二十　三月戰役之桌形高地堡壘



每個營舍內都設有米倉、彈藥庫及被服庫。最後是一串長得可驚的遮蔽道路，越過盆地和窪地，連絡着東方陣地和「圓形劇場」高地的陣地，再從「圓形劇場」高地的陣地延長到齒形高地的防禦工事，以致中國人可以在我們前面一條長約六公里的戰線上來來往往而不受到我們砲火的打擊。

幸而敵人還沒有砲兵，否則法國遠征軍的臨時營舍便會無法支持了。

設在「圓形劇場」高地標高176地方的敵方的一個 Congrève 火箭中隊，在若干日內曾朝着A點以及我軍宿營的地方和前進根據地作不甚準確的射擊；可是不久由A點發射的準確的一砲，恰好落在火箭中隊的正中，將火箭和火箭兵同時予以爆炸，使得敵方的火工手從此一蹶不振。然而，將近二月杪的時候，香港的英國報紙登出像是確實的消

息，說犯禁船 Wawerley 曾順利地在臺灣島卸下一些克魯伯砲和大量的砲兵器材。因此，敵人將這些大砲裝上砲座只是時日的問題而已。

和我們對峙的敵方軍隊，大部分都來自福建和直隸，他們是中國軍隊裡面最好的兵士。身軀高大而又強壯的士兵，穿着深藍色的制服：寬大的亞細亞式的褲子長及半脛，而大袖的上衣加上一個巨大的硃紅色的徽章，徽章上用黑色方塊字載明他們所屬的大隊和中隊。當天冷或下雨時，他們便穿上一件或幾件襯有棉花或塗上魚膠以資防水的上衣。腿上纒有綁腿布，而脚上則穿着氈底的中國鞋。裝備是歐洲製造品，通常都是德國式的，包括一條皮帶和兩隻彈藥盒，這兩樣裝備和我們的1882年式的裝備那樣相似，以致「西風」們在三月戰鬥後將自己的裝備換上敵人所拋棄的裝備。此外敵人還有一隻劍鞘完成他們的裝備，但沒有背囊(註36)。

武器是相當不一致的。有的用德國毛瑟鎗，有的用 Remington 鎗，但用得最多的是美國 Lee 式鎗和 Hotchkiss 式的騎兵鎗，它們都來自美國 Connecticut 州 New-Haven 市的 Winchester 軍械製造廠。

當我們的遠征軍在東京作戰的時候，美國人是中國軍需品的大供給者。

銃身及一般形式和我們的 Gras 鎗近似的 Lee 式鎗，是一種鎗托的底部令人想起 Berdan 鎗的有栓的武器。鎗的口徑是11mm。並且正像 Lebel 式的新騎兵鎗一樣，鎗托的彈盒底下有一個鋼片做的裝彈機。每一裝彈機可以容納五顆子彈。至於命中、射程及貫穿力等，它並不比 Gras 鎗有任何遜色之處，而在發射的速度方面，它反而超過了 Gras 鎗。它使用 Remington 式的子彈，而鎗口上可以裝上一把有套管的刺刀。瞄準尺的最高指度爲1,500碼。Hotchkiss 式的騎兵鎗是一種沒有刺刀的武器，同樣產自美國的 Winchester 軍械製造廠。它的鎗托上備有彈盒，而鎗托的底部則和 Berdan 鎗的底部酷似；沿着鎗托上的彈盒，備有兩隻四方的壓子。右邊的壓子可以阻止鬆弛，左邊的壓子則可關住彈盒。瞄準尺的最高指度爲 1,200碼。這是一種稍重但却精良的武器。並且這種鎗在中國人的武裝方面只佔少數；敵人中備有這種鎗的只有高級將校的衞隊。Hotchkiss 式的騎兵鎗口徑爲11mm，它使用一種沒有頸部的圓錐形的金屬子彈。

敵人所預備的給養是非常豐富的。這在他們是最普通的例子：在防禦工事內，每個兵士各有一袋或一籃的子彈，供他們熱狂地使用。大部分這類子彈的底部刻有「布魯塞爾匿名公司」字樣。

儘管最近有過援軍到來，但我們遠征軍的情形却確實比從來更爲危急。如果我們活動的力量增加了一倍，敵人的活動力量却增加了四倍。假使中國人能在桌形高地和「圓形劇場」高地上把他們的大砲裝上砲座（這只是時日的問題），亞非利加大隊及外國人聯隊的宿營地、前進根據地和淡水砲台等將變成無法支持。那時候爲使上述部隊受到掩蔽起見，便非將他們撤回 Ber 線後方不可，而 Ber 線本身也會變成十分危急。甚至泊在港灣中的船舶也會暴露在竹堡的砲火之下。因此，這時不論要冒着怎樣嚴重的犧牲都必須將敵人逐出淡水盆地以外，而我軍如果奪取了「圓形劇場」高地，便至少可以避免敵人的砲轟。

我方的衞生狀況也並沒有比以前變得較爲良好。亞非利加部隊雖是強壯而又富於抵

抗力，却也開始受到傳染病的莫大損害。虎列剌造成了多數犧牲，尤其是在外國人聯隊中特別厲害。這種病情的屢屢發現，大家歸因於喝了汚水以後過量飲酒所致(註37)。

屬於外國人聯隊的 Gabet 中尉，在迅雷般的畏寒激烈發作後數小時卽告死亡。至於海軍步兵隊，它竟弄到僅只剩下一些中隊的殘骸。

駐箚在日本的法國公使將一所備有50個病床的醫院交由孤拔提督支配。他僅只要求派遣兩名護士前往服務。提督奉命和公使接洽此事，並將公使所要求的兩名護士派往橫濱(註38)。

提督指定以在最近戰鬪中受傷而需要短期休養的下級軍官與兵士送往此一病院就醫。他們在一般的同情與日本人的好奇心中，在橫濱受到他們的病情所需要的一切照顧，痊愈後非常興奮地由日本歸隊(註39)。

總而言之，爲着要在普通條件下奪取桌形高地和「圓形劇場」高地，除掉需要晴天外，提督還需要2,500至3,000名的兵力補充。可是，假定這種程度的援軍能在預定撤兵期的四月以前到達基隆，但在這段時期內敵人的進展顯然會逼使我們利用最近到來的晴天不惜任何代價突然發動最後的決戰。因此，提督一方面把目前的情況報告政府(註40)，一方面通知政府說他已決定儘速以目前所有的兵力向敵人進攻。可是這次戰鬪當會十分激烈，兵士們都說：「這會有得幹的」！

圖二十一　三月五日攻佔的中國陣地

政府對於提督不顧一切代價決定進攻一節並不阻止，但同時通知提督說四月間從基隆撤退的計劃已成定案，因此他不能希望獲得新的增援(註41)。

在目前這段時期內，提督獲准以現在所有的兵力做他所認爲能做的事(註42)。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說，法國政府曾希望諒山的佔領可使中國讓步。在東京方面所發生的事情是令人抱有這種希望的。2月4日及5日在 Dong-Song，2月11日及12日在 Pho-Vi 及 Bac-Viay 等地的輝煌的戰鬪，給 Brière de l'Isle 將軍打開了通往諒山之路，而我們的軍隊便於2月13日開進那條路去。此外，在孤拔提督直接指揮之下，數日來在舟山附近搜索中國艦隊的法國艦隊的一個支隊(註43)，終於在2月15日至16日的夜間，在石浦灣內，追上了敵方兩艘大型巡洋艦，用水雷予以擊沉。

其餘三艘敵艦被封鎖在寧波灣內，以後也得到了同樣的命運。

最後，英國政府在香港及新嘉坡實行中立法規。這種含有敵意的態度使得法國政府有權要求交戰國的一切權利。法國將這意思照會了各國政府，而數日後，孤拔提督便被授權在直抵 Malacca 海峽的中國海內實行交戰國的權利。

因此，無論事情如何演變，基隆的撤退已只是時日的問題。如果戰事繼續下去，提督便有權佔領澎湖並甚至在他認爲有利的中國沿海某些地點例如廟島或芝罘等地，建立新的補給和停泊的中心，只要這些地點易於佔領和保持。最後，法國政府認爲將中國海上或江河的主要航路予以封鎖，則中國內部由此發生的混亂，當比我們從艦隊可以接近的沿海地點所得的軍事成就對於中國政府更有影響。因爲那種沿海地點的軍事成就只有局部影響，而中國政府容易對國民瞞住眞象。法國政府又將它想截斷中國春季的照例會有的由南部運往北部的大宗米穀，藉使北京陷於飢餓狀態的計劃預先通知提督(註44)。

2月20日，法國政府在對提督祝賀石浦方面海戰勝利的同時，還許可他不僅在他認爲適當的時機可以佔領澎湖，並還許可他有使用目前所有或在短期間內所將有的兵士從事他認爲可能的任何軍事行動的自由(註45)。

『該提督應設法毁滅中國的艦隊，破壞敵人的商務，截斷北方各省的補給，一言以蔽之，儘可能使中國受到一切痛苦。政府業已通知各國：自2月26日開始，米穀將視爲戰時違禁品處理。因此該提督不須發出特別通告卽已有權檢查由上海或揚子江開出之船舶並沒收其所載米穀』。(註46)

提督於2月21日回答政府時，首先建議：基隆的撤退當於佔領澎湖並在這新的軍事根據地設有收容部隊的營舍以後行之。其次建議：

(一) 立卽宣佈米穀爲戰時違禁品；

(二) 並不宣佈封鎖直隸，但組織一支包括五艘或六艘戰艦的遊擊艦隊，藉以隨時追擊中國巡洋艦或緝獲運米船舶；

(三) 本艦隊的其餘各艦可充防備基隆和封鎖臺灣局部地方之用；

(四) 到3月20日左右，當上述遊擊艦隊歸來時，我們便佔領澎湖，並在該地駐屯下來，準備基隆的撤退。

等到基隆撤退完成和業已預告過的巡洋艦到來之後，便開始同時對中國沿海幾個地點的攻擊，而最先予以攻擊的是旅順(註47)。

法國政府於2月24日電覆提督時，對於提督的計劃完全表示同意。此外，政府並還暗示乘着佔領澎湖的機會，以後和平恢復時，仍有保持這些島嶼的可能。

由於提督上述建議，米穀的封鎖立卽開始了。然而法國政府決定此項辦法僅只嚴格

適用於達到目的所必須的範圍，宣稱凡屬運往廣東及中國南方各港的米穀可以和以前一樣自由輸出。

2月26日，Triomphante、Nielly、Saône 各艦均駛向北方；在短期間內，且將有 Rigault-de-Genouilly、l' Eclaireur、Vipère 等艦開去和它們會合。孤拔提督則將乘着旗艦 Bayard 跟在它們後面。當時有七艘中國戰艦藏在寧波灣底，受着 Chung 岬和甬江的砲台的保護，因此提督決定將寧波的拋錨處作為封鎖的根據地，這樣便將中國艦隊置於他的鐵甲艦的大砲之下，此外再以巡洋艦監視着揚子江口、Shaweishan 河口直至 Gutzlaff。

「法國艦隊的出現已足使那些準備將米穀由上海運出的中國或歐洲商人與船主狼狽失措。在接到英國公使的通知以後，他們便放棄計劃中的米穀輸送，並毀棄他們和中國政府所已簽訂的契約。那些已將米穀裝上了船的商人或船都立刻將米穀卸下。

「因此，我們的辦法得了圓滿的效果，沒有一擔米從上海的海路運出；而另一方面，北方的大運河已被泥沙淤積，無法通航，中國中央政府竟無法收到它所預期的大量的補給(註48)。

當此時節，基隆方面的雨水已於3月2日停止。24小時的短晴便可將道路和小徑晒乾便於通行，並使局面急轉直下。立即重新組織起來的流動縱隊在3月3日已經完成一切準備。這縱隊包括着臺灣佔領軍的一切可以使用的部隊：

海軍步兵隊：三個中隊，中隊長 Thirion、Cauvigny 及 Cormier 三上尉，共300人。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四中隊，共600人。

第二外國人聯隊：第一及第二中隊，中隊長 Césari 及 Marais 二上尉，共300人(註49)。

砲兵隊：半中隊，隊長 Champglen 上尉，裝備四斤山砲二門，80mm 山砲一門，砲彈各72發，兵員60人。

工兵隊：正像以前各次的軍事行動一樣，由各不同部隊的中隊中抽調工兵20人編成一工兵小隊，由海軍砲兵隊的 Luce 上尉指揮。

以上合計，縱隊的實額兵力約1,280人，各前進根據地的守備兵並不包括在內。

此外，亞非利加大隊的每個中隊攜有便於渡過狹小溪流的長而且寬的堅實的木板數塊。由 Gayet 醫官指揮的救護班，係依照1月25日那支縱隊的同樣條件編成。

輜重減至必不可缺的限度，不許攜帶行李。兵士們攜有六天糧食和170發的彈藥。他們奉有最明確的節省彈藥的命令；為着更為確實地調整子彈的消耗起見，即使在近距離的接觸，排鎗的使用也須全體一致。

當時仍然患病甚重的陸上總指揮 Duchesne 上校堅持要親自指揮這次軍事行動。由 Bertaux-Levillain 少校及參謀長 Vuillemin 海軍砲兵上尉擔任他的助手。

Duchesne 上校的作戰計劃是首先指向八堵的東面，隨後便佔領在桌形高地方面作為其他防禦工事支柱的第一座堡壘，而最後便從背面進攻敵人設在「圓形劇場」高地上的重要防禦陣地，「圓形劇場」高地的某些地方甚至設有七道連續的防線，該處地勢極

端險惡，無任何道路可通，而所有的山峽、樹林和峯巒都有着堅固的防禦設備(註50)。

(註1) 亞非利加大隊到達基隆時，其組織如下：

大隊部：大隊長 Fontebride 少校、大隊副官 Bercand 上尉、發餉官 Henrion 中尉、被服官 Delater 中尉、Didier 軍醫上尉。

活動班：四名下級軍官、兩名伍長、三名兵士。

第三中隊（本大隊的第一及第二中隊留駐在非洲）：中隊長 Pénasse 上尉（1月30日陣亡）、Leconte 中尉（1月10日負傷）、Sicard 少尉（3月7日陣亡）、下級軍官11名、伍長16名、兵士171名。

第四中隊：中隊長 Fradel 上尉（3月5日負傷）；Rolland 中尉、Figoli 少尉、下級軍官11名、伍長16名、兵士171名。

第五中隊：中隊長 Michaud-Gros-Benoît 上尉（1886年在東京去世）、Garnot 中尉（3月5日負傷）、Donez 少尉（3月7日負傷）、下級軍官11名、伍長17名、兵士171名，

第六中隊：中隊長 Bernhart 上尉、Thomas de Colligny 中尉（1885年在東京去世）；Crochat 少尉（1885年在東京去世）、下級軍官11名、伍長16名、兵士171名。

合計：軍官17名、下級軍官45名、伍長或兵士855名。

(註2) 1883年10月26日命令第69項關於野戰軍的勤務。

(註3) 1885年1月20日，孤拔提督在基隆所發的公報。

(註4) 見地圖九（基隆南方和東南方的陣地）。

(註5)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的行軍日報。

(註6) 同上。

(註7) 1月10日，第四中隊有11人陣亡，22人負傷和1人失踪。

(註8) 1月10日陣亡及負傷者如下：

第三中隊：Leconte 中尉、Halley 軍曹、Pinget 及 Vyain 兵士，負傷。

第四中隊：Prugnaud 及 Antoine 伍長、Martin、Mathieu、Prieur、Mollard、Chanfray、Frenais、Violle、Gomy、Chesnel 等兵士，陣亡；Brassard、Lamarque、Jaquot、Duvois、Cabaret、Aubreton、Eveillard、Mirouze、Pastureau、Lesourd、Jacquot、Emond伍長，Fracheboul、Morvan、Foucault、Drouin、Laville 給養軍曹，Saint-Martin 曹長，Lucier 准尉，Ruffroy、Soumis、Bourrel、Burkart 伍長等負傷；Desrats 失踪。

第五中隊：Feuillet 兵士，陣亡；Huart 號兵，Boutrou 兵士等負傷。

第六中隊：Jacquet 伍長、Cartaud、Lefebvre Chandat、Cann、Couzé、Pitaut 等兵士負傷；Raymond、Garat 等兵士失踪。

Mourier 伍長及追隨他的兵士均奉孤拔提督之令，各處以60日的監禁。

(註9) 『至於部隊，它們曾在砲火下不屈不撓，但我躭心它們的不守紀律的性質會不會再給我們惹起麻煩』。（前述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10) 1月14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發給海軍部長電：『本月10日，在一番偵察戰中，亞非利加大隊曾試行奪取設在基隆南面的一些非常堅固的中國堡壘。結果我方陣亡15人、失踪1人、負傷27人，不得已被迫撤退。Leconte 中尉在此役中負傷，但不嚴重。一俟天氣許可，及外國人聯隊到來時，我將在較佳的條件下，對上述敵方陣地發動攻擊』。

(註11) 見孤拔提督1月20日函。

(註12) 同上。

(註13)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4) 外國人大隊在基隆登陸時，其組織如下：

大隊部：大隊長 Vitalis 少校、大隊副官 Bouyer 上尉（3月5日負重傷）、發餉官 Weber 中

尉（1月27日負重傷）、被服官 Idoux 中尉、Melnotte 軍醫上尉。

第一中隊：中隊長 Du Marais 上尉（1885年在東京死去）、Bacqué 少尉（3月5日陣亡）。

第二中隊：中隊長 Césari 上尉（3月5日負傷，1885年在東京死去）、Gabet 中尉（1885年2月患虎列刺逝世）、Delannoïse 少尉。

第三中隊：中隊長 Lebigot 上尉、Sarrail 中尉（這位後來調往陸軍學校的軍官，沒有再回中隊）、Nantrè 少尉。

第四中隊：中隊長 Devillers 上尉、Jannet 中尉、Esnol 少尉。

（註15）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16） 見地圖三（基隆附近）。

（註17） Bertaux-Levillain 中校關於一月份軍事行動的報告。

（註18） 見地圖九（基隆南方的陣地）。

（註19）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20）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的報告。

（註21）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22） 亞非利加大隊第四中隊指揮官。

（註23） 海軍步兵中隊指揮官 Carré 上尉，被一顆鎗彈擊中頭部，立即陣亡。

（註24） 1月26日的損失如下：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 陣亡者：Broc 伍長、Seignon、Radet、Viallis。因傷逝世者：Collet 伍長、Menvielle、Allot、Arnaud、Delaquerrière。負重傷者：Damboise、Favier Le Geay 伍長。負傷者：Gaulnet、Masson、Muller、Melieret、Baudrier、Trécul 伍長、Moisson 准尉、Priard 伍長、Bernard 伍長、Saint-Martin 曹長、Hérault 號手、Fauvel、Bizot、Laîné、Bernard、Legrand、Fiévet、Buisson、Lombard、Laffargne 軍曹、Corneillez、Manduit、Dherse。總計：陣亡或因傷逝世者9人、負傷者24人（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第二外國人聯隊第四大隊 陣亡者：Neerings、Schmauch、Kurth、Berger、Huber、Simon、Hagen、Losa。負重傷者：Weynand 伍長、Meyer、Missenard、Walter、Hinck、Lahaut、Martin、Vogel、Godier、Sallahen、Mettmann、Schmitt。負輕傷者：下級軍官3人、伍長1人、兵士12人。總計：陣亡者8人、負傷者29人。

海軍步兵隊 陣亡者：隊長 Carré 上尉、Sarvat、Lalanne。負重傷者：Bonnat、Mériguel。負傷者：兵士3人。總計：陣亡者3人、負傷者5人。

海軍砲兵隊 因傷逝世者：Nérac。負傷者：砲兵2人（孤拔提督的報告）。

總計 傷亡共81人；其中陣亡或因傷逝世者21人、負傷者60人。

（註25）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26） 這是前進根據地的士兵們給它的名稱。

（註27） 大隊曾得到一些大帳幕，但由於防禦陣地和斷崖之間沒有空地展開那些帳幕，以致未能使用。

（註28） 在如此艱苦的作戰期間，一直處在雨水或爛泥中的軍隊，甚至不能生起火來烘乾身體和煮一點湯喝，但他們却表現出有着卓絕的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寫報告時只提到他們奪取各敵方陣地時的熱心和勇敢；這種熱心和勇敢確是值得最大讚揚的，但若比之這六天期間內，冒着傾盆大雨，一刻不停而又毫不容情地忍受種種缺乏和肉體痛苦的那種精神方面的毅力，則又算不得什麼了（Duchesne 上校關於一月份軍事行動的報告）。

（註29） 戰死者 Wuillaume 和負傷者 Leroux（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30） 孤拔提督2月3日由基隆發出、2月7日由香港轉發的給海軍部長的電報：「在1月31日至2月1日的晚上，我們的新陣地曾受到2,000中國人的攻擊。被堅強擊退的敵人在戰場上遺留200具屍首，其中有金髮繫有三色腰帶的歐洲軍官一人和中國高級官員數人。我方的損失爲一人陣亡，一人負傷。根據從中國人方面得來的情報，從1月25日至2月1日，敵方曾死傷700人」。

(註31) 法國遠征軍陸上指揮官 Duchesne 上校給第三亞非利加大隊指揮官的文件：『我已將您給我的報告副本轉呈提督，同時並向提督陳明：我對於第三亞非利加大隊所表現的精力和沉着，以及昨夜它在自己的陣地上擊退敵人進攻的輝煌的態度，表示十分的滿足』。(摘自第三亞非利加大隊行軍日報)

(註32) 褒揚令。海軍砲隊：隊長 Champglen 上尉曾表現該員每次在同樣場合所表現的同等勇敢與鎮定。

海軍步兵第二聯隊：Bertaux-Levillain 中校曾以對於地形的豐富的判斷力與理解力領導縱隊。並在忍受軍隊所須忍受的一切勞苦的方式上不斷地作了最好的榜樣。

Brasseur 中尉，在中隊長死去以後，曾勇敢而又聰明地帶領該中隊，並爲最先進入敵人東面堡壘的一人。

Saussois du Jonc 中尉，當冒着敵人的猛烈砲火往縱隊的各個據點傳達命令時，曾發揮了高度的勇敢與鎮定。

Gayet 軍醫，在敵人砲火之下，曾竭力照顧傷兵。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大隊長 Fontebride 少校，在 2 月 1 日晚間，擊退敵人的進攻並使敵人遭受嚴重損失時所採取的佈置，表現了卓越的才能。

中隊長 Fradel 上尉，其無敵的勇敢有目共覩。

第二外國人聯隊：中隊長 Césari 上尉，曾非常有力地進攻敵方防線的西部支線並曾堅強地帶領過他的大隊。

Jannet 中尉，在 1 月25日至26日的夜間，擊退敵人對我方前進根據地的進攻時，曾表現出鎮定、識見與精力。

Colin 軍曹，曾首先進入敵方的防禦陣地，且不顧腿部負傷，仍留在戰地 (摘自 Duchesne 上校關於一月份軍事行動的報告)。

(註33) 從 1 月30日至 2 月 5 日：亞非利加大隊的三個中隊。

從 2 月 5 日至10日：第二外國人聯隊的三個中隊。

從 2 月10日至16日：亞非利加大隊的二個中隊，第二外國人聯隊的一個中隊。

從 2 月16日至22日：海軍步兵隊的三個中隊。

從 2 月22日至28日：亞非利加大隊的三個中隊。

從 3 月 1 日至 5 日：第二外國人聯隊的二個中隊。

(註34) 見地圖九 (基隆南方及東南方陣地)。

(註35) 『臺灣島的北部地區係由一串峻峻多樹的山嶺構成，因而產生一些常常難以越過的窪地與深谷。吾人在此不見任何道路，惟僅有若干可容前方步卒通過的小徑。上述窪地與深谷向各方面伸展，並無顯著的趨向，以致在此用兵無法不使一部分軍隊陷入迷途。此外，在此地駐屯將近四月之久的敵人，曾將吾人可能接近的一切峯巒與小型山峽全部予以巧妙而又堅固的設防。爲着前進一公里，必須以強力奪下好幾座這樣的防禦陣地才行，而此項防禦陣地又均有甚爲強靱且全部裝備有速射步鎗的敵人防守着。這類連續的進攻不單造成將士的傷亡，並使我們在時間上受到很大的損失，對於糧食的增補，這是關係重大的事………

『…… 中國人的數目必定很多。他們的服裝和武器都很完備，似乎並不缺少任何東西。正像在其餘各地一樣，他們有着大量的軍需品。此外，他們有着全部民衆站在他們一邊，這些民衆都有武裝並爲軍隊擔任勞働和雜役。而我們一邊，則沒有一個居民：我們所去的地方到處都是一片空虛。如果我們遠遠看到有土著人民，我們可以說這即是在設法想要做點壞事的遊擊隊，這些人都被中國官吏教得熱狂起來………

『……一支要作數日行軍的縱隊，由於地勢困難的原因，需要多數運輸工具。我們除去 200 名可憐的安南苦力以外，却完全缺乏此項交通工具；並且這 200 名因爲此間氣候和交趾支那不同而大爲受苦的安南苦力，每天都在要求送他們回去。我們在這邊沒有任何馱獸。因爲我們必須承認臺灣並不卽是東京，這裡沒有任何可供水道運輸的大河與細流，我相信此項交通問題是首要的問題』(Duchesne 上校 2 月 4 日在臺灣所作關於一月份軍事行動的報告)

（註36） Bertaux-Levillain 中校在他的關於1月26日至30日的軍事行動的報告中，曾提出以下的結論：

『軍事行動證明了以下各點：

(一)中國人靠着他們衆多的兵力，並且也靠着在官吏號召之下都肯前來效力的人民的合作，已將他們所有的陣地築成堡壘。

(二)敵人已經帶着一種不能預見的激昂之情表現出他們的强韌。

(三)敵人並沒有放棄他們在突襲時的詭詐與智巧的傳統。

(四)敵人曾將多數武裝良好的徵募兵摻入他們的作戰部隊。

(五)敵人有着超出一切限度的勇氣並且能够堅持到最後。只有衝鋒可以克服他們的固執。

(六)敵人係由歐洲人巧妙地指揮着或是採用着歐洲的軍事原理。敵人的防禦工事有着現代的特徵，我們在那裡面發現一些前方防線，一些較能抵抗的防線，最後還有一些用土或圓木造成的、設在地下的陣地內堡。其結果是必須有着多數而又堅强的砲兵方能摧毁這種工事。

(七)如果想使基隆要塞獲得它所缺乏的安全，便必須佔領那些瞰制着它的高地並以大口徑的大砲武裝它們；否則我們祗好眼看着中國人在最佳的抵抗的條件下據守那些高地』。

（註37） 2月19日，孤拔提督從基隆給海軍部長電：『從本月五日以來，不息的風雨使得部隊不能前進一步。在這段時日內，有91人患上了虎列剌，其中31人病故，外國人聯隊特別受到此項疫病的傳染。這種病情是由於喝了污水以後過量飲酒所致。數日來，情形已稍爲好轉』。

（註38） 1月22日，海軍部長由巴黎給孤拔提督電：『我駐日公使能將一所備有50隻病床的醫院交給您支配。希望您逕和公使接洽。他僅要求您給他派去兩名護士。玆派兩名護士乘商船 Nantes 首途來基』。

（註39） 『在戰地病院中，我們大量獲得法國婦女協會所慷慨寄贈的一切慰勞品，並且甚至還有我們巡洋艦從中國戎克船上沒收而來的糖果；隨後，一旦快要痊愈時，我們還有機會乘坐法國輪船公司的郵船到日本——到每個人都那樣想要認識的這夢的國度去兜一個圈子。人們簡直希望生病呢』（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40） 2月4日，孤拔提督由基隆給海軍部長電：『在等着由1月25日至2月1日的作戰報告時，我再度將 Duchesne 上校從中國方面的障碍及我軍所已遇到且一定會再遇到的抵抗所得來的意見節述如下：

『爲着安全佔領基隆並將敵人迅速逐至相當距離以外起見，非有一支2,500至3,000人的援軍及100匹有鞍的騾馬不可。爲着進攻淡水，尙須另增3,000人。我是同意這項意見的。

『當然，這並不妨害我們以現在所有的全部兵力去進攻敵人，但戰事將極激烈。而且，我們的傷亡不久便會減少我們現有的兵力』。

（註41） 但在二月杪或三月初，有幾個不是增援而是替代的支隊開往基隆：

(一)由租用的汽船 Nantes 載去；該船除載有以東京爲目的地的部隊與物資外，還載有以下各項：

1月27日於 Toulon 載有臺灣軍區第二聯隊指揮官 Dugenne 中校、一個包括下級軍官和一名海軍砲手12名的分隊、海軍砲兵的 Le Fournier 上尉以及護士二名，這是派去接替送往日本的兩名護士的。

2月1日，該船又在 Alger 裝載騾馬40匹，並在 Philippeville 裝載騾馬68匹，這是由陸軍部讓給海軍部的，在航海期間，這些牲口當由在 Toulon 登船的砲兵分隊加以照料，該分隊爲由 Cachar 輪輸送的第七砲兵中隊之二的一部分。

最後，這艘船還在 Port-Saïd 搭載了一名原乘 Nantes-et-Havre 的獸醫；該載運器材的船舶因航行途中受損而留在海灘中。

(二)1月30日，海軍部長通知孤拔提督說：他已租用波爾多航運公司（Compagnie bordelaise de navigation）的船舶 Château-Yquem。該船將履行政府所要求的條件，以便依照1881年1月29日的法令及1884年2月8日海軍部的命令臨時供海軍勤務之用。該船於1月28日到達 Toulon，將在 Lejard 海軍中校指揮之下從事最後的武裝。它將取得［輔助巡洋艦］的名稱。政府擬將該船附屬於遠東艦隊內，和那些已在使用中的一級運輸艦 Annamite 及 Tonkin 等同樣服務。此外，Tan-

carville 及 Nantes-et-Bordeaux 兩艘運送船均交提督支配。

向遠東艦隊及臺灣遠征軍駛去的 Château-Yquem 所載的人員與物資如下：

工兵小隊（由 Toulon 載入）——二級上尉1名、一級中尉1名、下級軍官6名、伍長8名、鼓手或號手1名、掘壕兵85名。——曹長1名、軍曹2名、工兵23名。——獸類：騾馬23匹。

第二外國人聯隊（由 Alger 載入）——大隊長 Valette 少校1名（接替撤退的 Vitalis 少校）、Muller 上尉1名（接替撤退的 Devillers 上尉）、Bornot 中尉1名（接替陣亡的 Weber 中尉）、下級軍官2名、兵士30名。——軍官乘用馬3匹。

第三亞非利加大隊（由 Philippeville 載入）——Schiellein 上尉1名（接替陣亡的 Pénasse 上尉）、下級軍官2人、兵士30人。——軍官乘用馬1匹。

器材——工兵小隊的器材。

此外，Château-Yquem 又在 Obock 裝上了運送船 Nantes 載往臺灣的人馬；Nantes 正和 Nantes-et-Havre 一樣不幸，由於航行途中嚴重的損害，不得不在 Obock 停留下來。搭乘該船的 Dugenne 中校換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定期郵輪於四月間到達基隆。

Château-Yquem 於3月5日由 Alger 開出，於同月6日由 Philippeville 開出。它所載的增援人馬，直到四月杪停戰條約議定以後才到達遠東。那批人馬都卸在澎湖。僅有 Valette 少校、Schiellein 及 Muller 兩上尉獲准前往基隆。由 Château-Yquem 所載的其餘增援人馬，包括工兵小隊在內，都留在澎湖。他們到達太遲，未及以最可貴的協助投入戰局。

（註42） 2月11日，海軍部長由巴黎給在 Gutzlaff 的孤拔提督電：『因爲政府已決定於四月間由基隆撤退，派來給您的增援人馬會到達得太遲。在這段時期內，您可以現有的兵力做您所認爲能做的事。作爲情報，我想知道您是否業已放棄佔領那些煤鑛。爲使我們的談判順利起見，關於我們決定從臺灣撤退一節，務須絕對保持秘密』。

孤拔提督2月15日由 Sheïpoo 發出、2月18日由上海轉發給海軍部長的電報：『並未放棄佔領煤鑛。一切都將依據以現有兵力可能從事的軍事行動決定。關於撤退一節，此間將嚴格保持秘密……『我將遵照您的指示來佈署軍隊』。

（註43） 係 Bayard、Triomphante、Nielly、Eclaireur、Duguay-Trouin、Saône 及 Aspic 諸艦。

（註44） 1885年1月29日，海軍部長致孤拔提督函。

（註45） 遠東艦隊的組織，曾由海軍部長於2月13日按照如下方式核定：裝甲巡洋戰艦5艘、巡洋艦14艘、情報艦1艘、砲艦5艘、一級運輸艦2艘、運煤船2艘、拖船2艘。

（註46） 見1885年2月20日電報。

（註47） 孤拔提督2月21日由基隆發出、2月22日由福州轉發給在巴黎的海軍部長電：『如果由基隆撤退一事不問後果如何，業已無可挽回地決定下來，那便至少要讓此舉不致被看作是敵方援軍到來的結果，否則將會造成災害。此一顧慮以及軍隊的健康狀態和前進的不得已的躭延，重又迫使我們目前不能對封鎖臺灣的範圍有多大減縮。

『另一方面，澎湖既必將成爲我們將來的作戰根據地，我們便必須在基隆撤退之前和 Château-Yquem 所載器材到來之前，先在澎湖駐屯下來。總之，我們如能在該處建立若干棚屋將是有益的事；此項棚屋的建築材料業已到達此地，而棚屋的建築也將很快開始。

『爲着同時試行遮斷運往直隸灣的米穀起見，我經過熟慮之後，提出如下建議：

(一)宣佈米穀爲戰時違禁品；

(二)並不宣佈封鎖直隸，但組織一支包括5～6艘戰艦的分艦隊，於是我可使用這支分艦隊以追捕中國巡洋艦或是運米的汽船；

(三)將本艦隊其他可以調動的戰艦用來防備基隆並作封鎖臺灣局部地方之用；

(四)到3月20日左右，當上述巡洋艦隊轉來以後，我們便佔領澎湖並在該地駐屯下來，準備從基隆撤退。

「當基隆撤退完畢和已經預告的巡洋艦到來之後，我們便開始對中國沿海的軍事行動，此項軍事行動將於數處同時進行，而最先予以攻擊的是旅順」。

（註48） 見 Manrice Loir 的著作。請讀「孤拔提督的艦隊」（L' 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一書中關於封鎖米穀的詳情。

（註49） 這大隊的第三及第四中隊當時佔領着前進根據地。

（註50） 見 Duchesne 上校關於基隆周圍的軍事行動，包括從 3 月 4 日至 7 日的軍事行動在內的正式報告（見1885年 5 月16日的公報）。

第七章

三月份的戰鬪——新陣地的防禦構造

3月4日，清晨三時半左右，當縱隊離開營舍時，皎潔的月光照耀着基隆的海灣與盆地。

完全寧靜的天候，使人預知有個快晴的日子。到處充滿了歡樂：雖然身負重荷，但高興能作最後解決的兵士們，以一種輕快的脚步行走着，僅只間或對於這次奪取「圓形劇場」高地會要發生的死傷的大略數目，彼此低聲地交換着意見。最悲觀的人說是將有300人，而實際的數目乃是200人。

沿着海岸組成的縱隊，依照一月間出兵的路線，進入 Galissonnière 砲台的盆地，又一次繞過A點的陣地，而在月光下到達1月25日去過的山峽（註1）。

晨六時，前鋒到達了山頂線；可是縱隊在攀登山徑的時候，隊形過度地延長着。在進入八堵盆地以前，大家躲避着敵人的視線，集合在山峽後面。光輝的太陽朗照着仍還籠罩一層薄霧的桌形高地的那些山峯。海灣內有一艘大運輸船 Nive 在移動。它裝載着前幾次戰鬪的傷兵啓椗前往法國。這些傷兵作着告別的手勢，並對縱隊一再喊着「法蘭西萬歲」，藉表敬意。

將近七時半的時候，縱隊全部集中在窪地的起點。大家重又開始迅速地前進。天氣是再好沒有了，部隊的士氣極端振奮，對於一月間已經作戰過的地方的地形又十分熟悉；可是，這次縱隊不向南方降落下去，却一直朝着東方走去。

在東方的一般山頂線上，一前一後，現出兩座連山的側影。第一座即是我們在1月25日夜間，費了一整天的勞苦，曾經到達過的那座連山；第二座，更高且更加重要，處在600公尺的後方。這是一片板形的高地，其西南二方有着嶮峻的斷崖，而其北方及東方則有着長滿淺草的斜坡，緩緩地一直降落到小小的八堵港。這即是東方的桌形高地（註2）。

佔領東方桌形高地乃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它被我們佔領後，會給我們以今晚過夜的安全的宿營地和明天行軍的有力的支持點，同時當我們在敵方陣線的右側佔領陣地時，可以威脅八堵，並會將敵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這方面來。

我方的作戰計劃是：當縱隊的一部分一方面從左方加强運動，一方面劃一個大圓弧以便轉向東方的桌形高地時，縱隊的其餘部分便向1月25日戰鬪過的陣地直進，以便支持並掩護另一部的運動。

左方的攻擊委託給亞非利加大隊，該隊携帶四斤山砲一門立即開始前進。在前進途中，這縱隊遭遇了最大的困難，尤其是在渡過一條1月25日曾將我們阻擋過的多泥的溪流時，遇到了最大的難關。但虧着每個中隊所携的木板被有效地用作活動橋，縱隊終於克服了那些困難。

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和海軍步兵的兩個中隊及砲兵隊的殘餘部分都朝着一月間的陣地進發。救護班、行李及後衞則隨在這縱隊的後面前進。到將近午前10時的時候，這

縱隊不曾發生戰事便到達了指定的陣地。

當我們在陣地上簡單地安頓下來約半小時，潛伏在東方桌形高地山麓樹林中的敵人，突然向我們開始了時間不長但却相當猛烈的射擊，而顯露了他們的踪跡，駐在山頂的我方各中隊便用排鎗來回答這項射擊（註3）。

在這段時間內，亞非利加大隊便以第五及第三中隊配置在第一線而開始側面攻擊。因爲地勢嶮峻，且籠罩着一層高達數公尺的濃密的荊棘，前進頗爲迂緩。兵士們在這地帶慢慢地開闢一條通路。敵人感到右翼受着威脅，便停止了射擊，並且消失不見了。至午後零時15分的時候，第五中隊在桌形高地的山頂佔領了陣地，並以排鎗追擊還可看到的一部分敵人，藉以阻止敵人的逆襲而掩護着大隊的安頓工作。

縱隊的其餘部分奉令前進，以便和亞非利加大隊會合，其中一部分沿着大隊的同一條路走去，其餘部分則在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指揮之下，採取一條在我們右方的平行道路，以便搜索那些沿着敵方陣線散佈的叢林高地（註4）。

午後四時，整個縱隊集合在東方桌形高地。在西南相距二公里的地方，桌形高地的敵方陣線上已充滿了他們的守軍，無數雜色的旌旗迎風招展。敵人甚至現露出好幾座克魯伯大砲，它們發出的砲彈雖不曾擊中任何人，但却使我們大爲吃驚。敵方最初所發的砲彈都爆炸了，但以後的砲彈却是空虛而沒有爆炸的裝置。它們在空中飛過時，發出一種震耳的響聲。敵方砲手顯然沒有裝置信管的技能，那些信管是另外交給他們的。這是些58mm的鎔解性的鉛帶彈。毫無疑問，這卽是以前香港英國報上登過在臺灣起卸的大砲和砲彈。我們安頓下來的陣地可將當地的情況一覽無餘。北方是繞着海濱的八堵小村，隨後便是茫無際涯的太平洋。南方是層疊着的桌形高地的叢林，而靠後一點，則是那些緊鎖着淡水盆地的高山。

我方的砲艦 Vipère 儘可能地靠近海岸碇泊着。它以 14cm 砲若干門協助作戰的縱隊。它在4,000公尺的距離砲擊着敵方陣地；它的砲彈帶着轟轟之聲從我們的頭上越過而消失在遠方，消失在桌形高地的斷崖後面。卽使這些砲彈不發生大的實效，至少它們却有助於鼓舞我們的士氣，我們的兵士們都歡呼着：『我們的艦隊開砲了，我們的艦隊開砲了』！

傍晚，敵人對於面對南方掩護着陣地的亞非利加大隊的前哨企圖逆襲。第五中隊在第六中隊援助之下執起武器，不久便以由幾發砲彈所支持的排鎗使得敵人沉寂下來。我們的部隊着手作就地過宿的準備：海軍步兵隊及外國人聯隊在桌形高地的中央高地上，亞非利加大隊則在前面朝南的高地上，並以其前哨掩護着可能有受到敵人襲擊之危險的方面。

3月4日這一天，我方所受的損失僅爲亞非利加大隊有三人負傷（註5）。

3月4日至5日的夜晚不曾受到侵擾。敵人利用這個夜晚向桌形高地的陣地集中兵力。

一輪晴朗的旭日展開了3月5日的朝晨。

在我們前面，敵人旗幟飄揚地在等待我們進攻。先一天已經顯露過的小型克魯伯砲又向我們送來幾顆沒有信管的砲彈，始終是那樣喧囂而又無害；我方砲艦 Vipère 及 A

點的大砲回擊着它們，但因距離過遠，發射並不十分有效。

午前六時，縱隊組成如下的序列以便前進：海軍步兵三個中隊、外國人聯隊一個中隊、砲兵隊及工兵小隊、外國人聯隊另一中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二個中隊。亞非利加大隊的其餘二中隊在 Fontebride 中校指揮之下，暫時留在原陣地，以便掩護縱隊的後方。

這一天的目標是奪取防禦敵方陣地線（標高 193 的地點）右翼的重要堡壘並將敵人沿着這些陣地線逐去；最後，如果情勢許可，便將這些直抵桌形高地並形成其西方界限的陣地線予以完全佔領。

『敵人的右翼防禦陣地顯然像是陣地的鎖鑰。我們不能設想對敵方陣地作正面攻擊，因爲接近那些陣地有着那樣大的困難，因爲敵人在通往壕塹的斜坡上聚集了那樣多的附屬防禦設備。我們要從右方去包圍敵方的陣地，如有必要便以強力奪取該陣地，於是，對敵方陣地線施行縱射，我們便可陸續佔領那些通往桌形高地的山頂』。(註6)

前衞（海軍步兵隊）及作爲本隊先鋒部隊的外國人中隊，下降到那將我方佔領陣地和敵方陣地隔離起來的谷地。儘管霧還掩藏着谷地的較低部分，縱隊的先鋒部隊却毅然向南進行。這時是午前七時半。據守在對面斜坡上的一支有力的敵軍，企圖阻止我軍渡河；他們和我方的前衞發生了最猛烈的鎗戰。

到了九時一刻，海軍步兵隊的排鎗終於逐走了敵軍，他們向東方退却。外國人聯隊的一個小隊曾被留下來作爲左翼側衞，同時掩護縱隊的行列；縱隊正穿過一片被窪地和泥沼所割斷而又蓋着無法清理的茂林的地面，作着艱苦的行軍。我們渡過那寬僅數公尺的河流，而進入一個蓋滿對面斜坡的竹林。我們必須用斧頭給砲兵隊開闢一條通路，砲兵隊的前進最爲困難。這時已將近正午。全線都已停止射擊；只有左翼的側衞小隊還傳來幾次排鎗的響聲，目的是要吸引八堵方面敵人的注意。在這高山夾峙的盆地，受着日光的直射，使人感到悶熱不堪。這時沒有任何聲音；桌形高地上的中國人正處在不安和猶疑的境地：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第三和第四中隊）出現在他們左側，使得他們受到了牽制。他們藏在壕塹內等着我們縱隊的先鋒部隊出現，而不敢採取會使得我們十分狼狽的攻勢。好幾次，敵人的那些大旗全部向右或向左移動，指出了他們部隊的動向。

最後，在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指揮下的海軍步兵隊，不曾引起敵人的注意便到達了那隔在我們和中國砲台之間的最後一批山頂。不曾發射一鎗，敵人還完全沒有料到我們立刻就要發生的接觸。Thirion 上尉及 Cauvigny 上尉所率的兩個海軍步兵中隊正臥伏在一個地襞的後面，等着縱隊本隊的接近。將近午後二時的時候，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砲兵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一個中隊，都集合起來，準備開始攻擊。

在我方主力陣地和敵方堡壘之間，在一條 800 公尺的通路上，偃臥着一片完全露出的驢背似的仄狹高地。靠左面則聳立着幾座也是和中國堡壘對峙着的圓形山頂，爲着從兩面射擊敵方守軍並易於衝擊敵方堡壘起見，佔領這些圓形山頂乃屬有益的事(註7)。

上校決定讓 Cauvigny 上尉和 Thirion 上尉所率的兩個海軍步兵中隊繼續佔據着山頂，而砲兵隊也在這同一山頂上設下陣地。由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指揮的第三中

隊（中隊長 Cormier 上尉）、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第六中隊(註8)則都由左方降落，儘可能掩蔽着自己的行動，向那些要加以佔領的圓形山頂進行。直到這些部隊佔領陣地以後才能開始射擊。直到突擊似已準備完成，人們將向敵人正面衝去的時候爲止，射擊要儘可能地猛烈有力。

在這段時間內，縱隊的其餘部分便作爲預備隊集合在 Thirion 上尉和 Canvigny 上尉所率兩中隊佔據的斷崖後面。單獨留在先一天所佔陣地上的亞非利加大隊的最後一個中隊奉令與縱隊會合。它不留一人地和縱隊合在一塊。

這樣計劃好的行動正在實施途中，忽然發生一件意外之事逼使上校加緊達成他的目的。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的部隊，爲要達到他們所要向左方加以佔領的那些圓形山頂起見，不得不毫無掩蔽地越過一片泥深至膝的稻田。敵人發見了這情形，立刻應付右方並佔領了那些圓形山頂，同時在相距 600 公尺的地方，向處在險境中的我方縱隊開始猛烈射擊。比其他部隊更加曝露在敵人砲火之下且更加陷入稻田泥濘中的 Cormier 中隊異常困難地向前走着，受到了慘重的損失。外國人聯隊的 Césari 上尉及 Bouyer 上尉均先後負傷，後者負傷更重。

Duchesne 上校從自己所處的斷崖上看到了這危機，爲欲產生牽制作用起見，他命令 Thirion 上尉及 Cauvigny 上尉所率兩中隊及裝在砲座上的80mm砲一齊射擊。上砲擊開始了！第一砲在敵方堡壘的斜面爆炸了，第二砲也一樣。從兩方面說來，這是一番猛烈砲火的信號。敵方的預備隊從這方面奔跑起來；在一瞬之間，一道濃密的散兵線便據守着那將敵方堡壘和我左翼縱隊的攻擊目標——那些圓形山頂——聯絡起來的斜峯。一陣眞像颶風般的彈丸從我們頭頂飛過。瞄準得太高，敵方的砲火幸而只在我方造成少數損害。可是80mm砲的砲長 Fenoyl 准尉陣亡了。海軍步兵隊的兵士約有10人退出戰線。

在斷崖後面，集合成雙行縱隊的亞非利加大隊（缺第六中隊），準備着進攻。Duchesne 上校命令號兵吹起了衝鋒號。第五中隊，隨後還有第四中隊，都不發一彈地以全速率向那仄狹的高地衝去。他們用一種瘋狂般的速度跑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可是不久便氣急敗壞，不得不放慢脚步。敵人的射擊突然停止了，而一隻法國軍帽出現在堡壘的頂上。第五中隊的第一小隊用手拔除竹柵，在竹柵上打開一條通路而進入了堡壘。再沒有敵人了，僅僅只有一位法國海軍步兵隊的軍曹，Chrétien 軍曹，在那堡壘裡面，他已受了輕傷。在他稍後幾步的地方出現了 Césari 上尉和 Delannoïse 中尉，再後面便是外國人聯隊的第二中隊，鎗上揷着刺刀，正在攀登着堡壘。

以下便是這次戰鬪的經過情形。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爲着使他的部隊脫離當時所處的險境，曾激起外國人聯隊士兵們的勇氣，使他們向前突進，Césari 上尉所率的中隊正面朝着堡壘進攻，Marais 上尉所率的中隊則偏向左方進攻，這樣應付着那向稻田發射鎗彈的兩端的圓形山頂。

上述兩中隊憑着無比的勇敢前進。它們冒着正面和側面的猛烈射擊，用排鎗應戰，向前方佔到了地位。Bacqué 中尉陣亡了。Césari 上尉雖因負傷步行困難，但却絕不減

少他的熱忱和毅勇，非常雄壯地率領着他的中隊前進。從這時起，敵方陣線的右翼感到它的退路已受到這一運動的威脅，便想撤往淡水盆地(註9)。堡壘中的敵方守軍還在支持着；突然間，在荊棘中的 Césari 中隊居然攀登上了最後的斜坡，以迅速的射擊出現在敵人的右側。這時候 Duchesne 上校恰好下令吹起了衝鋒號，而我們的右翼，亞非利加大隊的第五和第四中隊，便朝着那通往敵方堡壘的高地衝去。而 Césari 中隊，接着還有 Cormier 中隊(註10)及 Bernhart 中隊(註11)，也從另一方面衝去。敵人完全退却了。在片刻內，桌形高地上的旗幟都消失不見了，敵方的將卒都狂亂地向淡水盆地逃走，他們成列地從那在左方圓形山頂佔領陣地的 Marais 中隊下面退去，而該中隊便從 200到400公尺的距離，以排鎗追擊敵軍。這簡直是一場屠殺：窪地上充滿了敵方的屍首；外國人聯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兵士們佔領着堡壘，他們發現堡壘中的凳子都被一層厚厚的子彈殼蓋沒了，這就證明了敵人繼續着如何强烈的射擊。在堡壘北面的突出部，一尊漂亮的克魯伯山砲躺在它的砲座上，四周全是火藥和砲彈，這即是先一天和當天早晨給我們射來一些沒有信管的砲彈的那尊大砲。此外尙有許多嶄新的 Lee 式鎗抛在地上。

圖二十二　三月五日的中國堡壘

當那受着慘重損失的 Césari 中隊在整頓隊伍時，亞非利加大隊的第五中隊，接着還有第四中隊，都刻不容緩地向桌形高地上那些最近的、還有相當强烈的步鎗射擊發出的敵方防禦工事突進。第五中隊利用敵人留下的長長的壕塹迅速而又幾乎受到掩蔽地前進，對於若干仍舊藏在荊棘中的殘餘敵兵不加理會。在一個受着敵方鎗彈射擊的壕溝的轉彎處，一個高達數公尺的懸崖暫時阻碍了進行。不料首先走出壕溝的 Garnot 中尉負傷了；在同一時刻，率領第四中隊跟在後面的 Fradel 上尉，受着熱情的驅使，爲要前進較速而帶着幾名兵士越過胸壁。有一個藏在荊棘中的孤獨的敵兵從近處擊傷了他的腿

子。可是，部隊的前進並沒因此停止，敵方的最後抵抗是不足道的。

午後四時，桌形高地的極頂已經落入我們手中。敵人的旗幟從各方面飄揚於勝利者的手中；一面小小的三色旗豎在堡壘的一角上，由縱隊的喇叭隊吹奏「國旗曲」致敬，同時也讓基隆方面和泊在海港中的艦隊知道我們今天的成功。在右方堡壘裝上砲座的80mm砲催逼敵人的潰退，並以砲彈追擊他們，一直射到淡水盆地的稻田中。

3月5日這天的戰鬪使我們受到了頗為重大的損害，這些損害幾乎全都落在外國人聯隊和海軍步兵隊的身上：總共有20人陣亡、50人負傷。Bacqué 少尉陣亡了。Bouyer 上尉和 Fradel 上尉負着重傷(註12)。Césari 上尉、海軍步兵隊的 Ligier 中尉和亞非利加大隊的 Garnot 中尉也都負傷。

大量的旗幟、武器、火藥、敵人藏在草棚內的糧食和被服的貯蓄、兩尊裝在鐵的砲架上的鋼製的小型克魯伯砲等等都為我們所有。敵軍的屍首撒在荊棘叢中，連負傷者也被拋棄不顧。

我方部隊各自在佔領的陣地上作宿夜的準備：亞非利加大隊在桌形高地的極頂，面對西方；外國人聯隊和救護班及砲兵隊在中國人留下的堡壘內，面對東方；海軍步兵隊的各中隊在中間的山頂。

夜晚很安靜；無數的燈光往復地一直射到我方哨兵的脚下。這是敵人利用黑暗來收拾他們的死者和傷者。在靠近午前三點鐘的時候，天下着小雨。

3月6日以一個霧天開始。午前六時，外國人聯隊及海軍步兵隊各中隊遵照先一天所下的命令集合於桌形高地，因為全縱隊當會合於此以便從事以後的作戰。負傷者輸送隊和救護班當隨在這次行軍隊伍之後，以便經由舊前進根據地和A點而撤回基隆。

Duchesne 上校以為正午便可恢復前進，並攻擊「圓形劇場」高地上的陣地，不讓敵人有集合兵力的餘裕(註13)。

可是夜間所降的雨已足够浸潰道路，使得撤退負傷者和補充彈藥兩事變成極端困難。早晨八時從桌形高地出發的負傷者輸送隊，直到午後五時才到達基隆。Duchesne 上校只得放棄他的計劃，他決定在桌形高地紮營，同時派遣一個中隊再去佔領五日攻下而在六日早晨放棄的堡壘。

亞非利加大隊的副官 Bercand 上尉在午前被派到桌形高地的西方去偵察一條小徑，可是迎面而來的是西南陣地線末端一座方形堡發出的相當猛烈的步鎗射擊。這位軍官只得由原路退回(註14)。

最後，在前進根據地擔任守備的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Lebigot 中隊和 Jannet 中隊）在六日下午歸到縱隊中，接替先一天作戰過勞且將士都受到莫大損害的 Marais 中隊和 Césari 中隊(註15)。Marais 中隊和 Césari 中隊則奉令在桌形高地擔任守備，並臨時分撥一個50人的小隊去據守舊前進根據地。該兩中隊應將這根據地的材料移往新陣地，將可能妨碍它們行動的敵人戰線上的防備逐漸予以破壞，並毫不遲滯地根據工兵班所擬的計劃完成桌形高地的防禦設備(註16)。

3月7日所要作的事是奪取有名的南方陣地。該陣地曾於1月10日那樣殘酷地阻抑着亞非利加大隊的行動，而這陣地本身又受着聳立在標高212地方的竹堡所瞰制。四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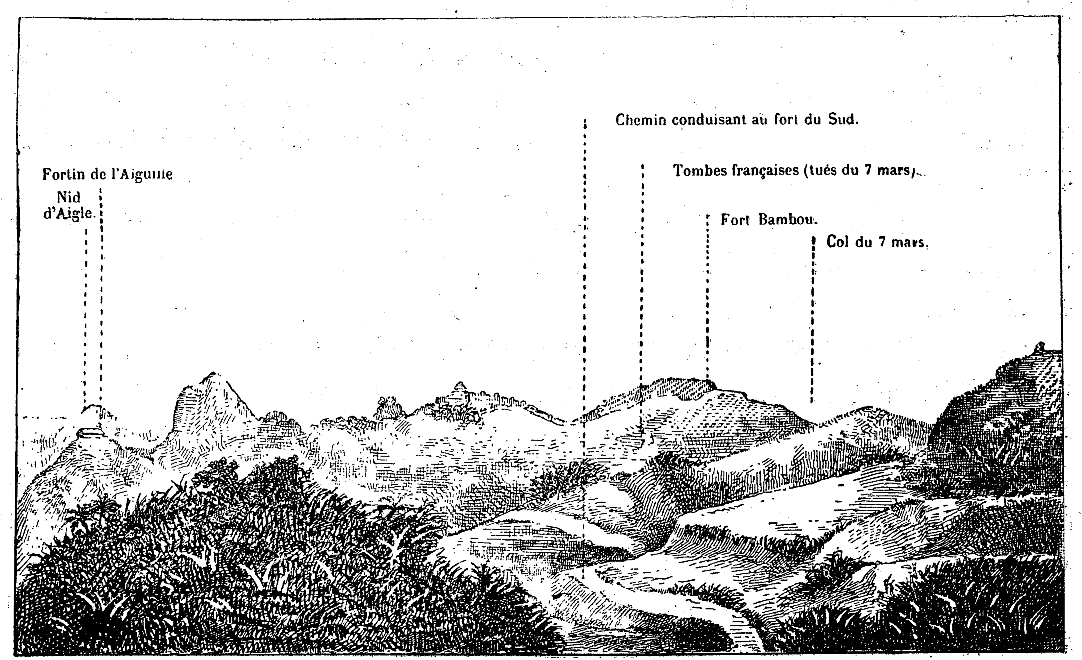
連續的塹壕線保護着這陣地；它是這可怕的塹壕網的鎖鑰，它本身便構成這塹壕網的內堡。

六日傍晚，Duchesne 上校仔細考察過地形以後，便和 Bertaux-Levillain 中校及 Fontebride 少校給七日午前擬定了如下的處置：將全部兵力分爲兩個縱隊，屬於右翼的一個縱隊由亞非利加大隊的四個中隊和外國人聯隊的第三中隊（中隊長 Lebigot 上尉）組成，擔任奪取「圓形劇場」高地和竹堡的任務；另一個縱隊（外國人聯隊的第四中隊和海軍步兵隊的三個中隊）(註17)，由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指揮，將從左面展開一場示威的戰鬪。它將從這方面牽制着「圓形劇場」高地的敵方兵力，並儘可能地使敵人以爲他們又將受到像五日那樣的攻擊而躭心他們的左翼將受到包圍。

Duchesne 上校將帶着外國人聯隊中不曾使用的兩個中隊（第一及第二中隊）作爲預備隊守着桌形高地，而砲兵隊也將從這優勢地位毫不費事地掃射敵方陣地的斜坡。

七日清晨將近六時半的時候，由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指揮的左翼縱隊，以外國人中隊領先，開始運動。該隊受着指揮官那樣有力的激勵，竟接連佔領了三座方形堡，這些方形堡都在這方面控制着通往「圓形劇場」高地的小徑，其中最近的一座卽是昨夜阻住 Bercand 上尉的偵察行動的一座。敵人曾想守住這些方形堡，但沒有成功。Cauvingny 中隊和 Cormier 中隊跟隨着這運動。當 Bertaux-Levillain 中校命令外國人中隊佔據那達到淡水河的突出部時，Cauvingny 中隊便穿過盆地而在那和敵方陣地線的南端（標高159的地方）最相接近的斷崖上安頓下來。

圖二十三　竹塹和南方堡壘之間的地方



這樣，Cormier 中隊及中國人中隊便和最前進的 Cauvigny 中隊形成了在中央部的梯形的兩線，而這三個中隊都非常激烈地回答着從敵方陣地線右翼發出的猛烈的射擊。

在某一時刻，我方的射擊變得那樣激烈，以致我們躭心子彈會提前用罄；幸而 Thirion 中隊帶着它的彈藥輸送隊從基隆來到，於是整個戰線都獲得了新的補充。但各中隊長都再度奉到緊急命令必須嚴格遵守節省彈藥的規定(註18)。

對於這番左翼的攻擊，我們所預料且在期待着的敵方的行動果然發生了。對於右方堡壘的守備兵力有着自信的敵人，把「圓形劇場」高地那面陣線上的兵力大部分調來應付Bertaux-Levillain 中校的佯攻。

在這段期間內，亞非利加大隊於六時三刻從桌形高地降下，集合於前進根據地的後方，並將他們的背囊卸下。每個中隊除開從基隆出發時便携有的木飯外，還帶着一架竹梯以便攀越那些懸崖絕壁。Fontebride 少校將他的兵力分爲兩個縱隊。

在右方，第四中隊（指揮官 Thomas de Colligny 中尉）領先，第三中隊（指揮官 Rolland 中尉）後隨着，沿着山頂線前進。這兩個中隊都將靠近敵方連續的防線走過，但要避免停留下來射擊，而須朝着一個在極頂上將敵方主要陣地一分爲二的山峽走去；隨後轉向右方，它們將突然趨向標高 212 地方的敵方堡壘。

在左方，第五中隊（指揮官 Michaud 上尉）領先，第六中隊（指揮官 Bernhart 上尉）後隨着，將走下那以桌形高地之麓開始的盆地。這兩個中隊將以右翼縱隊的同一目標(山峽)作爲目標，迂廻着敵方堡壘的基部。隨後，它們當左折而突然趨向那些瞰制着淡水盆地的敵方堡壘，那些堡壘的守軍這時正毫無益處地熱烈抵抗着 Bertaux-Levillain 中校的示威攻擊。

由200名兵士組成的外國人聯隊的 Lebigot 中隊，作爲 Fontebride 少校的預備隊。它沒有任何間隔地緊隨着右翼縱隊。這右翼縱隊在一條迂廻的、某些地方幾乎是壁立着的小徑上前進，與其說是行走，不如說是滑降更爲恰當。『好幾次，一架竹梯竟成了一支500人縱隊所經過的唯一的通路』。(註19)

將近午前八時左右，兩個縱隊都已完成攻擊準備。他們全都朝着指定的方向走去；「西風」們士氣高昂。而且，無論如何這非成功不可：因爲這是各縱隊之間的一場賽跑。前進運動被各種阻碍延遲着，那些阻碍使得各縱隊無法展開，並迫使兵士們成單行行走。

敵人在第一道防線上出乎意外地發現了我們的前來攻擊，最初以猛烈的射擊相迎，可是不久他們便退往第二道防線。我右翼縱隊到達這道塹壕前面時，便被攀登的困難所阻。第四中隊(右翼縱隊的先鋒部隊)向左方尋覓一條通路，以便隨後回到指定的方位。這一行動使得第三中隊可以攀登面前的塹壕，並使它順序成爲那始終有外國人中隊跟隨着的右翼縱隊的先鋒部隊。第三中隊到達敵方第三道塹壕前面時，被集中在堡壘後面的敵人的猛烈射擊所阻。由 Rolland 中尉和 Sicard 少尉率領着的中隊就在敵方堡壘的胸壁下面以跑步和「向前」的喊聲躲避敵人的射擊(註20)。

在這次躍進中，Sicard 少尉的右邊太陽穴被擊中一彈立即倒斃。由若干兵士跟隨

着的 Rolland 中尉却衝入了堡壘。他和敵人發生了一場近距離的戰鬪。中隊受到了重大損失，有一時幾乎只剩下 Rolland 中尉一人在那堡壘裡面。潰退中的敵人發見了這情形，便轉身向這幾個無助的人跑來，但就在這剎那間，一支意外的援軍改變了局面。這是第六中隊的一個小隊，為 Crochat 少尉率領着，由左方衝進了堡壘。戰鬪迅速地扭轉過來，而全線這樣獲得增援之後，便向標高 212 的地點和竹堡突進，同時追擊着那些狂亂地消失在窪地內的敵兵。

衝鋒的號音響了。一個可怕的喊聲「向前」回答着那號音，於是剎那之後，竹堡便被我方兵士奪下了。1月10日成為兵士們打賭目標的敵方旗幟，現在已由受着各堡壘及艦隊的號聲致敬的三色旗代替了(註21)。

這時是午前10時30分。Rolland 和 Crochat 兩中尉繼續着他們的前進行動。他們佔領了向齒形高地延伸的塹壕線，同時第四中隊及外國人中隊則在竹堡佔領陣地。

在這段時間內，繼續在行動的左翼縱隊到達了山峽，隨後向左轉朝淡水盆地前進。第五中隊則向那些成為長長的縱列撤退的敵人猛追；同時，由 Bernhart 上尉指揮的第六中隊的第二小隊，由一條比較偏右的小徑支持着這一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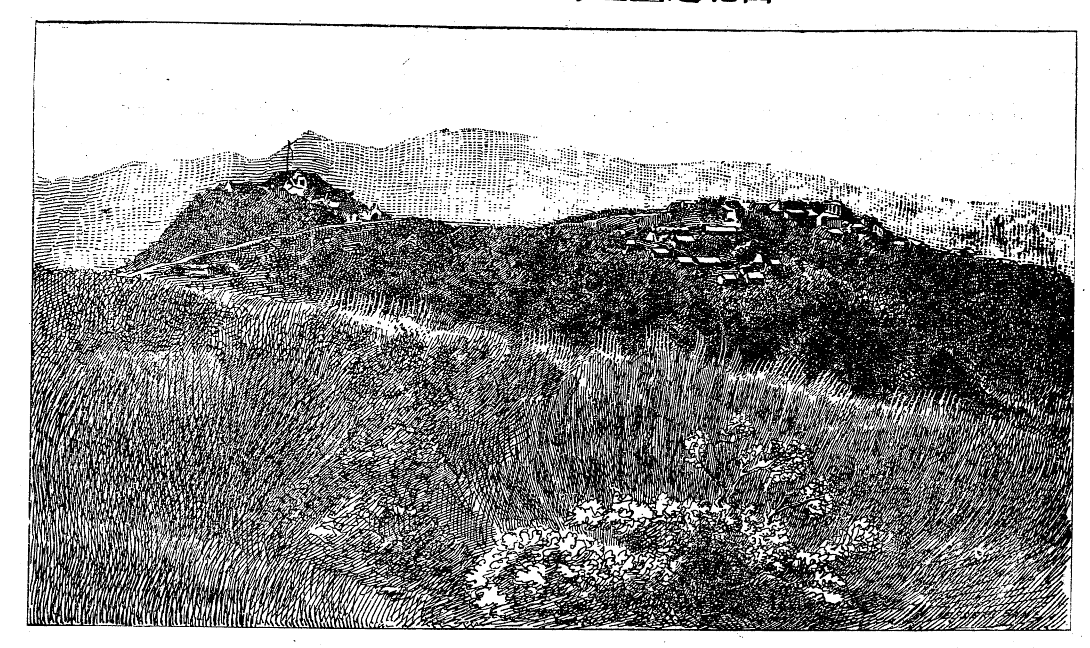
將近午前11時，左翼縱隊的先鋒部隊到達一座竹林附近的時候，迎面受到一陣猛烈的射擊，阻止了第五中隊的前進，並在幾分鐘內使得該隊三分之一的兵員退出了戰列(註22)。Douez 少尉負傷了。

在彈雨中意氣自若的 Michaud 上尉，為着節省彈藥起見，下令停止射擊，並命士兵臥在地上，鎗上裝着刺刀，等待預備隊的協助。Fontebride 少校手下僅有一個中隊，即是那還不曾加入戰鬪的外國人大隊的第三中隊。他將這中隊派去援助 Michaud 上尉(註23)。Lebigot 上尉立刻判明了狀況，便從第五中隊前面過去，發射幾次排鎗以後，竟帶着一種超乎一切讚美的毅力領着外國人中隊前進。外國人部隊和亞非利加部隊彼此比賽熱忱，攀登着那以後成為南方堡壘的巍峩斷崖的垂直牆垣。無法射擊的敵人便絕望地抵抗着，向攻擊者投下巨大的岩石、彈藥箱、甚至他們的武器等等。但他們終於被逼向暖暖方面退却。

在同一時刻，Bertaux-Levillain 中校利用敵人的潰退，率領左翼縱隊出擊。Lebigot 中隊轉向右方，沿着瞰制淡水盆地和暖暖的山頂追擊退却中的敵人。Thirion 中隊被派作援軍，緊緊地跟在 Lebigot 中隊的後面，同時 Cormier 中隊和 Cauvigny 中隊在佔領着剛剛奪下的陣地，而 Michaud 中隊則在重整隊伍並稍稍休息。

在盆地內，有一個最後的塹壕營舍佔據着河的右岸。Lebigot 上尉和他的外國人部隊佔領了這營舍。這是一塊廣約40公尺的方地，具備着土牆、內壕和崖徑。將近40座巨大而講究的帳蓬聳立在這剛剛築成的圍牆內。這些帳蓬乃是敵方本營的帳幕。我們在那裡發現的一些衣服之華麗、帳幕布料及襯裏的講究，都充分表明出這一點。許多小舟都在河的左岸繫纜，而其附近則排列着暖暖村的房舍。外國人中隊找不到一條架在河流上游的小橋；若干兵士跳入水中以便泅水去帶回一些小舟。一個一面泅水、一面吹着衝鋒曲的號兵幾乎快要淹死，Deschamps 軍曹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將他救起。可是夜晚快要降臨了，再向前進便有失謹慎；中隊集合起來，同時幾個在敵方營舍塹壕後面佔着陣地的分隊便用排鎗的火力掃射着村莊和稻田。

圖二十四　南方堡壘之北面



Rapp 軍曹和一位伍長及十來個兵士被派往那瞰制着兩面斜坡的山頂。他們在那裡設立一個分遣哨所，以便在萬一的場合可以保持和後方部隊的連絡。一直推進到暖暖的 Thirion 中隊，受到 Bertaux-Levillain 中校召還的命令，轉回新近佔領的陣地，同時 Lebigot 中隊則在敵人的營舍內擔負夜間前哨的任務。營舍的入口用附近廠屋中發現的傢具堵塞着。Nautré 中尉將哨兵配置在胸牆上的時候，爲一個携帶毛瑟鎗的敵人在相距十步的地方瞄準射擊，中尉用手鎗將敵人射倒了。

夜晚平靜無事地過去了。敵人朝着淡水方面退出數公里以外；正像他們在5日和6日夜間所作的一樣，他們利用夜晚的黑暗來收拾他們的死者和傷者(註24)。

在7日這天內，設在桌形高地上的我縱隊的砲兵隊（砲兵第二十三中隊，中隊長 Champglen 上尉）(註25) 曾對步兵隊的行動加以協助，雖因地形關係，這種協助並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但它至少不斷地證明了曾以它的砲火轟擊敵方陣線並搜索敵方縱隊所遁去的窪地。

碇泊在基隆灣內野戰病院對面的砲艦 Vipére 也像前幾天一樣參加作戰，它所發射的 14cm砲的砲彈越過「圓形劇場」高地，大部分落在淡水盆地，擾亂着敵方縱隊的退却。

亞非利加大隊和外國人部隊中的 Lebigot 中隊一同忍受着這個艱苦日子中的一切辛勞。這是可以寫在部隊戰史上的一件光榮的事實。「西風」們表明了他們是一些無可匹敵的兵士。全軍的感情都以眞確的字句表現在 Duchesne 上校當晚寫給 Fontebride 少校的那簡捷的便條中：『給第三亞非利加大隊喝采』！

不幸的是這番成功却化了很高的代價：一名軍官陣亡（Sicard 少尉），一名軍官負

傷(Douez 少尉),22名兵士陣亡,一名兵士失踪和71名兵士負傷。由 Didier 醫官主持的救護所,正在包紮傷兵的時候,又有新的傷兵湧到。Lebigot 中隊在突擊敵方最後的陣地時,有5人陣亡,其中二人係被壓斃。

總而言之,3月7日這一天光榮地完成了3月5日的戰績,我們所追求的結果已經獲得,而基隆所受的包圍已經解除。我們已成了介乎八堵、淡水河和暖暖之間的全部地域的主人。

擁有八倍於我們人數的敵方,抵抗是非常激烈的;前後四天當中,我方縱隊的損失高達41人陣亡(其中軍官二名)和157人負傷(其中軍官六名)(註26)。

『當時我軍的士氣雖極為旺盛,但為着要擊潰人數八倍於我們而又據有堅固陣地的敵人起見,必須全體將士竭力以赴才行。敵人的陣地堅固到如此程度,倘若我事先確切知道它們是這樣難以攻克,我一定會躊躇不敢進攻』(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許多旗幟、好幾座克魯伯砲、無數鎗彈和砲彈、各種型式的步鎗、許多炸彈和青銅製的小口徑砲,一言以蔽之,敵人三個月以來在基隆前方所聚積的全部軍用器材都已落入我們手中。許多旗幟中的一面有着這樣的記載:『總司令 Tchang』。(註27)根據從俘虜口中得來的情報,敵人最後一天(3月7日)配置在戰線上的兵力為8,000～10,000人,他們受到了莫大的損失,約有1,500人退出戰列(註28)。

3月8日早晨,士氣完全沮喪了的敵人開始全部退却;可是,倘要追擊他們,必須有生力軍和運輸工具才行。我們的縱隊已經精疲力竭,並且開始感到糧食和彈藥的缺乏。最後,在那三天內饒了我們的雨水,從七日晚間再行開始降落,一直落到14日才止。

我們只好以長久安頓於這些新佔的陣地為滿足,在幾星期內,這些新佔的陣地便改造為一個大規模的塹壕營舍,從此一勞永逸地防護着基隆不受敵軍的任何襲擊。

這惡戰苦鬪的數日間所遭受到的死傷者的比率是和歐洲的戰鬪所有的比率一樣: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一。孤拔提督以一道褒揚令頒發給這勇敢的小遠征部隊,在這褒揚令中他對最著勳勞的人員予以表彰。原令文如下:

『海軍提督兼司令長官玆以遠東艦隊及臺灣遠征軍的名義對1885年3月4日至7日在基隆南方所發生的戰鬪中功績顯著的將校士卒予以明令褒揚:

『陸軍總指揮官 Duchesne 上校,指揮作戰,智勇兼備。

『海軍步兵隊 Bertaux-Levillain 中校,於3月5日對敵方第一堡壘的突擊,指揮得力;又於3月7日對敵方的左翼佯攻,領導有方。

『Fontebride 少校,曾於前後四日中督率所屬大隊,懋著勳績;而指揮對「圓形劇場」高地之攻擊,尤見智勇。3月7日之光榮,大部分應歸功於該員。

『外國人聯隊 Césari 上尉,腿部中彈負傷之後,尚能督率所屬中隊對敵方第一堡壘實行突擊,直至戰鬪終了,始允接受救護手術。

『亞非利加第三大隊 Fradel 上尉,夙著勇名,該員於左腿中彈負傷之後兩日,不得不施行切割手術。

『外國人聯隊 Lebigot 上尉,躬冒彈雨及投石之危險,督率所屬中隊對敵方最後陣

地實行突擊，而由於此一勇猛之舉，卒使戰鬪結束。

「海軍步兵隊 Thirion 上尉，曾以戰績屢獲表彰，此次作爲前衞指揮官又著偉勳。

「亞非利加第三大隊 Michaud 上尉，曾以所屬中隊久抗敵方大軍。

「海軍步兵隊 Teyssandier-Lambarède 中尉，曾以强力奪取敵軍旗幟。

「外國人聯隊 Nautré 少尉，不僅本身始終有勇猛果敢之表現，且深具感召其部下之能力。

「亞非利加第三大隊 Rolland 中尉及 Crochat 少尉，偕同軍曹一人，首先衝入敵方陣地，且恒對部下樹立最佳模範。

「外國人聯隊 Deschamps 軍曹，曾到處表現其勇猛，且曾拯救一在河中偵察徒涉處而行將溺斃之號手。

「海軍步兵隊 Chrétien 軍曹，負傷後仍參加突擊，並首先出現於敵方堡壘之前，直至上級軍官要求，始將其任務移交他人。

「亞非利加第三大隊 Hertelet 軍曹，曾奮不顧身躍入一堅强設防之敵方塹壕，並以此良好模範引致戰友同進」。

最後，當孤拔提督將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轉呈政府時，曾附以如下之意見：

「部長先生，我對於以極少數的人去攻略那些幾乎無法接近的、由武裝良好、人數超過我們八倍的敵人防守着的陣地、所須發揮的奇蹟似的勇敢與英武，簡直不知道要如何再三陳述才好。

「我們所獲得的赫赫戰果，不幸却是以高價換來。這次任務原是困難的，而大家所作的都已超過各人的本分。因此，我膽敢希望閣下以最大善意接受對於經過那樣考驗而又那樣勳勞顯著的全體有關人員的晉級保舉」（1885年3月25日，孤拔提督致海軍部長的文件。編號565號）。

我們雖因兵力不足，不能追擊潰退在淡水道上的敵人，完成最後的勝利，但至少可將逐去了敵人的陣地加上防禦的措施。

新的防禦組織在數日前到達基隆的 Joffre 工兵上尉指揮之下立卽着手。總之，這是要實現並補充 Poyen-Bellisle 中校所擬定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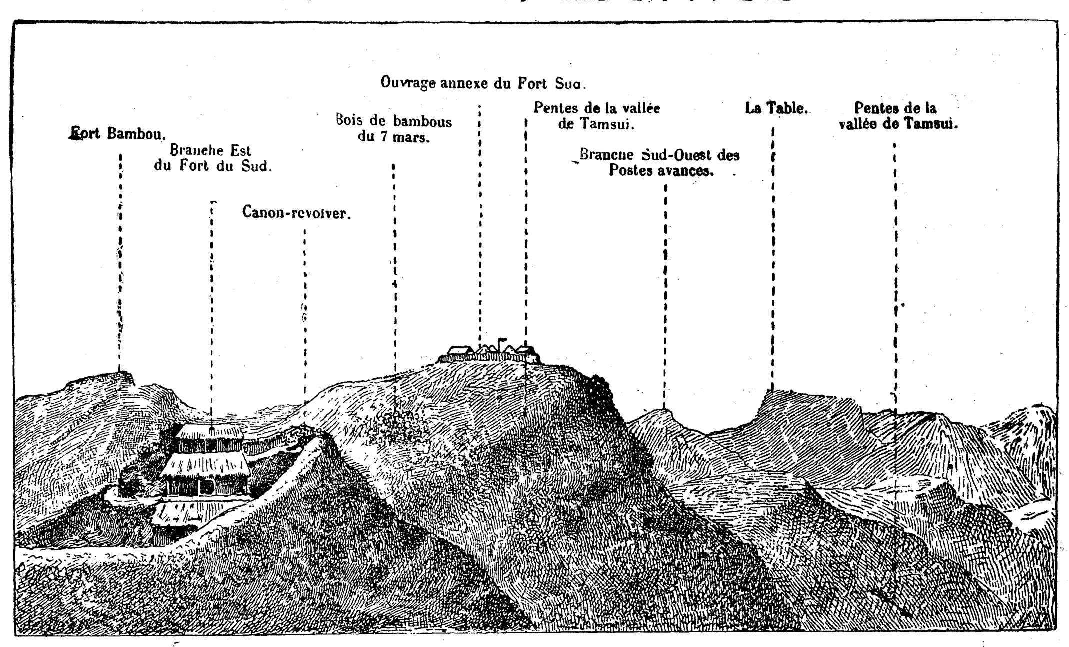
兩座大堡壘建立起來了，一座建在桌形高地上，另一座建在竹堡的舊址上；它們構成新防線的內堡。

建在有着「桌形高地」這名稱的隆起部的頂上的桌形高地堡壘，由曾在3月5日奪取這陣地時有過那樣英勇貢獻的外國人聯隊的兩個中隊（第一及第二中隊，中隊長爲 Marais 上尉及 C´sari 上尉）擔任防守。這堡壘係由一道沿着山頂線的不規則路線的防禦工事構成。我們只要利用中國人的塹壕防備着北面和西面，再以一道胸牆關閉着東南面就行。由外國人聯隊士兵們將地面整平了的堡壘內部，在幾天內便蓋上了一些非常安適的茅棚。在砲兵器材方面，這堡壘得到80mm山砲二門。

桌形高地堡壘建在一片向東南方微傾的高地頂上，但這高地迅速形成一個相當陡峻的斜坡，因此，從堡壘上對淡水盆地周圍只有不完全的展望。爲着補救這缺點起見，我們在斜坡較顯陡峻的地方設了兩個附屬小堡，可以完全射擊到那出口在淡水盆地南方數

百公尺處的深深的小谿(註29)。這兩座附屬小堡每一座都有一小隊守兵和旋廻砲一門。

圖二十五　南方堡壘之東側之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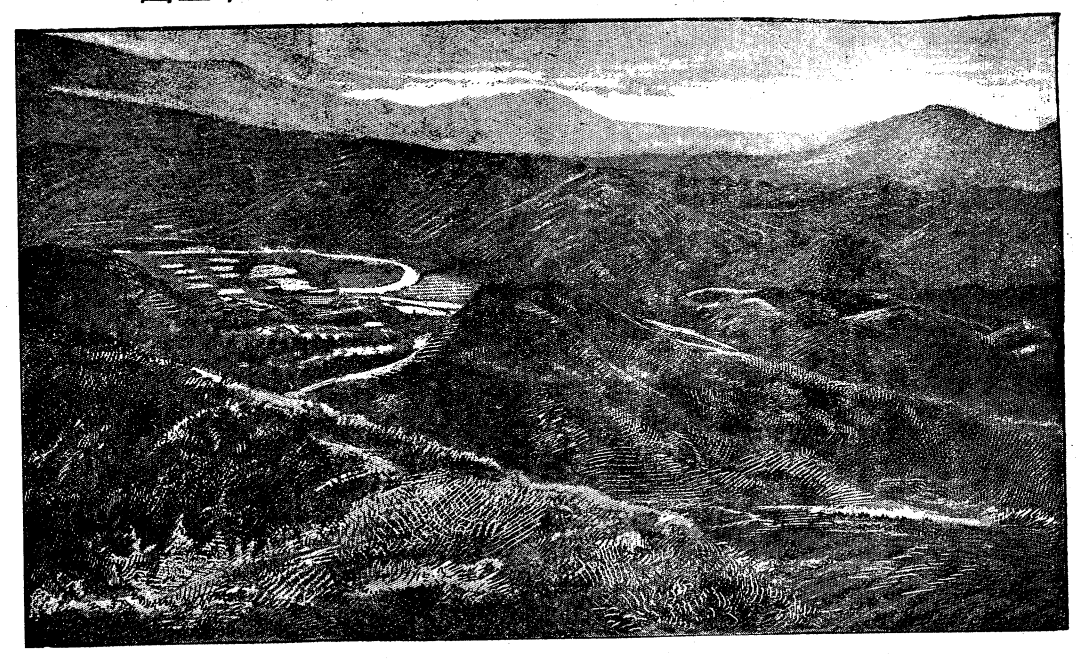


竹堡成了一座正面約 100 公尺、深約25公尺的防禦工事，堡的南面由一道用堡籃疊成高約三公尺的胸牆所封閉。它由亞非利加大隊的一個中隊防守。爲欲改善竹堡對於 Cramoisy 盆地的視線不足，並使它和南方陣地保持連絡起見，在一個斷崖的絕頂築造了一座小堡，命名爲針形小堡。這座附屬於竹堡的防禦工事由竹堡的守軍派遣一個按期交替的小隊擔任防守。小堡沒有砲兵設備。堡壘對於淡水盆地的展望的確不甚廣泛，必須佔領一個更加前進的陣地來補足〔圓形劇場〕高地的防備，這陣地便成了南方堡壘。南方堡壘設在 3 月 7 日傍晚曾經成爲那樣激烈爭奪目標的斷崖上。這堡壘位置良好，可以射擊淡水盆地和敵人最近在盆地的另一邊、在我們對面聳立起來的防禦工事。南方堡壘四面都是蓋着一厚層植物的峻坡。然而在那些微傾着的高地上，如標高 180、160、102及 81等地，却層疊着多數耕作良好的茶園。在堡壘之麓，流着速而深的淡水河。在河的對岸，我們可以辨別出暖暖村的最細微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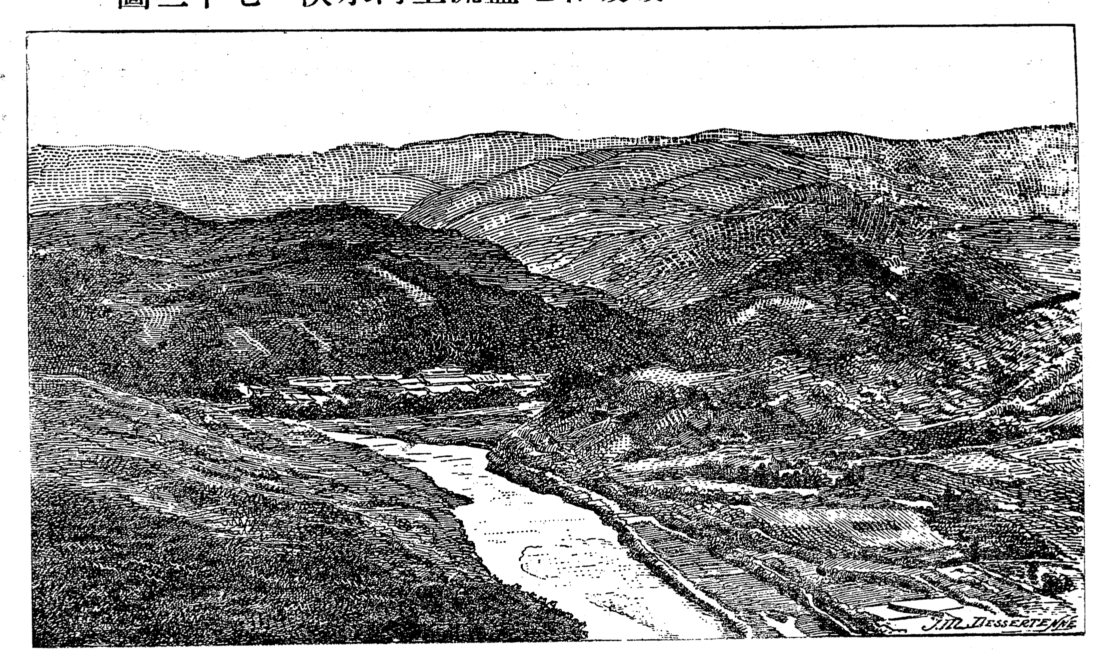
朝着西方那面，一望無際地展現了淡水盆地，這盆地接着便在稍遠處開濶起來，成爲一片廣大的平原。在另一邊山坡，展開一片仍爲敵方所有的廣袤多山的地區。敵人據守在那些大山的最突出的支脈上，並開始在那裡築造長長的塹壕。因此南方堡壘的陣地成了最重要的陣地。它由亞非利加大隊的一個中隊和海軍步兵隊的兩個中隊防守着。它的砲兵設備爲 80mm野砲二門（遠征軍所備最有力的砲）(註30)，裝在堡壘的西方支線盡端的木製砲床上，可以直射淡水盆地。在堡壘的東方支線上設有旋廻砲一門，由海軍砲手的一個分隊操縱着。



圖二十六　淡水河上流盆地和暖暖村(從南方堡壘所見)



圖二十七　淡水河上流盆地和暖暖村(從 Berfin 砲台所見)



南方堡壘還在標高 198 的地點，利用敵人一座舊堡壘的基地建築了一座附屬堡壘，由主堡的守備兵派遣一個分隊防守着，使得南方堡壘的防禦更爲完備。

［圓形劇場］高地的佔領足以瓦解齒形高地的防禦，敵人於 3 月 8 日晚間沒有經過戰鬪便從高地退却；可是淡水砲台及其附屬砲台，因爲過分位置在後方的緣故，已不適合目前的需要。

一座命名 Bertin 堡壘（註31）的新堡壘，着手築造在一個直接控制淡水河的突出部上。大胆地成箭形築在塹壕營舍西南凸角上的 Bertin 堡壘，對於敵人設立他們新的防線頗有妨碍。另一方面，被派防守這座堡壘的外國人中隊，在築造這座堡壘的時候，亦曾遭遇眞正的困難。開有漏斗形大口的那座圓丘，只有一道灰狹而不規則的山脊，必須澈底加以改造才行。此外，中國人曾屢次企圖對堡壘從事反攻。而設在這堡壘上的 80mm 山砲二門，則須不斷地和敵方砲隊相對射擊。

儘管如此，但在 Joffre 工兵上尉熱心和熟練的策動下，那些新堡壘在數日之間便築造起來了（註32）。這些堡壘由於開闢了使它們和基隆取得連絡的交通路線而更形完備。許多由外國人部隊及亞非利加大隊穿過荊棘叢闢成的道路，曲折縱橫地攀登着［圓形劇場］高地和桌形高地，一直延伸到第一線的防禦陣地。這些平均寬達二公尺半，甚至可以通行輕便車輛的道路，防備上固不用說，對於各種物資的補給輸送也方便不少。

不錯，新堡壘的防守有着將一月間到來的兩個大隊的援軍幾乎全部吸住的弊害；可是，大體說來，害處却並不大。既然四月間從基隆撤退已是既定的事實，那便沒有再行採取攻勢的必要。而且當時的情況已完全對我軍有利。雖然中國人佔領着淡水盆地的南面斜坡，並在那邊開始比從來更爲堅固地設立陣地，但我們却已將他們逐出基隆視界以外，以後我們守着三道堅固的互相支持的防禦線（註33），已可避免敵人的任何襲擊。

遠征軍佔領了基隆附近的煤鑛，這是政府多時以來對它所要求的政治方面的保證佔領（註34）。對於自已的努力和犧牲有權感到驕傲的遠征軍，對於政府交給它在臺灣土地上所作的如此得不償失的工作，可以認爲業已告一段落。並且，當時本國方面一般的注意都集中在東京方面，Giovaninelli 和 Négrier 等旅團在那邊因爲佔領了諒山和解除了宣光所受的包圍而著名起來。那邊雖有過血腥的戰鬪，但完全被擊敗並解體了的廣西軍和雲南軍，已被遠遠地逐出三角洲以外。

我們在一月間和二月間所度過的那種肉體和精神雙方的興奮緊張的時期業已過去。以前數星期的接連的濃霧和頑固的雨水，已在三月下半月由晴美的氣候和無雲的天空所接替。

熱帶的太陽非但沒有令人不快，且帶給郊野以無比的鮮潤和光彩。

臺灣在空前的狀貌之下，眞的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美島］。市街依然是空虛無人的狀態，可是附近的農民們因爲同胞的退却而安心起來，有相當多的人數回到了我們的佔領區域內；他們在基隆及桌形高地附近設立了一些每天都有的市場，大量地供應着各種土產。適當安頓下來的我方兵士，在堡壘裡面有茅屋遮蔽風雨，在市街內則住着一些打掃清潔而又合乎健康的房屋，享受着高額薪餉和良好而又豐富的食物，每天有土木工作業和小規模偵察行動來使他們保持勤勞，由於最近的戰勝而感着驕傲並受到許多獎賞，

他們彼此之間彷彿在比賽着興緻與快樂。

3月14日，孤拔提督於泊在寧波港外的 Bayard 艦上接到了三月上旬的戰鬪報告。這報告最先發生的效果是給了提督一部分行動的自由，使得提督能够減縮臺灣的封鎖。因爲卽使敵人以後重又獲得若干援軍，處在新陣地上的遠征軍已可應付敵人的任何反攻。

同一天，一封從巴黎發出的電報，通知提督以後再不會有新的援軍派遣給他，且告以政府的旣定方針沒有任何改變，而在佔領澎湖以後，如無新的命令便當然不能從基隆撤退。提督完全了解：政府之主張佔領澎湖，目的僅在潤色以後的臺灣撤退(註35)。

提督斷定他可以一方面維持甬江的封鎖、對於米穀輸出的監視和淡水方面的極小規模的封鎖，另一方面還可移出一部分重要的海軍力，甚至從遠征軍內抽調數百人去從事陸上作戰。因此，他決定卽去佔領澎湖。

3月18日，提督從 Gutzlaff 發給巴黎海軍部長以如下的電報：

『佔領澎湖以後，我將等待閣下確定的命令以便從基隆撤退。但是，爲着佔領澎湖，我必須從遠征軍內抽調 400 名的兵員。我推測此擧對於保持我們目前的陣地將不致有所妨害』。

先一天（3月17日），提督曾將 Triomphante 艦派往基隆，帶給 Lespès 海軍少將一道命令，叫他率領 Galissonnière 艦轉來替代那封鎖敵方巡洋艦和監視米穀輸出的 Bayard 艦；同時又帶給 Duchesne 上校一道命令，叫他抽調一個步兵大隊和一個海軍砲兵小隊，準備棄船出發去參加一次迫在目前的出征(註36)。

出征的大隊指定爲 Lange 大隊。構成這大隊的第二聯隊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三十中隊，每一中隊的定員各爲 100 人，係由其他兩個大隊中仍還壯健的兵員挑選補足。其他兩個大隊則分擔着 Ber 陣地線以及西方及南方防備區域的第二、第三陣地線。自從設置新的防禦工事以來，上述各陣地線都享有絕對的安寧，而只需極少的兵力便足敷佔領之用。亞非利加大隊的預備中隊離開了城砦，去佔領 Soo-Wan 近郊的海軍步兵隊的營舍。

(註1) 行軍序列如下：

前衞：海軍步兵二個中隊，補助工兵小隊，四斤山砲一門。

本隊：亞非利加大隊第五、第六、第三中隊，砲兵隊：四斤山砲一門、80mm 山砲一門，外國人聯隊二個中隊，救護班及行李。

後衞：海軍步兵一個中隊。

(註2) 見地圖三及地圖九（南方及東南方陣地）。

(註3)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4) 同上。

(註5) 四日傍晚，Duchesne 上校的報告包含如下的語句：『爲着亞非利加第三大隊今天上午參加作戰時所運用的正確方式及給予該大隊的英明指揮，Duchesne 上校對該大隊的指揮官 Fontebride 少校、軍官們、低級軍官們、伍長們及全體兵士們，欣然表示極端的滿意』。

(註6)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7) 同上。

(註8) 摘自亞非利加第三大隊的行軍日報。Duchesne 上校的報告（1885年3月16日公報）未將亞非利加

第三大隊包括在 Bertaux 縱隊裡面。雖然我們認爲這一文件具有莫大的權威，但3月5日，亞非利加第三大隊確曾參加 Bertaux 縱隊，並曾擔任該縱隊的後衛。

(註9)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10) 海軍步兵隊。

(註11) 亞非利加大隊第六中隊。

(註12) Bouyer 上尉的脊骨底部中了一彈。他在六星期後以一種慢性的痛苦逝世。Fradel 上尉不得不受切割手術。Fradel 上尉所擔任的第四中隊長職務由第六中隊分派的 Thomas de Colligny 中尉接替。

(註13)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14) 見亞非利加第三大隊的行軍日報。

(註15)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16) 同上。

(註17) Thirion 中隊直至7日上午始歸還縱隊。該中隊於6日護送傷兵輸送隊至基隆，於7日清晨再行出發，給縱隊帶同了急待着的鎗彈和砲彈的補給。

(註18)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19) 見亞非利加第三大隊行軍日報。

(註20)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21) 同上。

(註22) 陣亡或負傷者共41人。

(註23) 這裡有一件凡是參加過南方堡壘的佔領的人都很熟悉的意外事件，而這意外事件表明遠征軍部隊有着若何程度的射擊紀律。Lebigot 中隊的第一小隊（小隊長 Nautré 中尉）已以密集隊形在亞非利加大隊前面佔領位置，以便施放排鎗。小隊長認爲鎗的位置有缺點，便發出口令：「鎗放下」！隨後又發令：「瞄準！射擊！」於是，在一陣將小隊中四名兵士擊倒了的彈雨之下，那些值得讚佩的外國人兵士實行了那些動作。若干秒鐘以後，Lebigot 上尉激勵着他的中隊進攻陣地。

(註24) 當進攻竹堡的時候，由佔領 Cramoisy 廟宇的海軍第二步兵隊第二十七中隊實行了一個非常適當的牽制行動。在 Duchesne 上校命令之下，Cramoisy 上尉於7日早晨率領他的中隊開始行動，並在瞰制廟宇的高地上佔領陣地，他的部下全體都臥在荊棘中，等着向右方行動的時刻。當他聽到了亞非利加大隊的排鎗聲時，Cramoisy 上尉便繼續着向前的運動並也接着向敵方陣地展開猛烈的射擊。

這番由 Cramoisy 上尉巧妙地運用着的小小的牽制行動，使得預想不到會從西方受到攻擊並且不知道對方兵力究有多少的敵人，完全出乎意外，因而產生了最好的效果。僅有一人陣亡和一人負傷的第二十七中隊，對於亞非利加大隊進攻「圓形劇場」高地的運動作了極爲有效的支援（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25) 由於海軍部同一天（3月7日）的電報，Champglen 中隊編爲八之二中隊。在同一天，海軍砲兵聯隊第二十三中隊在西貢就地挑選兵員重新編組。第八之二中隊保有着舊二十三中隊的幹部：中隊長 Champglen 上尉、Allion 中尉、Clotes 少尉，該隊定員爲兵士140人，外加派往臺灣的24名砲兵工人的支隊，這砲兵工人支隊附屬於第八之二中隊（1885年3月7日海軍部長致孤拔提督電）。

(註26) 海軍步兵隊：5人陣亡，29人負傷。——海軍砲兵隊：一人陣亡。——亞非利加第三大隊：23人陣亡，73人負傷。——外國人聯隊：12人陣亡，55人負傷。——總計：41人陣亡，157人負傷。

(註27) 1893年5月23日「論戰報」(Journal des Débats) 所刊的一封北京通訊，對於剛剛被中國政府任命去帕米爾方面的 Tchang 將軍，或比較正確地寫來當作 Léou-Ming-Tchouan（劉銘傳），有着以下饒有興味的詳細報導：

今日之話題：帕米爾。

將軍隊和軍用品送往新疆，等等。

1893年5月23日於北京

『目前有兩個問題吸引着中國政府的全部注意：即帕米爾問題和强迫居留美國的華僑接受極爲苛

酷的條件的 Geary 法律問題。甚至聽說總理衙門因爲想要得到它在困難的時候常常求援的海關總稅務司的意見的幫助，已經再三要求在北京連續居留過15年的 Robert Hart 勳爵將他前往歐洲旅行的計劃予以延擱。

『至若關於帕米爾方面，由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辦法看來，它似已決心維持它的權利並在它所要求歸還的區域抵抗一切侵佔，不管是來自英國方面，或是來自俄國方面。自從三月份以來，曾有20名教習及從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軍隊中選出的150名兵士，出發往新疆，以便指示該省兵士運用早已給他們送去的歐洲武器，那些武器包括10,000支速射步鎗（大部分是毛瑟鎗及 Martini-Honry 鎗）、30門野砲、20門山砲以及約100噸的彈藥。此外，還有人在談論將駐防在帕米爾中國邊境內的軍隊交給 Léon-Ming-Tchouan（劉銘傳）指揮的問題，這即是當我們和中國發生糾紛的時期，指揮臺灣防務的同一位將軍。爲着酬答他的功勞起見，他曾被任爲此一大島的巡撫，這是極少授予一個軍官的升擢。兩年來，這位高級官員由於健康不良，曾不得不退休於他的故鄉安徽。現在他已康復，而人們預料不久他將被召往北京』。

（註28） 見 Duchesne 上校的報告。

（註29） 見地圖九（基隆的陣地）。

（註30） 由海軍砲兵隊的 Clotes 中尉指揮。

（註31） 由海軍步兵隊的 Bertin 上尉開始構築。見地圖八（南方陣地線）。

（註32） 現已升爲中校並始終擔任光榮職務的 Joffre 上尉，最近以縱隊長的資格在蘇丹（Soudan）大著勳威。在一次巧妙而又大膽的行軍中，他成功地拯救了 Tomboucton；由於 Bonnier 縱隊所遇的不幸，當時 Tomboucton 的安全曾極受威脅。

（註33） 第一線：Bertin 堡壘、南方堡壘和桌形高地堡壘。——第二線：淡水堡壘及其附屬防禦工事、針形小堡和竹堡。——第三線：西方防禦工事、Cramoisy 廟宇和 Ber 線。

（註34） 孤拔提督4月1日由基隆發給海軍部長的電報：『當我駐在基隆時，我曾視察過3月4日至8日所佔領的陣地。這些陣地瞰制着八堵和暖暖的鑛山地區。這些地區同時也受到暖暖谷地的南方山坡的瞰制。中國人因爲沒有良好的山砲隊，雖在那帶築造塹壕，但和我們相隔太遠，不會使我們受到驚擾。我們因爲部隊兵員的限制，無法擴充我們的佔領區域。目前我軍的士氣異常良好』。

（註35） 見1885年3月14日的電報。

（註36）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第 八 章

澎湖群島之佔領——四月初旬在臺灣本島及馬公的情況——基隆撤退之準備——停戰

3月23日 Bayard 艦到達了基隆灣。

「孤拔提督甚至在進入基隆灣之前，便用信號通知 Villars 艦，叫它增大火力，而幾小時以後，這戰艦便向北方出發。24日，Châteaurenault 艦拖着魚雷艇 Douzans 向同一方向出發，而 Triomphante 艦則駛往臺南，在該處與 D'Estaing 及 Duchaffaut 兩艦會合」。(註1) 最後，27 日，Vipère 及 Bayard 兩艦又先後出發，後面跟着載有 Lange 大隊及砲兵小隊（80mm山砲二門）的運輸船 Annamite。上述兩項部隊，由各軍艦的陸戰隊支援着，組成登陸的部隊。

28日，各艦全都集合於臺灣府（臺南）海面，只有 Vipère 艦因氣候惡劣被迫拋錨。午後三時，提督下令出發；於是數小時後，艦隊便在 Hou 岬附近下椗。各艦在該處過夜，以便翌日清晨開始軍事行動(註2)。

澎湖群島在臺灣海峽當中，介乎福建沿岸和臺灣本島之間，佔着一個中間位置。它包括12個大小不等、半屬砂灘半屬珊瑚礁、有着錯雜的鋸齒形海岸線的島嶼。其中最高山峯在白沙島（île Pehoë）北部，達到海拔 72 公尺。這是些剛剛露出海面的低地，大海在它們的四周延伸爲廣袤的泥濘或珊瑚的海灘，或是形成一些像馬公和澎湖那樣水深10公尺以上的良好的海港，而一年四季那些最高噸位的船舶都可以在這裡躲避風浪並且出入便利。

澎湖本島、白沙島及漁翁島是群島中的主要島嶼。它們圍繞着一個廣袤的、幾乎整個範圍都深達10～20公尺的碇泊港，而這碇泊港又形成 Tatsang、Tampi 及馬公等三小灣。前兩個小灣因爲泥灘及珊瑚礁阻塞，船舶出入頗有困難；但圍在澎湖本島內的馬公港則形成一個水深而面積廣濶的海港，可供全世界一切艦隊避難之用。

這碇泊地的安全性吸引着由厦門開往臺灣的戎克船，而建築在港灣西北端的馬公市街，成了澎湖群島的首府和往來於臺灣海峽的船舶所時常必去的避難處。澎湖本島爲群島中的最大島嶼，僅只東北方有一些極小的溪流，可是島上到處都有水質良好的水井。土地爲砂土或珊瑚質，故極爲瘠薄；主要的耕作物爲黍及落花生。估計有18萬人口的居民，分佈在大半建立於可以避風的海岸屈曲部的那些小村中。他們大多數以捕魚爲生，他們的糧食大部分仰賴於臺灣本島的供給。

在對中國沿海作戰時作爲軍事根據地的澎湖群島（特別是馬公灣）的戰略上的重要性，並沒有爲中國大臣們所忽略。

多時以來，便有一些永久性的防禦設備扼守着澎湖港和馬公灣的入口。我們的敵對行爲開始以後，曾有大批防軍派來本島，而那些防禦設備也認眞地武裝起來，並已獲得增援，以防意外的攻擊。

當法國艦隊到來時，那些防禦設備的狀態如下：

(一) 馬公要塞

（A） 北砲台　這是一座有七個砲眼的裝甲砲台，裝備着 Armstrong 式 10cm 砲三門。在這座砲台前方的砲座上，備有 Armstrong 式 23cm 砲一門和 14cm Voruz 旋條砲（Nantes 公司製造）一門。

（B） 穹窖砲台（三砲眼）　這些砲眼當我們艦隊發砲轟擊時已被澈底摧毁，我們不能知道那些埋在廢墟中的砲究屬何類。

在（A）北砲台和（B）穹窖砲台之間，有14cm Voruz 旋條砲（Nantes 公司製）一門。

（C） 在一片高地的砲座上有 14cm Voruz 旋條砲（Nantes 公司製）二門，而在這片高地之麓有 16cm同上的砲一門。

（D） 向島內射擊的土砲台：16cm 滑腔砲一門，13cm 滑腔砲二門，和 10cm 滑腔砲二門。

在上述B、C、D防禦設備的後方，在市街的北面，有一個塹壕營舍，供中國正規兵駐防之用。

(二) 南砲台（別名荷蘭砲台）

該砲台隔着港口和北砲台對立着。它的裝備為 23cm 及 14cm 滑腔砲各二門。

(三) 四角嶼砲台

是一座露天砲台，備有 19cm 中國砲二門、14cm 英國砲二門、10cm 中國砲一門和 14cm 歐洲砲一門，全部都是舊式砲，並且幾乎都已不堪使用。

(四) 測天島砲台

是一座露天砲台，和北砲台及南砲台構成交叉火網。它備有 20cm 中國砲一門，和 14cm Armstrong 式旋條砲二門。

(五) 漁翁島砲台

稱為西嶼砲台；情報未說明該砲台有否武裝。

〖處在北砲台與南砲台之間的馬公港，有鐵鍊封鎖着入口。

〖將要開始的征略，曾由參謀人員非常細心地準備過。明白而又精確的命令使得每一位艦長都知道各人所要做的事情。

〖因為不知道西嶼砲究竟有否武裝，孤拔提督在作戰上便決定三個不同的計劃。第一個計劃是假定該砲台有武裝時用的，其餘兩個計劃是假定該砲台沒有武裝時用的。

〖在每一計劃內，軍艦的碇泊位置已在地圖上予以規定和指示。依照提督以後觀察西嶼砲台所處狀態的結果，他將以信號通知各艦實行某個或某個計劃〗。(註3)

3 月 29 日晨，我方艦隊啓椗，所有戰艦都尾隨着 Bayard 艦排成單縱隊，沿着 Litsitah 岬的燈塔並在那彷彿無人防守的西嶼砲台前面航行。

因此，提督便於午前 6 時 55 分下令實行第二及第三計劃 (註4)。各艦都以對敵方堡

壘作有效射擊、同時儘可能地不要暴露在敵方堡壘射擊之下的方式操縱着去佔取給各艦指定了的位置。

Bayard 艦在馬公穹窖砲台（北砲台）的最大射程卽相距900公尺的地方佔取位置，此外一方面射擊着馬公的露天砲台（註5）和測天島砲台，一方面對四角嶼及南砲台作背面射擊。

Triomphante 艦在四角嶼及南砲台的最大射程附近，卽在距前者1,000公尺和距後者1,500公尺的地點佔取位置；由敵方穹窖砲台發出的射擊，有四角嶼給它遮蔽着。

D'Estaing 艦佔取着從背面攻擊四角嶼的位置。

Duchaffaut 艦佔取着可向北砲台背射同時又可向敵方塹壕營舍平射的位置。

Annamite 艦處於各砲台射程以外的位置，可以射擊圓頂灣的砂峽，以便阻撓敵兵的通過，同時掩護我方軍隊的登陸。

根據不充分的推理，孤拔提督覺得圓頂灣有幾種理由可成爲最佳的登陸地點。

『根據一切大概的情形，中國人似乎在馬公北方的平地上等着我們登陸，他們想必在那邊築有一些散兵壕，而這是我方軍艦砲轟的當時及以後所證實了的。

『此外，這方面有一個相當峻峭的斜坡，感到不便的我方軍隊若在這裡登陸，雖有艦隊大砲的掩護，也會受到嚴重的損失。

『圓頂灣和馬公雖然的確相距數公里，但在穿過平地時，藉着若干門山砲的支持和兩艘戰艦的掩護，我方能征慣戰的部隊，定會有利地戰勝人數遠超於我方的敵人。

『還有：由南方和東方向馬公進兵，可以威脅敵人陸上的退路，而同時我方戰艦又威脅着敵人海上的退路』。（註6）

將近七點鐘的時候，Bayard 艦和 Triomphante 艦，後面隨着 Duchaffaut 艦，都進入澎湖港。四角嶼砲台、隨後其他砲台，在將近2,000公尺的距離相繼展開了砲火。Bayard 艦立刻回擊着，同時選擇着它的戰鬪位置；隨後 D'Estaing 艦向四角嶼射擊着，同時 Triomphante 艦也將它的第一顆砲彈射往同一島嶼。我方的24cm砲迅速地破壞着穹窖砲台的砲眼，同時14cm砲及 hotchkiss 砲像雨一般擊着砲座砲的砲手。

在半小時內非常猛烈的敵方砲火，當我們的戰艦在射程內經過時，沒有擊中任何一艘。將近七點半鐘時，敵方的砲火開始緩和下來；測天島砲台在八點鐘停止了射擊。南砲台及四角嶼砲台都已撤退，四角嶼的守軍泅水逃走。

在北砲台及 C、D 兩砲台，抵抗較爲頑强。若干被猛烈使用的大砲繼續在射擊。8時20分，提督發出信號叫我們的艦隊停止射擊。只有 Bayard 及 Duchaffaut 兩艦繼續發砲，以便毀壞上述敵方的砲位。

Duchaffaut 艦變換碇泊處並和北砲台接近起來。敵方大砲一部分隨着另一部分，被迫相繼沉默；兩座火藥庫爆炸了。到9時30分，我們可將戰鬪看作業已結束，敵人僅只偶或發出一些沒有效果的射擊（註7）。

『九點鐘，西方海上浮起一堆黑色的濃煙。這是 Vipère 艦在以全速力駛來參加主力艦隊作戰；那可憐的小砲艦曾因氣候惡劣，在海上彷徨了48小時。它曾避往中國海岸附近的金門，以待天氣好轉，而現在却因聽到砲聲駛來了。它立刻參加着艦隊的作戰，

並幫助 Duchaffaut 艦來轟擊敵方營舍及露天砲台。正午，Triomphante 艦變換碇泊地並在北砲台的砲座前面佔取位置。提督以信號通知該艦破壞北砲台左方的砲眼；這些砲眼都像在閩江中一樣，以 750 公尺的距離受到背射，並且一個一個地被傾覆了。這場戰鬪不曾使我們受到一兵一卒的損失」。(註8)

艦上人員午餐以後，大家去完成敵方砲台及堡壘的破壞。D'Estaing 艦去轟擊從今晨以來擱在一旁的漁翁島砲台（西嶼砲台）。14cm砲及 hotchkiss 砲的若干發都朝着敵方營舍、武裝隊伍、逃兵們及他們避難的房屋轟擊；最後，水雷艇隊及 Triomphante 艦陸戰隊的一小隊，在 Triomphante 及 Vipère 兩艦掩護之下，開始以棉花火藥毀壞四角嶼砲台所裝備的六門大砲。

一到十二時半，Duchaffaut 艦便去將準備部隊登陸的命令送交 Annamite 艦。將近四點鐘的時候，孤拔提督便移駐到這巡洋艦上，並親自指揮着登陸行動。軍隊於將近五點鐘的時候在圓頂灣登上陸地。登陸運動不曾遭遇任何困難便完成了，敵人不曾在任何地方出現。第二十五中隊在圓頂丘（紗帽山）上佔領陣地，其餘三個中隊佔領小山西南方的高地，並在那裡安頓下來過夜，砲兵小隊則射擊着東南方的村落。『傍晚除向幾個遊擊隊員開鎗之外，不曾發生旁的意外；遊擊隊員之一被我們俘獲，當用作翌日的嚮導」。(註9)

入夜後，馬公的一座露天砲台還發出了幾次射擊，隨後便一切復歸沉寂。夜間我們還有一件要做的事是偵察並破壞那封鎖馬公港的柵閘；有人說那是用鐵鍊造成，可是那上面也很可能設有水雷。孤拔提督派遣他的兩位副官卽 Foret 海軍中校和 Goudot 海軍上尉去從事偵察。

在偵察時間內，Bayard 和 Triomphante 兩艦始終用探照燈照射着可能有敵兵潛伏的馬公要塞和砲台；我方的偵察艇因此沒有受到驚擾。偵察的結果證明封鎖的柵閘僅是由兩條粗大的鐵鍊造成，這些鐵鍊每隔若干距離便有浮標支持着。天明時，這些鐵鍊被 Talpomba 少校指揮的 Triomphante 艦的小艇所破壞。敵方的散兵曾試圖阻止這項破壞工作，我方兵士一名受到了重傷(註10)。

當一條够大的通路開闢出來以後，Bayard 艦立卽駛入了馬公港，並對敵方的散兵壕從事背面攻擊。後者立卽逃走，但受到我方排砲及 hotchkiss 砲的追擊。

艦隊的任務差不多已經告一段落。現在已到了海軍步兵隊和各登陸部隊出動，將陸上敵人從最後的陣地逐去的時候。而在馬公灣內的 Vipère 艦和在馬公灣外的 D'Estaing 艦，負有支援陸上作戰行動的任務。

30日晨，由 Lange 少校決定的縱隊出發的時間——午前七時，被砲兵隊延誤了，因爲該隊的彈藥補給遠超過當時所有的運輸能力。於是我們利用運輸飲料水的小艇將多餘的彈藥和行李再行運回原艦。縱隊終於在八時一刻開始出發；先一天在圓頂丘之麓所俘獲的中國老人作着我們的嚮導。

這位嚮導以後對我們極有用處，他所提供的情報，對於30日和31日的作戰行動，事實上證明是最爲精確的情報。

第二十五中隊（中隊長 Logos 上尉）從圓頂丘降下，構成戰鬪隊形，擔任前衞；

它向東南方前進，同時微微偏向左面。相當起伏不定的地層，浮現着一些輪廓模糊的大小丘陵；一些幾乎始終高低不平但却可以通行的道路橫過這地層。可是在海濱的砂地上很難移動的砲兵隊，阻碍着縱隊的行動。

中國人用來召集部隊的號角，不久便在東南方響起來；350乃至400名武裝的中國人從X村和Y村以及 Kisamboué 村出來，在平原上集合着(註11)。第二十五中隊的若干發排鎗未能阻止敵人將隊伍編成並從一些高低不平的道路來迎擊縱隊。他們在我們前面展開並發出了最初徐緩但却逐漸加强的射擊。如果我們的縱隊能够自由行動的話，它會比較容易逐退敵人；可是砲兵隊是那樣落後，以致擔負掩護任務的第三十中隊（中隊長 Villance 上尉）的行動受到了拘束，而大隊的其餘部分亦恐和它離得太遠而使它受到危險，以致也失掉了行動的自由(註12)。

第二十六中隊（中隊長 Harlay 上尉）在第二十五中隊的左翼展開，同時第二十七中隊（中隊長 Cramoisy 上尉）則在它的右翼展開，這兩中隊對敵人採取一種鈎形攻擊的隊式。最後，一門 80mm 砲裝上了砲座，它向敵方陣線發射了若干砲彈，而敵人的射擊變得非常强烈。我方兩名兵士被敵人擊中，其中一人負重傷。爲着遏制敵方的射擊起見，第二十七中隊便向前衝鋒；片刻之後，敵人便被逐至 600 公尺的後方，構成一新的陣地。如果沒有砲兵隊的躭擱，則將敵人加以包圍並逐至海岸，使他們曝露在 Vipère 艦的砲火下，原屬易事。但是，幸而 Vipère 砲艦發見了敵人，它支持着步兵的排鎗，而敵人不久便放棄了他們的第二道陣線，並遺留下大約50名的戰死者。

將近午後一時左右，砲兵隊第二次減輕負擔，再將一部分彈藥送回 Vipère 艦以後，部隊重能以戰鬭隊形恢復前進。第三十中隊及第二十六中隊配置在第一線，第二十五中隊作爲預備隊隨在後面，砲兵隊、救護班及第二十七中隊等則配置在第二線。

Kisamboué 村在 Vipère 及 D'Estaing 兩艦集中砲彈轟擊之下，敵人無抵抗地撤退了。被派往東方偵察的 Jlhenne 中尉發見沿海岸有三道設備相當良好的塹壕線，而其前方有砲一門，偵察隊乃將其砲門釘閉而退。

將近傍晚四時，我方縱隊沒有其他意外地到達了 Siou-Koui-Kang 村前面，縱隊卽在該村西方安排露營。約有敵人百名在相距 1,200 公尺的地方列隊朝着村莊走來。同時由村端發出了幾發鎗聲，可是子彈都從我們露營地的上空越過。我軍的幾顆 80mm 砲彈和 Vipère 艦的參加射擊，不久便使這番遙遠的鎗戰結束了。

傍晚時分，提督發給 Lange 少校的關於翌日 Bayard、Triomphante、D'Estaing 等艦的陸戰隊以及備有 65mm砲的兩個砲兵小隊等的登陸訓令送到了。這些有力的增援是預備敵人的抵抗更爲猛烈時使得戰事發生決定性作用之用的。的確，那位年老的中國人證實在北方駐有武裝良好的敵方正規軍1,500人至2,000人(註13)。

夜晚極爲平靜，沒有任何警報。

翌日，卽 3 月 31 日，陸戰隊及備有 65mm 砲的砲兵小隊都在縱隊露營地的附近登陸。午前 8 時30分，整個部隊以如下的配置重又開始前進：

前衞（戰鬭隊形）：第二十七中隊及第二十六中隊。

本隊：第三十中隊；砲兵隊：65mm砲兩小隊（海軍砲手），80mm砲一小隊（海軍

砲兵隊）；Bayard、Triomphante、D'Estaing 等艦的陸戰隊；第二十五中隊（第一小隊）；救護班和行李。

後衞：第二十五中隊（第二小隊）。

部隊最初向東進行，以便達到山頂線，隨後却轉向北方。敵方的零星隊伍在縱隊之前逃走。我們進入 Siou-Koui-Kang 村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第三十中隊離開本隊，爲着擴大前衞兩個中隊的戰線而參加到第一線。這些第一線的部隊在走出村莊的北端時，受到藏在石牆後面的敵人的猛烈射擊。

我們還擊了約20分鐘，隨後第二十七中隊和第二十六中隊便將背囊卸在地上，向敵人實行突擊。敵人逃往一條和他們的第一道防禦線平行的凹路上，可是第二次受到驅逐，他們便瘋狂般逃向北方的丘陵，在那邊他們才得重整隊伍。

我們的陸戰隊和砲隊同時走出村莊。Bayard 艦的陸戰隊（隊長 Gourjon du Lac 海軍上尉）和 D'Estaing 艦的陸戰隊（隊長 Pradère 海軍上尉）都向前突進，以便支持那早已遠去的第二十七中隊。

Amelot 海軍上尉迅速在 Siou-Koui-Kang 村的西北角將他們65mm砲四門裝上砲座，向那些精疲力竭正在攀登着丘陵斜面的敵人轟擊，第二十六及第二十七兩中隊亦向同一方面的敵人追擊着。

在這短促但却決定勝負的時間內，敵人一方面拉住他們傷兵的腿子拖着走，一方面留下許多陣亡者在戰場上。第二十七中隊在丘陵的頂部停止下來，同時第二十六中隊則繞着丘陵而到達一座叫作 Tao-Xa-Pa 的石造小堡前面。中隊的兵士將小堡的門扉搗毀，在一場肉搏戰中將潛伏在堡內的12名敵兵擊斃（註14）。

敵方的殘餘部隊在距離小堡 800 公尺的地方，在一片由東北方綿亘到西南方的高地後面重新集合起來，並從那邊發出了始而徐緩繼則猛烈而又危險的射擊。若干零星隊伍則逃往那向白沙島方面擴展的平地。

登陸部隊指揮官 Lange 少校將 Triomphante 艦的陸戰隊配置在上述高地之麓，在距離敵方陣線約 500 公尺的地方。當該陸戰隊在第一線並且獲得充分遮蔽地忍受着敵人的射擊時，D'Estaing 的陸戰隊和第三十中隊構成了它的援軍；最後，在後方，Bayard 艦的陸戰隊及第二十五中隊和第二十七中隊在有掩蔽的地方作爲預備隊而集合起來。

將近 1 時30分的時候，整個縱隊已經完成戰鬪準備，我們便進攻敵方陣地。第二十五中隊和第二十七中隊迂廻敵方戰線的左翼，同時第三十中隊則威脅着敵方的右翼。

前進運動於吹衝鋒號的時候實行。在砲兵隊掩護之下，這運動實行得相當熱烈。撤退的敵人向西北方逃去，同時我軍裝在砲座上的六門砲則執行着追擊敵人的任務。

Lange 少校使大家獲得少許休息的機會。2 時30分的時候，我軍分爲二個縱隊，恢復前進。右翼縱隊由少校直接指揮，左翼縱隊則由大隊副官 Gaultier 上尉指揮。

敵人消失不見了。4 時20分的時候，兩個縱隊集合在 Amo 村；它們在 5 時15分到達馬公，並安頓在敵人留下的營舍內，它們在這裡發見大批彈藥、武器、旗幟和各種的給養品（註15）。

在 3 月 30日和 31日的軍事行動中，我軍戰死者 4 人，負傷者 11 人（內軍官 2 人：

Poirot 海軍上尉及海軍步兵隊的 Ozoux 中尉）。我方艦隊的那些軍艦在轟擊的時候曾有一人陣亡，一人負傷，以致我方損失總數爲 5 人陣亡和12人負傷(註16)。

敵人方面的損失爲300至400人戰死，且有同樣多的負傷者，其中有好幾名將校。總司令却逃走了。

當陸上進行戰事時，艦隊的艦艇則繞着各島巡視，以便捕捉那些裝載逃兵的戎克船，可是它們僅能捕到三艘；其餘的戎克船都利用黑夜溜掉了。

孤拔提督爲着完成澎湖島的佔領起見，派了一個海軍步兵中隊去佔領漁翁島和 Litsitah 岬的燈塔。這項計劃沒有遭遇任何意外便實現了，而守備兵便安頓在西嶼砲台裡面。西嶼砲台以後改稱 Bayard 砲台。

最後，4 月 4 日，我們編了一個遊擊隊巡視全島。該縱隊將 Tao-Xa-Pa 小堡及一座火藥庫炸燬以後，於傍晚歸還，並沒有遇到一個敵兵。我軍在所有的村莊都貼上佈告，藉使居民安心，我們一方面保證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一方面邀他們回家來安居樂業。我們的佔領可能會變成永久性的，因此博取土著民的好感乃是一種良好的政策。而中國人也顯得非常和平，他們從各方面出來志願充當苦力與運搬夫，並且到馬公來出賣他們的食品。因此，過了幾天，澎湖群島便已完全平靜下來，而攻佔澎湖群島的指揮官 Lange 少校被任爲澎湖群島的總司令。

而且孤拔提督爲使我們的佔領穩固而又安全起見，毫不遲延地頒佈了必要的措置。

從四月初旬起，部隊便安頓在馬公島的各砲台及塹壕營舍裡面。從基隆運來的 80mm 山砲的砲兵小隊移駐在漁翁島砲台，此外，該砲台尙有海軍步兵一個中隊協同防守。Amelot海軍上尉所指揮的65mm砲的二個砲兵小隊則配置在北砲台，同時等待基隆撤退後將那些大口徑砲移來此處。而且，得着戰艦的支持，這裡的守軍對於人數遠多於我們的敵人，不會有所畏懼。艦隊中的輕型艦每天在各島嶼周圍巡航着，起初是爲着逮捕那些載有逃兵的戎克船，隨後是爲着預防軍隊或戰時違禁品的輸入。在 3 月29日至31日的戰鬪中，敵方的生存者一部分逃往臺灣；一部分逃往厦門（內有負傷的將官一人）；又一部分溺死海中，其餘則已被俘(註17)。根據提督的命令在全島所貼的佈告，業已產生它的效果。從翌日起，便已恢復種田和捕魚的工作。只有那由於砲擊與火災受到莫大損害的馬公市鎮依然無人居住。而當法國軍隊尙未駐屯定當之際，中國人避免和法國軍隊發生過於緊密的接觸亦屬自然的事。

3 月31日，提督發電給巴黎的本國政府，要求供給必要的材料，以便在馬公灣設立一個補給中心，並在那邊開始開拓一個軍事殖民地。同時他要求派遣各種勤務，例如作業、調査、築壘、倉庫及建築等所必需的人員。在上述材料與人員尙未到來以前，艦隊及遠征軍便供應着實施臨時工事所必需的物資。海港指揮部也成立了，並將這事委任給由巴黎派來基隆擔任這項職務的 Linard 海軍上尉。

臺灣派遣軍的一部分醫務及經理人員被召往馬公。此外，提督又將負責承建基隆營房而其人員及材料至今尙擱置未用的包商 Eymar 召來馬公。在一位工兵軍官尙未到來之前，Duplaa-Lahitte 工兵技師兼任着陸上建築和艦上修理的監督官(註18)。

基隆方面，在派遣軍兵力所許可的範圍內，情況依然令人滿意。儘管將 Lange 大

隊的 400 名兵士調往澎湖，但剩餘的部隊仍舊非常安全地守着他們的新陣地。

固然，我們的部隊前面始終有着敵方被擊退而並沒有潰散的大軍；可是，敵方的陣地已不再瞰制我方的陣地了。衞生狀態雖不良好，但却在逐漸改善，軍隊的士氣非常振作。病者和負傷者只要他們康復的情形許可，都已陸續由 Annamite 艦撤退。還有50人左右，他們的病況不許他們移動。在這批不能移動的人們當中，有 Césari、Fradel 和 Bouyer 三上尉，對於他們，提督曾再度要求政府予以優待（註19）。

總而言之，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來，這時的情況都極端令人滿意。除了得到一個新的、其利益超過人所希望的作戰根據地之外，又可自由採用自己的大部分作戰方法的孤拔提督，此時正準備實行新的作戰計劃，不料一個出人意外的消息突然使得事態急轉直下。

『4月2日傍晚，Roland 艦懸着隔離信號旗在 Litsitah 岬下椗。這種排斥一切交通的禁制手段引起了莫大的不安。大家詢問着，談論着，於是諒山事變及 Herbinger 上校敗退的風說立刻流傳起來』。（註20）

Roland 艦從香港給孤拔提督帶來的電報如下：

『秘，3月29日發於巴黎。

『急電。東京方面消息至爲惡劣。Négrier 指揮官負重傷，被迫退出諒山，向 Chu 地撤退。Brière 軍亦在紅河被優勢敵軍所攻，要求即時增援。盼該提督以500人佔領澎湖；並從臺灣撤退。該提督可保留 500 人以備需要時佔領芝罘或廟島群島，而將其餘部隊派往東京，並儘速準備封鎖直隸。政府將派遣援軍給 Brière de L'Isle，並將通知該提督以其他處置；政府深知該提督可以信賴』。

第二天，即4月3日午前11時，Roland 艦載着艦隊參謀長 Maigret 海軍上校往基隆，負責協同基隆灣高級指揮官及 Duchesne 上校準備基隆的撤退。

孤拔提督曾在3日夜間採取以下的決定：

健全的作戰部隊，即 1,450 人及 80mm 山砲半中隊，將派往東京。海軍部隊，即 1,180人及構成基隆各砲台武裝的 80mm 野砲二中隊、80mm 山砲一中隊、廻旋砲一中隊，由基隆撤往澎湖。行將乘運輸船 Château-Yquem 到達遠東的工兵小隊亦留在澎湖。

提督爲着保護他的新根據地起見，擬給澎湖群島留下一艘裝甲戰艦、兩艘巡洋艦、兩艘砲艦，並要求政府授權宣佈封鎖澎湖群島。因爲中國一定會試圖以臺灣的部隊來進攻澎湖，故提督認爲上述海軍力乃保障佔領澎湖的安全所必需者。最後，基隆一旦撤退，臺灣的封鎖將予解除，而直隸的封鎖即將宣佈（註21）。

諒山撤退的消息在基隆引起了一種傷感。立刻着手從事的基隆撤退的準備工作非常敏活地進行着。在人數比我們多上十倍的敵人面前實施這樣的撤退行動，乃是最爲困難的事情。這事非以最大的敏速，而同時又非以最大的沉靜來進行不可；在這樣一種危險的撤退中，最小的障碍也會使人員和物資的上船變成災禍。爲着實行撤退，提督準備了 Cachar、Tonkin、Annamite 等三艘運輸船。此外，戰艦也得分擔物資的運輸工作，但不能妨碍砲兵的射擊（註22）。

數日之內，大部分器材、砲兵工廠、預備彈藥、糧食和煤炭都已裝船(註23)。運輸船 Tonkin 曾載着煤炭和器材，外加所有能够支持航行至西貢的傷病兵，往馬公開行了一次。

Volta 和 Kerguelen 兩船也航行了一次；Cachar 則正在裝載中。

4月10日，大部分的砲台都已解除武裝，大砲都已拆下運往碼頭，預備裝船。各部隊均已奉到嚴密的命令，預備在敵人的砲火下登船。提督正準備親自來基隆指揮撤退時，他却接到了由巴黎發來的下列電文：

『4月7日發於巴黎，海軍部長給孤拔提督的急電，由香港轉。——在未奉新的命令前，暫緩從基隆及臺灣北部撤退。盼立卽電復』。

4月6日，D'Estaing 艦從香港轉來，證實了諒山敗退的惡耗，並帶來了 Ferry 內閣辭職、由 Brisson-Freycinet 內閣接替的消息；法國目前正和中國進行認眞的談判，頗有停戰的可能。

上述4月7日的電報，毫無疑問是根據這新的事態而發的。於是大砲立刻再裝上了砲台。提督下令：在業已知道我們原有的撤退準備而正感到意外的敵人前面，我們要比以前更加注重防禦工作。我們在基隆保有20天的糧食和大量的軍火補給。並且，我們繼續將對軍事行動非必要的器材裝運上船。預備在基隆建造的營舍材料，由 Cachar 運輸船運往馬公。

4月14日，孤拔提督收到了由 Lespès 少將收轉的、4月10日由巴黎發來的電文如下：

『法國已於1884年5月11日以天津條約爲根據，和中國簽訂了包括停戰在內的和平預備協定。本電應通知中國軍司令官，而於取得中國軍司令官同意後，自4月15日起，一切陸地和海上的敵對行爲均應予停止。同樣的命令已經送交中國各軍司令。該提督應發佈命令立卽解除臺灣的封鎖。在新的命令到來之前，該提督應保持在臺灣和澎湖群島所佔領的陣地；但不可再將援軍及軍火送往臺灣。中國政府方面也將接受同樣的約束。直到永久性和約成立之前，該提督可對中國和中立國船舶保留檢查的權利，且可繼續拿捕戰時違禁品』。

這是敵對行爲的結束。儘管法國軍隊在諒山受到挫敗（與其說是實際上的挫敗，不如說是表面上的挫敗），中國却不得不從事談判。朝鮮最近發生的事變使得總理衙門無暇他顧，可是米穀的封鎖尤其產生了它的效果。饑饉會使中國北方各省發生叛亂，此外，中國政府又無法支付軍餉。中國政府發見它的財政已經涸竭，而募集國際債款又無希望；因此，它非在短期間內恢復和平不可。

另一方面，法國議會於推翻 Ferry 內閣時，曾熱烈表示立卽實現和平之希望。因此，中法兩方4月4日在巴黎簽訂如下的議定書：

議 定 書

法國外交部政務處長全權公使 Billot 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委員兼駐外秘書 James Duncan Campbell，對於本事件，彼此均受到各該政府之合法委任；雙方玆商定如下之

議定書及附加之註釋：

第一條 中國政府同意批准1884年5月11日所訂之天津條約；另一方面，法國政府聲明除要求該條約充分且完全付諸實施外，別無其他目的。

第二條 兩國政府同意在命令可能發出而收到的速度內，在各地停止敵對行動，而法國政府同意立即解除對臺灣之封鎖。

第三條 法國同意派遣公使往中國北方，換言之即天津或北平，以便商議詳細的條款，且屆時兩國將決定退兵日期。

1885年4月4日訂於巴黎。

Billot 簽名

Campbell 簽名

1885年4月4日所訂議定書之註釋

（一） 一俟中國朝廷頒佈勅令，將1884年5月11日的條約付諸實施，並命令刻在東京的中國軍隊退回邊境以內時，一切陸上和海上、在臺灣和在中國沿海的軍事行動將予停止；在東京的法國軍隊指揮官奉到命令後，不得越過中國邊境。

（二） 一俟中國軍隊接獲命令退回邊境以內，臺灣及 Pak-Hoi 的封鎖當即予以解除，而法國公使應與中國皇帝所派的全權大臣們取得聯繫，以便儘速在最短期限內磋商並訂立永久性的和平、友好及通商條約。該項條約將規定法國軍隊應從臺灣北部撤退的日期。

（三） 為使退回邊境以內的命令儘速傳給雲南軍隊起見，法國政府將給予一切方便，俾便該項命令能經由東京傳給中國軍隊的指揮官。

（四） 但因顧及停止敵對行動及撤退的命令不能於同一天內傳給中法兩國人民及其軍隊，雙方商定按照下列日期停止敵對行動，開始並結束撤退運動：

對於在宣光以東的部隊為四月十日、二十日、及三十日；

對於在宣光以西的部隊為四月二十日、三十日、及五月三十日；

凡最先收到停止敵對行動命令之指揮官，應將該項消息通知其最近的敵人，然後停止一切行動，包括攻擊或衝突。

（五） 在整個停戰期間，並直至永久性條約簽訂為止，雙方約定不再輸送軍隊及軍火前往臺灣。

一俟永久性條約簽訂並經中國皇帝以勅令批准，法國應即將其在公海上從事檢查並作其他用途之戰艦撤去，而中國應將其訂有通商條約之各口岸對法國船舶重新開放（註24）。

4月13日，中國皇帝以勅令批准天津條約，同時命令中國軍隊撤離東京，於是同月15日 D'Estaing 艦將孤拔提督的命令送往基隆，命令法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

臺灣府（臺南）和淡水的封鎖亦於同日解除。

（註1）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 見孤拔提督1885年4月8日從馬公發出的報告（見1885年5月29日公報）。見地圖十（澎湖群島）及地圖一（臺灣島及臺灣海峽）。

（註3） 見 Maurice Loir 所著「孤拔提督的艦隊」一書內關於攻佔澎湖群島的記載。

（註4）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5） 在地圖上註明為 C. 及 D. 堡壘。

（註6） 見孤拔提督的正式報告。

（註7） 見孤拔提督的正式報告。

（註8）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9） 見 Lange 少校給孤拔提督關於3月30日及31日軍事行動的報告。

（註10） 見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11） 見 Lange 少校的報告。X 村及 Y 村的確實名稱都無從查考。

（註12） 見 Lange 少校的報告。

（註13） 同上。

（註14） 同上。

（註15） 我們在北砲台的廢墟中，發見一個擔任該砲台防禦指揮的英國人的日記。這日記很有規則地每天記載着。

（註16） 1885年4月8日之命令第1614號：

『司令長官、孤拔海軍提督茲特欣然以遠東艦隊及臺灣派遣軍司令部之命令，對3月29日至31日在澎湖群島作戰特別有功之高級軍官、軍官及士兵，予以表彰如下：

『指揮官 Lange 少校指揮作戰，巧妙而又敏捷。

『大隊副 Gaultier 上尉爲一忠誠而又兼具智勇之軍官，曾在敵人不斷的猛烈砲火下，表現最大的活動力和最高度的冷靜。

『65mm砲兵中隊指揮官 Amelot 海軍上尉，曾表現最高度之冷靜。由於其發令及射擊之準確，對當日之成功具有莫大之貢獻。

『第二十七中隊指揮官 Cramoisy 上尉，於3月30日之戰鬪中曾以可驚之勇氣迅速將敵人逐出陣地而加以佔領。在31日之戰鬪中，曾正面攻擊敵方陣地，對於促使敵人崩潰具有極大之貢獻。

『Triomphante 艦陸戰隊指揮官 Poirot 海軍上尉，曾率領所屬陸戰隊長久據守一極爲危險的前進陣地，因而有助於縱隊指揮官得以採取措置進攻一防禦周密之陣地；而在突擊該陣地時，Poirot 海軍上尉左臂曾受輕傷。

『第二十六中隊二級兵士 Costet，曾以刺刀刺死防禦 Tao-Xa-Pa 砲台大門之敵方正規軍一人，並首先進入該砲台。

『司令長官海軍提督孤拔（簽名）』

（註17） 4月12日，將近傍晚五時的時候，Lutin 艦拖着一條戎克船轉回碇泊處，戎克船中滿載着84名中國人，均係設法逃離群島時被捕者。這都是敵方的正規軍。他們自稱饑餓欲死，且爲島民所逐，故擬圖逃往臺灣（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8） 1885年4月23日，孤拔提督對海軍部長所提關於澎湖群島情況的報告。

（註19） 1885年4月23日，孤拔提督對海軍部長所提關於基隆情況的報告。

（註20）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21） 見1885年4月4日孤拔提督的電報。

（註22） 見1885年4月23日孤拔提督關於基隆情形的報告。

（註23） 當基隆撤退一事於四月間見於政府文件（1885年2月11日及20日海軍部長的電報）時，孤拔提督便命 Duchesne 上校準備一份撤退計劃。撤退的詳細項目，正如下面的備忘錄所示，曾經加以最明確的規定。這備忘錄可在實行撤退時用作各種處置的基礎：

關於基隆撤退的備忘錄

撤退當依照以下兩個主要項目實施：

（一） 器材的撤退；

（二） 人員的撤退。

上述兩個項目中的每一項目，又依照器材或人員裝船時的情況而各再分爲以下兩個項目：（A）是從容不迫而又非常安全地裝船；（B）是在最後時刻，換言之即以最大敏捷並在敵人可能有的前進運動的威脅下裝船。

因此，在研究全部應採辦法之前，先須確定包含在前述項目中的人員及器材的重要性：

（一） 可以從容不迫裝船的器材——糧食、病院器材、傢具、特別倉庫（經理部箱件、兵器庫箱件、兵器廠器材等等）。

工兵器材（工廠器具、工場用具、補充材料）。

現在基隆海岸的軍需品（彈藥）。

將校行李、將校用馬匹、兵員補充行李（箱件、小包裹）、苦力行李。

備忘：Eymar 工兵技師用材料（製成品及未製品）。

這一部門所屬的器材，不問其性質如何，原則上以現在基隆的一切器材為主。

反之，下一部門所列器材，却包括現在堡壘中的一切器材（戰鬪或野營器材）。

（二） 最後時刻裝船的器材——重砲（12斤砲六門、80mm 野砲四門、旋迴砲六門）砲兵工廠用具、步兵彈藥、四斤山砲用彈藥（各門保留二箱）、80mm 山砲（砲架及彈藥）、大帳幕、四斤山砲八門（砲架及每門保留彈藥二箱）。

（三） 可以從容不迫登船的人員——傷病兵、非戰鬪員（軍醫官、經理官、僱員、護士）。

（四） 最後時刻登船的人員。——駐防基隆的部隊、各堡壘的守備兵。

人員及器材之登船應按照下列次序施行：

（甲） 可以從容不迫裝船的器材；

（乙） 可以從容不迫登船的人員；

（丙） 在最後時刻裝船的器材（除去四斤山砲八門及隨同保留的彈藥）；

（丁） 駐防基隆的部隊；

（戊） 各堡壘的守備兵（包括四斤山砲八門及其彈藥）。

屬於前兩部門（可以從容不迫裝船）的人員及器材，其裝船所必需的時間，和所乘船舶的噸位及供轉駁用的小船（汽艇、平底船、長艇、短艇）的能力有關。指揮官當斟酌情形予以決定。

雖然撤退的工作要力求迅速，但如陣地的警戒始終充實而又周密，吾人仍可十分安全地撤退。

人員及器材登船的地點，隨潮水高度許可接近的棧橋的數目及可供使用的小艇的數目而有不同。為使行動迅速並避免混雜起見，當於適當時間給以明確的指示。

乘船之時，當留心將海軍部隊的器材及陸軍部隊的器材分別予以集合。此外並須注意使各將校的行李載入各該將校所乘的船舶。

這第一部分的撤退工作完畢以後，我們便開始最後兩類（在最後時刻裝船）的人員與器材的撤退。

這最後部分的撤退工作又可分為二類：第一類包含各種重量器材（12斤砲、80mm 野砲、旋迴砲、80mm 山砲和它們的砲架與彈藥），均在殘留於陣地上的部隊與山砲兵（四斤砲八門）的保護下相當安全地撤退。可是這類器材的運搬當以一切方法盡速施行，務必使這撤退已瀕危險的時期縮短至絕對必要的限度。撤退的工作當同時在各堡壘施行。砲兵除留在砲座上的四斤山砲所必需的砲手外，其餘全部人員當用於撤退工作；雜役兵亦當協助撤退。

在這類重量器材運搬以後，立即開始第二類包含各種輕量器材（器具、機械、步兵用彈藥等）的撤退，此項撤退當於總撤退的前一夜完成。

總撤退當於夜間實施。

午後七時，駐營部隊依照下列次序乘船：

海軍步兵隊、亞非利加大隊、外國人聯隊、全部安南苦力。

現在駐防 Cramoisy 廟的海軍步兵小隊應留在該地，直等到從淡水砲台、竹堡及桌形高地等處開來的部隊通過。該小隊當構成最後通過部隊的後衞而撤退；但它當停留在亞非利加大隊所佔領的衙門前面，直至它所隷屬的 Ber 砲台的中隊出發，然後跟隨該中隊行動。

外國人聯隊應在它的營舍盡端留下一支30人的外衞隊，該外衞隊應為來自中央砲台的縱隊擔任後衞的任務。

當黑夜降臨以後（如有濃霧則可提早），每一堡壘可將通常為敵人見到的帳幕撤去，但不可撤去過早，以免引起敵人注意。此時當採取一切措置以準備運輸隊（砲及剩餘之彈藥、帳幕等）並於規定時間出發。在晝間協助器材運輸的砲手們可將他們的背囊留在乘船地的基隆，再轉回砲台以便協助砲兵器材的運搬。

開囘。

〖至於米穀的封鎖，却仍舊繼續嚴格執行。禁運的辦法對於中國政府的意向能够產生那樣强烈的效果，因而有繼續的必要。執行禁運的根據地是 Kintang 島的碇泊處，由於一個位置在小島上的中國村莊的名稱，這地方以後稱爲 Taou-Tsé 碇泊處。Lespès 少將曾在此地創設了一個市場，供應食物及各種雜貨。從3月21日至5月28日，封鎖監視的任務由 Lespès 少將指揮，在這時期以後便由 Rieunier 少將乘着 Turenne 艦接替着。我遠東艦隊繼續以戰艦及巡洋艦各一艘封鎖着甬江口，而其餘各艦則從 Gutzlaff 至 Shaweishan 分成梯形排列，監視着揚子江口。揚子江口的封鎖勤務依照過去情形看來乃是最不愉快的勤務：始終作着同樣的來往，始終在水上兜着同樣的圈子，始終在大海上從事同樣的碇泊，始終在原地方作着疲倦而又單調的踏步；可是這一次，在通常厭倦之外，又加上氣候的極端寒冷和幾乎繼續不斷的濃霧。此外，在這時時有各種國籍的大小不等的無數船舶出入的海岬附近，必須特別嚴格監視才行〗。(註2)

在我方艦隊封鎖的末期，値得一提的是：我們捕獲了兩艘中立國船舶。它們多時以來都逃過了我們巡洋艦的監視。第一艘被捕的船稱爲 Ping-On。我們在遠東戰役中的這一插話有着加以詳述的價值。Maurice Loir 說過：〖這插話使我們在一種奇怪的亮光下，看到這些四海爲家的人的細心及其道德觀念。這些人乃是我們在海外各大城市內所遇到的、找尋冒險事業及金錢的人，乃是一些有着許多職業、半屬商人、半屬海賊的人〗。

Ping-On 輪的船長，一個名叫 Carozzi 的英國人，曾於1884年10月間，以中國沿海領港人的資格，向孤拔提督投效。他曾被收用，可是過了不久，他便要求解除契約，因爲較爲冒險的生活更加適合他的性格。

於是 Carozzi 便開始給中國政府服務，並做了 Ping-On 輪的船長。該船係由臺灣道台向 Russel 公司所購，但在上海以英國業主的名義登記，並具備正規的證件。

關於 Ping-On 輪的任務，孤拔提督或由於 Patenôtre 氏的轉達，或由於船長 Carozzi 本人的報告，曾時常獲得情報。Carozzi 船長認爲他給中國服務只是由於金錢的需要，而對法國則有着金錢以外的好意。Ping-On 輪的任務爲運輸兵員、金錢、武器和彈藥，或駛往不曾宣告封鎖的臺灣島的東南沿岸，或往澎湖群島。該船一旦到達上述地點，便將所載人貨卸在陸地，隨後再分裝在熟悉各海岬附近地方的戎克船，利用暗夜，配送到臺灣沿海各地。

在攻佔澎湖群島之前不久，提督收到了 Patenôtre 氏的一通密電，報告他已和 Ping-On 輪的名義上的業主進行談判。這位冒失的業主在取得船長 Carozzi 的同意後，應允以某種代價，在可以使人信以爲被捕的情況下交出該船。

4月4日，Ping-On 輪果然在馬公港寄碇，可是它僅只載着一些給 Litsitah 燈塔的食物和信件；它的證件都完全合乎規定，只缺少了一張船舶所有權的證件，但這是在中國沿海航行的英國船舶所慣常缺少的。

Carozzi 船長乘着經過馬公之便，向提督建議在南岬附近封鎖區域內的一個預定地點〖捕獲〗他的船舶。當他從澎湖群島轉囘厦門時，當充分引起中國人的信任，使他們

同意將一批戰時禁運品交由 Ping-On 輪裝運（註3）。

事情正如他所預定的那樣發生。4月8日派往南岬附近偵察的 D'Estaing 艦，於4月11日〖捕獲〗了 Ping-On 輪，並將它帶回馬公。將擁擠在艙底的中國俘虜押解上岸之後，我們在船內實行了一次仔細的搜查，結果發現了10,518枚銀圓和八條銀塊。

該船載有750名中國軍官和兵士及三名高級官員。那三名高級官員在我們搜查之前，曾將他們的信件和惹禍的物件投入海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封給臺灣中國軍隊總司令官劉銘傳的公函，我們僅只找到這封公函的封套（註4）。

Ping-On 輪是一艘木造的舊船，它的賣價最高不過30,000銀圓。孤拔提督寧願給它一批臨時船員，由一名海軍上尉擔任船長，將它專供馬公港務部內部使用。此外，乘客中的300名兵士被扣留在馬公。對於新的命運感到滿足的他們，被派服勞役。軍官和高級官員以及其餘的中國兵士則送往西貢。

第二艘被捕的船稱爲 Wawerley，它是在禁運米穀的末期捕獲的。這艘船舶卽是那將我軍在三月間的戰鬥中所擄獲的克魯伯砲運來臺灣的同一船舶。〖它的膽量是沒有界限的。它竟至無禮到讓報紙登出它的出發時間以及它的目的地。某一天，Patenôtre 氏通知我們，說該船載有可疑的貨物將從上海出發。通報到達了封鎖站的副司令官 Magon 艦艦長的手中，他派遣 Nielly 艦前往 Shaweishan 北面100浬的地方等着 Wawerley 輪。5月20日傍晚，Wawerley 從上海熄燈出發；它和在普通航路的出口處等着它的 Magon 艦隔得遠遠地，整晚靠近海岸航行；可是黎明時分，它大出意外地發現自己已處在 Nielly 艦之前〗。（註5）

Wawerley 輪裝載着鉛100噸、硝石及硫黃一噸、製造步鎗鎗管用的鋼棒15噸。該船被判定爲一極妙之捕獲物而押往澎湖群島（註6）。

在基隆方面，中國人嚴格遵守着停戰規定。他們僅只在異常熱心地挖掘壕塹，既沒發過一砲，也沒放過一鎗。

他們的新陣線的擴張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據守着淡水盆地左岸的那些高地，並且是這樣一直延伸到八堵對面的海濱，他們的目的似乎是要將我們包圍在一個無限大的半圓形內。隔着淡水河與我方陣地對峙着的這些新防禦工事，距離我們的防禦工事約有2,500公尺。在西方，敵人佔據了一座瞰制着 Thirion 砲台並且可以遠矚海灣的山峯。他們在山峯上裝上了砲。此一事實在恢復敵對行動的時候，會使我們的撤退感到特殊困難。

好幾次，一些土著居民拿些信件給我們的前哨。有些信件是提議給我們服務的，可是敢於實行者却一人也沒有；另一些信件則是通知我們防備敵人的意外攻擊。根據某些從中國人方面傳來的風說，劉銘傳和在臺灣的將領都反對和平，可能違背政府的意旨而發動一次攻擊（註7）。

不用說，我們對於全部防地的最嚴密的警戒並不曾鬆弛過；Duchesne 上校對於這事曾發佈正式的命令，一再戒告。我們繼續從事陣地和道路的修築。尤其是關於道路方面，我們有許多事待做。在任何天氣都異常困難的運輸工作，由於有過幾次暴風雨的緣故，變得更加困難了。碰上酷熱的氣候，這類困難便只有更加嚴重。爲着方便撤退起

見，提督曾於5月4日要求政府准許將運輸船 Château-Yquem 運至澎湖島的一部分騾馬運來基隆；可是政府恐怕違反了議定書的規定，認爲最好是什麼也不要運來臺灣。

居民已被准許轉回基隆；可是中國市區的大部分房屋既已被我們的雜役兵拆下作了燃料，那種毀損狀態是不足以鼓勵他們轉來的。他們寧願等待我軍的撤退。僅只淡水盆地的農民，以及海岸地方及棕櫚島的漁夫，大量集合於每天開設的市場，而這市場不久便意外地發達起來。市場上的熱鬧，和以前的荒凉寂寞成了奇特的對照。這市場設在砲兵廠對面的海岸上。

從黎明開始，便有許多舢舨穿過海灣，載來了夜間的漁獲物：大海蝦、小沙魚、鰹魚以及一些奇形怪狀的大魚。這些漁獲物是如此便宜，我們可拿牠們來供日常食用。有一種魚特別引起兵士們的好奇心，他們把牠叫作「鸚鵡魚」。這種魚身上不規則地嵌着一些巨大的紅色、藍色、綠色和黃色的鱗片；牠的口，或不如說牠的鼻子更對，恰好有着鸚鵡的嘴的形狀。而且牠的味道很好，這在基隆港內是一種極普通的魚。此外，農民們還將一些嫩鷄、家鴨、新鮮蔬菜以及一些美其名爲「生菜」的奇怪的野草運來市場。他們將一切物產放在兩隻吊懸着的籃中，用一根竹棒横在肩上挑着，正像天秤上的兩隻盤子一樣。爲着保持平衡起見，他們小步地疾行，同時以一種滑稽的姿態搖擺着。代表着屠坊的肉類的是若干小山羊和許多脊骨凹陷、腮和腹一直拖到地面的豬。這些豬都是全身黑色，體形短小，雖然有着這樣的外表，牠們的動作却是驚人的敏捷。中國人將牠們關在一些長長的竹籠內，掛在一根竿上，簡直當作口袋一樣搬運，儘管那口袋裡的東西在喧噪地表示抗議，却毫不一顧，這眞是一些活生生的包裹。

這時正是雜役兵從堡壘下來的時候。外國人聯隊、亞非利加大隊、海軍步兵隊的兵士們也揹着步鎗或短銃在雜沓的土著居民間走來走去。所有的人都有點喧噪，儘管有憲兵在場，但賣者和買者之間仍屢屢發生爭執。一般兵士們藉着在東京學會的幾句安南話來表達意思；而外國人聯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兵士則竟想使人了解他們的阿拉伯語。這便形成了一種包括法國話、中國話、安南話、阿拉伯話和德國話等等的混合語，這是一種古怪到會使語言學者爲之辟易的語言。兵士們經過了作戰時期的激烈活動和過度興奮之後，現在接着到來的却是有規律的並且幾乎是單調無聊的駐防生活。大家安閑地等待着初步和平條約的批准，大家沒有意義地在挖着土、掘着石子、造着堡壘。最近幾次戰鬪的勳賞業已開始到來。陸上總指揮官 Duchesne 上校被授予三等勳章。5月23日，又到了 Thirion 上尉、Bouyer 上尉、Douez 中尉、Ligier 中尉等被授予五等勳章的命令。Fontebride 少校昇任了中校，他所擔任的亞非利加第三大隊大隊長一職則由 Césari 上尉升任；Fradel 上尉也升了少校。Rolland 中尉、Thomasécde Colligny 中尉及 Garnot 中尉都相繼升爲上尉。Crochat 少尉和 Nautré 少尉則升爲中尉，Clottu 准尉、Saint-Martin 曹長、Rapp 軍曹均升爲少尉。

這時期內，外國人聯隊發生了幾次逃亡的事件。有一名原籍德國的逃兵，在前哨線外被捕而於5月11日予以鎗決。我們希望這一榜樣可以止住那些被高額薪餉的誘惑以及將來在中國軍隊中取得軍官階位的希望所鼓勵着的逃亡傾向。

衞生狀態已開始良好起來；可是仍然有始終嚴重而且每每突然死去的畏寒的病症。

我們應當在盛暑到來之前儘速離開基隆；而且提督準備在奉到命令後八天之內撤退完畢。現在留在當地的只有防禦器材、20天的糧食和營舍的必需品。凡是能夠拿去而不致有所不便的東西都已運往澎湖群島（註8）。

在馬公，却繼續在作着卸下從臺灣運來的器材的大工作。

『所有的軍艦都協力參加這項工作，將小艇與人伕派在那些要卸下器材的船舶。每天有 250 名擔任雜役的水兵從清晨五時直到夜間不息地工作。小艇停在棧橋旁邊，將所載器材卸在那些在 Decanville 式鐵道上滾轉着的小車廂內。我們就這樣在陸地上造出了一個廣大的煤炭堆置場；在那些修理並打掃過的舊廠棚內安置着糧食庫，並在它們近旁設了一個養牛場，收容由 Messageries maritimes 公司的郵輪所運來的牲口。人家會以爲自己置身在一個法國的港埠呢。就像在 Brest 或在 Toulon 一樣，軍艦於清晨八時脫離警戒勤務以後，這一天便被派將軍醫官、經理官和擔任配給工作的軍官送往給養部』。（註9）

港灣及各島的防禦組織依然繼續進行着。孤拔提督曾將 Périssé 砲兵少校從基隆調來，以便研究一個能夠迅速實行的防禦計劃。由運輸船 Château-Yquem 運來的軍隊、砲兵器材和騾馬已於 5 月 5 日卸下。這些援助的登陸，使得提督能够讓 Triomphante 及 D'Estaing 兩艦的陸戰隊轉回艦上。只有 Bayard 艦的陸戰隊仍舊留在岸上。運輸船 Châtean-Yquem 確曾載來兩個80mm砲的中隊，可是使用這些砲的人手感到不足，在這情形之下，艦隊上的兩個 65mm 砲的小隊不得不繼續留在陸上服務（註10）。三艘砲艦繼續在群島的周圍遊巡，執行特別警戒的任務。

馬公已經成了我們艦隊的補給中心。提督曾將 Larrony 副經理官及其部下的一部分從基隆調來。Ferrand 海軍中校執行着海軍指揮官的職務。

因爲缺少飲用水，提督在挖井的工事尙未完成以前，向本國政府要求供給80隻可容2,000乃至4,000公升的水箱。

『遠東艦隊所有的艦艇都順次來到馬公度過一週或兩週，以便檢查它們的機器或休息它們的疲勞。只有在馬公，它們可將六個月來不斷燃燒着的鍋爐熄掉。在這優良的港灣內，船身毫不搖動。在那些始終寧靜的戰艦上，我們確信夜間可以享受能够恢復疲勞的睡眠』。（註11）

不幸的是，這個新近征服的地方，原則上業已決定放棄。對於這地方的重要性比任何人更爲了解的孤拔提督，曾經極力向政府建議讓它留在我們手中；可是他在四月杪所收到的電報對於政府的決定放棄不曾留下任何疑問。4 月24日，政府通知提督說和平條約也許會在短期間內簽訂，可是我們不會保留澎湖群島。基於議定書的第一條，法國事實上業已正式允許除實行天津條約外並不追求其他目的，而天津條約既沒有任何關於割讓中國領土的規定，那便顯然不能不將我們的新佔領地予以歸還。5 月 8 日，政府又通知提督說沒有任何希望可以保留澎湖群島，並說提督對於澎湖群島的撤退工作須預作準備，撤退的日期將於以後規定云云。因此在數日前登陸的器材又須計劃再行裝船；這是一切工作中最艱苦而又勞而無功的工作，單是 Nantes-et-Bordeanx、Cachar、Château-Yquem 等三艘運輸船還不足以應付，連巡洋艦和裝甲戰艦等都不得不時常參加此

項工作。

6月8日，海軍部長給孤拔提督以如下的電報：

〖和平條約即將簽訂；希通令各艦長一旦接獲條約簽字的通告時，即行停止檢查船舶，並解除米穀的禁運。如果您想回國一行的話，我想將 Bayard 艦留下供您乘用〗。

這通准許提督轉回法國以便獲得他曾以那樣可貴的服務所賺來的休息的電報，恐未能送到提督手中。因爲6月11日午後7時，所有泊在馬公港內的船舶都突然獲悉它們的司令長官已經陷入危篤之境。

〖因爲這事發生得這樣出乎意外，簡直令人目瞪口呆。就在數日前，人們還看到提督在日光直射之下脫去帽子，將海軍副監督官 Dert 氏的遺體陪送到墓地。人們還想懷疑這不是眞事，可是通報却是正式發出的，再沒有幻想的餘地〗。(註12)

兩個月前，提督曾經患過嚴重的赤痢，而膽汁的發作更使病情複雜，跟着又發生厲害的貧血症；可是他的復元的情形似乎相當良好，沒有任何徵象可以使人預料他的健康狀態會衰敗得這樣迅速。

提督這次最初的症候顯露於6月9日。翌10日，容貌便已顯然改變，聲音變得微弱，但神志却還淸楚。到了11日，提督便不再發一語，他的眼光已經完全泯滅。可是，當 Doué 軍醫官以相當高的聲音向他報告 Lespès 海軍少將在他身邊時，他還能做一小小動作，好像要伸出手來的樣子。這便是他所作的有意識的最後表示，此後便保持着最澈底的靜寂，正像一盞缺油的燈一樣，緩慢而無痛苦地熄滅下去(註13)。到午後6時30分，他便在幕僚人員及遠東艦隊大部分艦長圍繞之下，在全體一致的悲哀中，結束了最後的呼吸。

第二天，提督的遺體被施以防腐的香料，納入三重的棺中，並安置在 Bayard 艦後甲板的祭壇上。各艦都將帆架斜斜放落以表悼意，並且每隔若干時候便發射一響喪砲。早晨，Bayard 艦上舉行了一次私人彌撒，艦隊及佔領軍的全體軍官都自動參加。同一天，Lespés 海軍少將執行了艦隊及佔領軍司令長官的代理職務；可是爲着向孤拔提督表示敬意起見，Bayard 艦仍舊保留着提督的將旗，而關於港灣內的各種信號亦仍由該艦發出。

Lespès 少將對全體將士發出了如下的命令：

〖遠東艦隊及臺灣遠征軍的海陸軍官、低級軍官、水兵和兵士：

〖我們現在遭到了最殘酷的損失；我們的赫赫有名而充滿光榮的司令長官，由於軍務過勞釀成急症，在我們的愛戴和尊敬中長逝不返了。在提督聲威顯著的東京地方的我們的戰友，將提督視爲最傑出的健兒的全法國的同胞，都分擔着我們的無限悲哀。對於凡是認識提督並尊重提督的人們，提督的令名將作爲一切武德的模範而永垂不朽〗！

6月13日，在沒有職務羈身的海陸軍全體將校，以及各軍艦並遠征軍低級軍官代表們莅會之下舉行了〖大赦祭〗(absoute)。Lespès 少將在普遍一致的感動中，以如下的語句向令人痛惜的提督作最後的告別。

〖各位將士：

〖我現以遠東艦隊及臺灣遠征軍的名義，在我們光榮而令人痛惜的司令長官的靈前

致辭告別，心中實有最大的哀傷和最深的感動。

「還需要我來和諸位談論孤拔提督嗎？和我一樣，諸位全都認識他、尊敬他、並且愛慕他。因為世間從來不曾有過比他更加坦白且更加誠實的天性。在行動方面，他是特別堅定和勇敢，忠於自己的職責。他同情而又親切，對於最卑微的部下都一樣寬厚愛惜，他知道將最淵博的智慧、最明敏且最具教養的才能和性格上最雄壯的品質聯結在一塊。

「我可以詳細舉出他的輝煌的戰績，而其最後的光榮的行程則由順安、山齊、閩江、基隆及馬公等這些以後成了歷史性的名稱所支持。我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他的一切戰績：他的一生已完全貢獻給他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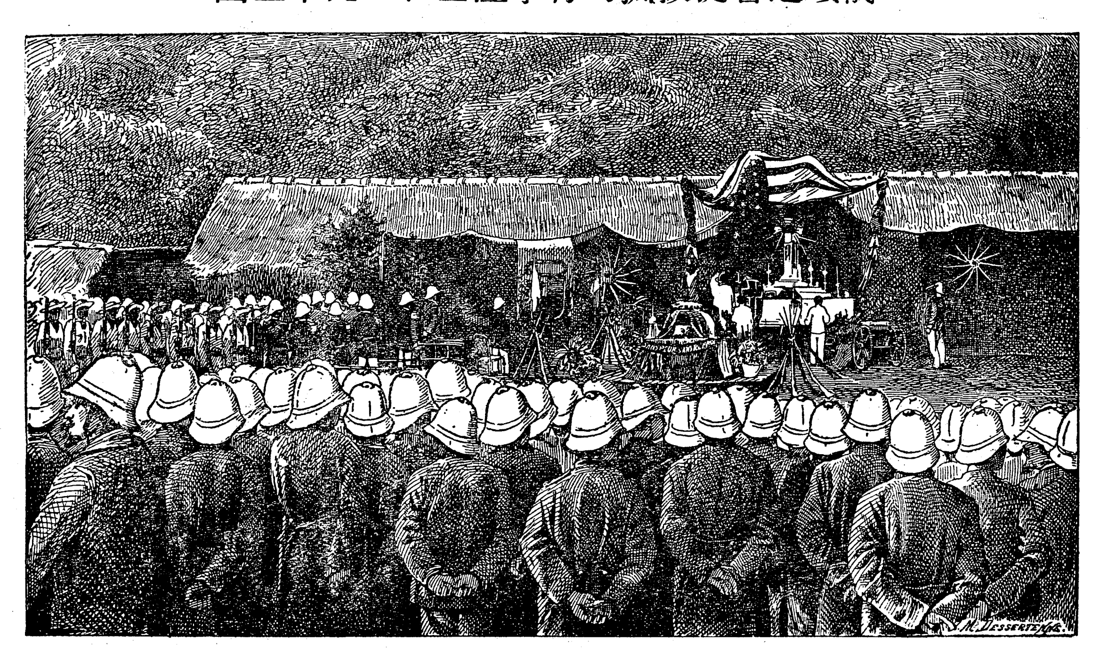
「他的最高的愛國心始終導源於那同樣熱烈的呼吸——他那偉大而又仁慈的靈魂，這愛國心給他劃下一條他所遵循到死的道路。他將自己所乘旗艦的標語作了他自己的座右銘(註14)。可是因在各種瘴癘之地服務而逐漸衰弱下去的他的健康，已經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已經不能負擔他每天不得不接受的工作，於是由於突然而出人意外的發作，正當他要享受到他以如此可貴的服務所賺來的休息時，他已從我們的愛戴和尊敬之中長逝。

「提督不但是我所畏服和尊敬的長官，各位將士，讓我對大家說吧，他對於我，正像對於諸君中的許多人一樣，無疑的正像對於大家一樣，是一位忠實可靠、始終親切而具有好意的朋友。唯其如此，我們的遺憾才更為難堪。如果他不曾留給我們一個偉大的榜樣——他那十分充實的生活——來遵循，則我們的遺憾將是無可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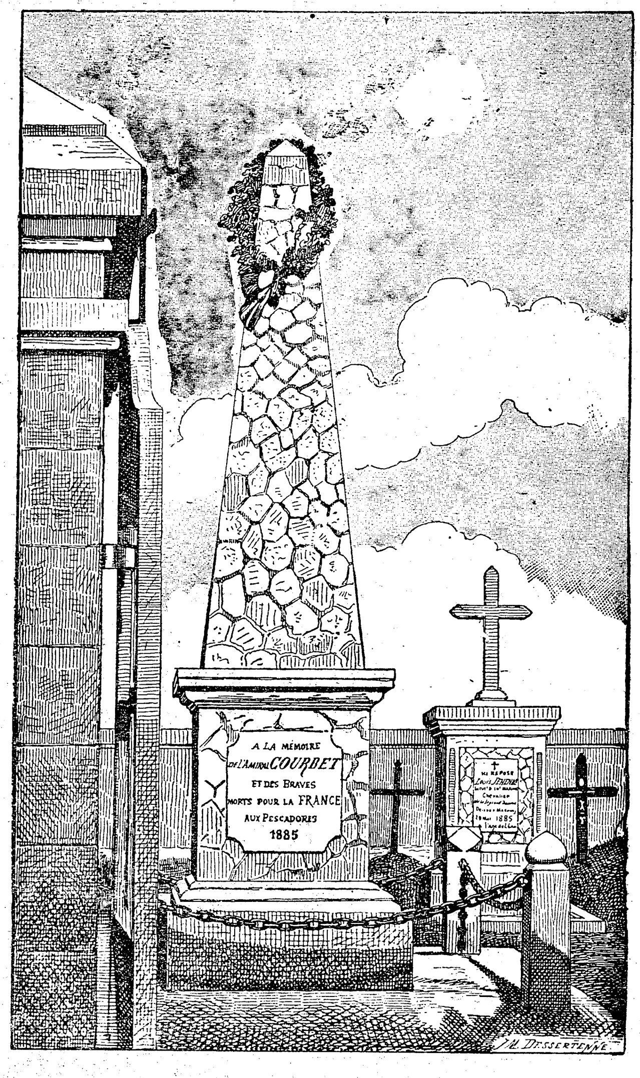
「永別了，親愛的提督！永別了，孤拔！你的姓名將光耀於祖國的史冊，將一直留在我們愛慕和尊敬的心中！……」



圖二十九　在基隆舉行的孤拔提督之殯儀



圖三十　孤拔提督之紀念碑



隨後，發射了每分鐘一發的19發禮砲，及在海岸上列隊的陸戰隊和陸軍部隊所放的三次步兵排鎗，最後一次向從此永久撤下的中將旗致敬（註15）。

在基隆正像在馬公一樣，提督逝世的消息恍如晴天霹靂；驚駭和痛苦之狀，簡直無法形容。必須在提督麾下服務過的人，才能懂得這位受人崇拜的長官如何使得對於凡是接近他的人們心裡充滿着無限的信賴和宗教般的讚仰。

當臺灣的部隊爲提督舉行哀禮的時候，許多外國人聯隊和亞非利加大隊的兵士的頰上，也許有生以來第一次在靜寂地流着眼淚。即使是古代，難道有許多長官受到過這樣的敬禮嗎？

自從中法戰爭爆發以來，他是最先獻給法國以眞正光榮日子的人：山齊和福州之役。不公道的命運不讓他在國民歡呼聲中凱旋故國；若不是這黑暗的死突然來毀壞了他

的命運，提督的前途乃至也許法國本身的前途會是怎樣，有誰能夠預料呢？

在 Turenne 艦上的 Rieunier 少將，於13日在 Gutzlaff 得到了提督逝世的電報。這艘法國戰艦便將帆架放斜，開往上海。上海方面得到提督逝世消息的不過數人；可是一見到 Turenne 艦的帆架放斜，所有泊在上海的外國戰艦立刻向去世的法國勇將表示最高的弔意，不論意大利人、英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都將他們的國旗下半旗，當 Turenne 艦經過的時候，上述各國軍艦的全體乘員都在舷側列隊脫帽致敬。傍晚，泊在上海法國領事館前的 Eclaireur 艦，於日落時發射了19發喪砲之後，重將帆架移正。

外國軍艦的艦長都來訪問 Rieunier 少將表示弔意，同時對於法國海軍的勇氣與努力加以讚美，尤其是對於去世的提督頌揚不置。孤拔提督由於崇高的性格和才幹，已能引起整個遠東的同情和讚賞，『以後他的姓名在遠東會是誠實和勇敢的同義字，並使法蘭西的名稱和法國國旗得到那樣高度的光榮』。(註16)

在上海的全部歐洲居民給提督舉行了一個追悼會。從12日以來，中法兩國的和平已經證實。Rieunier 少將從 Gutzlaff、經由 Taoutzé、將孤拔提督逝世的消息通知中國的海軍提督兼 Chin-Haï 司令官，而我們昨日的敵人也向故提督表示正規的弔禮。

當噩耗到達巴黎的時候，上下兩院便立即停止開會，表示哀悼。最後，6月23日，從馬公出發的 Bayard 艦，載着故司令長官的遺體駛返法國。該艦於 8 月 25 日到達 Toulon。翌 26 日，由機動艦隊司令長官 Duperré 海軍中將主持之下，在 Bayard 艦上舉行過宗教祭禮後，福州之役的勝利者的遺骸便被運上法國土地；28 日在巴黎的 Invalides (註17) 舉行過國葬禮之後，9月1日，孤拔提督便被安葬在他的故鄉Abbeville。

『在 Salins 的海濱、在 Invalides 的圓屋頂下、或在 Abbeville 的墓場所舉行的儀式雖然屬於不同的性質，但却同樣的隆重；對於孤拔提督所表示的出自愛國心的尊敬是普遍一致的。大家記起『他的名字在兩年當中曾使法國一代國民全體受到感動，每逢他的勝利消息傳來，彷彿全法蘭西都起着一種顫動，所有的人心都受到震撼』，而在他的遺體前面，大家在同樣的情感下再一次聯合起來向國家的光榮致敬』。(註18)

(註1) 見1885年4月23日孤拔提督關於基隆情況的報告。

(註2)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3) 見1885年4月17日孤拔提督關於捕獲 Ping-On 輪的報告。

(註4) 見1885年4月12日孤拔提督的電報。

(註5)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6) 該輪由 Nielly 艦臨時抽調出來的船員接管，並由 Couturier 海軍上尉負責指揮。該輪原有的中國船員則移往 Galissonnière 艦，但同意以同樣的薪餉留在原位上的伙夫除外。該輪的英國船長 Danilsen 氏被扣留在 Roland 艦上直到和平條約簽訂為止(見1885年6月5日孤拔提督的電報)。

(註7) 見1885年5月15日孤拔提督關於基隆情況的報告。此外，請看在這種情形之下交給 Duchesne 上校的一封異常古怪的信札的譯文如下：

一封由不識字的士兵寫給法國總指揮官的信的譯文

尊敬的兄弟：我來通知閣下，一切都應和以前一樣，在海陸兩方面保持最大的注意，而不可信任備忘錄。

Chun 將軍和 Liou 總司令已選定了300名勇士，並且每人賞銀16兩。在一個下雨的夜晚，這批

勇士會走進盆地，並會突然侵入法國營地；我送此信給您，好讓法國營地的弟兄們擦淨他們的鎗械，預備他們的彈藥，並準備在危險到來時予以擊退。

另一方面，現在駐紮在六堵的1,500名兵士的指揮官 Yang 將軍，正在研究從後面進攻法國營地的方法（配合前面的進攻）。

我還得通知閣下：Tso-Houng-Pao 將軍（福建將軍，親王）和 Liou 總司令，他們都說他們衷心不願接受和法國弟兄的和平。他們顯然想要使用「三國」（大歷史小說）裡面一再使用的戰爭詭計；他們的確能對法國弟兄們造成一個大害，而我希望法國弟兄們不要陷入他們的詭計。

我恭敬地寫了這封信給法國的通譯官們，以便能和他們當面一談；我的兩個兄弟已經被殺，我們兩人既不能留在家中，我們便投効了中國軍隊；我們想不到會看到我的兄弟受到我們營地指揮官所罰的一百竹鞭，這種軍事刑罰使得他的兩腿腫脹並且不能行走。

我請求法國營地的弟兄們了解這些事實：因為，等到我兄弟的腿子痊癒時，我們的志願是要來給法國服務。

我們的志願如有虛偽，如果我所說的要來給法國服務的話係屬謊言，那麼我將受到五雷焚擊，而您們的大砲會將我的屍首轟成碎片。——我請求閣下給我一個回音。

（註８）見孤拔提督關於基隆情況的報告。

（註９）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0）衛生狀態不幸還須大加改善。曾在基隆造成那樣多損害的寒熱症，一直將我們的部隊追逐到馬公。從３月29日至４月23日，小小的澎湖佔領軍已經有15個病兵死去，而病院中還有20個病兵臥在床上。然而為着集中最佳的衛生條件，我們什麼也不曾忽略，不論是從住的方面說或從食的方面說（見４月23日孤拔提督的報告）。

（註11）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12）同上。

（註13）見 Lespès 少將關於孤拔提督之死的報告。

（註14）Bayard 艦的標語是「無咎，無畏」（Sans reproche, sans peur）。

（註15）必須一讀 Triomphante 艦上的一位軍官 J. Viaud 海軍上尉（譯者註：此人筆名 Pierre Loti，為法國近代大小說家之一，所作以「冰島漁夫」、「菊子夫人」等最有名）為着敘述孤拔提督之死及其喪儀所寫的動人文章，方能了解在這些悲慘的時日連最卑微的人都感染着的哀痛的情緒：

他在我們眼中乃是榮譽、勇武、犧牲、祖國等這一切古老而崇高的言詞的化身。可是凡自覺配得上給他撰作輓詞的作者，必須十分努力使得這些古代的壯語恢復生氣才行，因為如今的人們已使得這些言詞是那樣地平凡化了，他們將這些言詞用在不論誰何的身上，用在那些並不曾在任何地方冒過生命危險的人們身上，以致這些言詞用到孤拔提督的身上時，的確像是不再有着足够崇高的意義……

而且，這位提督有着他的秘訣可以同時是那樣嚴肅而又那樣被人愛戴。因為無論如何，他對於別人正和對他自己一樣，是一個冷酷而又執拗的首長，除掉對於那些去死的人們以外，他從來不讓別人看到他的優婉的惻隱之心和他的眼淚。

他一方面決不容許別人對他的命令有所爭辯，一方面却又十分彬彬有禮，他有着他所特有的、簡捷而不可抗拒的方法來發佈他的命令：「您懂得我的意思了嗎，朋友？……去吧」！在這句話以外，加上一個招呼，一個握手——於是人家便去了——人家無論什麼地方都去，即使僅僅率領着少數的兵士，人家却抱着信心而去，因為計劃是由他擬訂的，以後人家便成功地轉來，即使那是件可怕地困難而又危險的事。

在這邊作戰的這幾千人，各人都將自己的生命交在這位首長的手中，覺得他在需要的時候來處理這些生命乃是極自然的事……

啊！這臺灣島！誰敢述說人們在那邊所作的雄壯的事情呢？誰敢來寫記死在那邊的人們的漫長的殉難者姓名錄呢？他們死在各種痛苦、暴風雨、寒冷、暑熱、窮困、赤痢、熱病當中。然而，這些人却毫無怨言。在敵人的鎗彈下做過若干時可怕的苦役後，他們精疲力竭地轉來，他們的可憐的衣服已

被基隆方面永遠落個不停的雨水淋透了，而他，由於事實必需的緣故，却突然命令他們再行出發。那麼，他們便挺起身子來服從他而開步走，隨後他們倒下了（而且是爲着一種沒有收穫的動機），而正在埋頭從事於一切小小的選擧糾紛和家庭瑣事的法蘭西，幾乎不曾將那心不在焉的眼光轉過來一顧他們的死去。在那些憂傷的時刻（而這樣的時刻是常有的），在勝負難料的戰鬪當中，只要大家看到他出現，他，提督，或僅僅是他的旗號出現在遠方，人們便說：『啊！他來啦，我們只要有他就行，旣然他來了，這事一定會有好結果』！的確，這事是一直都有好結果的，這事是一直按照他，將韜略深藏不露的他，獨自一人安排並預料到的準確的方式結束了的。

午前九時，從遠東艦隊所有的戰艦開出了各種形式的小艇，載着艦長和幕僚人員到 Bayard 艦去參加一次私人彌撒。這到來的一群人絕不像是普通的弔喪者，我們看不見那些矯飾的臉孔，我們聽不到那種在耳畔的交談，那種毫不在意的翡翡之聲。在所有這些邂逅着的軍官們中，有些多時不曾見面的早年的同學，而他們不過單單握一握手，並不談話，幾乎什麼也沒交談。

在軍官們後面，水兵們接踵而來，悄無聲息，他們也都茫然自失。

在這片深深的靜寂中，彌撒是低聲唸了的。做完彌撒以後，大家便從祭壇後面繞行一周，以便向司令長官致敬。他們都哭泣着，這些人。旣沒有排場，也沒有音樂，只有一些垂頭喪氣、找不到任何話說的人們在走過……

在和參加彌撒的人們相距咫尺之間，Bayard 的大砲開始以低沉的吼聲致最終的敬禮，而隨後 Lespès 少將便來用寥寥數語向我們逝去的首長道別！

他說這番道別的話時帶着那樣一種痛苦的顫慄和那樣一種顯然想要哭泣的神情，以致聽的人都淚盈於睫。那些盡力挺起身子想保持一張無所感覺的臉孔的人也軟下來並且哭泣着……

而在這番告別以後，現在只剩下軍隊式的行列，而這便是絕對的終了，大家退去，大家分散在小艇內，帆架都再行扶正，旗幟都到處再行昇起。事情回入了它們的秩序，恢復了它們平時的狀態，連太陽也再度出現了。這是喪禮的終了，也幾乎是遺忘的開始。

我從來不曾看到過水兵們執着武器流淚，而他們却靜靜地哭泣着，所有參加儀隊的水兵。

這小小的禮拜堂是非常樸素的，這小小的黑色罩布也是非常樸素的，而當這位提督的遺骸運回法國時，毫無疑問，人家會展開一個比這裡、比在這謫居的海灣輝煌萬倍的喪儀。

可是，人家能夠給他做出什麼，人家能夠爲他造出什麼，比這些眼淚更美的東西呢？……

Julien Viaud (Pierre Loti)

1885年6月12日於 Triomphante 艦。

（註16）見 Rieunier 少將1885年6月15日由上海發給海軍部長的信件。

（註17）譯者註：Invalides 爲巴黎著名建築物之一，法國最偉大的軍人拿破崙及許多元帥均埋葬於此。

（註18）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第 十 章

和平條約——臺灣撤退

遠東艦隊爲孤拔提督之喪所放的最後幾發禮砲猶在馬公灣中響着，6月13日，Roland 艦却帶來了和平條約成立的消息。條約是在6月3日簽訂的（註1）。關於這事的通告經由上海領事收轉，於6月11日始行達到 Rieunier 少將的手中。基隆方面的遠征軍，到15日才得到報告。

現在剩給代理司令長官 Lespès 少將的事情，只是主持放棄我們所已取得的保證品而已。在這以前，根據一項特別協定，並且因爲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Robert Hart 勳爵在最近的交涉中有所盡力的緣故，我們已經釋放了 Feïho 輪。該輪於6月3日離開馬公，向厦門駛去。15日，又將 Wawerly 及 Ping-On 兩輪予以釋放。

臺灣的撤退當立即實施；澎湖的撤退則因和中國軍隊從東京的撤退有關，須等待新的命令方能實施。6月16日，Lespès 少將乘着 Galissonnière 艦啓程往基隆，由 Lutin、Annamite 及 Tonkin 三艦隨航（註2）。

好幾星期以來，基隆方面便不再有要撤退的器材了，僅只各部隊仍然據守着陣地。關於撤退的事項，自從發生諒山事變以來，便已有了最詳細的規定，只要付諸實施就行，而現在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實施的條件已較爲方便多多。

Lespès 少將奉到本國政府的命令將補充至600人的海軍步兵一個大隊、砲兵一個中隊和各種可供建築營舍和倉庫的器材，運往 Madagascar 島之 Tamatave 港。須暫時繼續佔領澎湖島的海軍步兵一個中隊，以後當送回法國。所有的陸上部隊，除澎湖島所必需者外，當全部送往東京（註3）。陸上部隊的總指揮官 Duchesne 上校派在東京軍司令官 Courcy 將軍麾下服務。

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原希望以臺灣軍中海軍步兵隊的兵員編成一個大隊派往Madagascar。但這計劃非放棄不可。編制內的軍官是容易組織起來的（註4）；可是兵員方面；志願者及身體强健在殖民地服務未滿15個月者全部合計不過183名。這大隊以後在西貢由一些在途中的支隊補充，而到達 Tamatave 以後，還有最後一次200人的補充。

預定送往西貢的中隊，以在殖民地服務已有15至22個月的壯兵編成，得以如額補足。預定派往 Madagascar 的砲兵中隊情形亦復相同（註5）。

6月20日，各勤務部、砲兵、工兵和剩餘器材都已全部裝船完畢。傷兵則搭上運輸船 Annamite 載往西貢。Annamite 另外還載有直接派往東京的陸軍1,000名。

同一天，我們的艦隊司令還在 Galissonnière 艦上會見了中國的將官們。中國的將官們是經由淡水道路到達基隆的。在一些靜肅的兵士前面，他們經過我們的營舍，受到外國人聯隊及亞非利加大隊所屬號兵吹奏「戰場曲」的號聲的歡迎。他們對於曾和他們作戰而他們未能戰勝的敵人數目的渺小感到了驚詫。中國將官們坐在轎子內，由他們的特別衞士簇擁着前進；這些衞士都是些壯大的中國人，穿着長長的紅色制服，佩着 Hotchkiss 式的短鎗，但短鎗的保養似乎極不充分。在他們後面，一個30歲左右的歐洲

人也乘着轎子，却引起了我方兵士的不快之感。這歐洲人似乎是一個在中國軍隊裡面擔任砲兵指揮官的美國人。當他們一行到達埠頭以便坐上艦隊派來的小艇時，我方招待的軍官有禮貌地請這位成問題的歐洲人和衞士們一同留在陸上；他在陸上，當然要聽到一些兵士的惡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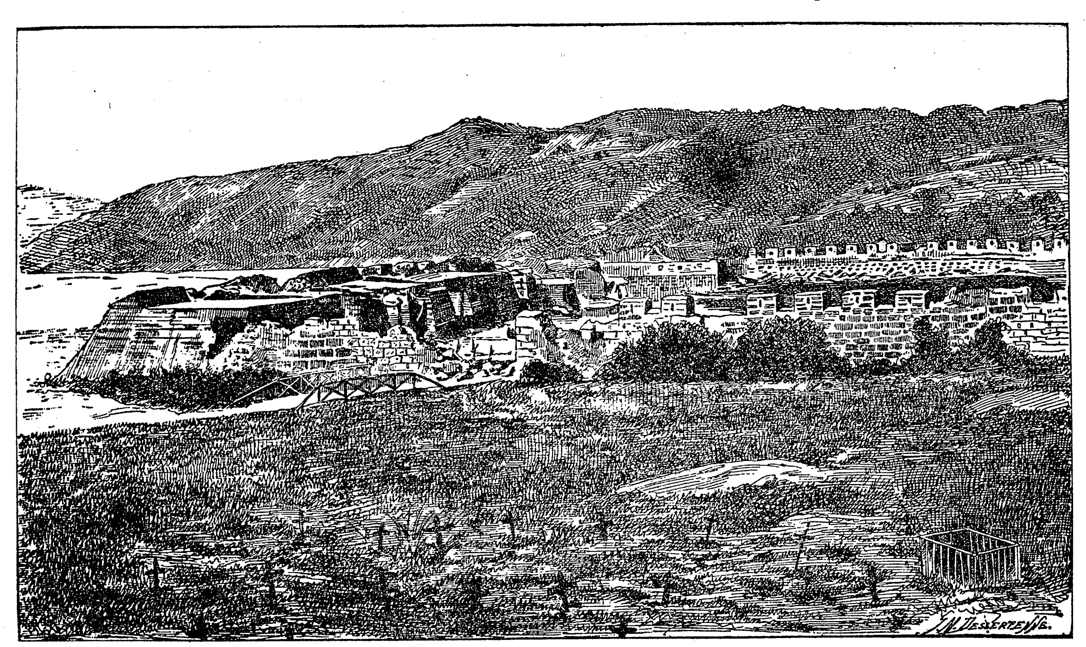
雙方將官的會見却極有禮貌。大家商定了關於我方遠征軍撤退的細目。彼此同意法國軍隊於 6 月 21 日清晨逐步撤退。中國軍隊於我方軍隊撤退後一小時，陸續進據各陣地。

21日清晨，離開基隆最遠的桌形高地的守備兵開始了撤退行動，接着撤退的是南方砲台、竹堡和淡水砲台的部隊。再後是中央砲台和 Clèment 砲台的部隊。留在 Ber 線上守備的部隊最後登船。

到午前八時，各部隊登船已經全部完畢，我們剛剛放棄的那些山頂已經挿上無數的中國旗幟。到了九時，Duchesne 上校在 Galissonnière 艦所發的 21響禮砲聲中，叫人將三色旗降落，於是上校最後一人離開了六個月來、以他所指揮的極少數的部隊有了那樣多勇敢和犧牲的表現的臺灣（註6）。

這事已經終了。到午後二時，最後一批手續業已完畢。Eclaireur 留在海灣內。Galissonnière、Atalante、Lutin、Tonkin 和 Annamite 諸艦船都已啓椗，一經繞過 Image 海岬，便將那每個山頭都曾灑有法國健兒熱血的基隆留在東方。

圖三十一　法國遠征軍在基隆之墓場



我們在這充滿瘴癘之氣的地方將近一年的勾留，現在已只剩下過去的回憶。在 Galissonnière 砲台後面，在A點斷崖所蔭蔽着的地方，隱藏着法國人的墓地；在這告別的

日子，我們看見這片墓地，不免黯然傷懷。被敵人殺死的、負傷後而醫術和看護不能挽救的、由於傳染病或由於戰役的疲勞而患病死去的軍官和兵士、水兵、外國人聯隊或亞非利加大隊的士卒，一切為義務而犧牲的人，他們將單獨留在這片離開故國 4,000法里的遙遠的土地上。墓碑上最早的記載可溯至 1884年 10月；到了 1885年，他們便已達到相當多的數目，可以構成一個小小的世界。有 500 具以上的屍身整然埋在這片狹小的地方。關於他們遺骸的照料以及他們墳墓的維持，都委之於那難以和解的敵人的慷慨；他們現在留下來的只有參加過祖國命運的那一部分光榮的回憶。

『臺灣已經放棄了，遠東艦隊的解散已隨着澎湖島的撤退開始。在六月底，每天我們都看到有一隻艦船開走。最先開走的是 D'Estaing 和 Kergnelen，向法蘭西駛去。跟在它們後面的是 Villars 和 Eclaireur，以及將砲兵部隊和以後在馬公沒有用處的騾馬載在 Along 的運輸船 Château-Yquem。隨後便輪到將傷兵運回故國的 Annamite，回國去的 Duguay-Trouin 和 Châteaurenault，去和大西洋艦隊重行會合的 Magon 和 Fabert，向近東根據地歸隊的 Rigault-de-Genouilly。不久以後，Atalante 駛去西貢解除武裝，Nielly 去和印度洋方面的根據地會合，Clocheterie、Lutin、Comète 三艦則去加强東京的艦隊，接受 Courcy 將軍的指揮』。(註7)

由於中國軍隊撤出東京之緩慢而暫時躭擱着的澎湖島的撤退，終於 7 月22日成為事實。Châtean-Yquem 和 D'Estaing 二船將陸軍部隊運往東京，而 Cachar 則載着海軍步兵中隊駛往西貢。

正像在基隆一樣，澎湖島的法國國旗也在21響的禮砲聲中降落，而在那邊也只剩下我們的死者來使人追懷我們在那邊的戰績(註8)。

（註1） 1885年6月9日巴黎海軍部長給孤拔提督電：『已和中國簽訂和平條約。希任令中立國及中國船舶自由往來』。新的條約確認了去年簽訂的天津條約。

（註2） 6月16日，Lespès 少將由馬公發給海軍部長電：『職今日首途往基隆主持撤退，該項撤退當能迅速完成。澎湖島方面將俟新的命令到時再行撤退。職茲要求准將 Bayard 艦載運孤拔提督遺體回國』。

（註3） 見1885年6月12日海軍部長的電報。

（註4） Madagascar 大隊的軍官編制如下：

大隊部：大隊長 Chapelet 少校；大隊副官 Guyonnet 上尉、軍需官 Bruchet、軍醫官 Augier。

第二聯隊第二十一中隊：中隊長 Schoeffer 上尉；Saussois du Jonc 中尉、Jupin 中尉、Lavenir 少尉。

第二聯隊第二十二中隊：中隊長 Gouttenègre 上尉；Gauroy 中尉、Legrand 中尉、Bonnac 少尉。

第二聯隊第二十三中隊：中隊長 N…… 上尉；Grimal 中尉、Tètard 中尉、Cottez 中尉。

第二聯隊第二十四中隊：中隊長 Desaleux 上尉；Colein 中尉、Legros 中尉、Cristofari 中尉。

派往西貢的中隊為第三聯隊的第二十六中隊，中隊長為 Cauvigny 上尉、及 Collinet 中尉、Sagolz 中尉、Pierson 中尉。

砲兵中隊為第七中隊之二，中隊長 Lefournier 上尉，副中隊長 Silvani 上尉；Lubert 中尉、Fritch 中尉、Frohlich 獸醫官。

（註5） Madagascar 的部隊由運輸船 Tonkin 號載去，除人員外每砲一門附彈300發，每兵一人（以全額

計算)附鎗彈600發，外加建造野營的器材，五具電話機，二隻蒸溜用的大鍋，九門迴旋砲及彈藥(見6月27日 Lespès 少將的電報)。這些部隊到達 Madagascar 剛好參加 Sahamafy 之戰(第七中隊之二在那邊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它的兵員十分之一退出了戰鬪，即是二人陣亡，七人負傷。軍官二人負傷：副中隊長 Silvani 上尉和 Lubert 中尉。後者於負傷後二日逝世)(見『海軍砲兵聯隊沿革』)。

(註6) Lespès 少將6月21日由基隆發給海軍部長的電報：『基隆的撤退業已極有秩序地完成。當法國國旗降落時職曾致敬。各艦船已開往馬公和 Along。昨天職曾和中國將軍交換過極有禮貌的訪問。我們已約好尊敬法國人的墓地』。

(註7) 見 Maurice Loir 的著作。

(註8) 7月29日海軍部長來電宣佈解散遠東艦隊並即日恢復中國海和日本海的艦隊。該艦隊由下列各艦組成：Galissonnieère (Lespès 少將)、Turenne (Rieunier 少將)、Triomphante、Lapérouse、Primauguet、Champlain、Roland、Vipère、Sagittaire 等。Lespès 少將並受命根據以前友好的基礎和中國當道恢復交誼，並使各艦船訪問中國及日本若干時以來未見法國國旗之各口岸。

後 記（一）

從政治觀點來批判臺灣遠征，那會越出我的軍人立場。別的比我更爲合格的人，會斷定這事的是非。錯誤，如果算是錯誤的話，已在敍陳事實的時候充分予以表露。我的著作主要的是一部史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論戰的著作。鑑定和批判是屬於每個人的事。

我們以極少數的健兒對抗着佔有壓倒性多數的强敵，忍受着令人難堪的疲倦和毀壞身體的氣候，儘管如此，我們却經常獲得勝利。可是我們從這十個月的徒勞的努力和光榮的戰鬪，究竟能够取得什麼結論呢？結論却是有的。

這是因爲在這些艱難的日子，不曾有過任何灰心；這是因爲所有的人，水兵和陸軍，都表現出任何逆運都不能摧毀的熱忱與毅力。不論什麼時候，大家都有着責任感，犧牲精神加上嚴格的軍紀。

這些武德，臺灣遠征軍只要追隨着他們光榮的首長們的榜樣加以發揚就行，而那些首長們的惟一想頭乃是無論如何要將法蘭西的國旗堅定地高高舉起。

1885年1月6日，運輸船 Cholon 開進基隆灣，載來了亞非利加第三大隊。該隊的士兵對這片排外的、幾個月內便將他們之中的200人埋葬了的土地熱烈歡呼着。

孤拔提督登上了 Cholon，他將新來的軍官們集合起來。在一番高貴而又雄壯的訓示演說中，他歡迎他們來到他的旗下，而他接着說：『各位在這地方的任務將是艱苦的，成功是不易獲得的。從現在起，我將依賴着各位的犧牲精神，依賴着各位的捨己精神和忠誠』。

海軍兵士和砲手，亞非利加大隊的步兵，外國人聯隊的戰士，不久便都證明有着提督所期待的最高的軍事資質。1885年1月和3月在基隆附近展開的戰鬪，使得臺灣遠征軍的壯健的兵員損失了四分之一。

如果這些憑着那樣高昂的代價換來的成功，不曾發生像東京方面的勝利者那樣的反響，至少却證明在臺灣作戰的兵士，他們也有着法國軍隊的傳統價值。正像山齊、諒山及宣光的戰勝者一樣，他們也有助於恢復法國國民的自信，和使那自1870年普法戰爭以來顯得黯然無光的三色旗再度輝煌起來。

1893年5月1日於 Melun。

後　記（二）

對於那些在我的工作進行中，樂意給我帮助、將各種文件供我參考或是准許我在他們的著作中採取材料的人們，我應當表示特殊的感謝。

首先要特別表示謝意的是海軍中校 Goez 先生，他曾親切地將自己在 Atalante 艦任職海軍上尉的當時、在基隆及其附近仔細攝取的那樣有益的照片，任我支配。

其次是海軍上尉 Jehenne 先生，曾將他那位以孤拔提督副官的資格在澎湖群島殉職的令弟的照相底片供我使用。

再次是水路工程師 Renaud 及 Rollet de l'Isle 兩先生，陸軍上尉 Cramoisy 及 Nautrè 兩先生，他們曾將一些極有價值的私人文件供我參考。

最後我要請求先輩海軍上尉 Loir 先生的寬恕，我曾時常引用他那部如此被人注重的、題名「孤拔提督的艦隊」（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的著作。拙著只不過是他那部大作關於陸上戰事部分的一種渺不足道的補充而已。

我請求上述諸位接受我的深摯的謝忱。

1893年12月1日於 Blois。

臺灣研究叢刊第七三種 法軍侵臺始末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月出版

著者 法國 E. Garnot

譯者 黎烈文

編輯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發行者 臺灣銀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印刷者 臺灣銀行印刷所
臺北市青島東路四十三號